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邪神门徒

(三)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第三十八章 银色假面

长离一桌面色沉凝，望著这如鬼魅般突如其来的人影，他唇角的那抹奇特微笑，已在那人飘然而落的身形下，逐渐消失。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之下，一个身材枯槁，著黑色衣衫的人，已站立于草坪之中。

这时，四周所有的人，皆不由全身机伶伶的一颤，因为，他们此刻所看到的来人面孔！

这人的面部五官，死板得毫无一丝感情，而且，更闪耀著灿然的银色光彩！

由她脑后披拂的长发看来，竟然尚是一个女子！

这戴著银色面具的女子，更跛著一条右腿，此刻，如一具僵尸般站在那里，阴森得不带一丝活人的气息！

长离一桌尖锐而深沉的目光，自这女子面具四周精致雕镂的花纹，移转到她跛著的那只右脚，然后又转到她腋下所架持的一条葛藤拐杖。

空气在刹那间凝结了，沉默与紧张，如一张无形的网，缓缓笼罩于四周，每个人的面孔，都因过度的惊异而显得有些微微扭曲。

长离一桌依旧稳如山岳，卓立不动，虽然，他内心之中，也因为这女子怪异的形态及精深的功力而微生惊疑，但日积月累的经验与洗练，仍使他面部的表情镇定如恒，毫无异态。

他双眸向四周瞥，冷峭之极的道：「阁下何人？莫非与老夫等有过不去的地方么？」

长离一桌这句问话乃有极深的意义，因为，在他率众大举进袭双飞岛烟霞山庄之前，早已经过详细的探察与计划，而在他得到的讯息中，烟霞山庄的一流好手及桩卡布置情形，大多已了如指掌，但是面前这突如其来的怪异女子，长离一桌却全然没有听闻过，是而虽然这女子来势不善，他却也一时摸不透这怪女人所属路数。

此刻那戴著面具的女子，阴沉沉的哼了一声。

虽然只是这平淡的一哼，但那沉而有力如寒冰似的声调，已惊得四周各人心中一跳，好像每个人的身体，突而触到万丈玄冰。

长离一桌面色微变，冷漠的道：「你哼什么？阁下便是有些来头，却也不用想以此种装神扮鬼之态，唬住我长离一桌！」

戴著银色面具的女子，沙哑而凄厉的一笑，睬也不睬长离一桌，隐在面具之后的那双森森利眼，已转向正颓丧异常的飞索专诸全立。

而飞索专诸虽然形态十分衰弱，但他那俊秀的面孔之上，却因这怪女子的到来，而流露出一股不易察觉的喜悦。

戴银面具的女子，忽然声音痛哑低沉的道：「全立，烟霞山庄可是毁在这些人手中？」

她语声平板冷淡，毫无平仄高低，听来使人生有一种毛发悚然的感觉。

飞索专诸全立极为恭谨的应了一声，哑声道：「全立无能，以致令本庄惨遭浩劫，惊动师……」

他正说到这里，戴银面具的女子已哼了一声，阻止全立再说下去。

站立一侧的长离一泉卫西，眼看这怪异女人竟然如此张狂跋扈，目空一切，不由气极狂笑道：「败军之将，阶下之囚，目前二位欲闲论家常，可还得问问本岛主答不答应！」

戴银面具的女子悠然转身，冷冷的道：「你就是长离一泉？很好，今夜这笔血债，迟早会寻你索还！」

长离一泉大袖一抛，晒道：「何必以后？今夜不是简洁得多么？阁下有兴，本岛主即便舍命奉陪！」

戴银面具的女子蓦然仰天发出一阵尖厉阴森的狂笑，笑声有如一只无形的尖锥，刺得每个人的耳膜欲裂。

笑声连续一刻，又戛然而止，如一根绷得太紧的弓弦，骤而自中切断。

余音 绕，数十名长离岛壮士，面色全变！

这怪异女子声如夜枭般说道：「卫西，你要在我面前充字号，还差得远哩！告诉你，即便你现在跪地相求，我也不会放过你的。到那个时候，卫西，你便晓得你今夜的言行是多么愚蠢！」

长离一泉威震江湖数十年，甚至连三岁稚童听到他的名字，也会吓得噤若寒蝉，又何曾受过此等侮辱？

他冷峭的一笑，脚步已缓缓移动，口中道：「是么，不过，本岛主目前便想证实一下，本岛主今夜的遭遇，是否确如阁下所言！」

这时，立于树荫近处的江青，亦被眼前紧张的气氛所慑，不自觉的缓步行出。

他已深深觉得，这戴银色假面具的怪异女人，武功之深奥，只怕已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一旁的绝斧客陆海，亦面色凝重的向前移出数步，他手中银链短斧，已随著周身肌肉的紧张，正在微微抖动，显然的，这位长离岛「烈火旗」的旗主，已在准备随时发难了。

气氛随看长离一泉逐渐移动的脚步，而在一分一分的加重。

忽然，那怪异女子目光无意间一转之下，已蓦而发现了江青，更发现了他穿在身上，红光耀目的「火云衣」！

一声惊厉怨毒的惨嚎，已自这怪异女子的口中发出，这声如厉鬼般的嚎叫，绝不似自一个人类的口中所能发出！

她惊惧的大开双目瞳孔，颤声悲叫著：「啊！邪神！厉勿邪！咯咯咯……厉勿邪，你还记得我么？还记得那被你震落万丈深渊的可怜人么？咯咯咯……厉勿邪，你想不到我还活着吧？而你也没有死去，这是上天的安排，要我自你那儿索回这笔血债，这笔害了我一生的血债。」

怪异女子隐在面具后的双眸，一眨不眨的突瞪著，目光中，蕴含著无比的怨毒与凄厉，衬著她眼角沁出流向耳旁的血渍，给予人一种刻骨的恐怖感受！

她这时目光中所射出的光芒，是那么疯狂与残酷，这已不似是人类的眸子，而像是一只怒睁双目的受伤野兽！

江青惊愕而迷茫的望著眼前这半神经质的疯狂女人，忽而，他脑海中似闪电般想起一个人来！

于是，他震荡过甚的退出两步，艰辛的道：「啊！你是……你是双……。」

银面具的女子惨厉的一笑，尖声道：「狼心狗肺的东西，你还记得我？厉勿邪，你知道血债要用血偿么？」

江青这时怀中尚抱著昏迷未醒的全玲玲，他强自支撑著惊惧的身心，沙哑的道：「来罢，让我为义父了结这段六十年前的恩怨！」

怪异女子这时神智激动过甚，根本已听不清江青的谈话，她因六十一年前那件如烙印般炙于她心灵上的巨大创伤，早已将站于阴影之处，穿著「火云衣」的江青，认作是邪神本人！

江青沙哑的尾语，却被她模糊的听在耳中！

这怪异女子狂笑一声，嚎道：「不错，厉勿邪，我要连本带利了断这六十年来，无时或忘的深仇大恨！」

话声中，她身躯未动，已蓦然有如磁石吸引般，向江青飞去。

长离一泉多年以来，已未听过有人如此激动的称呼著邪神的名字，而且，更隐约的道出这当年武林邪尊的一段恩怨！

他心中有著一股奇异的感受，似兴奋，又似激昂，似惊愕，又似迷惑……

戴银面具的女子身形始动，长离一泉已悚然一惊，他毫未思虑到其他，一种本能的习惯反应，已促使他快逾闪电般蓦然向这女子攻出九腿二十一掌！

长离一泉出手之快，简直连人们眨眼的空间都没有！

那怪兵女子身躯始才飘起，一片宛如狂涛骇浪般的劲风，在掌山腿影下，已如群山并列般，猝然袭到。

怪兵女子的银色面具，在火把光辉的照耀下，发出狰狞的闪亮，她那凌空的身形，在空气中奇异的随著汹涌的劲风飘游，轻悄得就似没有一丝重量的羽毛！

长离一泉心头一震，暗叫道：「随风凌虚！」

意念转动间，他已毫不迟疑的迅速劈出十三掌，在呼轰的掌势中，长离一泉身形已似闪电般旋回起来。

怪异女子冷哼一声，叫道：「好，果然有些道行！」

叫声中，她已自极为怪异的角度，在狭窄的空间疾出十九招！

每招连绵不断，一气呵成，招式之精妙深奥，更是倾绝今古，无懈可击！

长离一泉暴喝一声，身形已被逼退三步！

随著他身形的退后，长离一泉已在瞬息间提足了数十年修为的「混元真气」，在身形疾速回转中，又匪夷所思的连出十二招！

澎湃的狂飙劲风，有如一道无形的钢墙，以雷霆万钧之努，复逼向那怪异女子！

戴著银色面具的女子，好似有些意外，她怒哼了一声，双掌交叉拍出，腋下的黝黑葛藤拐杖，亦如一条怪蛇也似，挟杂在漫天而起的掌影中，急速扫向长离一泉！

她招式之怪异奇幻，确已到达令人目眩神迷的超然之境！

长离一泉面色倏寒，身形如在海流回荡中，已奇快无比的连出十四招，劲气始出，他已倾足「混元真气」，在一招凌厉至极的「寒天冰涛」中猛劈而出！

那怪异女子隐在面具后的双眸，倏然精芒大闪，她狂叫一声：「来得好！」

腋下拐杖已如山岳般插向地上，她枯瘦的身躯，便以这根拐杖为中心，令人目不暇接的旋动起来。

随著她有如风车般旋回的身躯，腿掌上的招式，已如江河倒泻般滔滔

而出，一片超越寻常的威猛劲力，已挟著排山倒海之势，向长离一桌漫卷而到！

这一层层的劲力之强，乃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窒人呼吸的罡气，彷彿已将周遭的空气全然排尽，而将每一方寸间的压力增至最强！

这是多么浩荡而奇妙的招术啊！甚至长离一桌有生以来，亦尚是首次遇到这令他也抵制不住的威力！

在这一阵劲气的冲激中，长离一桌不由大喝一声，身形已急速往空中拔升！

长离一桌自纵横江湖以来，可说尚是第一次避开这正面的交手！

在他看来，这是一件十分难堪与愤怒的事！

长离一桌身形才拔升空中，那怪兵女子已厉啸一声，若夜空流星般向江青扑到！

立于江青身傍的绝斧客陆海，倏然如平地焦雷般大喝一声，手中银链短斧，已似迅雷电闪，呼呼飞出，直劈来人胸前！

那怪异女子冷笑一声，枯瘦的身躯霍然硬生生的凌空三尺，双掌已奇诡绝伦的向陆海拍出十七掌！

绝斧客陆海功力之高，实不亚于武林中顶尖高手，他目断叱一声，身形电掣般斜出两步，双臂伸缩间，手中银链短斧已带着溜溜寒芒，如空中银虹，交织不息的劈向敌人！

那怪异女子估不到这形态威猛的大汉，武功竟然如此深沉，她怒喝一声，身形倏上倏下，千百掌影挟著腋下那条怪蛇般的拐杖，狂风暴雨般攻向绝斧客而到！

好个绝斧客陆海，面色沉稳，双腿钉立如山，随看他颚下辫形长髯的拂动，手中银链短斧已挥舞起条条精光，有若蛛网密布，层层不绝的形成一堵精芒冷电迸射的光墙，挡在三人身前！

怪异女子所戴的银色面具，在她身形翻掠下闪闪生光，她这时已几乎将身体上所能发挥力量的部位，完全用上，狂飙飞涌，劲力绵绵，在一片光墙四周往来掠动不已！

但是，虽然绝斧客，在对方那骇人的浑厚攻势下缓缓后退，手中的兵器却挥舞得更急！

这带著银色长链的短斧，在他手中，已好似不再是一柄没有生命的利器，竟然像一个飞舞闪腾的精灵一般！绝斧客之名，确实当之无愧！

一时半刻之间，那怪异女子若想击败绝斧客，亦不是一件简易之事！

而这时，长离一桌早已冷漠的卓立一侧，他双目凝注著眼前的激斗，脑中却在极快的思忖著这戴银色面具的女子，到底是什么人？

忽地——

那怪异女子发出一阵凄厉得令人周身起粟粒的长笑，随看笑声，她所发出的绵绵劲力，已若浪潮涌涨般突然澎湃起来，掌与腿已分不清层次的飞快施出，劲气在呼啸中，又似一股股尖锐无匹的利锥，竟然突破了绝斧客那道浑厚的光网，猝然袭进！

绝斧客大叫一声，身形微一摇幌，那已经坠落的利斧，又如闪电般蓦然飞起，在空中急一舒卷！

但是，在两个绝世高手的相斗来说，这微不足道的寸许空间，却已是太多的破绽与失误了！

怪异女子厉笑连声，已如鬼魅般扑向江青！

江青早已在绝斧客出手相阻来人时，已勉强提起一口虚弱的真气准备应战，是而，他此际并不慌乱，左臂抱看全玲玲，右掌已蓄势以待！

怪异女子阴毒的长笑道：「厉勿邪，今日我们总要去掉一人！」

她在身形扑近中，已蓦然发现了江青怀中抱著的全玲玲！

于是，一股奇异的嫉火，又自她目光中射出，她尖刻的叫道：「好啊：厉勿邪，你这摧残女人的魔鬼，你是个十恶不赦的淫贼！」

叫声中，她那怨毒的双眸，竟倏而转变成血红！那枯瘦的身躯，亦暴涨出两尺，只见她双掌疾速的圈成圆形，在夜影中，一圈圈的寒气已有如宇宙中的罡风，排荡著涌向江青！

来势之劲，无与伦比！

随看江青右掌的挥动，一溜溜的星形精芒，已如一串串绵密的珠爆，然破空迎上！

这时，两声暴叱，亦跟着响起！

同一时刻——

两股劲气相触，那圈圈的寒气「波」声一响，已自荡然无存。

但是连续不断的圈圈劲力，已在那怪异女子的加力施为下，又层层不绝的涌到！

江青虽然施出邪神嫡传的半招「银月寒星双环式」，但当他目前精疲力竭之际，力竭劲衰，「银月寒星双环式」虽然精妙无方，却又能发挥出多少威力呢？

于是，就在他身形踉跄颓倒的刹那间，一圈劲力至强的寒气，已当头压到！

但是，正于此际，一股浑厚的绵绵劲气，亦在一道寒光之前，抢先迎上！

「轰」然巨响中，那怪异女子身形已凌空弹升三尺，而与她对掌之人，却斜斜抢出四步！

这适时而到之人，正是长离一泉！

此刻，那怪异女子怒叫一声，已回手去抵挡已袭到她背后的一片精芒！

长离一泉微一喘息，沉声道：「小兄弟，你还支持得住么？这老虔婆可伤著你？」

江青无力的自地上爬起，又十分歉疚的将全玲玲抱入怀中，哑声道：「在下尚可支撑，卫前辈，这女人是谁，你知道么？」

长离一泉露齿微笑，身形已忽然飞起，他急促的在空中道：「管她是谁，老夫也要叫她一试长离岛的威风！」

语声中，长离一泉已向正与绝斧客交手的怪异女子攻出十七招！

在两名长离岛顶尖高手的环攻下，场中三人又展开了一场厉烈的激斗，而长离一泉与绝斧客二人，并不觉得他们的对手，在二人环攻之下，有著什么不支之态！

当今武林之中，能同时敌住长离一泉与绝斧客夹攻之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那么，目前这怪异的女子，功力之高强深厚，已足以惊世骇俗。

那怪异女子，虽然武功深不可测，但是，在鼎鼎大名的「东海尊长离」的长离一泉，及他手下顶尖高手的夹攻下，却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须知长离一泉功力之高，名望之隆，比起六十年前称尊武林中的「一邪双飞三绝掌」并不逊色多少，六十年前「一邪双飞三绝掌」的地位，亦即等于是如今武林中的「东海尊长离，南荒霸一煞，寒戟双鹰，三连剑，金鞭擒鹏掌！」

时间是消逝得极快的，而世事也随著在变幻，以前强的，如今已默默无闻，以前弱的，说不定多少年后，又忽而崛起，白云苍穹，何胜沧桑！十年河东转河西，昔日的武林豪雄，又安知今日的江湖霸主是谁？

在令人心惊胆战的拼斗中，那怪异女子忽然厉声叫道：「厉勿邪，你往日的威风到那儿去了？你有一点骨气就亲自过来与我一决生死，弄这两个不开眼的末流晚辈来替你顶锅，你也配称为当年的第一高手么？」

江青心绪一阵激动，正待开口说话。

长离一泉已狂笑著连攻十五掌，冷峭的道：「你当本岛主不知道你是谁么？告诉你，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昔日的威风，你只有在梦中追忆了！」

那怪异女子厉叫连声，身形如电闪翻飞，绝招如天瀑倒悬，又复滔滔使出。

绝斧客听到长离一泉之言，心中若有所悟，他急剧的挥动手中银链利斧，组合成一片精芒闪射的光网，口中沉声道：「六十年风水轮流转，老前辈，你认命吧！」

这时，江青正孱弱的凝望著场中，怀内的全玲玲已微微蠕动了一下。

江青急急低头瞧去，伸手怜惜的为全玲玲拂开垂落额前的一绺秀发。

全玲玲嚶然一声，已缓缓双目睁开。

江青一见全玲玲苏醒过来，心头一松，柔声道：「全姑娘，全姑娘，你没有事了么？真急人！」

全玲玲又闭目养息了片刻，睁开眼睛，悄声道：「江公子，我们现在在那儿？家父……他老人家平安么？」

江青尴尬的道：「全姑娘，因为你忽然晕倒，所以，在下只好抱著你，希望你莫怪在下孟浪，令尊安好无恙，现在的压轴戏，已转换他人了！」

这时，神智恍惚的全玲玲，才发觉自己正躺在心上人怀抱之内！她粉面飞红，欲语还休，但是她心中却是甜蜜的啊！

忽而，全玲玲觉得背后一片潮湿，她悄然用手一摸，在火把的光辉照耀下，赫然竟摸到一手腥红的鲜血！

于是，她已猛然想起江青左手深重的创伤，这定是那冤家左手伤口所浸出的血啊！

全玲玲眼圈一红，轻声道：「江公子，请你放下我，你受的伤太重，我不该如此牵累你！」

江青那条受创的左臂，这时早已因为流血过多而麻木，他闻言之下，面孔一热，将怀中全玲玲放下，他以为全玲玲定是不悦自己这个举动，因而，他呐呐的道：「原谅我，全姑娘，在下并非有意如此。」

全玲玲知道，心上人又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她羞怯的道：「江 | 你不要误会，因为你受伤太重，须要照料的是你而不是我，假使你愿意，我……我愿在你伤势痊愈后，一辈子……一辈子给你抱著。」

江青心头一震，惨白的面孔上，露出一丝感激而惭愧的笑意，默默无语。

而这时，场中的拼斗，已更形激烈。

全玲玲低声道：「江公子，适才可是你出面救了家父？」

江青苦涩的一笑，道：「全姑娘，这又有什么分别呢？」

随即，江青又问道：「场中那功力高强的银面具女子，你认识吗？」

全玲玲迷惑的望了一眼，摇头道：「不认识，庄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人。奇怪，她会是谁呢？」

江青沉声道：「全姑娘，你或者不知道，但在下却已猜出此人为谁！」

全玲玲疑惑的望著江青，江青微微一笑，已俯嘴至她耳边，轻轻说了几个字！

全玲玲混身机伶伶的一颤，面色因惊恐而变成雪白，她嘴角抽搐著道：「江……江公子，这……这不大可能吧？。而且，她确已于六十年前……。」

江青用目光环扫著四周，轻声道：「一定是她，试想，除了在下义父与此人之外，还有谁能同时敌住如长离一泉及绝斧客这等绝世高手？而且，她刚才还错认在下为我的义父，十分狠毒的欲向在下施展辣手！」

全玲玲忧戚的注视著那身形翻腾如电的怪异女子，全身在不可察觉的簌簌发颤，她是为谁担心？

江青亦喃喃自语道：「她真是命大，阴阳崖绝涧，有谁落下去尚能活命？」

这时，全玲玲因过份紧张，而向前移出了两步。

正颓然立于草坪边缘的飞索专诸全立，目光无意间自激斗的人影上转瞥，已暮而发觉了全玲玲。

而且，穿著「火云衣」的江青，已傍著全玲玲而立，二人的手掌，正紧紧握合在一起。

全立不由顿觉一怔，随即怒火陡升，面上肌肤已在急速颤动，他双手不自觉的握紧，向前艰辛的移出一步。

但是——

一个冷沉的口音已在他身后响起道：「全大庄主，请识相一点，其给彼此增添麻烦！」

全立霍然转身，一名形状嫖悍的灰衣大汉，正向他炯然瞪视，手中一柄紫金刀正微微提起！

若在平昔，只怕这灰衣大汉的十条命也不够全立一击，但是，他此刻内伤甚重，丝毫不能运用真力，尤其处在目前困境，徒自满腔怒气，又能奈何？

飞索专诸哼了一声，强自忍怒不言，目光却似欲喷火般怒瞪著那边的女儿！

这时，三人的激战，已超过四百招以上！

但是，依目前的情势看来，千招之内，尚无法分出胜负！

忽然，在庄后的天空之上，已暮飞起一朵闪亮的银色带青光球！

随看这光球的出现，四周的长离岛壮士，已不自觉的从每人面孔上流露出一丝笑意，因为，这正是他们同伴得手成功的讯号！

长离一泉纵声大笑，宏声道：「本旗弟子施放信号，让本岛各路人马来此，一睹武林前辈的身手！」

那怪异女子怒骂一声，又狂风暴雨联攻上二十一招！

长离一泉语声甫停，「崩」的一响，一枚银青色的光球，已飞升空中，

接著，又有一枚蓝白色的光球飞起！

飞索专诸这时目光一转，大声叫道：「师父，好汉不吃眼前亏，敌方人多势大，你老人家还是突围为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全立一言出口，两件尖锐的物体，已紧紧抵到他的背后，那冷沉的声音怒道：「全大庄主，阁下看准了我们不敢得罪你么？阁下如此大呼小叫，并解决不了贵庄覆灭之运！」

正在这时——

那怪异女子身形陡然拔空七丈有馀，她尖厉的笑道：「全立，你说得对，我险些坠入壳中，咱们走！」

长离一泉跟随而上，长笑道：「走？往那里走？前辈还是再赐教两手吧！」

怪异女子身形在空中闪电般一个盘旋，理也不理长离一泉，却向江青叫道：「厉勿邪，今日你仗著人多势大，算不得英雄，我早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长离一泉身在空中，连发七掌，冷笑道：「老前辈，你确实该退隐了，穿著火云衣的那位，乃是邪神义子江青，你以大欺小，尚要信口胡诌，呵呵……前辈确是老眼昏花了！」

飞索专诸全立亦不顾一切的厉吼道：「那的确是邪神义子，师父，你老人家还是尽速突围，迟恐不及！」

那怪异女子身形如一道光影般，在空中往返掠回，直是有如一头大鸟！

这时，她心神连震，喃喃自语道：「我真看错了？唉，一定是在急怒中没有认清！」

那人可能是邪神义子，否则，他昔日名倾一时的「银月寒星双环式」怎会如此软弱无力！」

随看她的喃喃自语，已避过了如闪电般的三斧五掌，身形急急向全立掠去！

长离一泉已看出这怪异女子的企图，他唯恐属下有失，振吭大喝道：「尔等让开！」

那怪异女子厉啸一声，身形已闪电般来到，全立身后的数名长离岛人，已急切的跃向四周！

怪异女子将飞索专诸全立挟在腋下，轻灵非常的掠身而起！

飞索专诸全立胸口一阵翻涌，张口喷出一口鲜血，他不待瘀血吐尽，已嘶哑的怒吼道：「小玲，你这贱人！你干得好事，还不给为父滚回来。」

声言渐去渐远，终如一根游丝般遥不可闻。

长离一泉洒然卓立，唇角含笑，他回头一望正微微喘息的绝斧客陆海道：「陆旗主，今夜咱们可真是见了世面！呵呵……这可确是一位六十年前，武林中拔尖的高手哩！」

绝斧客陆海豪迈的一笑，洪声道：「岛主，那女子虽然名斐四海，却也不过如此！」

长离一泉轻轻颌首，举步向江青行去。

江青这时，正低声安慰著全玲玲，他柔和的道：「全姑娘，为了在下，而使令尊对你起有误解，实令在下不安。唉！这件事……。」

长离一泉遥遥听见，莞尔一笑道：「这件事如何？若全姑娘不愿与其父同我等作对，那么，老夫保证负责全姑娘今后的一切！」

长离一桌又一笑道：「老夫是指：一切的安全与生活问题！」
全玲玲双目含泪，低垂著粉颈，心乱如麻，感触万千……。」

第三十九章 功成而退

江青知道全玲玲此刻的心情，必是百感交集，难作取舍，本来，双亲养育之恩，与挚心所属之情，便是极难衡量轻重的，因为，这其中那一种都是足以关连到终生的幸福及一世的恩情，尤其是这刻骨铭心的萦怀系念，是最令人蚀魂消神的。

全玲玲那双秀丽而憔悴的眸子里，闪映着莹莹泪光，她以贝齿紧咬著下唇，面孔的神色是痛苦与迷惑的，她现在已为当前的抉择所困扰，骤然间实不知究应何去何从？

长离一桌见状之下，不由微微摇头，心中磋叹，他十分同情这位美艳而多情的姑娘，但是，他却无法再做进一步的劝言，因为凭他现在的身份与环境，势必不能对这敌人的女儿再做什么表示。

长离一桌以目瞥视江青，微笑道：「小兄弟，你与全姑娘商量一下吧，只要她愿意，老夫必定实践适才之言。自然这是为了你！」

他说完后，已转身往一旁行去。

江青向前挪近两步，双手扶在全玲玲两肩之上，低沉的道：「全姑娘，在下知道你目前必然十分难过，令尊已发觉你与在下相处情形，但是，这只是他表面的观察，我们真正的情感他必然看不出来，而且你并无妄悖亲情，背叛父母之心，只要姑娘坚持表示与在下并无任何关连，令尊为姑娘生身之父，必然不会对姑娘如何的……」

全玲玲身躯一震，泪珠已簌簌而落，她哽咽道：「江公子，你的意思，是要我回去？你不愿意我跟看你……」

江青面孔一阵抽搐，霍然将全玲玲转过身来，二人的面孔，相距仅及寸许，江青沉重的道：「全姑娘，你切莫误解在下之意，假如在此种情势下，你选择了与在下同行的一条路，那么你的双亲及烟霞山庄之人日后会如何卑视你，痛恨你？而江湖上更会污蔑你背亲通敌，悖逆不孝，你将永远得不到快乐，反言之，姑娘对在下的一片情意，在下不会看不出来，只要姑娘能回去澄清自己，在下日后与你相聚的时日正多，那时尚有谁会对你再行指责？老实说，在下并不畏惧任何卑视及流言，但是，你是一个女儿家，你不应为了在下承受日后的指责与痛苦，玲玲，你要清楚，问题在你的双亲，并不在我。」

江青沉重而细腻的将目前情势为全玲玲分析清楚，那末后一句真挚的「玲玲」，更令全玲玲听得全身颤抖，心绪震荡，因为，这是她心悦已久之人，第一次如此亲昵的称呼她的名字！

她抬头望看江青那深邃而憔悴的眼睛，抽搐著道：「江，我……我懂了，我不该误解你的。但是，我这次回去后，何时才能再见到你呢？」

江青闭目微微沉思，道：「在第十个飞雪的日子，在下将于皖境大渡口畔之大清湖相候，那里距离令尊势力范围较远，可以避他人耳目，大清湖有

一处地力，叫紫花岩，在下便在那儿与你相聚！」

全玲玲痴迷的一笑，柔声道：「江哥，我们是死约会！」

江青毅然道：「是的，不见永不散。」

全玲玲仰起那冰冷而失去血色的朱唇，凄凉而满意的笑了，这笑，是渗合在泪水中的啊……！

江青有一股冲动，他多么想俯下脸去吻全玲玲，但是，他又强行压住了这股意念。

这时，长离一臬已抖手发出一枚圆球，那圆球飞临二十丈以上的高空，散爆成一朵朵精耀而明亮的菱形光彩。

这是东海长离岛「功成撤退」的讯号！

于是，在片刻之后，一条条的黑影，经过四周的房顶、回廊、小径、花圃、草坪，往庄外掠去。

幢幢人影翻飞奔掠间，一个面貌不扬，唇下留著两撇鼠须的灰衣老者，已来至长离一臬身前，向卫西恭身一礼，又向绝斧客抱拳一揖，大声道：「启禀岛主、旗主，」烈火旗」属下已经完成任务，将敌人后庄右方机关伏桩，全然扫荡。」

长离一臬微微颌首，沉声道：「既已完成任务，即刻率领所属旗下弟子撤至丹阳湖岸迎波堤！」

那灰衣鼠须老者又向二人一礼，已纵身自去。

这时，空中人影一闪，海天星纪雷已掠身而到，他躬身禀道：「铁血旗奉令分两批攻入敌方前后庄，均已完成任务，重伤敌方总管事入云神枪耿忠，及擒获双飞仙子之一，但本旗倪副旗主亦在攻入前庄时殒命！」

长离一臬笑道：「双飞仙子全楚楚不算俘虏！呵呵，都是一家人哩，纪旗主，你且率众撤离！」

纪雷微感一愕，不敢多问，已匆匆离去。

绝斧客大笑道：「岛主，此次本岛属下六旗中，仅有『海龙旗』人马未到，以外『烈火』、『扬波』、『铁血』、『怒浪』、『旭阳』五旗皆已出动，可谓声势浩大了！未知扬波旗的尹旗主，肃清庄外敌人之战如何？」

长离一臬双眸半睁，道：「尹旗主功力超绝，想不致有何差池，况且更有孙护旗辅其一切，功成可望矣！」

他一言才罢，黑暗中人影翻飞，一个面孔腊黄，额际有一条油亮疤痕的灰衣大汉，已疾如奔马般幌身而到。

长离一臬清雅的笑道：「仇旗主，一切顺利么？」

这额际有著一条疤痕，神态冷酷严峻的黄面大汉，正是长离岛『怒浪旗』旗主，黑煞手仇云！

仇云恭谨的抱拳一礼，沉声道：「本旗进袭敌人再世牢，伤亡十分惨重，但终将敌人击溃，重创烟霞山庄好手九梭绝命冯雄，更将全立元配妃衣女罗十娘斩伤。本旗因敌方藉再世牢重重机开之掩护，进展十分不易，故而未及向岛主请示，便以『硫硝弹』歼敌，本旗主遵令将火云邪者江大侠拜兄等五人已全然救出，但经此次激战，本旗魏副旗主亦遭再世牢之埋伏『万煌针』射中胁下，好在伤势尚不太重。」

长离一臬含笑点头，黑煞手仇云又忽然道：「本旗进攻再世牢得手后，实可即毙那妃衣女罗十娘及九梭绝命冯雄，但经烈火旗弟子传岛主『鲤鱼珠令』，谕示予敌生路，故而本旗已任烟霞山庄诸人逸去。」

长离一桌闻言微感一怔，但他随即已了然心怀，回头向正立于身后的江青一笑，缄口不言。他知道，定又是这位小兄弟为了全玲玲之故，而起仁慈之念了。

这时，江青已向黑煞手仇云道：「在下十分感激仇旗主为在下拜兄等人之事，如此辛劳。」

黑煞手仇云一笑道：「江大侠无庸客套，此乃本旗主份内之事。阁下拜兄等人，片刻便可来到！」

江青又谢了一声，全玲玲已在他耳傍低声道：「江，我去了，你不用为我担心，只要你能记住，第十个飞雪的日子……」

江青沉声道：「是的，第十个飞雪的日子，于大清湖紫花岩……」

全玲玲紧紧的一握江青右手，行前又同长离一桌衿衿道：「卫前辈，多谢你老人家的宽宏。我……我回去了。」

长离一桌卫西神色略带惋惜，说道：「全姑娘，你已决定了？不过，这样也好。此亦为明智之举，今后你若有任何困难，可以设法通知老夫，老夫会尽力为你解决一切。」

全玲玲感激的道谢，又回头向江青深深的一瞥。

她双眸中的神色是如此深刻与凄婉，彷彿欲在这短暂的一瞥中，将江青的影子永远刻印于心版之上。

江青心神激动，嘴角微微抽搐，但他说不出一个字来。

全玲玲幽幽的道：「青哥，我去了。」

说出这五个字，全玲玲喉间一阵梗塞，戴身奔去，当她转身时，两颗冰冷而晶莹的泪珠，已洒落地上。

江青望著全玲玲孱弱娇小的背影，逐渐消失于夜影中，心中有著一股极度的惆怅，好似在骤然间失去了什么，心头有著一片可怕的空虚。

他惊惧的问著自己：「我真爱上她了！这是真的！真的！」

长离一桌摇头一叹，关怀的走过来，一扶江青肩头，慈祥的道：「小兄弟，自古情关最难堪。呵呵，把心情放开，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日后时间正长著哩。」

江青尴尬而落寞的一笑，正待说话。

一个苍劲而沙哑的语声，已激功的响起道：「四弟，四弟！你无恙么？」

江青急急抬头望去。夜色中，数条人影已向他奔来。

领头之人，赫然正是那左臂裹著白布的红面韦陀战千羽！他身后则跟着神色憔悴亢奋的大旋风白孤、天星麻姑钱素、祝颐，及那目蕴泪光的云山孤雁夏蕙！

战千羽一步抢上，紧紧将江青抱住，颤声道：「四弟，若不是你，为兄等只怕早成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

大旋风白孤亦纵声笑道：「四弟啊！若非你搬请长离岛各位壮士来援，二哥这个大旋风，恐怕进那捞什子再世牢也旋不出去哩！」

天星麻姑亦神情欣愉，尖声道：「公子，嘻嘻！你可真是法力无边哪，长离一桌那老儿谁请得动？可是他却为了公子如此费心尽力！」

江青正深深的凝视著夏蕙，二人虽未交谈，但已由那互注的目光中，倾吐了说不尽的千言万语。

钱素话声才一入耳，江青已悚然一震，面孔生热，也瞪眼斥道：「钱姑娘，休得如此出言无状，你对卫前世岂能如此称呼？」

这时，洒然卓立一傍的长离一泉卫西，已莞尔的一笑道：「无妨，无妨，老夫生性最喜豁达之人，呵呵……老弟，还不将面前各位，为老夫引见引见么？」

战千羽等人陡然全身一震，急急将目光移去，一个玉面朱唇，儒衫飘拂的中年书生，已向各人面前行来。

战千羽等人虽然久闻东海长离一泉之名，却从未见过其人，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位名望崇高，年逾七旬的江湖枭雄，竟是一个如此俊雅儒秀的书生！

江青向长离一泉微微一笑，逐将拜兄及夏蕙等五人，一一为长离一泉及绝斧客陆海、黑煞手仇云等引见。

战千羽等向长离一泉诚挚的表达谢意，天星麻姑钱素却面如猪肝，忸怩不安的站立一侧。

江青装做不见，与云山孤雁轻声细语著。但是，夏蕙却可自心上人那双失神的眸子中，发觉了一丝隐约的怅然与忧戚，因为，在她已然脱险之下，江青原应该激奋欣慰才对啊！

夏蕙心中有著一股下意识的怔忡与不安，她说不出为什么，但她总感到心上人一定遭到了一件使他忧虑的事情。

这时，长离一泉已沉声道：「吾等可以离去了，此次进袭烟霞山庄，总算功成而退！」

他又回头道：「陆旗主，由烈火旗殿后，请饬令所属，做最后一次搜索，并清理一切善后事宜！」

绝斧客陆海答应一声，同各人略一招呼，已返身而去。

江青踉跄的行不数步，夏蕙已惊觉的上前搀扶，她娇柔而急切的道：「青哥，你……你已受伤了。为何不早对我说？」

江青强颜一笑，哑声道：「没有什么，仅是一些浮伤！」

夏蕙目道：「还说浮伤？你分明内腑已经受震，啊！左掌竟流了这么多血，气色亦如此灰败。青哥，你……苦了你……」

她焦急而忧虑的紧扶著江青，花容在憔悴中变得更加苍白，全身亦轻微颤抖，这是两心相系时的深刻关注啊。

江青感激的紧倚看夏蕙，二人接近得连彼此呼出的气息，也可清晰可闻。

这时，一千人等已行过一条碎石道路，来到前后庄分野处的那座大厅。

四周尽是残破毁坏后的刀斧痕印，血迹斑斑，兵器零乱弃置各处，地上尚有看无数面目可怖的尸体，景况在苍凉中，带著阴森。

但是，此刻周遭却一片寂静，激斗已经停止，杀喊声已寂无可闻了，一切都显得如此平静，好似未曾发生夜间那幕惨烈的悲剧一样。

世上的一切，都好像大海中的一个浪泡沫，任你开始是如何激烈与绚烂，到终来却总是烟消云散，归于乌有。

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任何事情，凡是有一个起头，便终会有一个结束，而结束后，又往往是那么寂静与冷清。

众人行至大厅之前，长离一泉已回头说道：「小兄弟，你可要进去与那双飞仙子全楚楚道别么？」

他说到这里，语声不由微微一窒，因为，这武林中的一代枭雄，已发觉他正亲密偎依夏蕙的臂弯里！

而除了她对江青有著深切的情愫外，还会有什么理由解释夏蕙这种体贴而温柔的举动呢？

长离一桌暗自责备自己出言过于直率，他忖道：「唉！这位小兄弟真是多个情种子，看情形，那位美丽姑娘，可能也对他深深的爱恋著？」

这时，战千羽等人闻言之下，不由俱皆一怔，大旋风白孤性子最是无遮无拦，他大声道：「什么？四弟竟与那全老儿两个宝贝女儿认识？奇怪，怎么老夫一点也看不出来？」

云山孤雁夏蕙全身一震，一股酸涩的感觉涌上心头，她尽力忍著双眸中流转的泪水，别首他视。

夏蕙这种感受，是突然而下意识的，但是，也何尝不可解释这是一个深刻的爱意所驱使，没有爱，那会有这酸涩的感觉呢？

江青犹豫了片刻，他终于苦笑道：「蕙，让我进去看看全姑娘，至于我为何如此，待事后我再详细告诉你。」

说看，他已踉跄向大厅内行去，夏急急扶著江青幽幽说道：「青哥，你别误会，我永远都不会生你的气，我……我不敢，也不配。」

夏蕙的语声十分细微，仅有离得最近的红面韦陀战千羽听到，他深恐这一对冤家当著众人面前发生齟扭，急忙呵呵笑道：「全立的一对掌上明珠，闻说他十分疼爱，这一次可算割去他的肉了！」

长离一桌诸人微微莞尔一笑，江青已与夏蕙进入大厅之内。

他心中为了夏蕙适才之言，正有如刀绞般难受，但是，在此时此地，你又叫他说什么好呢？

二人脚步踏入厅中，四名灰衣大汉已迅速撤去戒备，全楚楚这时孱弱颓唐的坐在一张桃花心木制成的太师椅上，显然她在疲累受伤之下，已是脱力太甚了。

江青望看这四名灰衣大汉，哑声笑道：「在下江青，各位壮士辛苦了！」

四名大汉这时始看清楚入厅之人，他们早于长离一桌初次陪同江青入厅时，便已认识这大名鼎鼎的火云邪者，四人齐齐躬身道：「不敢，江大侠有何赐示，但请吩咐！」

江青苦涩的一笑道：「此间事情已经了结，各位可以归队了！」

四名长离岛属下恭应一声，纷纷退出厅外。

坐在椅上的全楚楚，无力的睁开双眸，冷笑道：「江大侠，好大的威风啊，阁下救了我一命，却遣这四个狗腿子监视于我，可真懂得欲擒故纵之道哩！」

江青正自愕然一怔，全楚楚已望见正怯怯倚在江青身旁的云山孤雁夏蕙，她双目微转，唇角一撇道：「这位美丽的姑娘是谁呀？江大侠？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呢，姊姊知道了，一定也非常高兴。」

江青面孔倏红倏白，身躯已微微摇曳起来，他艰辛的道：「二姑娘，令姊与姑娘对在下有恩，在下存心决不会如此卑薄，姑娘先时被困，在下仅是略尽绵力，并无其他含意，若二姑娘封在下生有误解，那么，时间必可证明一切。再见了，二姑娘，若日后吾等有重晤之日，在下只有一求，便是请姑娘嘴上积德，莫再以一己之偏见，令人过分难堪！」

江青说完话后，已扶著夏蕙，大步向厅外行去，夏蕙并不为全楚楚那几句讥讽之言感到委曲，她所担心的，便是心上人那激动的神色，自然，她心中也有看些微的疑惑？

全楚楚樱唇微张。这时她已深深懊悔自己刚才说话之间，太过任性与孟浪。但是，一个少女强傲的自尊心，又令她一时难于启齿认错。

于是，在瞬息间，江青与夏蕙的影子，已消失在厅门之外。

二人才一出厅，已看到两个一胖一瘦，容貌冷酷森严的中年灰衣人，正向长离一桌恭身道：「杨波旗肃清双飞鸟四周敌人之举，已告结束。本旗属下伤亡十分惨重，白骷髅孟执法与银衫青轮万兆扬之战，只方相互受创，但孟执法伤势较重，经本旗弟子赴援下，万兆扬已落荒而遁。本旗巫副旗主与六鼎者，力斗百步弯月傅泉，六鼎者亦被伤二人，傅泉后见大势已去，乃突围逃走。旭阳旗旗主双面勾魂关絮，亦托本旗禀报岛主，双飞前岛经该旗属下作大举游动闪袭后，已获得牵制性的成功，并杀死敌方前岛游巡飞刀李奇、飞斧周毕，及敌护庄头领铁笔四雄其中二人。」

长离哩一桌嗯了一声，颌首道：「各旗人马，是否已全部撤离？善后事宜，亦妥善处理了么？」

那身形胖大的中年人沉声道：「各旗属下，均已按照计划分批撤出，伤者已经带离本岛，死者就地掩埋，一切已大致妥善！」

长离一桌笑道：「尹旗主，杨波旗属下已可撤退，孙护旗亦辛苦了！」

一胖一瘦的两名中年灰衣人，连忙恭容答应，转身掠去。

长离一桌向各人微微一笑，已领先向庄外行去。

片刻后，各人已行至庄外，经过那道多层的石阶，在两名灰衣大汉的引导下，来到那座通连双飞前后二岛的石砌长桥之上。

桥下，这时竟赫然泊著两艘长约丈许，上有单桅风帆的皮制梭船。

船上，各有四名水手，正在肃立待命。

长离一桌向夏蕙示意，代她扶住江青，向各人一笑道：「吾等可以去了，呵呵，血雨腥风，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可以暂时舒散一番了。」

说罢，他已首先抱著江青，翩掠向桥下皮舟之内，刹时人影翻飞，各人亦纷纷自桥上跃落二艇之内。

于是，一声款乃，两艘轻便的单桅皮艇，已如二只灵活的海燕般，贴著水面轻快的滑出。

湖波被剪成两条漪漾的波纹，浪花微微稍涌，双飞岛渐去渐远，终至模糊不见……

江青回首凝望双飞岛隐约的黑影，思潮如涌，百感交集。

忽然，一只柔滑的纤手，轻轻抚在他肩头之上。

第四十章 敌忾同仇

江青缓缓的回过头来，看出以手抚于自己肩头之人，正是云山孤燕夏志。

夏蕙以一双痴迷而幽怨的双眸，默默睇视著江青，目光中包含了很多的酸涩与哀怨，她彷彿在问：「你有什么舍弃不下，忘怀不了的事情？如此迷恋著双飞岛！你难道将对你的情感，看得那么淡漠與不足轻重么！」

江青以那只未受伤的右手，轻轻握住夏蕙的柔夷，他对自己在夏蕙面

前，思念著水那边的另一个人，不知是应该愧疚，抑是应该自责？

他痛心地问著自己：「我真会在这短暂约三日中，如此深挚的爱上全玲玲！而且，竟更能超由我对蕙妹妹的情感之上！」

「青哥！」夏蕙悄声道：「你在想著什么？」

江青苦笑著偕夏蕙坐在一张皮型的软椅上，他低声道：「蕙妹，你恨我是度？」

夏蕙惶恐的摇头，嘴角一阵抽搐。

「别恨我……」江青深沉的道：「你那双满含忧戚的眼睛，已告诉了我太多的事情。蕙，你知道在烟霞山庄，那所大厅之前，你说过那句：「你不敢，也不配恨我」的话，我心中有多么难过！」

夏蕙凄凉的道：「青哥，我错了，你应该原谅我，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我是不能失去你的啊！假若有一天，你弃我而去，那么，这世界上，便再也不会看见我的影子了！没有了你，我将不知自己如何再生活下去。」

江青眼中一片迷蒙，他觉得对不起夏蕙，也对不起全玲玲。

「我是多么卑陋啊，同时占据两个少女纯洁的心，我这不稳而轻浮的情操，怎能与她们洁白无瑕的心士相配？」

他想著，已将头无力的低垂下去。

夏蕙凝望著微微进溅的浪花，轻声道：「青哥，你可愿意告诉我，你与……与那全姑娘之间的事么？」

江青微觉一怔，他艰辛的道：「是的，这件事原不该瞒著你。」

于是，江青略一沉思，断续地将自己与全玲玲之间发生的事，毫不隐瞒的说出，甚至连全玲玲为其除衣净秽的事，亦不省略。

随著江青低沉的语声，夏蕙的面色已越见苍白，江青的每一句话，皆如一根刺锥，深深刺入它的心扉终于，在一尾银鱼跳出水面的腾跃中，江青已止住了语声。

夏蕙全身发冷，双目如痴如醉似的凝望东方微白的天际，她语声如一根游丝般说道：「青哥，你爱她吗？」

江青一扶额角，低声道：「蕙妹，你……」

夏蕙惨然一笑道：「别说其他，只回答我一句，你爱她么。」

江青面孔肌肤一阵抽搐，心中难受已极，他知道，自己只要一句话，便会带来可能是永生的忏悔与创痛。

于是，他一咬牙，道：「蕙，我爱你，纵使我也会爱上别人，那也决然及不上我对你的爱。」

夏蕙闻言之下，双目泪珠如涌，顺颊流淌，全身颤抖著扑到江青怀内，啜泣著道：「哥，你莫恨我如此逼你，我不愿刺伤你的心，但是，我更不能没有你。哥，你饶恕我吧！」

江青紧搂著怀中抽搐的夏蕙，目光却恐惧的瞧著自夏蕙怀内轻轻落下的一柄锋利匕首，这柄匕首长只三寸，精芒耀目，正静静的躺在皮舱之上，同江青眨著森冷的眼睛。

于是，一股寒气自江青背脊升起，他知道自己险些犯了终生不能弥补的大错，而夏蕙，她是多痴啊。

江青心中感惭已极，乾裂的嘴唇吻著夏蕙长长的秀发，不停的呢喃：「蕙！不是你错，不是你错……是我错了！真的，是我错了……」

江青与夏蕙二人，紧紧的倚偎于船尾，仿佛成为一个躯体。

舡面韦陀战千羽正坐于船首之处，他早已暗中注意自己四弟与夏蕙之间的情感发展。

这时，他为了二人能更切贴的互诉衷曲，不受他人搅扰，故意大声说笑，以移转其他人的注意。

长离一桌为人何等精练老辣，战千羽用心何在，他岂有看不由来的道理？

此刻，他亦放声笑道：「呵呵……丹阳湖日出之景，闻说十分奇秀：并不较东海逊色多少，各位稍停，大可一饱眼福矣！」

说著，他用目一瞪正在船尾掌舵约两名水手。

这两名舵手，正在纳闷的偷瞥著江青与夏蕙二人，经长离一桌瞋目一瞪，已不由齐一哆嗦，急急仰首前视，眼皮子也不敢再撩一下。

长离一桌神色之间，显得十分愉快，他高声吩咐把持风帆约两名水手加快速度，与另艘皮艇并排而行大旋风白孤望著浩瀚的烟水，纵声笑道：「湖光山色，能令人清神逸气，俗念全消，较之黔滇两境之贫山瘠土，几不可同日而语，全立老儿却不能领略这超然景物，唉，老夫真为他可惜！」

长离一桌望著邻艇之上，正与天星麻姑钱素，及祝颐相谈甚欢的黑煞手仇云。不由微微一笑，道：「白兄说得有理。其实，老夫等整日局处东海孤岛一隅，日见潮来潮去，阔海无际，又何尝能悟透这世之间，名利二字呢！」

红面韦陀战千羽笑道：「卫岛主千里驰援，老夫等感怀良深。有时义之所至，亦往往被人诬为沽名钓誉，世上是非，真是难解释。」

长离一桌微微颌首道：「不错。但老夫却从来对此不屑争辩，长离雄风，自可傲然物外，老夫夸大之言，留教二兄见笑了！」

战千羽正色道：「卫岛主无庸客套，武林之中，海上尊长离，乃尽人皆知之事，唯其如此，贵岛诸君，更应以此为傲，永持不衰！」

长离一桌大笑道：「未逢知音久矣。战兄，老夫稍停必与阁下浮一大白！」

二人抚掌相视而笑，极为欢洽。

大旋风白孤回头一望江青，叫道：「四弟，你不过来与为兄等畅谈一番么！」

长离一桌暗晒白孤大煞风景，江青已孱弱而窘迫的站起身来，摇幌不稳的扶著夏蕙行至船首。

战千羽急忙助江青坐下，低声说道：「四弟，支持一刻，到了岸上便可休憩治疗……」

忽然，长离一桌沉声问道：「小兄弟，有个叫什么……呵！蓝翼铁骑会的江湖组织，你可识得么？」

江青颌首道：「是的，蓝翼铁骑会瓢把子岳扬。与在下甚是相得，闻说他为了在下失陷烟霞山庄之事，亦已率领大批人马，紧集丹阳湖畔……」

长离一桌笑道：「不错，那姓岳的却真是个宝贝，他自己事前一些准备也没有，便率领了手下二百多人，浩浩荡荡来至丹阳湖，及临至湖畔，却看不见一只船影，只急得乾自跺脚，暴跳如雷。这宝贝急怒之下，却异想天开，挑出五十馀名深热水性的属下，欲泅过这阔幅几达五里的湖面，强行登陆……」

江青急道：「岳大哥真是火毛脾气，这不是自投罗网么？」

长离一桌道：「人家烟霞山庄，早已探悉这大队人马的来意，而将沿湖船只全然移去，若不是因为我们之来使烟霞山庄不瑕分手，只怕蓝翼铁骑会的好汉们，早已进入那丹阳湖中凉快去了。」

江青面孔一热，讷讷的不知如何回答。

长离一桌察言观色，知道自己说话略微过份，因为，蓝翼铁骑会诸人再是鲁莽，却亦是为了援救江青而来。别人如此评断，不论其意善恶，总是会令江青感到不大自在。

长离一桌故意轻笑岔道：「蓝翼铁骑会这一喧闹不打紧，却几乎使本岛行动亦遭受影响，老夫无奈之下，只有遣人暗中点明一切，费了好大一番唇舌，他们始才相信，停止了那孟浪的行动，现在，他们止于丹阳湖外二十里处之十柳村，静候消息。」

江青长长的吁一口气，忽而他低声道：「卫前辈，你可知道在烟霞山庄之内，那突然现身，武功奇高的怪异女子，是谁么？」

长离一桌面容一冻，以指比唇，道：「老夫已经猜出，小兄弟，容老夫数三下，我俩一起说出，看看是否相符！」

江青目光一瞥身傍三人奇疑的神色，微笑点头。

长成一桌开始似道：「一，二，三！」

「无定飞环！」

江青与长离一桌同时脱口说出。

随著这四个字，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三人，面色-倏然大变！

他们仿佛骤然间被人在心上打了一拳似的，瞪目瞪视著江青与长离一桌二人！

大旋风白孤怪叫道：「啊呀！无定飞环竟还未死！这样一来，烟霞山庄可更有了靠山啦！这老虔婆可真是命长！」

长离一桌冷然道：「老夫已与这无定飞环交过手了。老实说，昔日双飞之一的无定飞环，武功确实深如瀚海，但是，她却是独木难撑倾厦呢！」

江青哑声道：「不过，武林双飞三绝拳，素来沆瀣一气，有这未死的无定飞环李琰玉挑大梁，只怕三绝掌的后人也会闻风投效了！」

说著，江青已语声哽哑的将自已于古刹之内，目睹三绝掌与彩鹰齐百禄等人秘议赌斗之事，约略说了一遍。

长离一桌望著各人震惊逾恒的神态，傲然一笑道：「昔日武林三绝掌后人，再加上现在名斐一时的双鹰，嗯！倒也是一帮声均力敌的对手，朋友们，让吾等一试这些武林好汉的雄风！」

江青激动的苍白的面孔上，又涌起一丝红晕，他大声道：「卫前辈，为了在下，而使整个长离岛牵入争斗漩涡，实为不值，在下愿倾一人之力，与彼等周旋一番！」

长离一桌坚毅道：「小兄弟，老夫对你，实是喜爱已极，无论如何，老夫亦不能眼见你只身涉险。嘿嘿，老夫的行动，亦等于代表长离岛的行动，而且，除了邪神厉老前辈之外，老夫早已渴望。一试这些武林中 赫一时的人物，到底留给他们后人什么惊天动地的绝技！」

红面韦陀战千羽亦宏声道：「对！四弟，你永远不会孤单，有卫岛主与为兄等誓死为你做后盾！」

江青感动已极，他颤声道：「愚弟代表义父他老家，同各位致最深挚的谢意。双飞三绝掌的后人，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妄做横行天下的梦想，要毁

灭昔日义父老人家的声威，那么，愚弟身为邪神义子，亦应否起与他们周旋到底！」

长离一臬豁然纵声长笑，振吭高呼：「长离雄风！」

「六旗扬东！」

一片雄壮的高呼，应合著长离一臬那如破金石般的声音，在广阔的湖面！起，前后左右声彻入云，豪壮之气直凌霄汉！

众人不由热血沸腾，意气高昂，环目四扫，只见两艘皮艇之后，飘浮著不少仅容一人的梭形皮制小舟！

而且，丹阳湖岸边亦肃立著近百名灰衣大汉，个个向长残一臬躬身为礼，原来在众人不觉中，皮艇快拢岸了！

红面韦陀战千羽由衷的赞道：「卫岛主，尊驾部众之精，纪律之严，确实令人钦佩，东海长离马之威名，果然盛传无虚！」

长离一臬尔雅的一笑道：「不敢，城兄过誉了！」

说话中，皮艇已缓缓停泊湖岸。

长离一臬回身向江青道：「小兄弟，老夫尚须为此次行动，作一次得失检讨，本来欲请你亲临参与，但你重创在身，甚是不便。请与令拜兄等人，先赴老夫驻足之处暂息，一俟老夫诸事办妥，便即前往相晤。老夫驻足之处，已事先遣令一名昔日曾为大内御医之大夫在该地候用，老弟可先行治疗身上创伤！」

他不得江青回答，又同战千羽等人道：「城兄、白兄，尚请费神照拂吾等共同之幼弟，老夫暂时失陪了！」

说罢，长离一臬向后一挥手，身形起处，已妙曼而优雅的掠出七丈之外！

红面韦陀戟千羽叹一声，道：「在未见面之前，只间说长离一臬心性狠辣残酷，有若阎罗再世，谁知道他却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呢！」

这时，已有两名身著灰衣的长离岛属下，抬著一架软床上船，同各人肃施一礼后，将江青小心抬入软床之内。

众人随即登岸，跟著两名灰衣大汉，迅速往前行去。

踏著细软的砂地，一行人又同崎岖不平的一条羊肠小道行去，行约半个时辰，已来至一片探幽的树林之前。

林后，可隐约看见一处建筑清雅的竹篱茅舍，面前尚有一湾清溪，蜿蜒流去，茅舍之傍，则植满修篁千竿，青翠盈目，迎风摇曳，景致十分宜人。

而这时，东方已大白了。

林中一声轻响，已跃出七名灰衣大汉，为首者兴抬著软床约两人略一交谈，已向战千羽等人抱拳为礼，复自隐入林中。

各人逐又穿过树林，同那栋茅舍行去。

跟在身后的天星麻姑钱素，疲累的一伸腰，轻声向祝颐道：「祝公子，这几天来所见的场面，可真比我出娘胎二十年来所见的还多，不过，也真吓人哩！」

祝蹟微微一笑，低声道：「长离岛行事之效率与周密，亦确实令人咋舌，烟霞山庄虽然傲视武林，却仍较长离岛有所逊色！」

说话间，众人已越过一堵小桥，来至那茅舍竹篱之外。

竹篱门「吱呀」一声启开，一个面目清秀，飘然有书卷气的中年人，已含笑迎了出来。

两名抬著软床的长离岛属下，齐齐躬身为礼，那神色飘逸的中年人，已清雅的一笑道：「寒生文秋尘，奉岛主之令，于此恭候各位，茅舍狭窄，浅小简陋，倒是委曲列位侠士了！」

这文秋尘谈吐之间，十分尔雅清朗，衬著他那洒脱温和的外形，确有「秋水文章不染尘」的书生味，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人连忙道谢，随著文秋尘进入篱围之内。

这栋茅舍，共有三间，虽然不够阔大，布置却十分素雅清淡，战千羽等跟著两名灰衣大汉，进入内室，将江青安置妥善后，那文秋尘已清笑一声道：「寒生昔年，曾放大内任御医之职，略通医理，各位便请外间暂息，容寒生为江大侠探伤把脉！」

战千羽等急忙道谢，相偕由至外间客室，云山孤雁夏蕙本想留在江青身旁，但经文秋尘含笑一瞥后，亦只有讪讪退出。

天星麻姑身为女子，自然知道女人心中的感受，她快步上前，轻声同夏蕙说道：「姑娘，且请安心休息片刻，那姓文的酸儒，既然连皇帝老儿的痛都看过，公子之伤亦必不致有何闪失，倒是姑娘若急坏了身子，却不是闹著玩的。」

夏蕙感激的向天星麻姑一笑，二人已坐落在两张铺设著绵垫的木椅上。

这时，大旋风白孤左右一瞥，赞道：「这间茅舍，虽是卫岛主临时驻足之地，却布置得窗明几净，清雅轩亮，呵呵……的是雅人，的是雅人！」

战千羽一抚秃顶，笑道：「为兄看来，东海长离岛，可说卧虎藏龙，奇人异才无数，那文秀士，可能除了精通医道外，更是一位饱学之士哩！」

大旋风白孤颌首道：「不错，此人神逸气清，有松竹之飘然，谈吐儒雅，有隐士之风范，只是他目光虽然清莹明彻，却无慑人锋芒，为弟看来，文秀士似乎不谙武功！」

战千羽微微颌首，双目半闭。

「战前辈，你著我家公子之伤，可有大碍么！」天星麻姑忽然关切的问。

战千羽一笑道：「四弟仅是伤后用力过度，虽然他左掌亦受伤二处，但均不为要害，在文秀士精湛医术下，想不会有何问题。」

天星麻姑宽怀的向夏蕙一笑，拿起早已置于几上的茶杯，浅浅啜了一口。

此刻，室内已被旭阳的光辉，映得十分明亮。

室中各人暂时沉默下来，大家都闭著眼睛，微微养息。的确，这数日来，惊险激烈的生活，亦真够令人疲乏的。

约有顿饭时光。

一声清咳起处，室内已走由那神采飘逸的文秋尘来。

各人连忙站起，战千羽已急急问道：「文秀士，老夫四弟之伤，未知是否严重？」

文秋尘朗声一笑，道：「大致无妨。不过，江大侠自伤脱力，又流血过多，中气大有损伤；而且他好似中过一种极为厉害的毒气，这毒气十分蚀精伤神，好在江大侠身怀辟毒异物，又已用什么解药将这毒气除去，只是他却未做过适当养息，此亦为其现下身体虚弱主因。寒主已为其服下几味固神保本的灵药，其左手伤势也洗净敷药包好，江大侠现在已经睡熟。但是若要彻底痊愈，恐怕尚须养息半月以上。」

战千羽感激的道：「文秀士如此费心劳神，倒令老夫等好生不安。四弟

痊愈后，老夫必令其亲向秀士面致深谢。」

文秋尘洒然一笑道：「战大侠无庸客气，只要寒生能尽棉力，必当效劳，更何况岛主曾有谕令哩！」

各人又客套了一番，便天南地北的聊谈起来。

谈了片刻之后，战千羽等人不由深深的惊异了！因为，此文秋尘非但学识精博，浩瀚如海，对于奇门八卦，行兵布阵之学，更是包罗万有，无所不知，其见识之丰，目光之远，确乎非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不能发挥出如此高谈宏论。

文秋尘滔滔而言，纵谈古今，各人听得入神，已不觉丽阳之东升，更忘了整日来的疲累。

忽然——

文秋尘朗声一笑，说道：「寒生只顾孔门卖文，拉杂闲扯，倒耽误了各位之休息时间，岛主曾事先传谕，谓请各位先行用膳暂息，他要到晚间始能来此。」

战千羽呵呵笑道：「不累，不累，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文秀士见闻渊博，高瞻远瞩，确为老夫生平仅见。呵呵...：卫岛主有兄台为智囊，倚畀左右，何愁威名不显！」

文秋尘连声谦虚，并拿起桌上一个小小银铃，轻摇数下。

于是，随著铃声响处，门外已进入两名灰大汉，每人手中，皆捧著一个食盒，食盒内，有各式精美菜肴，荤素杂陈，并有美酒两壶。

文秋尘一笑道：「荒村僻野，无佳肴敬客，粗菜劣酒，聊请各位壮士充饥！」

战千羽忙道不敢，大旋风白孤已大声笑道：「文秀士客气了，只看这些美食所配之色香二端，已令老夫等食指大动，呵呵.....其味想亦定佳，老夫稍停，必要将其扫卷一空！」

说著，室中诸人，已哄声大笑。

第四十一章 肘腋之变

日影西斜。

战千羽盘膝跌坐锦垫之上，舒适的睁开双目。

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养息，已将日来的疲累，大致恢复。

但是，当他目光正缓缓的抬起时，一双穿著粉底云头鞋的双脚，已站立在他三尺之前。

战千羽霍然顺著双脚往上看去，发现这立于身前三尺之人，赫然是那身著儒衫的长离一臬卫西！卫西正含著一丝惯见的微笑，望著战千羽道：「战兄真是好睡，莫忘了尚未与老夫浮一大白哩！」

「战某真是老了！卫岛主来至身前，竟犹未觉。呵呵，实是失礼之至！」

长离一臬微笑道：「战兄日来连番奔劳伤神，身体自是极为疲惫，若是老夫，只怕耳际响雷，犹自沉睡不醒哩！」

说罢，二人已连声大笑起来。

战千羽对长离一泉逼至自己身前二尺，仍能丝毫不带声息的绝高身法，直是钦仰之极，他知道对方如此说话，只是为自己掩饰。

二人谈笑之间，盘坐两傍的大旋风白孤与祝颐二人，已各自醒来，站起向长离一泉见礼。

长离一泉呵呵一笑，肃手请各人落坐，他一面拍掌招令属下端送香茗，边说道：「此次本岛大举进袭烟霞山庄，因事先计划周详，各旗属下配合亦十分紧密，可说获得全胜。老夫顷已吩咐各旗人马，分批回转东海，以免聚集一处，惹人注目。」

「卫岛主，贵岛此次行动，未知损伤是否严重？」大旋风白孤问。

长离一泉神色微凛，沉声道：「烟霞山庄果然不愧为武林中之龙潭虎穴，此次行动，本岛属下六旗中，共已出动五旗，数百名弟子，伤亡约近小半，五旗中，怒浪旗副旗主六指屠夫魏光、扬波旗护旗不鼎者其中二人，皆已受伤，铁血旗副旗主草上飘风倪辉，及其旗下好手白鲨五友中三人，全已战死，老夫师弟白骷髅孟化平亦已受伤，还有么，老夫亦算是吃了全立老儿一记引龙索！」

战千羽嗟叹一阵，低声道：「那么，烟霞山庄方面，损伤想来更为惨重了？」

长离一泉傲然一笑道：「长离岛既已付出如此代价，自然要双倍讨回！」

他目光炯然向在坐三人一瞥，沉声道：「烟霞山庄庄主全立、其妻妃衣女罗十娘、九梭绝命冯雄、入云神枪耿忠、银衫青轮万兆扬，及双飞仙子等，皆已受伤不轻，其两大护卫，虎魄鲁木、虎魂鲁枯，五大护庄头领其中二人，前岛游巡二人，全已殒命，其庄友伤亡更多，经过此次事件，烟霞山庄之名，只怕更一落千丈了！」

一直沉默不语的祝颐，这时微叹一声，道：「争杀抖战，都是残酷的，唉！只要烟霞山庄看开一步，又怎会落得如此凄惨？」

长离一泉望著祝颐，微微笑道：「祝老弟说得不错，但是，若不给烟霞山庄一点教训，只怕他们永远也不会看开这一步哩！」

战千羽忽然道：「咦！文秀士怎的不见？卫岛主，他可是为贵岛诸人诊病去了？」

长离一泉道：「是的，但已大部疗治完竣，可能即将回来。」

战千羽又道：「卫岛主，依战某看来，那位文秀士，虽然学究天人，却似乎不懂武功？」

长离一泉笑道：「不错，此人精通各道，包罗万有，却独对武学一途，不做深究，他常言道，为雄才霸主者，非仅十人百人之勇，而须学有万人之敌。呵呵！老夫甚仰其饱学多识，故而行动举事，大多请其参与筹幄……」

他正说到这里，右室之内，已姗姗行出云山孤雁夏蕙婀娜的身影来。

夏蕙此刻云鬓微乱，容光却十分焕发，显然，这一日的休憩，已将她的劳累大致恢复。

这时，她向室中各人，盈盈一福，含羞浅笑。

祝颐开口道：「夏姑娘，钱姑娘为何不曾出来？」

夏蕙轻声道：「她睡得正甜，我没有惊动她，便独自出来了。」

长离一泉凝目望著夏蕙，心中一叹，忖道：「这云山孤雁，美容之秀，确为一代佳丽，比那双飞仙子全玲玲，可说锱珠并较，平分秋色，难怪江青老弟难以抉择了！只是，希望这三个小儿女，不要闹出严重的情海风波才好。」

夏蕙发觉长离一泉正向她凝目注视，不由粉面生霞，十分羞涩。

长离一泉微微笑道：「夏姑娘，且请入内一探江老弟。呵呵！我们几个老而不死的只顾著谈话哩！」

夏蕙娇羞的嚶了一声，低垂著头，有如一只彩燕般，翩然掠入左侧江青养伤的室内。

长离一泉哈哈大笑，已拍手令人入内，吩咐整治酒筵。

红面韦陀战千羽宏声道：「卫岛主，咱们可说是相逢恨晚，这顿酒一下来，只怕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

长离一泉豪迈的道：「战兄，但请放量痛饮，老夫此次南来，足足持带了三十坛上好『竹叶青』哩！」

众人谈笑间，两名灰衣大汉，已将桌面摆好，马不停蹄的向内端送著酒菜。

「此乃随意小酌，日后诸兄莅临东海长离岛时，吾等再放怀痛饮，江青老弟伤后不能沾杯，却是今日一大遗憾！」

xxx 时光，仿佛是一阙荡气回肠的音律，当它自人们的感受中消逝时，却永远不能再去捉摸，所有的仅是可以回味的那或是苦涩或是甜润的感受与追忆罢了。

半个月的光阴，在恬静与安详中，悠悠的流过。

江青的创伤已大致痊愈，只是身躯尚显得有些孱弱而已，但是有著夏蕙那柔情的滋润，那尚未恢复的几分，亦毫不碍事了。

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人，整日与长离一泉及那饱学儒士文秋尘谈文论剑，闲来优游林泉，日子过得亦十分安适，而战千羽所受之梭伤，亦在文秋尘细心调治下，全然恢复。

今天，江青亦已参加了众人的活动，共同于日落之时，漫步林中。

斜阳的馀晖，照耀在夏蕙那俏丽的面庞上，于是她的面容，亦染上一片诱人的红晕，像是雪白的莲瓣，沁出一抹嫣红，美极了，也艳极了。

她轻倚著江青，目光中时而闪射出缕缕柔情，软绵绵的绕向江青心中。

长离一泉忽然笑道：「小兄弟，老夫对你享受佳入之青睐，可是羡慕不已哩！呵呵……」

江青正侍答话，战千羽已接道：「唉！自恨时光不能倒退五十年。」

江青窘迫的红著脸，呐呐不知所言。

大旋风白孤纵声笑道：「大哥，阁下如能将时光倒流五十年，亦必成妖精了，哈哈！且待愚弟回转家中之后，向老嫂禀报一番，看你可受得了？」

战千羽故作惊惶之状，双手乱摇，惹得众人大笑不已。

长离一泉止笑道：「小兄弟，你躺卧病榻时，那位蓝翼铁骑会的岳兄，已急得寝食不安，连遣人寻了老夫五次，坚欲即刻与你相晤。」

江青急道：「啊！在下日来未与外人接触，却险些将此事忘怀，尚请前辈准许在下即往拜谒岳兄！」

长离一泉颌首道：「老弟言重了，只是你病体初愈，不可即时奔劳，还是休息一夜，明晨再去，好在老夫已遣人传告彼等，谓你有伤在身，不容骚扰，伤愈后，即可见面，那柳庄距此不远，快马赶去，须臾可达。」

江青微一沉吟，点头答应。

长离一泉又道：「今晨接属下弟子传报，谓东海之外，有一拨『紫巾海盗』，于本岛所辖海域内，掠夺烧杀过往船只邪神门徒六九二，听说这拨『紫

中海盗』，人数极多，训练亦十分精严，吾等势必不能坐视该辈如此嚣张，老夫将于明日赶返东海，亲自处理此事，是而恐怕须与各位暂别一时了。」

江青急道：「卫前辈，我们何时再见呢？」

长离一泉笑道：「老夫亦不愿骤而与各位分离，奈何此事十分重大，若不及早设法，则恐被等日益壮大。呵呵！须知卧榻之傍，不容他人鼾睡哩！」

各人不由黯然，长离一泉虽然与诸人相处半月，但情感却极为融洽。而只要志趣互投，诚挚相待，时间又能阻碍了什么呢？

江青沉默了片刻，他说道：「卫前辈，希望你能早日了结此事，并示下再见日期。」

长离一泉微笑道：「自然，莫忘了吾等的共同任务，老夫此去，少则月余，多则数月，必可返回。那时，我们便可以了断武林双飞三绝掌与你的事，在老夫离去之时，列位最好不与他们歪生争纷，以免力量分散，容易吃亏。」

战千羽此刻接道：「那么，日后卫兄至何地与我等见面呢？」

长离一泉沉声道：「此点无庸悬虑，只要各位行踪所至，老夫必可知悉而适时赶到。」

一旁的文秋尘亦笑道：「本岛大批眼线，广布江湖，若有消息，均即刻传报东海，故而各位兄台行动，岛主可以随时闻知。」

各人一面谈笑，已缓缓向居处行去。

第二天

又是拂晓时分。

江青醒得极早，经过这半个多月来的养息，再经文秋尘超绝的医术治疗，江青已感到身体全然复原，甚至较受伤之前，更来得精神奕奕。

他盘坐榻上，略微做了片刻吐纳功夫，体内流畅而澎湃的真气，美满的运行了十二周天。然后，他穿衣下床，仔细的洗漱了一番。

江青望著扣镜中自己的面孔，是如此清而俊逸，虽然清瘦不少，却依然显得容光焕发。

他那有力的左掌，随意伸曲著，掌心及腕部，倘留有一条粉嫩的疤痕，但是若不仔细注意，便不会发觉。

江青喃喃首语道：「文秀士医道之深，确实令人钦仰。现在我几乎不敢相信，半月前尚曾受三次极重的创伤！」

他安详的一笑，信步行出室外。

当他掀开门帘，踏入客室，红面韦陀战千羽已先在里面。

江青朗笑一声道：「大哥，你早！」

战千羽颌首还礼，说道：「长离一泉卫岛主，与文秀士等人，已于深夜离去，临行前已将吾等寄养民家之六乘坐骑带到，四弟，咱们也可以上路了！」

江青问道：「二哥与三哥他们呢？莫非尚未醒来！」

战千羽笑道：「大家都已整装待发了，那像你如此好睡。夏姑娘欲往将你叫醒，你二哥却要看看你到底何时才能睡足……」

江青面孔一热，讪讪笑道：「愚弟还以为是起身最早的一个哩！」

二人踏出门外，江青已看到自己等人日前所乘的六匹健马，已拴在篱外，大旋风白孤及夏蕙诸人，正冲著自己窃窃而笑。

竹篱外，肃立著两名身穿灰衣的长离岛属下，江青才行出门外，二人已躬身说道：「小的奉岛主之命，引带各位往柳庄，何时启行，尚请谕示！」

江青笑道：「二位别客气了，吾等这就前往。」

说著，他像忽然记起一件事情，快步行至他日前坐骑之前，目光向鞍上一瞥，始微微舒了口气。

这时，众人齐翻身上马，招呼一声，抖缰而去。

战千羽坐在马上，向江青一笑道：「四弟，你马鞍之内，可是藏有什么物件？」

江青带马靠近，低声道：「不错，便是日前愚弟展露给大哥等看过的那株万钻朱兰！」

战千羽轻呼一声，急道：「啊，四弟，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如此贵重之物，岂可随意轻置？若万一丢失，再到那儿去寻这价值连城的宝物？真是粗心！」

江青迎著扑面的晨风，深深呼吸了一口，笑道：「大哥说得是，不过，愚弟却对此宝并无兴趣。其实，上次若带在身边，于那再世牢中，便不会吃那么多苦头了！」

战千羽颌首道：「是的，这万钻朱兰上的『辟火』『辟水』二珠，定可助你逃离那再世牢中的火窟、鬼池二险。」

说话中，马蹄翻飞，急骤如雷，二十里的路途，已在半个时辰左右便已行到。

迎著朝阳的万道金光，一排排的柳树，正在摇曳生姿，自柳树的枝桠间隙望去，一片零落的房舍，已呈露眼前。

前行引路的两名长离岛人，将坐骑勒住，回头抱拳道：「前面即是柳庄，蓝翼铁骑会的朋友便暂驻其中，小的任务已达，恕不远送，更祝各位侠士一路顺风！」

江青等还礼道劳，两人已掉转马头，绝尘而去。

大旋风白孤哈哈笑道：「四弟，为兄昔年亦曾闻及两湖之间，有蓝翼铁骑会这个组织，听说那蛟索飞锤岳扬，亦是条没遮奢的好汉！」

江青一笑道：「不错，只是这位岳老哥哥，脾气太过毛燥一点！」

说罢，他回首向身后的天星麻姑一眨眼，已放马行去。

方骑飞驰中，天星麻姑钱素讪讪的向并辔而行的夏蕙道：「夏姑娘，那岳老儿人倒不坏，只是他那群手下，却尽是些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东西！」

夏蕙抿唇一笑，并不作答，瞬间各骑已来至村落之外。

在江青意料中，这时原该有大群的蓝翼铁骑会之人出来迎迓才对，但是，此刻庄内在外，却静荡荡的，一片岑寂。

他愕然止马而立，疑惑的道：「奇怪，闻说岳老哥哥率众三百人来此，为何目前如此静寂？」

天星麻姑尖声道：「莫不是岳老儿摆什么噱头？这三百多个人总不会完全睡死了吧？」

红面韦陀战千羽小心的环目四顾，他沉声道：「情形可能不对，这柳庄仅得数十户人家，按说农人例惯早起操劳，但这时日已高升，却未见有人下田做活，而岳扬手下之人更是一个不见，莫非……」

江青略一沉吟，道：「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否则，昨天长离一泉卫老前辈焉会不知？」

战千羽亦十分迷惑，他正待仔细察视，大旋风白孤蓦然厉叱一声，身形呼噜噜自马背飞起，向一家农舍后疾扑而去！

瞬息间，大旋风白孤已转身而出，手中尚提著一个身著布衣，农家打扮的青年。

战千羽向这青年细一打量，只见他满面惊惧之色，口中不断哀告，手脚亦在簌簌而颤。

这农家青年生像十分纯厚，而且皮肤粗糙，衣著朴素，不似是江湖中人假扮！

大旋风白孤五指如钩，紧抓这青年后领，他大吼道：「憨小子，你适才鬼头鬼脑的躲在屋后偷看什么！莫非活得腻味了？」

这青年被白孤吼得面青唇白，呐呐不能出言。

战千羽向白孤使一个眼色，飘身下马，行至青年身侧，和颜悦色的问道：「小哥子，你可是这柳庄人氏么？」

那农家青年这时被白孤放了，他喘了两口粗气，惊悸的道：「我……我是这……这柳庄居民，你们可……可是与那带著个小猩猩的怪人，一伙的么？」

战千羽微微一怔，道：「那一个带著小猩猩的怪人，柳庄内可发生了什么事？」

农家青年此刻惊魂甫定，他望著面前这六个男女不同，丑俊各异的人，从各人那迷惑的神色中，他已可断定这六人与昨晚入庄之人，必然不是同路。

于是，他又喘了口气，呐呐说道：「啊！昨天夜里，可真把人吓坏了。各位既然与那索命阎王不是同路，可真是谢天谢地。」

大旋风白孤叱 一声，怒道：「那来这么多废话，老夫问你，你们庄内，那些蓝翼铁骑会的人呢？」

这青年一哆嗦，继续的道：「这……这位爷说…说的可是那些穿著胸……胸前绣有一对翅膀的好汉们么？他们已在昨天日落之后，分批离开了。」

战千羽沉声说道：「小哥子，你不要慌，我们都不是坏人，不会加害于你的。来，告诉我，那些人全部都走了么？昨天夜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农家青年望了白孤一眼，嚅嚅说道：「那些好汉并没有完全走光，尚留著十多个人在庄尾赵大户家里，由一个大胡子领著，听赵大户家里的长工大牛告诉我，他们好像在等一个人。」

战千羽心头一宽，急问：「他们是否尚留在庄内？他们要等之人，便是老夫等六人。」

那青年啊了一声，惶然道：「这却不妙了，昨夜大概是三鼓左右吧！我正在睡觉，却被一阵杀喊之声惊醒。啊！那声音可真叫人害怕。我躲著我爹，壮著胆子溜到外面，悄悄一看，妈呀！地下已死了好几个人了，都是那些胸前绣著一对翅膀的好汉。那位大胡子好生了得，手中拿著一条带著铁锥的绳子，正在和一个披发头陀打得难分难解，另一个白净汉子，却被一头黑色猩猩逼得左蹦右跳，眼看就要完蛋。在黑影中，尚站著一个穿著黑衣裳的中年相公，他那付生像，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活人味道，就似从棺材中爬出来的僵尸，看得我直发毛……」

江青在一傍听著，越来越觉不妙，他急急说道：「后来呢？后来又怎样了？」

「后来那些胸前绣著翅膀的好汉，通通完蛋了，那白净汉子也满身鲜血的倒在地上，站在黑影里的中年相公好像说了一声什么……啊！他说，找

不著正主，先从你这草包身上开刀，不怕那小子不来。大胡子好汉一听之下，哇哇直叫，冷不防就被那酒肉头陀五指扫中额际，又一掌打在肩头，他怪叫了一声，像飞似的跑了。村里人有闻声出来的，连地保也到了。但一看这吓人场面，谁也不敢喘一口气，那中年相公就告诉庄里人，谁敢声张，便要全庄杀个鸡犬不留，所以，今天早晨，大家连起来做活都不敢……」

江青早已厅得全身发抖，目眦欲裂，他咬牙切齿的道：「定是乌猿秀士木灵这厮。」

好！我誓不与他甘休。」

战千羽双眉微锁，道：「乌猿秀士？这怪物下手也太狠了，他如此不分皂白，枉杀无辜，便是四弟昔日未曾与他结有梁子，吾等亦不能袖手不顾！」

大旋风气得哇哇直叫，吼道：「好的！老夫在黔润之时。便已听得这乌猿秀士之名，这一次，非要与他硬碰一下不可，看看这混账东西到底凭什么如此猖狂！」

战千羽又问道：「那赵大户居于庄尾何处？小哥子，烦你指引一番！」

农家青年用手一指庄尾，道：「就在庄后第三家，门外围看土墙，还栽著两棵白杨树的就是。」

战千羽自怀内摸出一锭银元宝，塞在这青年手中，不待他说话，已翻身上马，沉声道：「咱们快去，看看事情到底如何！」

说话中，六匹铁骑，已泼刺刺的直往庄内驰去。

尘土飞扬，只有那农家青年仍自张口结舌的站在当地、怔呵呵的不知所措。

而在一排浓密的柳树之后，正有一对阴沉而冷森的眼睛，目注著六骑进入庄中。

四十二章 虹闪飞头

六匹铁骑，在片刻之间，已来到庄尾一家以土墙围起的人家，土墙外的草地上，尚有著零乱的践踏痕迹，已经乾透了的紫黑色血渍，正斑斑洒落四周，但是，却看不见地下的尸体。

江青心头十分焦急，坐骑尚未停下，他已掠身飞入土墙之内。

一排红砖砌就的房屋，正呈现眼前，天井中，赫然以白布蒙盖著七具尸首，气氛异常阴森。

江青身形未停，已急急往正中的厅房冲进。

他脚步始才踏入那厅室门内，一个沙哑而惨厉的声音已蓦然叫道：「好朋友，老子这条命也给了你吧！」

随看语声，一片凌厉的金刃破风之声，已猝然袭至江青背后！

江青一听声音，已不由心中一宽，大旋身，左掌如电伸缩，已将一条强韧的蛟索抓在手中。

他同时大叫道：「岳老哥，是我，我是江青啊！」

厅门之后，已闻声现出一个虬髯绕结的魁梧大汉，江青目光瞥去，已认出正是那豪气凌云的蛟索飞锤岳扬！

他这时衣衫不整，满目红丝，头上尚裹缠着一片白布。

江青急急向前行近两步，颤声道：「岳老哥，小弟来迟一步，以致骤生巨变，这全是愚弟之罪！」

岳扬嘴唇一动，仔细向江青面孔一瞧，已大叫一声，扑了过来，伸臂将江青紧紧抱住，语不成声的道：「啊！果然是你。贤弟啊！若不是老哥哥

我拼死突围，只怕这一辈子也见不著你了，狗娘养的乌猿秀士，贤弟，咱们必不能将他放过。」

江青轻声道：「岳老哥，你平静一下，这些事愚弟已经完全知晓，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轻易罢手的！」

岳扬心头一阵安慰，激动的情绪已稍见平复，他向江青凝望了一阵，又道：「贤弟，你走时也不通知为兄一声，莫非嫌老哥哥这几手把式太不中用么？我率领属下急速赶到，又被长离岛的人阻止，将我们安置于此，并通知我你今日赶来相见，那知为兄吩咐属下昨夜离去后，乌猿秀士这混账东西却乘虚狙击，唉！我们可栽了大跟头啦！」

江青急切的安慰了岳扬几句，门外人影连闪，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五人已连袂而入！

蛟索飞锤岳扬正瞪目瞪视，江青连忙为各人引见。

岳扬知悉各人的名号之后，不由急急双手抱拳道：「岳某久仰各位侠士大名，只是老夫昨夜忽遭惨变，心绪不宁，若有礼数失周之处，万祈各位海涵！」

战千羽等连道不敢，目光转处，已发觉厅室之内，一间宽大的卧房中，正躺著三个大汉。

岳扬又请客人落坐，他唉了一声，道：「老弟啊！昨天夜里，乌猿秀士带了一个披发头陀同来，妈的，那头陀也不知出在那个破庙，连听也没听过，不过手下却十分了得，老哥哥连五十招也抵不过，便被他指尖扫中额际，又在肩膀上挨了一记，手下儿郎亦伤亡了十个！」

江青剑眉微竖，沈道：「岳老哥，依愚弟看来，那乌猿秀士主要目的是要寻找愚弟报那一掌之仇，他向你们出手，不过是等于先给愚弟一个难堪而已！」

大旋风白孤亦怒道：「四弟，岳兄是为你而来，木灵这厮又是冲著你而下此辣手，这已明著向我们兄弟挑战。哼哼！咱们兄弟怎么说也要接下，乌猿秀士，还狠得过烟霞山庄不成？」

岳扬双掌一拍，叫道：「贤弟挫败烟霞山庄之事，早已盛传江湖。妈的，这乌猿秀士竟恁般不知死活，他昨夜之举，莫不成吃了熊心豹胆？」

红面韦陀战千羽略一沉吟，开口道：「闻说那乌猿秀土木灵，素来行动皆是独来独往，而且，又正在四弟名声传扬之际，他竟毫不考虑后果，冒然上门寻仇。据老夫看来，这厮除了豁出一命之外，便定然带有其他帮手。否则，此人未见如此愚蠢，明知不可为尚为之！」

大旋风白孤道：「这小子当然带有帮手，适才岳兄不是说过，有个披发头陀陪他同来么？」

战千羽摇首道：「决然不会只此一人。因为东海长离岛，为了四弟大举进犯烟霞山庄之事，现在已可说尽人皆知，长离岛威名震慑天下，与四弟关系又深，这木灵武功虽高，却也不敢轻捋虎须。但是，他既然有心报还四弟一掌之仇，便得准备与长离岛人万一动手，是而，他突然来此，必然有著武功绝佳之高手随行！而且恐怕不止一人！」

战千羽此言出口，厅中诸人已不觉沈默下来，各自在心中忖思。

忽然，天星麻姑向岳扬呲牙一笑道：「岳瓢把子，我劝你先宽宽心，如此板著面孔，像个阎王似的，叫人家看了心里多难受！」

岳扬瞪了天星麻姑一眼，真是哭笑不得。

江青清咳一声，道：「岳老哥，受伤的几位兄弟，可严重么？」

岳扬道：「还要不了命，其中以庄头领伤得最重。被那乌猿抓伤了十七处，险些连招子也挖出来！」

江背目光环转，又道：「这户人家的主人呢？怎的一个不见？」

岳扬低声道：「妈的，他们还敢出来，几乎连粪带屎也吓出来了！」

坐在一旁的云山孤雁夏蕙，不由粉面微红，十分尴尬，天星麻姑已咯咯笑道：「大瓢把子，你说话文雅点不行么？也不看看有谁在座，真是个老粗。」

江青转头白了天星麻姑一眼，斥道：「不要胡说。」

岳扬知道天星麻姑为了自己手下与她发生冲突之事，必然心中尚怀气忿，他也并不在意，低声道：「嘿嘿，好男不同女斗。而且……唉！天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各人闻言之下，正自莞尔，江青已蓦然神色一变，身形如闪电般掠出门外。

红面韦陀战千羽亦随身而起，跟踪跃出。

门外天井中，已赫然悄无声息的站立著四个人。

江青正冷漠的面对著眼前四人，双目因愤怒而大睁著。

四人中一个正是那神色冷森，面无表情的乌猿秀土木灵，另外一人，则为一狮鼻海口之披发头陀，二人身侧，却站看两个矮胖如缸的怪人！

这时，房内各人，均已纷纷抢出，环立四周。

蛟索飞锤岳扬一见面前的乌猿秀士，已不由面孔涨红，须眉俱张，他厉声吼道：「木灵，你来了，昨夜的这笔血债，让我们结清吧！你这卑鄙的东西。」

乌猿秀土木灵仍旧是一付冷酷阴沈的形态，他冷冰冰的道：「岳扬，你现在有靠山了？嗯，怪不得胆量会突然大增。不过，你也要知道，本秀士昨夜留著你这草包一命，只要你向江青传个口讯而已，告诉他讨债的来了！」

蛟索飞锤岳扬怒喝一声，便待出手发难。

江青微微摆手，冷静的道：「木灵，欠债的人已经在你面前，阁下如有过不去的地方，尽管冲看江某来，似昨夜那等狠辣行径，却未免有欠光明！」

乌猿秀士阴恻恻的一笑，向江青道：「江青，一掌之仇，岂能遗忘？嘿嘿，本秀士知道你近日名扬江湖，更在长离一袅卫老鬼的翼护下，挫败烟霞山庄。不过，这都唬不住本秀士，但是以前的一掌之赐，须要你现在的命偿还！」

江青微微一笑，尚未回答，他身傍的大旋风白孤已纵声狂笑，指看乌猿秀士道：「须要一命偿还？凭什么？凭你那几手三脚猫的把式，抑是倚恃阁下身傍的三个怪物？」

乌猿秀士面目倏寒，煞气逼人的注视著白孤，毫无一丝情感的道：「你这老狗是谁？也罢，今日本秀士便首先请你飞升极乐！」

大旋风白孤厉声道：「来，来，来，我大旋风白孤倒要看看，你这耍猴戏的秀士，有什么能耐使老夫飞升极乐！」

乌猿秀士不愠不怒，阴阴一笑，仿若幽灵般向白孤飘到。

但是，就在此时，一个狂厉的语音已暴喝道：「木施主，这个老不死且容洒家送他一程！」

声起人到，一大片凌厉劲风，已卷拉向大旋风白孤！

这倏然出手之人，正是那生像凶恶的披发头陀！

大旋风白孤哈哈一笑，身形呼噜噜转开，已在瞬息间攻出十四掌！

红面韦陀战千羽亦掠身迎上乌猿秀士，大笑道：「若尊驾技痒，便由老夫战千羽奉陪两手如何？」

乌猿秀士木灵闻言之下，心头不由一震，阴声道：「阁下可是红面韦陀？」

战千羽笑道：「不敢，难得尊驾尚知道贱号，」乌猿秀士生冷的一笑，回头向他身后那两个身材矮胖，面孔木讷的同伴一瞥，已蓦然旋身移步，右掌如刀，劈向战千羽左肋，左掌箕张五指，反扣敌人颈项血脉，出手之狠，确实令人惊惧！

战千羽为人何等精练，乌猿秀士回首之际，他早已暗中戒备。此刻，对方身形始动，他已有若流水行云般，迅快的转出五尺之外，双掌贯足「小天星」劲力，猛劈乌猿秀士前胸！

乌猿秀士木灵一击不中，已若电掣般随身而上，掌势连绵而出，一气攻出十三掌！

劲风四溢中，战千羽身形急速闪挪，已在瞬息之间，向敌人拍出九掌，踢出九腿！

乌猿秀士木灵哈哈一笑，双臂挥舞如飞，指点掌拍，尽向战千羽全身要穴招呼，身手快捷无匹！

红面韦陀双脚钉立不动，招式起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猛如狂风，急若骤雨，令人目不暇接。

他名震武林的「风雨三十六套」，已施展而出！

乌猿秀士冷哼一声，身形翻飞，双掌忽扣、忽戮、忽劈、忽，那双手臂，宛如在顷刻间幻化成为千百，弥卷向对方身侧，这正是乌猿秀士轻易不露的绝技——五绝手！

二人在这面积不大的天井中，以凌厉而快捷的深奥招术，在千钧一发之间，惊险而巧妙的连续闪击。

于是，掌势纵横在人体与空间，劲力扫卷到四周，旁观的每个人都屏息如寂，凝眸不动，十分紧张的注视著斗场。自然，除了那置于天井一角，早已解脱了一切的七具尸体。

江青这时嘴唇微抿，向侧旁行出几步，对那两个矮胖木讷的怪人一笑道：「二位来此为乌猿秀士助拳，却站在那里袖手不动，岂非大煞风景？来来，在下乃为正主，二位便一起上来松散一番如何？」

那两个矮胖如缸的怪人，四只眼睛齐齐盯视著江青，没有回答一个字。

但是，那两双精光闪射的瞳孔中，已透出阵阵令人心寒的杀气。

江青夷然不惧，踏前两步，道：「二位要是不敢动手，便请夹著尾巴离开，如此乾瞪著那双尊目，嘿嘿，绝吓不住江某！」

两个怪人神色之间，依然毫不为动，忽而，左侧的一个开口道：「江青，你死定了！」

右侧的一个亦接著道：「而且，将死得极不舒适。」二人语声沙哑低沉，极为刺耳。

江青洒然一笑，倏而厉声道：「好极，江某正愁无人送终，二位便过来一试，为江某做做孝子贤孙如何？」

就在他话声始住的一刹那间，两条人影，已彷彿两缕轻烟般，闪至江

青左右，二十股锐利如削的劲风，已同时袭向他全身上下重穴！

江青长笑一声，不闪不避，身形微一幌掠，已不可思议的自二人之间，那一线几乎严密到没有的空隙中，猝然闪出。

而在他身形自二人间闪过时，已双掌齐挥，疾若闪电般连续拍出二十一掌！

两个怪人惊呼一声，已不约而同的各自跃出三步！

江青绝不迟疑，右掌一招七旋斩中的「波涛千重」，左掌一式「微波掌法」的「见水回流」，分袭二人身后！

而这时，他连头也没有回转。

两名怪人厉叱一声，那臃肿的身躯，已宛如两个圆球般，呼呼急转而旋。

在二人身形倏然转回之际，每人手中，已各自持有一柄三尺长短，顶端附有一枚锋利月牙的奇形兵刃。

江青冷嗤一声，击势漫天而起，重重如天际层云，严密得没有一丝空隙，威力万钧的卷向那两名怪人而至！

于是，在两声狂吼中，有若新月般闪耀生辉的溜溜银芒，已急骤而凌厉的疾迎而上。

在一团窒人呼吸的罡烈气流中，闪跃三条翻腾甚急的人影，两道冷森的寒芒，则在这厉烈的劲气中往来如梭，凝成条条银光。

七个人，分成三处激斗，而且，显然已各自拼出真力，要将敌对之人，活活毙于手下！

蛟索飞锤岳扬乃是绿林好汉出身，孟浪之气甚重，他这时环目一瞪，大吼一声道：「相好的，老子也来伺候各位了！」

他身形抢前三步，手中飞锤「差」然一响，有如一条怪蛇般，猛然点向与大旋风交手正急的披发头陀身后！

那披发头陀功力，本较大旋风白孤略逊半筹，正在有些捉襟见肘之际，背后劲风突至，蛟索飞锤岳扬已挺身加入战圈！

这头陀不由怒吼连声，左闪右拦，好不容易才闪过了二人之间的一阵夹攻。

他连连挥出七掌，扫出六腿，一面破口大骂道：「这算什么名堂？以二打一，以众凌寡，你们两个老匹夫还要脸不要？」

蛟索飞锤运索如飞，哈哈笑道：「你他娘的也算是出家之人？你没有看见隔壁那两个矮冬瓜，也在两打一吗？老子高与揍你这王八小子，你有本事便施出来哇，穷吼个什么劲！」

披发头陀心中一怒，白孤已疾若雷轰电闪般，于须臾间展出十八掌，其掌势上快速凌厉，宛如电光石火，瞬息间已到了敌人身前！

披发头陀骤觉劲风如潮，自四面八方卷到，不由心头一震，急急往后跃退。

但是，白孤此刻施出的，正是他威扬黔滇的「卷龙掌」法，这披发头陀虽然身手高强，在他分神之下，却如何躲得开去。

人影幌闪中，闷哼随起，那披发头陀肩胛已中了一掌，踉跄跃出数步之外。

尚未容他喘息过来，锐风又起，一枚前锐后阔的黑色飞锤，已射至他胸前要害！

正在这时

空中「吱」的一声怪叫，一团黑影，已如掠空流星般，急泄向蛟索飞锤而至！

蛟索飞锤大叫一声：「乌獠！」

身形猛然后撤，手中飞锤略一伸缩，已连连向扑至头顶的那头凶残的怪兽，攻出五锤！

大旋风白孤怒叱一声，扬掌向空中乌獠劈出一团劲风，左手已施展「大擒拿法」，扣向披发头陀右臂经脉！

这头凶残灵异的乌獠，正是乌獠秀土木灵在与战千羽激斗之时，发现了同伴危急之态而放出的。

这只怪兽在遭到双重挟击之下，却仍不慌乱，厉叫一声，已蓦而弹起七尺之高，险险躲过这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攻击！，披发头陀肩胛处痛澈心肺，他咬牙强忍，霍然转身，一裂帛声响起处，他右臂僧衣，已被白孤五指撕裂！

同一时间，一声尖叱，两股锐风，已挟在一柄精光闪烁的利剑之间，袭向那正自空中扑下的异种乌獠！

原来，云山孤雁夏蕙，与天星麻姑钱素二人，已适时而动！

那只乌獠尖噪一声，怪眼碧光突闪，已伸开利爪，闪电般抓向正挥剑劈至的云山孤雁！

突闻一声暴喝，一条银色长鞭，已挟着悠悠劲风，卷向这乌獠身后。

天星麻姑咯咯一笑，倏出七掌，尖叫道：「祝公子，这一鞭使得正是时候！」

祝颐长鞭出手，身形已猛扑而上，若狂风暴雨般，连连扫出五鞭！

于是，在三人合手挟攻之下，已将这头稟性残酷，行动如飞的异种乌獠敌住，令它无法再去牵制别人。

江青赤手空拳，力敌那两个身手高绝的矮胖怪人，却仍有馀暇瞻视各人行动。

他豁然长笑道：「三哥，你们耍耍那畜牲，待二哥他们也让那头陀尝尝滋味！」

大旋风白孤狂笑连声，身形有如旋风般闪掠，掌势漫天遍地，弥漫卷合，逼得那披发头陀招架不迭，怪吼连连。

这时，蛟索飞锤岳扬又闲立一旁，呵呵笑道：「狗养的，老子再叫你们发威，昨夜的狠劲怎么不使出来呀？妈的，这就叫做一夜的风水轮流转！」

岳扬口中大声讽刺，心中却乐得哈哈直笑。

而这时，已经与红面韦陀战千羽交手有三百招的乌獠秀士，亦已渐感不敌。

须知红面韦陀乃为中原白道中有名人物，功力之深，远较大旋风白孤更高一筹，乌獠秀士艺业虽强，仍不是红面韦陀之敌，但是，红面韦陀在短短时间内，却也无法胜过对方。

此刻，劲力澎湃回荡，二人又在顷刻的接触中，各自攻出十七招！

乌獠秀土木灵表面虽然阴沉如故，但他心中却已十分焦虑，他出手之下，但觉敌人反击力量浑厚无匹，有如山崩海啸，绵绵不绝，招式所指，更是自己全身要害重穴，凌厉异常！

他在艰辛的苦斗中，已发觉自己的三位同伴，早已陷入较之自己更为

不利的情势中，而更令他惊惧震慑的，却是他平素认为武功高绝一时的那两名矮胖怪人——寒溪二矮冷非、谢竹，竟在江青掌势之下，左支右绌，施展不开，形态十分狼狈。

乌猿秀士见状之下，将心一横，倾出全力向战千羽攻去，他这时已抱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心了。

蛟索飞锤岳扬大马金刀的站在一旁，哈哈笑道：「战大侠，阁下千万留神，这叫做木灵的活僵尸，已发了野性啦！」

战千羽出手如电，连连拆解对方攻来的凌厉招式，听看岳扬的叫骂，却不觉暗中一晒。

乌猿秀士仍然狠攻如故，他双眸中煞气时现，却闷声不响，根本不理会身外的一切事物。

蓦然，一声厉吼起处，一条庞大人影，已凌空飞跌出丈许之外！

大旋风白孤那宏亮的嗓音随即响起，狂笑道：「老夫以为大头陀法力无边。呵呵！」

如今一试，亦不过如此而已，真令老夫失望了！」

那披发头陀适才早已受伤，但他仍然咬牙切齿，拼命与白孤激斗，须知武学一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是丝毫勉强不得的，这披发头陀在负创心燥之下，如何尚能挺立不败？

终于，在白孤「卷龙掌法」中的一式「龙现风起」下，结结实实的被击中臀部，跌出寻丈之外！

他身形始才沾地，一个「十六翻滚」，已翻出一丈多远，耳中已听到白孤讥讽之言。

这披发头陀虽然身上受伤数处，却仍是性烈如火，他虎目暴睁如铃，凶光闪射中，已蓦然跃身而起，大叫道：「白老匹夫，叫你看看佛爷的法力是否真个不济！」

随看语声，两片半弯的弧形短剑，已闪耀著森森寒光，以奇异莫测的来势，向大旋风飞到。

这两片弧形短剑一出，侧旁观战的蛟索飞锤已不由暗自一凛，大喝一声道：「啊，银弧头陀！」

他叫声未停，两柄来势急劲，虚幻莫测的弧形短剑，已飞到大旋风白孤头顶！

白孤倏然推掌迎上，口中大骂道：「去你的，两片破铁也来卖弄！」

那两柄弧形短剑，被他发出的雄厚掌风一撞，已「当」的一声互相交击，在一溜火星中坠向地下。

大旋风白孤晒然笑道：「野头陀，这便是你的法宝么……」

「么」字尚未说完，那两柄已经快要坠落地面的弧形短剑，却似两个精灵一般，奇异的霍然一转，闪闪生寒的飞旋向白孤脚踝而至！

白孤不由大吃一惊，体内真气急升，身形已拔空两丈！

那银弧头陀狞声一笑，双手连扬，十二柄弧形短剑，已组合成一面精芒闪烁的光网，严密到没有一丝空隙的卷袭向空中的大旋风白孤。

这十二柄弧形短剑，去势各异，有的走著之字形，有的上下起伏不定，但是，那寒森森的光芒与锋利的刃口，却是一样要舐食人血的，因此，任是其中那一柄也不容忽视！

大旋风白孤心中暗叫不妙，身形倏然翻折，脚尖骤起，已将两柄先行

袭到的弧形短剑踢飞。

但是，这些奇异的暗器，却似乎有著灵性，就在白孤踢飞先前两柄利剑时，其余的弧形短剑已「嘶嘶」连响，带著刺耳的破空之声，四面八方向白孤卷戮而到！

每一剑之间所隔空隙的微小，几乎连一只蝇虫也飞不出去，尖锐的风声，已挟著股股寒风袭到。

形状凶狞的银弧头陀，已看到白孤惊怒的神态，他厉声笑道：「白老鬼，佛爷的手法你领略了吧？咯咯咯……到了阴曹地府，莫忘记向阎罗殿下告洒家一状！」

白孤眼前寒芒闪闪，涌合而至，时间的迫切，已不容他再做任何侥幸的想法。

蓦地

一声令人心惊胆颤的厉啸起处，白孤那瘦削的身躯，已彷彿旋风投在空中呼呼转动起来。

一片凌厉而浑厚的劲气，亦随著他身形的凌空旋动暴卷而出，这片劲力的威势之强，是无与伦比的，甚至连四周的空气也在随看冲激流荡。

白孤的身形，在劲气环绕中翻腾闪掠，掌腿齐出，彷彿是一个呼风唤雨的魔神。

他在危急之下，已然使出了「卷龙掌法」中最凌厉的一招：「大漠卷龙」！

于是

在顷刻之间，空中银光乱闪，当当之声不绝，十柄弧形短剑，已有若夜空中的殒星，曳著条条银光，飞散四周！

银弧头陀见状忙大喝一声，双臂急张，已似一头大鸟般倒翻而出，几次起落，已是无影无踪。

大旋风白孤一举震飞四周弧形短剑后，亦不由惊出一身冷汗，他身形才落，岳扬已急步上前道：「白兄，你可受到那些鸟剑的伤害？」

大旋风一抹额际汗珠，摇头道：「好险，估不到这头陀还有这一手，妈巴子的，这杂碎已经跑了！」

蛟索飞锤道：「适才兄弟心恐白兄受伤，也顾不得去追那个混账东西，白兄既然无恙，这已是谢天谢地，那银弧头陀只要不死，咱们必有与他朝相的一天！」

大旋风白孤微微点头，正待说话。

一声惨厉的叫声起处，一颗斗大的头颅，已凌空飞起，鲜血迸溅四射！

二人急忙回头瞧去，已不由惊得心中一震。

原来，那头飞命断之人，正是与江青对手的寒溪双矮之一——谢竹！

这寒溪双矮原是西北一带有名的煞星，二人性情狠毒无比，一生之中，已不知染了多少血腥，二人因为跟踪一批价值连城的暗镖来到中原，却不期与乌獠秀士相遇，乌獠秀士昔年会与这寒溪二矮有过数面之缘。三人见面之下，寒溪二矮便将此行目的相告，并因那押解暗镖之人，亦为武林中甚负盛名的高手，故而邀请乌獠秀士相助。

但是，乌獠秀士为人深沉奸诈无比，他在接受寒溪二矮邀请之后，却提出请二人相助洗雪与江青那一掌之仇。

寒溪二矮一来有求于乌獠秀士，再则两人足迹大多不出西北，对江青之名，尚不甚了了，故而答允下来，三人又会合了早与乌獠秀士约好了的银

弧头陀法明，挑选在江青大破烟霞山庄之后，出面寻仇。

在乌猿秀士的预期中，江青武力虽高，在硬闯烟霞山庄之后，不论其胜败如何，亦必不可能毫无损伤，所以他在探悉到江青身受创伤的消息后，不由心中欣悦不已，暗喜大仇可报。

但是他却没有摸出江青养伤之处，更不会想到会有如文秋尘那般医道精深的饱学之士，为江青疗伤，他在百寻不得之下，只有先向蚊索飞锤等人下手，以期能将江青等引至。

虽然果如乌猿秀士之愿，但是，江青等人到来交手之后，情势之恶劣，却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哩！

江青在接战寒溪双矮之后，早已屡屡手下留情，二人非但不觉，不知知难而退，出手之间，反而更加狠辣，招招俱向江青致命之处下手。

于是，江青愤怒了，他记起邪神昔日告诉他的话：「为人切记不可滥杀，但是，若别人处心积虑的不利于你时，那么，你就放开手去干吧！」

江青在愤怒中，已施出邪神传给他约五手狠毒的散招之一「掌不刃血」！

寒溪二矮功力虽深，却如何能抵住这惊鬼泣神的绝招。江青掌势怪异无伦的展开后，寒溪二矮之一的谢竹，惨叫一声，一颗丑恶的头颅，竟被江青硬生生的劈飞空中，而身首异处！

这惨厉的景象，已惊呆了场中的任何一人。

于是，寒溪二矮仅存的冷非，已在悲愤逾恒中，拼死命的向江青扑去。

而乌猿秀士也更加激怒的与战千羽展开了殊死之斗。

——中册完——

第四十三章 猿殒命绝

天井中的激斗，已因寒溪二矮谢竹的殒命，而更加剧烈，各人情绪的愤怒，亦已到达了饱和点。

乌猿秀士一面倾力与战千羽拼斗，心中又在为同伴的惨死悲愤，更为银弧头陀的骤而逃生感到怨恨。

一个人，任你武功再高，在与敌交手之际，却是万万分神不得，否则，你便等于是在和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乌猿秀士这时悲愤交集，双目怒睁，在心神的激动之下，他那原是冷酷阴沉的面容，已深深的刻划由片紧张、愤怒、悲凄的线谱。

于是，在红面韦陀战千羽的一轮急攻猛打下，乌猿秀士已感到支撑不住，脚步缓缓向后退去。

江青那及莹洁如玉的手掌上，仍！是一片白净，因为他由手的快速与功力的奇诡，是以，他劈飞谢竹的头顶，手上也没有沾染一丝血渍。

寒溪二矮仅存的冷非，这时形若疯虎般挥功著手中锋利的月牙兵器，原本木讷的面孔肌肉，这时痉挛的微微抽搐著，他目光中所透露的神色，几乎已不是人显所惯有的那种表情，那只有在一头受创的野兽身上，才能发现这种令人惊悚的目光。

江青沉稳而冷静的快速身法，在这有若惊涛骇浪的寒芒中悠然闪掠，

洒脱无比，在他每一次出手中，皆是将冷非逼得招架不迭，左闪右躲。

但是，这凶名久著的寒溪二矮之一，却好似已不将自己的性命看做一回事，在每一次的被迫后退后，又狂吼连声的再度扑上，而且，所出招式之狠辣阴毒，俱是与敌同殉的绝著。

冷非这时根本看也不看那已尸横就地的拜弟一眼，但是，自他此刻近乎半神经质的形态中可以看出，他早已为拜弟之死而悲痛欲绝了。

立于侧旁的大旋风白孤，凝目注视著这完全是一面倒的激战，不由暗自摇头。他低声向身旁的蛟索飞锤道：「岳兄，这个场面要是老夫么，就死力拼，要不就突围逃走，如此不死不活，缠到几时方休？」

蛟索飞锤望著江青那凌厉快捷的身手，哈哈一笑道：「白兄说的是，不过，只怕这两个怪物，此刻想逃走也不行了……」

说著，他一摸后肩，浓眉微皱道：「妈巴子的，适才一用力，昨夜挨的一掌又在作怪了，狗养的银弧头陀，若不是这家伙施出那弧剑暗器，兄弟尚认他不出，可恨这小子倒开溜得快，否则，兄弟后肩这一记，可得连息讨还！」

白孤微微一笑道：「当然，不过这小子吃了亏才溜走。呵呵！他肩胛屁股后面亦挨上老夫两掌，饶他内厚皮实，也得养息个十天半月……」

蛟索飞锤目光又瞥及地下那死状凄厉，身首异处的谢竹，心中有些寒悚，口中呢喃：「江老弟好似已动了真怒，这矮胖怪物若不知机，看情形，只怕也难逃公道。」

二人正在低声谈论，正与云山孤雁夏蕙三人游斗的那只异种乌猿，突然掀唇露齿，厉叫连声的向三人加快扑击起来。

这只乌猿行动之快，身形之速，确是匪夷所思，令人震悚，只见一团尺许高矮的黑影，若一片乌云般在夏蕙等三人的身侧往来闪跃，爪抓齿噬，快如电闪。

夏蕙武功，在武林中来说，已可列入中流，两天星麻姑钱素与祝颐二人，身手更是不弱，但是，在这头乌猿的疾飞猛扑下，却仅能将它牵制而已，若想更进一步将这异兽击伤，却不是一件易为之事。

江青亦已望见了身外的情势，他微一闪幌之间，已戮出三指，踢出十二腿。

在冷非闪避招架中，江青已沉声喝道：「朋友，你难道尚不知悟么？阁下武功虽高，却仍非江某之敌，此刻阁下如肯停手离去，江某决不稍加阻拦！」

冷非一挥手中兵器，划出一溜半月形精芒，锐风呼啸中，同江青疾攻而到。他嘶哑的大骂道：「姓江的，今日不是你，便是我，老夫拜弟的一条性命，已然断送你手，便这么轻易的一笔勾消么？」

江青提足体内急速流转的一口真气，快捷无比的在溜溜寒芒中上下穿走，他冷冷一笑道：「朋友，你道江某是畏惧于你么？如在十招内阁下仍然顽抗不退，那么，你那位拜弟便是榜样！」

冷非闻言之下，凄厉的一笑，手中兵刃「单月锄」猝然带起刺耳锐啸，每一道银光皆如一片银山，绵绵不断的压向敌人，口中同时大叫道：「江青，寒溪二矮便请你一便成全了！」

叫声中，他左掌倏然挥扬，一大蓬黑色烟雾，已向江青罩到！来势之疾，几乎与手中兵器在同一时刻。

江青星目中寒光倏射，厉喝道：「这是你自己我死！恕不得江某。」

随著语声，他那瘦削的身躯，已奇异的俯倒地下，离著地面仅有一寸

空间，仿若脱弦流矢般，飒然闪过那弥漫的锄影和黑雾，在不可逆料的角度中，平射到冷非空门之内！

冷非做梦也想不到敌人的身法，竟是如此怪异奇幻，他兵刃暗器已在同一时间，全然落空！

于是，正在他魂飞魄散，手足无措的当儿，江青已长笑一声，邪神嫡传约五大散招之一：「阴冥阳关」已疾使而此！

在一声惨叫尚未停息之前，一阵血雨已漫天扬起，冷非那肥胖的身躯，已凌空飞起，又重重跌落地下假如你目光锐利的话，你便可以发觉，冷非那肥胖的身躯，只是飞出一半，他的两只脚，却仍旧留在原处！

江青适才那「阴冥阳关」一招施出时，已在瞬息之间以左掌生生斩断冷非双腿，右掌却印在敌人小腹这时，那双自膝以下斩断的小腿，仍然立著未倒，鲜血横流，断口处十分整齐，极似以利刃砍断的一般。

但是，它的主人，却早已寂然不动的僵卧地上，双目暴突，面色有如死鱼的肚皮，恐怖中帶著凄惨。

白孤立在一旁，任他见多识广，历经生死，望著地上的两具尸体，望著那脱离人体，模样令人作呕的两条残腿，亦不由悚然动容。

不错，一个人的生死，对别人来说，并不见得是件大事，但是，若是他死亡的气氛过于凄厉，那么，便往往会给那身外之人，留下一个深刻的感受。

江青面色微见苍白，他叹息一声，呢喃道：「我已劝过你了，这怪不得我。是的，怪不得我……这是你自己要寻死路……」

他望著面前的景象，心中却有丝丝悔意，但是，他这时又能做什么呢？有些时候，虽然有人做了一件事，而且不论这件事善恶如何，却不见得一定是这人的本意愿为。

大旋风白孤缓步上前，轻拍江青肩头，和声道：「四弟，对这种人何值难过，要知道，世上的事全是一个反比，这人如果将你杀死，他也会似你这般过意不去么！」

江青微微苦笑，目光已扫向尚在激战的各人。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已全然控制主动，他淋漓尽致的发挥著那浩荡如江河般的招式，一片漫天遍地的掌山腿影，绵绵不绝的罩向乌獠秀士，威势之大，令人咋舌！

乌獠秀土木灵，适才已目睹冷非之死，任他定力如何精深，秉性如何冷酷，此刻亦不由自心底冒升一股凉气，他这时已深深惊惧了。而这惊惧，更已不自觉的表露于他面孔之上。

他强自镇定著自己，用他有生以来，从未施出过的精力，配合著以自己扬名武林约五绝手，同敌人作最凌厉猛烈的反攻。

而一粒粒的汗珠，已自乌獠秀士鬓角滴落，他不愿多想，因为，他不知道如果能侥幸战胜对手，自己是否尚有生还之望？即便有，只怕其可能成功性亦是十分渺茫的。

在红面韦陀战千羽叱吒江湖的「风雨三十六套」那浩浩威力之下，已逐渐将乌獠秀士逼得步步后退。

江青将目光移转，已看到正与那异兽交手的云山孤雁夏蕙等三人。

那只行动疾如闪电般的乌獠，正在三人的围绕环攻之下，令人目眩神迷的上下翻飞，左抓右噬。

云山孤雁的青锋剑，天星麻姑的铁掌，祝颐的亮银长鞭，皆随著它环转不停的身形，似走马灯般团团进退攻拒。

江青收回目光，微山一沉思忽然大声说道：「木灵，你确实没有清结昔日那一掌的意思么？」

乌猿秀士心中虽感一动，但他仍然没有丝毫表示，依旧闷声不响的与红面韦陀狠拼不停。

江青又大声道：「木灵，你这不叫好汉行径，现在的情势你定然看得十分清楚，你那些同伴，已绝伤亡殆尽，而你，亦不过只是在苟延残喘，作困兽之斗，其最后的结果，我们彼此都非常明白。老实说，凭你目前的一身武功，及那头畜牲，仍然不会是江某对手，但是，你如肯就此化解前怨，江某便也不为己甚，放你走路……」

江青才说到这里，大旋风白孤已皱眉道：「四弟，你切莫如此纯厚，这乌猿秀士出名的心狠手辣，你如纵虎归山，须知后患无穷。要干，就干到底，这是他们先下毒手，亦怪不得我等！」

白孤正说到这里，与红面韦陀交手的乌猿秀士，已蓦然在瞬息间连攻五掌，身形倒跃中，已大喝一声「住手！」

红面韦陀战千羽已然听到江青说的话，因为他正全神应敌，不敢分心开口，故而没有表示。但是，这位精练世故的武林健者，虽然十分赞许拜弟那仁厚之心，但他心中所想，却与大旋风白孤相同。

这时，他纵声一笑，宏声道：「姓木的朋友，阁下真是有意化解那段梁子么？须知武林之中，一言九鼎，如阁下此等人物，说话更不能出尔反尔！」

乌猿秀士神色之间，仍是一片阴沉冷酷，他微微喘息了两口，冷然道：「江青，阁下之言，可能做准么？」

江青这时已不愿多造杀孽，他用力颌首道：「自然，但是尊驾是否确有诚意化解昔日仇怨？」

乌猿秀士冷冷一笑，既不点头，亦不摇头，撮唇一啸，那只正与夏蕙等三人游斗的乌猿，已在一声尖厉的啼叫中，闪电般冲出重围，飞跃回主人肩头。

大旋风白孤大声道：「相好的，阁下招回这头畜牲，便算是回答么？嘿，嘿，阁下大概弄不清楚阁下的境遇吧！告诉你，能否让路予阁下一走，其权尚在我等，阁下想打「马虎眼」，可不是这般容易！」

蛟索飞锤岳扬亦踏前两步，指天井角隅虚的七具尸体道：「木灵，岳某属下七死三伤，这些血债你亦想混蒙过去么？」

乌猿秀士面容上刻板得毫无一丝表情，宛如一个木雕之人。

他冷冷的向白、岳二人一瞥，阴沉的向江青道：「昔日一掌之仇，今日二友之命，江青，这些仇恨若置于阁下身上，阁下亦会一笔勾销么！」

大旋风白孤断喝一声，吼道：「那么，你是不想化解了？好极，现在动手正是时候！」

蛟索飞锤亦怒道：「妈巴子的，老子手下孩儿这笔血债，正不想如此了结，狗养的，来吧，让我们拼个痛快！」

乌猿秀士不怒不躁，阴恻恻的笑了一声，又同江青道：「姓江的阁下如愿意目前罢手，本秀士便即刻一走，但是，本秀士于三年之内，必将重寻阁下，湔雪此仇！」

江青闻言之下，面色微忧，但是，他对乌猿秀士的言谈，亦感到一丝

佩服。

大旋风白孤又哇哇大吼道：「什么？就这么容易，拍拍屁股就走？好朋友，这可真是新鲜事，妈的，你把我们全当做三岁稚童，我们现在不宰你，让你再去约齐帮手，寻我们拼命？朋友，你也未免想得太天真了！」

默立一旁的红面韦陀战千羽，这时大步踏前，沉声道：「木朋友，阁下既然不愿化解前怨，又恐我等以众凌寡，群殴群打，那么，便由老夫作主，请朋友与老夫四弟单独决战，不论双方生死，老夫等决不动手便是！」

果然「人是老的滑，姜是老的辣」，战千羽此言一出，白孤等人俱不由心中暗喜，乌猿秀士却面色一变！

因为，摆在眼前的，是一个最清晰的事实，乌猿秀士武功虽然高强，却绝然不会是火云邪者江青的对手。

乌猿秀士十分清楚，在江青手下毙命的「寒溪二矮」，功力之高，仅与自己在伯仲之间，二人联手之力，则又比自己高出很多，「寒溪二矮」合力与江青交手，犹且不敌，那么，他又如何能望有战胜的奇迹发生？

但是，红面韦陀战千羽之言，并无蛮横欺人之处，在江湖上，以一对一，了结仇怨之事，乃是最为公正不过的，只是，拼斗者双方的功力深浅，则在各人了，乌猿秀士目前的处境，等于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他一时怔在当地，答应也不是，推托亦不能，这名震江湖，声威久著的巨擘，一时竟窘迫得无以为对！

其实，这能说乌猿秀士胆小么？人，又有那个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纵使他对别人的生命视如草芥般不值一文，但对自己却是十分重视的啊！

乌猿秀士面孔神色连连变化，冷汗，又已在额角、鬓边，缓缓渗出。

大旋风白孤暗自好笑，故意背负双手，在地上来回踱著方步。

江青亦一言不发，仰首凝望长空。

而今天，正是一个碧空如洗，澄朗清爽的好天气。

空气是寂静的，但在寂静中，又带著那么一丝儿郁闷与烦躁……

终于，

乌猿秀士面色一寒，冷峭得有些恐怖的道：「也罢，本秀士为了已死的两位朋友，亦不能就此放手，现在，本秀士便向江朋友领教！」

他的话出口，不由使红面韦陀等人也感到一丝惊讶！

因为，这虽在各人意料之中，又何尝不是在意料之外呢！

江青神色一肃，沉声道：「好，稍停不论江某胜负，对朋友这份道义必将永怀于心！」

乌猿秀士没有回答，只冷漠而残酷的一笑。

这笑意中，包含了深刻的残酷，好似对别人，又好似对他自己，但是，现在谁也无暇去详细分析了。

大旋风白孤，这时暗暗吃惊，忖道：「这小子可真有骨气，明知不行，尚要一拼……」

这时，火云邪者江青已缓缓踏前两步，战千羽关注的向他瞥了一眼，已与各人徐徐退立一旁。

乌猿秀士木灵长长的吸了一口气，随著他吸入的这口长气，身形已似天际电闪般，猝然掠出，双掌亦在须臾之间，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劈向江青，两胁、头顶、胸腹……

来势之快，仅在瞬息的刹那之间。

江青冷笑一声，双手向下虚虚一按，身形飘然拔升空中，他已骈指如戟，点向敌人背脊的十二要穴！

指风锐利，透空而田，尚带著「嗤嗤」刺耳之声。

乌獠秀士这时已拼出一死，他闷声不响，身躯倏然前扑，人翻身，双腿疾施「勾连腿」，两掌亦在同时疾速拍出，每一掌劈出的劲风，雄浑无比。

江青奇妙的在空中做了一圈优美而迅捷的环折，右掌带出圈圈圆弧，左掌劈出一溜星芒，如雷巧电闪般，向敌人交织罩下。

乌獠秀士硬将真气下压，挫身、倒旋、反击，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在顷刻间双掌各自伸缩十次，二十股凌厉的掌风，自五个不同的方位，若一片无形而强韧的罗网般，反卷而上。

江青知道，这是敌人名斐江湖的「五绝手」了！

于是，仿若水底一连串升起的泡沫，轻灵的，无声的，而又快速绝伦的，江青已冉冉向空中升起一丈，他那凌空的身体，又倏如一颗殒落的流星，闪耀著金黄色的光华，在仅及人们呼吸的十分之一时间里，已扑到乌獠秀士木灵头顶。

同时如山岳倾倒般的漫天掌影，挟著雷霆万钧之势，从四面八方朝著乌獠秀士压到。

声势是惊人的，那绵密而连衡的掌势，是如此浑厚，如此威猛，令人与起了泰山坍倒时那惊骇的感觉。

乌獠秀士顿觉身侧四周，一片掌山，弥弥漫漫，几乎连日正中天的秋阳光辉，也被这片无尽无绝的掌影所掩蔽。

他面孔倏然涨红，呼吸窒息，在这刹那之间，一直紧紧搂住他肩头不动的那只异兽乌獠，却突然「吱」的一声尖厉啼叫，有如一口黑烟般疾射而起，同江青扑去！

但是，这畜牲却遇忘了一件事。

在这浩浩无际，劲力充斥在任何一寸空间的绵绵罡气下，连它主人亦觉抵受不住，任这乌獠再是凶恶灵活，如何尚能与它硬碰？

于是。只见一团乌光才飞起，又彷彿被一柄铁锤在上面重重的敲击了一下，带著一种与它飞升时同样快捷的速度，蓦然又自空中一头栽落！

甚至，连一声嚎叫都未发出！

乌獠秀士幸因这头异兽的倏然飞出拒敌，而使得江青掌势稍微一缓，他乘著这间不容发的空隙，奋身跃出劲气之外。

他却不知道，这正是邪神昔日传给江青，那深博狠绝约五散手之一：「苦海无边」！

而那跟随乌獠秀士多年，为他却敌效命的那只异兽——乌獠，却已代替了它主人的一劫，脑碎血溅的跌伏地下！

乌獠身上那片油光水滑的毛皮，已失去了光泽，白色的脑浆，与红色的血丝，纹合成模糊的一团，看来是那么刺厉与惨目。

乌獠秀士望著这已与自已相依了二十年的良伴，望著这对自已食宿不离唯命是从的异兽，心如刀绞，痛泪盈眶。

他早已不将这只异兽看做是一只畜牲，他曾默默的向它倾诉过自己心中的苦闷，他曾在烦躁时，以这畜牲出气，他更曾在欢愉时、在惊险中与它共享苦乐，但是，这只异兽却对它主人尽了最后的效劳，以死来解救它主人可能是致命的一击！

乌猿秀士蓦觉头脑一阵晕眩，他好似感到四周的一切，已在瞬息间变得空虚与毫无意义。

于是

他缓缓抬起头来，又看到了已默然站立于他身前的江青。

江青面孔上，也流露出一股惋惜的神色，向地下的乌猿尸体注视著。

但是，这片惋惜的神色，却似一条火线，引燃了乌猿秀士胸中愤怒的火焰，他凄厉的踏前一步，半神经质般狂笑道：「江青，好！休太好了，这头畜牲，自那儿来，也回到那儿去。但是，也请你一并送我回去吧！」

江青望著乌猿秀士那扭曲约面容，满布红丝的双眼，再加上他凄怖的狂笑，这……

……这不是极像一头濒临死亡的猛兽，在做著最后噬敌前的形相么？

他微微惊悚了，感到体内有著一股寒气升起，于是他不自己的向后退了一步。

红面韦陀战千羽亦已惊觉到情势的严重，他缓缓移近两步，暗中提聚真力于双掌。

大旋风白孤向惶然上前的云山孤雁，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式，心中却嘀咕道：「真他娘的邪门，又不是死了他爹爹，却做出这个狗熊样子干啥？生似能吓倒入似的。」

忽地

乌猿秀士狂吼一声，抖手便劈出五掌，这五掌劲力骇人已极，更自五个不同的方位暴袭而上！

江青一个大撒身，已出人意料之外的倒旋出五尺，行动之快，无与伦比！

他身形转出，已急急大叫道：「姓木的，你去吧，不要逼我出手！」

乌猿秀士厉叱一声，幌闪中，又已奔涛骇浪般拍出十七掌，踢出九腿！

他此刻身手之凌厉快速，竟是出人想像，好似在蓦然间，已增加了三成功力！

江青眼见适才乌猿秀士那惨厉伤神之状，已不忍再下辣手，故而，他此刻衷心的希望对方能知机而退是以乌猿秀士一轮猛攻狠打，江青却不还一招，熟练而流畅的施展著邪神昔年震慑。武林的「如意三幻」，在间不容发的细微空间，令人目眩神迷的急速穿走幌掠！

他身形电掣般闪动中，急切的大呼道：「木灵，你不要逼我，我不要杀你。你去吧，三年后再来寻我，喂，你疯了？你不要逼我出手啊！」

但是，任江青如何急呼大叫，乌猿秀士木灵却生似变做又聋又哑一般，充耳不闻的掌劈腿扫，攻势狠毒无比，尽向江青全身致命之处猛击。

一旁的大旋风白孤，见状之下，勃然大怒，他大吼道：「四弟，活劈了这怪物。妈的，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算什么玩意？」

蛟索飞锤亦握紧拳头，大叫道：「江老弟，你不杀他，他便杀你啊！想想这小子昨夜一连干了老哥哥的七个孩儿，想想他昔日一共染了多少血腥，这种残暴乖戾之徒，留著只是遗害世人……」

江青心中急速的思忖，一时之间，却仍然拿不定主意，他实在不愿自己再多造杀孽。

此刻，他仅是稍稍出手招架，并未还攻。

乌猿秀士攻势却越来越快，掌力波荡，如山崩潮涌，他已发挥出全身

功力，将「五绝手」施至极限！

他此刻脑中一片混沌，一片空白，所有的，仅是极为简单而强烈的一个意志：「杀死江青」！

于是，他出手已更形凌厉，双目怒突欲出，面孔扭曲得受了形，而那怒突的目光中，没有一丝「人」的味道，充满了疯狂与残酷，闪射著凶残与暴戾，像是一头欲将目的物活活撕裂的受伤猛兽！

在瞬息之间，二人已交手了三十多招，而乌猿秀士那疯狂的攻击并没有一丝缓息的意思。

他功力原本甚为卓越，在这种狂暴的倾力拼斗下，威力更是令人震慑。

而一个习武之人，无论你功力如何深厚，若只是躲闪而不加以还击，这却是一种十分吃力的事；一个稚龄童子，若狂乱的击打一个昂藏七尺的大汉，那么，任这大汉如何倾力闪避，便是不被击中，亦定然十分劳累。这时，更何况与江青对敌著，是一个武林中凶名久著的煞星呢？

此刻，江青虽然提住一口流循不停的真气，急速如电的往来穿走，但是，他已逐渐感到吃力起来。

忽然，红面韦陀战千羽踏前一步，沉声道：「四弟，你下手吧，否则，此人如此狠毒，决不会容你生出掌下！」

江青心头通过一道寒流，他机伶伶的一颤，脑中已忽然想起长离一泉日前对他说过的话：「大丈夫，行事不可存有妇人之仁！」

江青身形倏然像风车般一转，断喝道：「木灵，江某最后一次忠告，希望你知难而退，不要再迫我出手！」

但是，回答他的，却是乌猿秀士疯狂的大笑，与凌厉的掌山腿影。

江青钢牙一咬，暴叱一声，身形蓦然奇异的幻闪进步，左掌幌动如扇，映出一片莹莹白光，右掌竖立如刀，宛如一片电光，劈向乌猿秀士颈项！

这正是邪神早年称绝江湖约五大散手之一「掌不刃血」！

乌猿秀土木灵狂笑一声，不退反进，如狂风暴雨般，同江青攻出十二掌十二腿！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邪神武功精妙之处，已有夺鬼神之功，他由手之下，威力虽强，却又那里会是对手呢？

于是，在一声闷噪中，随即响起一阵骨骸折裂的暴响，乌猿秀士双手双腿，已在与江青贯足真力的「掌不刃血」这倾绝天下的奇招相触中，全然断碎无遗！

江青招式一出，天崩地裂般厉叱一声，八掌分成两部方位，上下齐出，但是，由他以臂的波颤及闪动之势，却几乎已将敌人的全身要穴完全笼罩！

此为那五大散手中第二招：「阴冥阳关」！

在他招式始出的刹那间，四周的空气已彷彿突然凝结，一阵似喷泉般的血暴扬空中，乌猿秀士那细长的身躯，已如一堆软泥般跌出两丈之外！

那细长的身躯，在地上微一蠕颤，已寂然不动。

鲜血，正自他的四肢七窍中汨汨流出，溢在四周，而泥土却似一个食奶的婴儿嘴唇，在贪婪的吸吮著这些鲜血。

乌猿秀士——这武林中令人闻名色变的煞星，已这么无声无息，默默的死去，甚至，连死后一声最低沉的呼号也没有发出！

江青怔怔的站立不动，微微仰首向天，嘴角在微微抽搐。

四周的空气，是一片沉默，带著些儿凄凉的沉默。

第四十四章 令飞鹰现

半晌

红面韦陀战千羽缓步上前，握住江青双手，和声道：「四弟，不用难过，这些人虽然死得凄惨，却不是你的过错，他们实在逼人太甚，而且，这乌獠秀士，寒溪二矮，又那一个不是凶名久著，杀人累累的魔王？说得切实些，这也是他们应该落得的报应！」

江青望著这位年已七旬的拜兄，真挚的一笑，轻声道：「大哥，多谢你帮助愚弟减轻心灵上的负荷。唉！愚弟实在不该由手如此狠绝！」

战千羽深沉的一笑，拍了拍江青，表示自己安慰他的回答。

这时，蛟索飞锤那破锣似的噪音已响起道：「好了，老弟台，闯江湖都像你这般宅心仁厚，那就天下太平了。来吧，咱们还得想个办法，将这三位大爷下土为吉！」

大旋风白孤哈哈一笑，大步上前道：「大哥，你陪四弟进去休憩一阵，容兄弟等清理一下现场，以免房主人见了惊心胆破！」

缸面韦陀战千羽微笑颌首，招呼云山孤雁夏蕙、天星麻姑钱素二人，与江青相偕进屋。

江青进入室内，显得有些疲惫的坐在椅上，微微闭目养神。

云山孤雁夏蕙悄生生的行至江青身旁，拿著一方淡紫色的丝绢，体贴而温柔的为心上人轻拭著脸上汗水。

江青将眼帘睁开一线，望著夏蕙轻轻一笑，已将佳人的一只柔黄，握在掌中。

夏蕙面庞起了一丝红晕，她低柔的追：「青哥，你累了吧？适才真吓死我了，青哥，你也别太责备自己了，这并不是你的错。」

江青深情的笑道：「蕙，即使我真错了，你也不会说我错的……」

夏蕙用小手捂住江青嘴巴，不依道：「你啊！真是厚脸皮，人家不过说你两句，又得意起来了。」

这时

红面韦陀故意走出屋外，目光注视著正在寻地掩埋死者的大旋风白孤等人，钱素也极其知趣的道：「啊！对了，我还忘记进内室去看看，岳瓢把子手下受伤之人，伤得是否严重！」

说著，她已急步往内室付去。

江青望著天星麻姑的背影，微微笑道：「蕙，钱姑娘可真是识人心意，不做夹心萝卜！」

更蕙轻啐一口，道：「别不正经，现在可不……」

江青一笑道：「那么，以后日子可长著罗！」

夏蕙嗯了一声，羞得将雪白的粉颈，深深埋入江青怀中……

秋阳，已向西偏落了。

这是一条宽阔而平坦的官道。

一辆带篷骡车，与七匹健马，正蹄声得得的行驶著，他们好像并不急

促，所以，行走得十分缓慢。

这些人，正是江青与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人，篷车之内，则载著受伤的蓝翼铁骑会鹰羽队头领白面无常庄同，及两名弟子。

他们在官道上徐徐而行，笑语之声，随时可闻。

此刻，大旋风白孤，在马上转动了一下身躯，使他的臀部舒适一些，然后，他呵呵笑道：「这多天来，尽是血雨腥风，精神上总是十分紧张，现在才算轻松了一点。」

红面韦陀战千羽极目远眺，说道：「不过，目前虽然可以放纵一些，但日后却恐怕更有惊险场面哩！」

江青正与夏蕙并肩而行，他微微一笑道：「大哥，我们最好能寻个所在，使身心松懈一下，顺便方可领略平淡中的乐趣！」

战千羽尚未及回答，大旋风白孤已笑道：「这还不容易，江南山水，素为诗人墨客所称道，大哥家宅，正座落于杭州西湖之滨，我们大可以去叨扰几天。啧啧！我们那位老嫂子更精烹调之术，做出来的菜肴，足以令人垂涎三尺哩。」

战千羽笑骂道：「二弟，你外号不该叫大旋风，应该叫做大馋虫才对！」

众人闻言之下，俱不由失笑，蛟索飞锤岳扬却自篷车后赶上，他问道：「什么事如此好笑？那个又叫大馋虫？」

红面韦陀笑指著白孤，又将适才之言重复了一遍。

蛟索飞锤岳扬不由急急道：「这如何使得？各位再怎么也得先到兄弟那座破寨子去盘桓两天，好的招待没有，大块肉大碗酒走然缺少不了，咱们也正可以热络，热络……」

江青一笑道：「岳老哥无庸客气，老哥为在下之事，已奔劳了不少时日，在下正觉于心难安，岂好再去打扰？」

岳 双手乱摇，道：「这是什么话？咱们自家兄弟，如此一说可就见外了，为了朋友，上刀山，下油锅，我姓岳的都不会皱眉头，更何况这些小事？」

大旋风白孤接口道：「话是不错，但是贵会大举出动之下，又经过昨夜一阵折腾，正须安顿一番，况且，说老实话，老夫等实在看多了高山流水，欲至杭州享受一番名城情调哩。」

蛟索飞锤急得脸红脖子粗，正待再说，红面韦陀战千羽已笑道：「岳兄不用如此，吾等早晚定至贵会拜访，只是目前老夫已离家逾月，老妻幼孙，皆令老夫十分悬挂，故而此时必须返里一探；再者，三弟与四弟为老夫新近结义之金兰之交，亦须随老夫回去，与他们老嫂子一见，日后有暇，老夫等必至洪江拜访。」

蛟索飞锤又争论了一会，经江青等人费尽唇舌，同他委婉解释后，这位豪迈豁达的草莽壮士，始才十分勉强的答允下来。

行行重行行……

当夕阳挂在西方的地平线上面不远的时候，在通往「高凉城」的这条官道上，正有一条叉路往南蜿蜒。

而这条叉路所通的方向，正是那风光秀丽的浙境，天堂馀杭的起点。

红面韦陀战千羽十分放心，他知道，便是由蛟索飞锤单骑与那三名伤者回去，也不会出什么意外。

因为烟霞山庄这时恐怕已是满目疮痍！自顾尚且无暇，而乌猿秀士等人又已死伤殆尽，更已无可顾虑，蛟索飞锤在这条道路上，亦十分兜得转，

他独自回去，不会有何麻烦，此外只是寂寞一点而已。

但是，正当各人在这条即将分途而行的叉路口上停止时，江青已向身侧的天星麻姑低说数语。

钱素好像有些不愿，但又经江青轻轻说了几句，她才满脸无可奈何的答允下来。

这时，蛟索飞锤已吩咐车夫将骡车驶往去高凉的官道上，然后他向江青等人抱拳道：「各位，兄弟这就与各位暂别了，但愿各位在安享金粉荣华之余，莫忘抽暇莅临兄弟破寨一聚！」

江青朗声笑道：「岳老哥，在下必然觅暇往访，不过，岳老哥此番回舵，一路上亦须有个帮手，协同照拂伤者，在下已请钱姑娘随行，待到达湘境后，她再返回余杭。」

蛟索飞锤闻言之下，不觉头都大了，他对天星麻姑那张利嘴，委实有些招架不住，但是，他一路上，亦确实感觉须有个人协同照料伤者，否则亦是件十分麻烦吃力的事。

岳扬怔呵呵的一笑，呐呐说道：「感激之至，只是有劳钱姑娘了。」

江青摇手道：「岳老哥，江青未与老哥同返，已深觉于心不安，若你再如此说，更令江青汗颜无已。」

天星麻姑已与夏蕙殷殷别过，她又同江青等人招呼一声，已叫道：「岳瓢把子，咱们可以启行了吧？小婢特奉公子令谕，由岳瓢把子调度一切！」

岳扬讪讪一笑，连道不敢，心中却忖道：「唉！我调度一切？只要这位麻姑娘不刮了我的反，我已是谢天谢地了！」

这时，岳扬掉过马头，同江青等人再度抱拳为礼，一声尊重，各人已在灰沙飞扬中，绝尘而去。

马背上，江青尚时时转首回顾，等到暮色吞噬了岳扬等人的身形，他才微微叹息一声。

大旋风白孤奇异的问道：「四弟，又有什么事令你感触了？」

江青苦笑道：「江湖之上，人人勾心斗角，互施阴谋，似岳老哥这般守信重义之人，实是鲜见，故而愚弟先得有些感触……」

白孤轻握绳，颌首道：「不错。岳扬为人虽然鲁直，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爽朗汉子！」

这时跟在二人身后的祝颐，却一笑道：「只是有了天星麻姑钱姑奶奶跟在一起，只怕也有得岳老哥消受的了！」

众人不由莞尔，红面韦陀战千羽沉声道：「现下时已不早，要赶至大城的城镇安息，今夜只怕不可能，咱们可先至离因城湖不远的「千家集」去休憩一宵！」

说罢，各人已加鞭催马，尽快往「千家集」的方向赶去。

蹄声急骤中，约莫驰了半个时辰，远处一片明灭闪烁的灯火，已遥遥在望。

这时，五骑顺著一条坦荡的官道急奔，右面是一片波纹鳞鳞的湖水，左面则是迷蒙起伏的丘陵，衬著秋风暮霭，景色在幽寂中，又有些凄凉。

红面韦陀战千羽指著不远处，被一座土丘遮挡的弯路，同各人道：「转过那条弯路，再行三里远近，便可到达千家集了！」

大旋风白孤呵呵笑道：「这千家集不过是个较大的村落，但是远远著去，却像是一座不小的城镇哩。」

各人快马行驰，片刻之间，已来至那条弯路之前。

江青抬头一望天色，已回首向身旁的云山孤雁道：「蕙，你一个人，没有钱姑娘相伴，可觉得寂寞么？」

夏蕙嫣然一笑，微微摇头。

正在这时

夜色中蓦然响起一片清脆的铃声，这片铃声以极快的来势，自空中摇曳而至。

几乎在眨眼之间，一件黑忽忽的东西，已「嗤」然落人江青等六骑之前！

领先的红面韦陀战千羽急忙一带缰辔，坐骑「希聿聿」的人立而起。

就在战千羽坐骑立起的同一时间，一条灰色人影微微一闪，已掠前将那地下黑忽忽的物件拔出。

红面韦陀亦飘身下马，急问。

「二弟，那是什么东西？」

原来，这掠前之人，正是大旋风白孤。

他手中 著一只长约二尺，前阔后锐，形似令牌般的黑色物件，正在反复察视，令牌后的一枚银色小铃，则随著他的动作，时时叮当轻响。

坐在马背上的江青，正待开口发问，展视手中物件的大旋风白孤，已骤然神色微变，口中方惊呼一声。

战千羽沉声道：「二弟，你可已看出端倪？」

大旋风白孤面如生铁，怨声道：「大哥，在武林中施放这「黑铁令」的，除了怒鹰于朴，还有谁人？」

「怒鹰于朴」四牢一出，不由使战千羽等人心头微震。

白孤展目四顾，但沉沉的夜色中，除了一片黑暗，却什么也瞧不见。

江青缓缓下马，悠然道：「怒鹰于朴，早已遭其盟弟参与三绝掌后人一伙，与愚弟为难，他现下向吾等挑衅，亦非奇事，不过，他盟弟彩鹰齐百禄那两手庄稼把式，倒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

大旋风白孤怨声道：「六十年前有双飞三绝掌，六十年后，有寒戟双鹰三连剑，老夫倒要看看，这双鹰之一的于朴，如此拦道寻事，是凭什么能如此张狂！」

白孤话声始住，弯路之上，已忽然传来一阵破锣般沙哑的语声：「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随著这号丧沙哑的叫声，一个身材矮胖，满头乱发的矮胖汉子，已踉跄向各人站立之处行来。

白孤不由勃然大怒，吼道：「放你妈的屁，老子看你是活腻了！」

红面韦陀战千羽觉得事有蹊跷，他向白孤一使眼色，沉声道：「尊驾拦路于此，可有什么指教么？」

那满身油垢，发乱如鸡窝般的胖矮汉子睁著一双惺忪的醉眼，似笑非笑的道：「啊哈，老秃子！你这样说话，才有那么点人味，不似你这个生像乾枯的朋友声若狼嚎，满口放屁，放的叉全是狗臭屁……」

这矮胖污秽的怪人，一说出这几句话，不由将白孤气得满眼金星，全身直抖。

红面韦陀战千羽亦哭笑不得，一时怔在当地。

江青微微一笑，身形闪电般掠向前来，右手有意无 浦扣向这矮胖汉

子左臂「少阴经脉」，口中边道「这位兄台，可是有趣得紧，江某甚思亲近一番！」

那矮胖汉子双目急睁又闭，左臂亦好似无意间抬手掠发，肘都去撞向江青右腕「脉门穴」！

江青冷笑一声，右掌微一闪缩，已疾若电光石火般点向这怪汉的「极泉」「青」「小海」「灵道」「通里」「阴郁」六穴！

出手之快，真是无可比拟！

那怪汉呵呵一笑，已被逼退三步，他那双似睁犹闭的眼睛，在倏然怒开中，又微微垂下。

大旋风白孤气极的踏前一步，厉声道：「你他妈的休要装聋做哑，招子放亮点，你这一套，老子在二十年前已耍过了！」

那怪汉身躯摇曳了一下，酒气薰人的打著嗝道：「我这一套？喂！那一套？放狗屁的朋友，你可不能红口白牙，冤枉好人，我说呀，喂，你这一套才真叫绝……」

白孤气得不由几乎吐血，他哇哇大叫一声，已待出手。

战千羽急拦到白孤身前，冷然道：「朋友，大家都是在江湖上闯的，用不来这一套王二麻子，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干什么的，彼此都是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有话不妨明说，有冤大可明诉，如此纠缠穷磨，可算不得好朋友！」

战千羽适才已看到江青出手向这怪汉试探，而这怪人迅疾超绝的应理手法，更已落在他的眼中，这位中原大侠，在心中惊异之下，才将这篇老江湖的「门槛」抖了出来。

那怪汉痴痴一笑，口齿不清的道：「嘻……喂，老秃头，你真会说话，王二麻子是谁？呵呵……喂，可是小秃头么？其实，有了适才那动手动脚的小白脸，要那小秃头作啥？前几天老鹰告诉我，说有个秃顶烧了他们的老窑，还说那秃顶也喜欢灌两杯马尿，一张脸红得赛过……喂！赛过大柿子，我听了不服气，便在这裏等那红脸秃顶……」

红面韦陀不等这怪汉将话说完，已将面色一沉，厉声道：「阁下可是武林中声威赫赫的双鹰之一，怒鹰于朴么？」

怪汉双手乱摇，大声道：「喂，喂！老秃头，你莫认错了人，我只知道喝酒，不知道什么双鹰，单鹰，喜鹰，怒鹰……」

战千羽怒道：「凭怒鹰于朴在武林中的身份，却如此放浪形骸，未免令天下人士摇头！」

一个冷厉的口音，茫然接在战千羽语尾，响自各人背后道：「凭红面韦陀战千羽在武林中的声望，却连老夫于某也不认识，亦未免令老夫大失所望！」

战千羽闻声之下，全身一震，霍然转身望去！

在两女之外，已涂漠的站立著一个身材修伟，面如重枣的长髯老者。

那怪汉见这长髯老人，不由呵呵笑道：「老鹰，你再不来，这个老秃头大概要将我囫囵吞了，事后必罚你做东，『花雕』三坛！」默立一旁的江青，这时尔雅之极的一笑道：「这位兄台想得倒是挺美，不过，只怕阁下未见得有再喝那花雕的福份了！」

怪汉双目倏张，须眉俱竖，顿时醉态全消，随即又狂笑一声道：「好极！小娃娃，老夫若今生吃不到，来世再拼他两杯也一样，不过，这也得看你手

把子够便不够硬！」

那长髯老者面如严霜，毫无一丝表情，他冷峻的道：「老夫于朴，这位是老夫生平挚友，醉疯仙牛大可，想各位亦定然有个耳闻！」

怒鹰于朴话声甫已，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人皆不由心中一震！

原来，这醉疯仙牛大可，乃是甘陕一带，有名的狂人，生平行事，不拘小节，性格狂放无比，平日纵酒高歌，为所欲为，状似疯癫，武功却深奥无比。

他十年前忽然 迹江湖，传说他已被仇家暗算，又有人说他已得瘫痪之症，谁知道牛大可却于此时此地，竟偕武林双鹰之一，怒鹰于朴在此出现。

这时，怒鹰于朴移眸向江青一瞥，冷冷说道：「阁下可是近日扬名武林的火云邪者江青？」

江青傲然一笑道：「不敢，区区正是。」

于朴自鼻孔内重重的哼了一声，冷峭的道：「阁下勾结东海长离岛，以卑陋手段暗袭烟霞山庄，这算是武林中称名道姓的人物么？」

江青双目怒睁，精芒暴射中，他大声说道：「于朴，如果尊驾有意与江某为难，尽管划下道来，何苦如此转弯抹角？江某与烟霞山庄之事，与尊驾有何关系？何庸尊驾代其出头！」

大旋风白孤亦接腔道：「对，烟霞山庄那些杂碎，并未死绝逃光，何须阁下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怒鹰于朴目光凶厉的瞪了白孤一眼，肃煞的道：「白孤，在黔滇一带，你或可称强道狠，但在老夫面前，你却算不上一号人物，你现在所应该做的，只是缩著你的颈子，给老夫乖乖站到一边！」

醉疯仙牛大可亦呵呵笑道：「对，你现在应该做的只是缩著你的脖子，乖乖站到一边。哈哈，放狗屁的朋友，这次可挨上针札了！」

大旋风白孤怒火骤升，他狂吼道：「于朴，你什么东西？也配对老夫呼来喝去，武林双鹰唬得住别人，可唬不倒大旋风白某！」

怒鹰于朴神色森冷得有些令人不寒而栗，他阴恻恻的一笑道：「好极，老夫正想教训教训你这狂夫，现在且与江青之事并做一道，也叫你们知道天下之大，尽有能人！」

江青这时，不由对怒鹰于朴发生极大恶感，对方早已与武林三绝掌后人沆瀣一气，俱有默契，而更与烟霞山庄全立等暗通声息，狼狈为奸，做那独霸武林的美梦，此刻于朴所以无端挑衅，强自出头，是想为他们集团之中，争回面皮，出一出气罢了。

于朴此刻已稍挽双袖，缓缓向大旋风白孤移近。

红面韦陀战千羽向云山孤雁夏蕙，与祝颐二人略使眼色，有意无意的返到醉疯仙牛大可身侧。

他内心之意，实是恐那牛大可猝然出手，而加以防范罢了。

醉疯仙牛大可一搔那油垢满积的短颈，醉眼斜睨道：「秃老哥，你要找我姓牛的试试手么？呵呵，怕我姓牛的这两根老骨头，经不住你抖露哩……」

而此刻

大旋风白孤已在全神戒备，暗运玄功，以期与怒鹰于朴做那可能是极为凌厉的一拼。

忽然，正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一侧的江青，已厉声一笑道：「于朴，

阁下有狠请冲著江某来，正主儿不找，却向江某拜兄咧牙瞪眼，可算不得英雄。」

怒鹰于朴冷硬的一笑，已徐徐转身，面向江青。

第四十五章 奇掌扬威

江青面色沉凝，丝毫不惧的注视著对方，嘴角却轻含著一股不屑的冷笑。

怒鹰于朴厉然的道：「江青，老夫『黑铁令』出，向例见血始回，你既然有言在先，那么，老夫便第一个将你鲜血染于『黑铁令』上！」

江青不动，仅冷淡的哼了一声。

怒鹰于朴双目骤睁，而在他瞳孔中精芒闪射的刹那间，一片罡烈无俦的掌风狂飙，如平地泉涌，茫然向江青暴卷而到！

江青绝不闪退，左掌倏而闪幌如扇，右掌已似一片峭薄锐利的宝刀，在一阵尖锐的破空声中，疾然劈向敌人颈项！

他已在上手之间，施出那五大散手之一：「掌不双血」！

怒鹰于朴但觉自己施出的掌力，竟在对方左掌挥幌入扇的手法中，宛如泥牛过海，全然化解于无形，而在他意识到不妙之际，一片如削劲风，已袭至他颈旁不及三寸！

怒鹰于朴不由大吃一惊，双足猛然倒撑，双掌闪电般自下向上反兜，急拒来掌！

一连串「劈啪」暴响中，江青不由微退一步。

怒鹰于朴直踉出五尺之外，始行拿桩站稳。

经此硬拼两掌，他一双手掌已微微肿胀，腕骨更是有如击在一块生铁之上，彷彿裂散般痛楚。

邪神昔年倾绝天下的绝技，其威力到底是不容轻视的啊！

怒鹰于朴钢牙紧挫，狂吼一声，身形有如鬼魅般飘然闪掠，掌势在闪掠中上下翻飞，有如一波波永不停息的浪潮，绵密而浩荡的罩向江青前后左右。

于朴在狂怒之下，已将他震慑武林垂二十年的「滚云十六式」挟在一口至精至纯的先天真气中展出。

江青倏而长啸一声，身形亦在瞬息之间，奇幻莫测的游走起来，有如一缕虚无的轻烟，显得那么飘逸，那么轻灵。

二人在有如电光石火般的接触中，身形倏进忽退，往来纵横，有若长空中两条交织穿走的飞龙，将二人交手之间，所占约三丈旷地，缩小得好似只有咫尺大小。

站在一旁观战的醉疯仙牛大可，伸手向怀内乱掏一阵，终于在那千钉百补的破衣中，摸出一个泛著紫光华的小葫芦。

他拨开葫芦嘴塞，一股醇烈芬芳的酒香，已飘然散闻全场。

醉疯仙牛大可嘴对著葫芦，咕噜噜的喝了两口，又馀味无穷的吹了下嘴，将葫芦一举道：「老秃头，咱们在没有动手之前总算朋友，来，来，来，

你也喝上一口，这种陈年老酒，我可是不轻易请人喝的哩！」

红面韦陀睹状之下，不由啼笑皆非，他尴尬的道：「阁下最好少来这一套，以免稍停交手之际，彼此为难！」

醉疯仙呵呵笑道：「为什么难？你打我一掌，我不会只还你一指，喝酒是喝酒，打架是打架，咱们一马归一马……现在，一面看看眼前这场精彩打斗，一面喝著老酒，这情调不是别有风味么？」

红面韦陀听了醉疯仙的话，直是怀疑对方是否真个神经失常？他窘迫之下，只得稍稍挪开一步，但是目光依旧毫不放松这位狂人的动静。

江青与怒鹰于朴之战，已在顷刻之间，互拆了七十多招。

武林双鹰，素来盛名赫赫，而双鹰中的怒鹰于朴，武功机智更是卓绝无比，亦可算是独霸一方的雄才他早在烟霞山庄受挫后，已得到讯息。于朴十分清楚，他知道自己武功虽高，亦强不过飞索专诸全止，烟霞山庄好手如此众多，犹被江青及长离岛诸人攻破，他们之间虽有默契，但在人手尚未齐集之前，于朴亦不愿先搏江青及长离岛诸人的虎须。

但是，于朴生性刚强暴烈，他左思右想之下，却实在为烟霞山庄抱屈，怎么也忍不下这口气，是而，他一面急速遣人向盟友飞报，自己却偕挚友醉疯仙牛大可二人，一路暗暗跟缀江青等人自然，他这种行动，是在长离一泉等与江青分别之后。

而此刻，他一与江青换手，于朴内心深处，已有些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孟浪。

因为，他实在是低估了火云邪者江青的功力，这时他才知道，凭江青的武功，是并不需要倚恃长离岛的。

怒鹰于朴身为武林中顶尖人物，他虽然知道自己今夜的行动，已等于「撞正丧钟」，但是，他却势成骑虎，欲罢不能了。

于朴已将他身躯上每一块可以发挥威力的肌肉，每一条操纵行动的脉络，完全加以最大的利用，他寻找著敌人任何一丝几乎是有的空隙，做著狂厉而猛烈的攻击，他那名扬武林的绝技「凌云十六式」，已施展到淋漓尽致，纤毫难加的境界了。

江青沉凝而镇定的应付著这武林中一代高手的政击，身形如电，翩回闪掠，他繁复而微妙的施出长离岛绝学「七旋斩」，加杂著怒江派的「凌波掌法」，间或疾若迅雷，连环使出邪神所传的精博技艺。

二人交手之间，全是稍沾即走，掌腿如飞，往往在一个微不足道的空间，变化莫测的同时攻出数十个不同的招式，而那些招式，又是如此奇妙而险异，令人魂惊魄寒，目眩神迷。

眨眼的功夫，二人又已翩若惊鸿般，互攻互拒了百馀招。

手中握著亮银长鞭的祝颐，已不止一次的看到自己这位英挺而洒脱的拜弟，现露出那一身超凡入圣，几乎已不是人类秉赋所能达到的奇技，而且，祝颐深深的感到，自己拜弟在每一次与这些武林中成名好手的激战中，功力与手法皆在渐次增长，越来越高。

他手中已微微泌出了一丝冷汗，但是并不是忧虑或惊惧，而是过于兴奋，还带著那么一丝儿钦慕。

大旋风白孤凝目望著眼前的激战，回头向正秀胖圆睁的云山孤雁夏蕙一笑，道：「夏姑娘，你不用担心，于朴这老小子，今夜必定讨不了好。呵呵，四弟的功夫，是越来越俊了！」

夏蕙浅浅的一笑，尚未及出声。

已经灌足老酒的醉疯仙牛大可，已哑著嗓子道：「放狗屁的朋友，还没有上坑，怎么知道媳妇是好的？人的嘴么，可只有两片皮能翻过来，也能覆过去，说好说坏，全不能作准呢！」

云山孤雁粉面飞红，填目瞪了醉疯仙一眼。

大旋风白孤又起了一肚子火，他低声吼道：「姓牛的，别人怕你卖狂，老子可不含糊，不服气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嘴皮子上占便宜，可算不得他娘的英雄好漠！」

醉疯仙斜眼一睨白孤，皮动肉不动的笑道：「相好的，这可是你说的，也罢，我牛大可灌饱了黄汤，不挨一顿揍，骨头便发痒。来，我迎战了，这叫什么……啊，这叫什么舍命陪君子！」

大旋风白孤知道这醉疯仙人虽癫狂，武功却精妙无比，他不敢存有丝毫轻视，双掌平置胸前「问心式」全神戒备。

醉疯仙痴痴一笑，说道：「呵呵，好朋友，你这个架势叫什么饿狗欲抢食，对吧？」

大旋风白孤踏前一步，强自按捺心中怒气，沉声道：「姓牛的，你出手吧！」

醉疯仙牛大可伸手一搔脖子，口齿不清的道：「大旋风，你爹给你槌背来了。」

说罢一个踉跄，左臂似蛇信般飘然伸缩，却反点向两步外的红面韦陀战千羽的太阴肺经之「中府」「云门」「天府」「夹白」四穴，右掌闪电般疾劈大旋风白孤喉下、双胁。

出手之快，宛如经天飞虹，一招两式，几乎在同一时刻施出！

红面韦陀战千羽料不到这狂人连招呼也不发一声，便猝然向自己出手。他猝不及防之下，人斜身，双掌连出六掌，始才险险躲过。

白孤亦在同一时间，暴吐一声，掌腿齐挥，「卷龙掌法」中之「黄沙浩瀚」「姻散雾融」两招，已急涌而出。

醉疯仙牛大可身躯如滚球般，滴溜溜转出五步，大笑道：「有趣之极，哈哈，二位老友，吾等再玩一阵！」

他脚步摇曳中，已似风摆荷叶般，左歪右倒的向战千羽及白孤二人，各自劈出十二掌。

醉疯仙身形摇摆间，看似杂乱无章，其实却精妙异常，他在每一次摇摆中，皆配合了出手的姿势及发力的脚度，严密不懈的连续攻击，无论劲道、手法、步眼，全是天衣无缝，均匀之极！

红面韦陀战千羽怒喝一声，掌势有如天绅倒悬，滔滔而下，劲力密合如潮，骤然反卷而上。

招式连绵施展中，他大叫道：「二弟退后，容为兄一会这甘陕狂人！」

大旋风白孤悻然跃退，口中嘀咕道：「妈的，这姓牛的好大狗胆，才有多大份量，竟敢如此张狂，同时向二哥及我二人动手。哼！若不是大哥吩咐，我倒要看看，这位醉疯仙到底能疯醉到什么程度！」

此刻，红面韦陀战千羽奋力与身手奇诡无比的醉疯仙战在一处，二人在甫始接触中，已对过了二十馀招！

战千羽功力浑厚，他在这瞬息的交手中，已觉出醉疯仙牛大可一身功力，十分诡异辛辣，身法更是奇妙无比，能在一次摇摆中，把握住最有利的

攻防机会，以全身的力量，准聚成一个焦点，做最完美而凌厉的攻击。

战千羽身形疾速的往来翻飞，掌掌连衡，式式不断，以狂风暴雨雄厚的劲气，筑成一堵无形的劲墙，忽卷忽收，威势惊人的迎拒著对方攻来的怪异招式。

而这时，他已暗中觉出，这醉疯仙的功力之高，竟较之大旋风白孤犹胜一筹！

四条人影，仿佛是夜幕中飘浮的流云，又似错综复杂的蛛网，在快速的掠动穿走，又在奇异的交织上下。

与江青对手的怒鹰于朴，此刻已感到内力微乏，腋下鼻尖，已渗出微微汗渍。

但是，他在观察他的敌手后，却不由心中更焦虑起来。

原来，他见江青此刻精神奕奕，出手如电，他体内所蕴藏的劲力，好似那浩瀚无际的湖海，澎湃而无绝尽！

江青所使招式之精奥深博，力道之沉猛凌厉，已逐渐使怒鹰于朴渐渐感到不敌。

于朴只觉自己攻守之间，彷彿已完全受了控制，处于极端被动的情形之下！

在每一招，每一式的施展，怒鹰于朴皆已倾出全力，要想脱离江青那微妙身手的牵制，竭力抢占先机但是，显然他已在几经努力之后，全然失败了！

而此刻，二人这惊险的激斗，已接近二百招。

大旋风眼睛不停的移转，他对江青与战千羽和于朴、牛大可二人交手的情形，都是同样的注意。

云山孤雁夏蕙轻轻行向白孤身旁，悄声道：「白大侠你看青哥哥会取那于朴的性命吗？他现在好似已处于强弩之末了呢。」

白孤低声道：「这个很难说，交手之下，彼此都是以性命相搏，有时是无法为敌人多设想的，因为，你想手下留情，人家未必含存有相同之心。」

夏蕙嘴层微抿，天真的道：「于朴好似已势成骑虎了，白大侠，如青哥对他网开一面，他必乘机下台，这样也可以使青哥少结一个厉害仇家呢。」

大旋风白孤双肩微耸，苦笑道：「夏姑娘，于朴这小子，早与双飞三绝掌的后人连成一气，阴谋对付四弟，他迟早也会与我等为敌的，老实说，我倒希望四弟能痛下辣手，就在此地将这小子拾夺下来，也免得日后多一重麻烦。」

夏蕙啊了一声，微微点头，已闭嘴不再多说。

其实一个少女的心，总是纯洁仁厚的，她在未遭到悲惨及冷酷的打击之前，能与一个虎狼之心的人相比吗？

大旋风白孤此刻以目一瞪，蓦然高声叫道：「大哥、四弟，我们要速战速决了，不能和这两个老小子穷泡麻菇，干掉一个算一个！」

正与战千羽拼斗的醉疯仙牛大可，倏出七腿十九掌，将对方逼得微微一窒，身形一摆一旋，已大笑道「老朋友，你穷吼穷叫个什么劲？我姓牛的早已活的腻味了，可是这老秃头却又忍不下去，一直拖泥带水的……」

他痴笑著避过战千羽凌厉的九掌，又叫道：「对不对？阁下还舍不得我吧？」

红面韦陀不言不语，招式绵绵不绝，狠攻猛打，将心神全然置于这交

手之中。

江青这时亦冷喝一声，一轮疾攻，沉声道：「于朴，你双鹰威风一世，将命送在这里，未免有些不值，在下劝你还是就此回去招集人手，再来一拼，否则，只凭你们两人是不够的！」

怒鹰于朴喝叱一声，双手曲如鹰爪，倏然分扣江青双肩琵琶骨，同时运出八腿，开口大骂道：「放屁，对你江青，老夫一人足足有馀！」

江青长笑一声，小移步，双掌分自两个不同的部位，猛然上下齐出，一片罡热的劲风，已在双臂如波浪似的颤动中，罩向敌人全身要害。

这正是那招「阴冥阳关」！

那种昔年扬威武林，已不知有多少江湖高手，英雄好汉，折在这精绝而狠辣的五大散手中，江青此刻又自施出，威力之宏，较之往昔更甚！

怒鹰于朴本有些不支，他此刻骤觉一片如削的劲气，竟自身侧所有的空间向全身逼到，其严密的程度，好似已将四周的空气，在顷刻间凝成一个坚固的固体！

于朴不由心神大震，狂吼一声，双掌倏然各划一道弧线，又疾然猛推！

于是一股有如怒活巨浪的罡风，已似瀚海倒流，呼轰涌出。

这是于朴那滚云十六式威势最为强的一招：「云合风号」。

「轰」然一阵巨响中，江青那瘦小的身形已向后退两步。

但是，彷彿磁石相吸引，他始才退后的身形，已几乎在同一时刻，蓦然向前飞跃，双掌疾挥中，十溜莹白色的剑形劲气，已带著刺耳锐啸，飘然射出！

怒鹰于朴正踉跄退出五步，他面孔血红，喘息十分急促！

此时于朴已自感到胸口血气翻涌，当他正待强自提聚一口真气，压制所受内伤之际，已觉得空气中响起异声。

一股本能的反应，使于朴急急抬头望去！

一刹那，那十条剑形劲气，已呼啸著来至他的身前！

怒鹰于朴只觅这十股劲气来势之强，乃是他生平所仅遇，较之江青适才那记奇招，更为凌厉三分！

他微一惊怔之下，一个思想已如电光石火般在他脑中掠过。

「天佛掌」！

于朴大叫一声，身形猝然暴退。

江青断喝一声，双掌倏合急推，有若老僧合十翻掌。

这两手绝招，乃是「天佛掌」法中的第二招——「金顶佛灯」及第三招「佛间迦罗」；劲气弥漫，云卷风号，狂飙飞旋中，已似将天地并为一体，周遭昏黯，混沌四合。

天佛掌法中的两招合施，威力之大，实是惊天地拉鬼神！

顿时，场中人影电闪，怒喝连声。

两股雄浑的掌力，亦在刹那之间，向江青推出的浩浩劲气相拒。

于是，在一连串的震荡中，空气旋回成涡，翻搅汹涌……

于是，一切又平静了。

江青面色微见苍白，胸口轻轻起伏。

但是，他仍旧气度沉稳，星目中精芒闪射，卓立不动的凝望著前面，而在他身前——武林中鼎鼎大名的怒鹰于朴，身躯孱弱而颓唐的倚在醉疯仙牛大可肩头，长衫前襟一片斑斑血渍，长发无风而颤，面容在灰白中，又

带著铁青。

显然，他是受伤了。

矮胖而邋遢的醉疯仙牛大可，那件破旧而污秽的衣裳，自胸起齐肩止，整整裂开了一大片，油垢满积的肌肤上，亦变成青中带紫。

在江青适才将那五大散手之一的「阴冥阳关」施出时，又毫不停息的一气展出天佛掌法中的两大绝招，而这一气呵成的三招中，其任何一招，已足以击败武林中的一流高手，更何况是三招连绵而出呢！

怒鹰于朴武功虽然称强一时，在江青这威势无俦的二大绝招之下，却也抵受不住，若非正在与战千羽激斗中的醉疯仙见势不妙，及时挺身抢救，只怕他此刻便是不死，亦早已重伤倒地了。

这时怒鹰于朴努力吞咽下一口涌至喉头的鲜血，那修伟的身材，随著这个动作，又微微一颤。

醉疯仙牛大可双目依旧半睁似闭，他扯开那破锣似的嗓子，语声嘶哑的笑道：「乖乖隆的咚，这小白脸可真有两下子，我姓牛的走三江，荡五湖，见过不少人物，却还没有碰上这种厉害角色！」

江青等人估不到这醉疯仙牛大可狂放至此，在此等场合之下，犹能毫不在意，嘻笑自如。

红面韦陀战千羽向江青看了一眼，回首沉声道：「阁下素来行迹飘忽，游咸人间，与老朽等更是河井不犯，从无恩怨可言，此次事件，可谓阁下等先行启衅，须怪不得老朽四弟下手过辣！」

醉疯仙忽然咳了两声，双眼一翻道：「咦！这是什么话？我姓牛的既然找你们打架，便早已准备了挨打，打赢打输，又有什么大不了？莫非我姓牛的还会耍赖使刁不成？」

江青这时踏前一步，说道：「尊驾傲啸江湖，超然物外，原可不惹这些是是非非，在下等无意与尊驾结怨，今夜之举，错在何方，想尊驾定可了然于胸！」

醉疯仙牛大可微微一怔，忽然笑道：「好小子，想不到你武学渊博，嘴皮功夫却也不弱。呵呵，我姓牛的倒是十分钦服，不过，阁下也十分清楚，在江湖上闯荡，首要的便是一个「义」字，我姓牛的既然伸手管了这档事，那么，混水是一定要淌的，纵然武功不济，这把老骨头还可以顶一顶！」

江青神色微变，冷峭的道：「尊驾便不考虑后果吗？」

醉疯仙一望身侧神态萎顿的怒鹰于朴，吼声道：「呵呵，自古艰难唯一死，老朽自十年以前，在甘陕一带，被仇家暗算后，已可说是死里逃生，这条贱命不过是捡来的，留不留著都是一样，阁下如不嫌弃，奉送给阁下也是一样！」

「这么说尊驾已注定了不分皂白，蔑视是非，欲与在下等结怨架梁到底了？」江青已有些愤怒。

醉疯仙嘴唇噙动，尚未及说话，受伤极重的怒鹰于朴已惨厉的一笑道：「江青，老朽今日之辱，若有一息尚存，必不忘怀，你休想妄用谗言，离间老朽与牛兄的道义之交...」

江青冷哼一声，怒道：「于朴，你休要满口胡言，按你今日之举，江某已该毫不留情，毙你于掌下，念你一身所学，成名不易，江某不愿赶尽杀绝.....」

醉疯仙蓦然叫道：「罢了，你如心存不甘，先将我姓牛的宰了再说，不

用得了便宜卖乖，老夫等不吃这一套！」

这时大旋风白孤早已憋不住气，他大吼一声道：「牛大可，你真是嫌命长了？若非你目前已经受创在身，老夫便得看看你还有多少斤两！」

醉疯仙狂声笑道：「放狗屁的朋友，别这么张牙舞爪，鸡毛子喊叫的，受伤不受伤是我姓牛的事，阁下如不服气，大可放马过来，看我姓牛的是否含糊！」

大旋风白孤狂吼一声，身形如狂风般呼噜噜回转，回动中，已迅速无匹的向醉疯仙攻出九腿十四掌！

醉疯仙牛大可不退反进，身形微一摇摆，已雷霆万钧的向白孤反攻九招！

江青剑眉微皱，沉声道：「二哥，且请住手，听愚弟一言！」

白孤这时怒火填胸，右掌一招「风沙成卷」，左掌一招「雪岭现虹」，带起一片罡猛劲风，急攻对方。

醉疯仙面色有著一丝奇异的红晕，他大喝一声，双拳连连劈戮，已形若疯狂般向白孤冲到。

第四十六章 势难两立

大旋风白孤一见对方形似疯狂一般，悍不畏死的疾冲而到，心中亦不由一凛，身形猝然硬生生移出三涉，右臂倏展，奇诡莫测的拍向醉疯仙颈后。

就在他这一掌堪堪沾到敌人颈项之际，左掌已闪电般幻旋而由，双腿「七星连环步」疾起，踢向对方胸腹丹田！

按说醉疯仙牛大可功力精深无比，白孤这一招三式，虽然凌厉，却未必见得能立时将制住。

但是，他此刻却生似疯狂般不闭不躲，挥掌猛劈白孤胸前，毫不理会那可以致他死命的狠辣攻击。

正在这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条淡红人影，倏然闪至二人中间，双臂优美的微微一圈，按著两下一分，一股柔韧而强劲的无形潜力，迳向两旁推拒而出，激斗中的二人，被这股劲力一迎一送，立时身不由主的各自退出五步之外。

这平空飞来之人，正是火云邪者江青。

他适才看得十分清楚，知道醉疯仙已在自己深厚无匹的天佛掌力之下，受到不轻的内伤。白孤出掌之际，他并非不想闪避，而是他委实已无力再从事闪躲了。

因此，醉疯仙才会不顾一切，倾力与大旋风白孤作同归于尽的死拼。

这时，只见醉疯仙面色血红，喘息如牛，混身更在簌簌而颤。

大旋风白孤愕立一侧，不知所以，他不明白，为何自己这位拜弟会在如此紧要关头，出手分开他们。

江青转首向白孤微微苦笑，道：「二哥，能放手时且放手，得饶人处便饶人，这位牛兄虽然执迷不悟，咱们却不便过于相迫……」

醉疯仙喘息不定的哑声叫道：「姓江的，这次你可算是救了老夫一命……」

呵呵……老夫只要不死，定会报还于你，至于今日之事……」

红面韦陀战千羽截住他的话，沉声道：「罢了，尊驾若执意与老朽等为难，吾等亦不愿多费唇舌，错过今日，咱们是那里碰上那里算，现在，二位请便……」

怒鹰于朴艰辛的挺身站立，同醉疯仙低声道：「牛兄，吾等且去，总有一天，会叫他们尝到我辈的手段！」

醉疯仙苦涩的一笑，以手扶住于朴肩头，举步向前蹒跚地行去。

夜色中，又悠悠响起一阵破锣般的沙哑声韵！

「风沙起兮；云飞扬。壶中无酒兮！意凄凉……」

虽是杂曲小调，荒腔走板，但哼唱的人，却含有一股深沉的苍凉落魄的意味。

江青望著二人逐渐远去的身影，微微叹息，道：「这醉疯仙虽则形似疯癫痴狂，其实，愚弟却以为他是一个性情豪放，满腔热血的至情中人……」

红面韦陀战千羽具有同感的颌首，道：「不错，只是可惜他误交如怒鹰于朴这般阴诡之人，恐怕日后烦恼无穷了！」

江青默默无言地垂首望著自己脚尖。

大旋风白孤忽然叫道：「大哥，咱们可以走了吧？一大早起到现在粒米未进，五脏庙早在唱空城计了！」

战千羽呵呵一笑，洪声道：「二弟，你就忘不了吃，如此贪嘴，却仍然变得只剩下一层皮包骨头，活像个老猴子……」

白孤哇哇大叫，吼道：「好哇！你们都是好汉，那么稍停全不要吃饭；我贪嘴，便由我一个人享受……」

江青微微一笑，道：「大哥，走吧。咱们也确实该觅地休憩一下了，今日自早到晚，全是马不停蹄的奔波著，又打了两场狠架，可也真有些儿困倦，咱们倒不要紧，蕙妹妹恐怕受不了这种劳顿哩！」

云山孤雁闻言，心头泛起一股温暖甜蜜的感觉，心想那冤家，是多么体贴她，怜惜她啊！

于是，她有些羞涩的道：「青哥，我不累。」

战千羽牵来坐骑，将缰绳交到云山孤雁手里，笑道：「不累也得累，夏姑娘，若你有了个三病两痛，只怕老朽这个做兄长的，要被人家埋怨透顶哩。」

夏蕙粉面生霞，默然无语的低头翻上马背，眼角却悄然溜向江青。

江青向她一睇双眸，笑道：「蕙，别理大哥，你别看他平日一本正经，真像煞有其事似的。其实啊！大哥年岁虽老，却是个如假包换的老天真呢！」

战千羽正招呼祝颐上马，闻声之下，故意佯怒道：「四弟，你胆敢在夏姑娘面前，编排为兄的不是。回到馀杭之后，定要罚你禁足三天以示薄惩！」

大旋风白孤纵声长笑，抖缰前驰，口中边叫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兄弟要先走一步，大快朵颐去了……」

各人不由莞尔失笑，放马追上。

千家集 | |

这是处不小的墟场，众人走进一家客栈兼卖酒食的大店。

大家找了一张靠右边的座头上环坐著，桌上摆满了热气腾腾的菜肴，尚有两壶老酒。

大旋风白孤正没命的大口吃菜，大碗喝酒，一面尚口齿不清的劝让各人吃喝，形态十分可笑。

江青浅浅的啜了一口酒，悠闲的咀嚼著夏蕙挟给他的一块白斩鸡。

红面韦陀战千羽望著眼前这一对璧人，心中忖道：「四弟和夏姑娘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希望那双飞仙子，不要做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才好。」

这时，掌灯时间并不太久，四座人语喧哗，猜拳行令之声不绝于耳，跑堂的伙计，如穿梭似的来回张罗著。

白孤吃了一大口「冰糖肘子」，又咕噜噜的饮下一碗酒，嘴巴一咂，扭头向身旁的祝颐道：「三弟，这荒村野店，做出来的东西，想不到却是滋味无穷，你尝尝那『冰糖肘子』看，可真是又腴又香，美不可言，还有这壶中的『绍酒』，更是陈年佳酿，醇厚无比，如饮玉露，两般一凑和，呵呵，我想皇帝老儿的御宴至多也不过如此……」

战千羽笑骂道：「人家说饥不择食，这已不够形容你了，你现在这般模样，倒真像是饿虎扑食。」

白孤不理不言，仍自大吃大喝，大有「笑骂由他，美酒佳肴我自食之」之概。

江青低声向夏蕙道：「蕙，今夜有上弦月，等把二哥这个醉鬼送去安息后，咱们出去散散步好么？」

夏蕙温柔的点点头，悄声道：「好的，只是，你不疲倦吗？」

江青轻笑道：「和你在一起，疲劳早已知趣的躲开了。」

夏蕙嫣然一笑，低骂了一声：「厚皮。」

大旋风白孤这时又招呼伙计，添来两壶陈年「绍酒」，撕下一只鸡腿，津津有味自顾自的啃著。

战千羽沉声道：「二弟，酒能误事，适可而止，不要喝得大多了……」

白孤满面红光，呵呵笑道：「大哥，兄弟酒量，你又非不知，讲别的兄弟不敢夸口，若说喝酒，不是吹的，便是再来个三坛五坛，兄弟还不是长鲸吸水，照样的喝它个精光。」

战千羽无可奈何的瞪瞪眼，又与祝颐低声谈了起来。

此刻，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来至店门之外，又戛然而止。

须臾，两个身著纺绸长衫的汉子，在店小二躬身呵腰迎笑声中，被引至江青等人邻座坐下。

江青目光无意中，同二人一飘，立时急急转过脸去。

战千羽见到江青的神态，他疑惑的向邻座之人一望，只见这两人，一个是身材矮小，面如血，另一人却瘦小枯乾，举止精练，但是，同样的，这两人俱皆双目神光充足，态度沉稳，一见之下，便知是武林人物。

战千羽轻轻一触江青，目光中含有询问的意思？

江青以指沾著杯中醇酒，在桌面上写下「金衣帮」三字。

红面韦陀等人自与江青相处以来，江青已毫不隐瞒的将他出山的经过，详细告诉了他们。江青昔日为了那「万钻朱兰」，而与名震边陲四省的「金衣帮」发生过冲突之事，他们亦知道得十分详尽。

江青写完了「金衣帮」三字后，又顺手抹去，再度沾酒于指，复在桌面写道：「此二人乃金衣帮有数人物，瘦小者为阴阳掌查百川，红面者为矮金刚毛清。」

战千羽微微颌首，亦以指沾酒，在桌面写道：「在此场合，不宜动手，吾等可见机而行。」

他们二人这神秘的动作，已被祝颐和夏蕙发觉，二人亦同时警惕起来。

大旋风白孤此际仍然自斟自饮，只自吃喝如常，没有注意，其实啊，也幸亏他未有察觉呢。

这时，江青悄然望著那外面罩上一件纺绸长衫的查百川与毛清二人，心中方暗自庆幸，自己在路上，已加穿了一件青衫，否则，单凭他身上火云衣的耀目光彩，只怕早已引起二人的注意了。

查百川此刻已要了酒菜，目光如电般向四周一扫，又神色如常的回头与矮金刚毛清交谈起来。

二人所点的酒菜，已在片刻间送上，查百川举杯道：「贤弟咱们这几天来，也累够了，好在事情已大致办妥，又探悉了不少消息，今夜不妨开怀畅饮一番！」

毛清含笑说：「不错，愚弟认为烟霞山庄和东海长难岛火拼之事，这是我们此行中，最令人惊讶的消息哩！」

阴阳掌查百川轻嘘一声，四处一望，发觉并没有人注意偷听，他才低声说：「贤弟说话小心，提防隔墙有耳。此番回主坛后，我等须即刻禀报帮主，江青那厮，既然能怂恿畏难一臬卫老儿大举进袭双飞岛，亦可能会向本帮报复以前那围袭之仇，长离一臬已够棘手，如再加上这小子那一身惊人武功，威势必然不小，我等可非得严密防备不可……」

矮金刚毛清浓眉微皱，道：「总……啊！查兄，看情形卫老儿既肯如此为江青实力，可见他们之间，渊源定然不浅。不过，东海长离岛虽然人多势大，好手如云，却也未必就能将势力伸展到边陲本帮地盘去，俗语道：「强龙不压地头蛇」，本帮有帮主及孙首席在，亦不是那么好吃的……」

查百川喝了口酒，轻声道：「这很难说，长离一臬那老不死，素来猖狂跋扈，他若是兴头一来，再像暗袭双飞岛那样，给咱们来个「措手不及」，可就不是好玩的哩。固然「强龙不压地头蛇」，但是，常言说的好：「不是猛龙不过江」，假如真个来了，那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那时便不易对付……」

矮金刚毛清望著面前的一盘「炒三鲜」，伸筷子拨了一下，引不起食欲的摇摇头道：「像这样说，咱们岂不是偷鸡不著蚀把米，那万难朱兰擎不到手不说，还得提防人家找上门来罗？」

「在江湖上玩命，就是这妈子事，还有什么好说的。」查百川又吃了一口菜。

矮金刚举起酒杯，深深呷了一口，有点借酒浇愁的味道。

二人谈话的语声，虽然尽量放得低沉，但因为距离太近，江青等人的听觉又远异常人，除了已喝得薰陶陶的白孤没有注意外。查百川二人所讲的话，已大部被江背等人听入耳内。

面韦陀战千羽向江青一使眼色，二人已悄然离座而起，同里面行去。

夏蕙与祝颐二人，知道江青和战千羽二人离座入内，是为了商量如何对付这金衣帮约两人，故而，他们仍然若无其事般，昂然坐著不动。

大旋风白孤忽然放下酒杯，愕然问道：「三弟，大哥与四弟怎的离开了？莫非有什么事？」

祝颐微微一笑道：「大哥与四弟有点小事，去去就来。二哥，你喝够了不曾？要不要再来他两斤陈年花雕？」

白孤摇头道：「不用了，愚兄喝酒有一宗好处，便是适可而止，决不过量。否则，还能独自在江湖上闯天下么！」

白孤末尾这句话，声调已稍稍提高，引得邻座的查百川与毛清二人，回头向这边一瞥。

但是，白孤因为背对著他们，查百川二人一时也没有看清说话人的面孔。

矮金刚毛清平日跋扈于边陲四省，托庇在金衣帮威势之下，藉著自己一身高强武功，等闲的人决不放在眼中，性格更是十分暴烈。

他听见白孤带著酒意，高声所说的话后，一股习惯的张狂之性，又不禁发作起来，他冷冷一笑道：「查兄，隔座那土老儿，三根筋骨著个额子，一身骨头瘦得不盈一握，却马不知脸长的说什么独闯江湖，想不到在这荒村野店，倘有这种吹大气的人物。呵呵，真可算是卧虎藏龙了……」

阴阳掌查百川为人较为稳重，他转出白孤说话之间，虽然舌头有些僵硬，但中气却十分充沛，而且，与他同坐之人，还有一个美丽清雅的少女，以及一个英风飒飒的青年，这些情形，足以显示出邻座之人并不寻常。

查百川急急向毛清一使眼色，示意噤声。

但是，为时已晚，毛清适才所言，已有大部被白孤听到。

他霍然大笑一声，回过头来。

于是，当下和查、毛二人，打了一个照面。

阴阳掌查百川在云贵四省闯荡了二十馀年，云贵一带的第一怪杰大旋风，他岂有不识之理？

白孤忿然转身，查百川目光一瞥之下，已不由啊了一声，急急向矮金刚毛清怒视一眼，双手一拱道：「呵呵！真是人生何处小相逢，兄弟自三年前，與白兄在黔省一别，想不到竟会在此处见面……」

大旋风白孤一见背后之人，竟是金衣帮的总执法，阴阳掌查百川和一个红面人，亦不由微感一怔。

金衣帮在云、贵、川、陕，等边陲四省，拥有极为雄厚的势力，在当地来说，可算是最为强大的一个帮会组织。

而阴阳掌查百川，却身为金衣帮总执法，在金衣帮中，地位极为崇高，更在外三堂堂主之上。

大旋风白孤于云贵二省，可算是居于第一高手之位，但是，他却与势力潜入云贵的金衣帮，素来保持距离，河井不犯。

自然，金衣帮对大旋风白孤此等武林高手，亦不愿轻易招惹，是故，双方之间，尚没有发生过冲突之事。

这时，白孤一见是查百川，不由冷哼一声，冷冰冰的道：「我道是谁，原来竟是查总执法，咱们人不亲土亲，怎么在黔滇二省，不刮老夫胡子，却跑到万里迢迢的千家集来拆老夫的台？」

阴阳掌查百川在边陲四省名气之大，并不弱于大旋风白孤，但是，他却早已受命不得与对方为难。况且，于此时此地，若与白孤发生冲突，总是不太相宜。

查百川乾笑一声，说道：「白兄休得误会，兄弟等怎会拆白兄的台？呵呵！只是本帮毛堂主酒后失言，却不知是白兄在座，纯系误会，尚请自兄释怀。」

白孤气虎虎的一瞪矮金刚毛清，不屑的道：「嘿嘿，这位想是贵帮外三堂之一，黄豹堂堂主毛清了，毛堂主，阁下在金衣帮中可以扬武耀武，在我大旋风面前，还是收一些较佳，白孤是向来不吃这一套的！」

矮金刚毛清蓦然站起，怒道：「白孤，毛某不过是因你年齿较尊，不愿与你一般计较。嘿嘿，须知姓毛的也不是好惹的呢！」

大旋风白孤面色铁青地转头一扫，四周的食客，已有大部份在讶然地向这边观望著，更有些胆小怕事的，早已匆匆结账离去。

他缓缓踏出一步，厉声道：「好的，白孤自你们金衣帮崛起以来，一向尽量克制自己，不与你们发生冲突，任由金衣帮势力伸展入黔滇两省，不闻不问。今天，既然对老夫指名叫阵，白孤却要叫你等明白，姓白的也不是个怕事之人！」

矮金刚毛清狂笑一声，说道：「白孤，来，来，来，毛某愿首先一试阁下究竟怀有什么绝活，能如此蔑视我金衣帮！」

这时，酒店食客已意识到，这并不是是一件单纯的争执，而且可能有更为猛烈的拼斗场面到来！于是，又有一大都份匆匆溜走了。

阴阳掌查百川，正在急速思忖著目前情势，面色连连变幻。

忽而，他又佯笑道：「白兄，请著兄弟一份薄面，将这件小事揭过。嘿嘿，其实，若冲突起来，相信彼此都不大好看...大旋风白孤大喝道：「不好看？哈哈，老夫却要看看，是怎么个不好看法！」

阴阳掌查百川面色倏然一沉，说道：「白兄，兄弟可算是好话说尽了，在外面闯荡，最好能光棍一点，如果不顾交情垢面，硬往刀山上撞，可不是老相好的行径呢！」

白孤又向前踏进一步，昂然道：「查百川，你不用多说废话，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国不能存二主，自现在起，黔滇二省，有你们金衣帮，便没有我大旋风！」

阴阳掌查百川寒森森的道：「白孤，这么说，你是存心找碴挑战的了？」

白孤沉声道：「正是，而且，首先便向二位领教！」

查百川突然放声狂笑，推椅面由，矮金刚毛清，亦迅速行至白孤身侧。

祝颐与夏蕙二人，早已分开站定，与白孤形成三角之势。

这时，一个鼻梁上架著老花镜的掌柜，已气急败坏的赶来，向客人打恭作揖，惶恐的道：「各位好汉，小店是血本经营，本少利薄，万万亏损不起，各位有话好说，切莫动手，如果一定要打，亦请到外面空敞之处.....」

大旋风白孤不由又好气，又好笑，他向阴阳掌查百川一招手，道：「走，用不著在人家店里发威，有狠到外面施展去上」说罢，身形一晃，率先向门外掠去。

阴阳掌查百川冷笑一声，亦偕毛清，二人跟踪而去。

云山孤雁夏蕙柳眉微蹙，急声道：「祝公子，这怎么办，要不要通知青哥他们？」

祝颐亦十分焦蕙，他略一沉吟，道：「夏姑娘，你去通知大哥四弟，在下先行出去协助二哥.....」

祝颐一言未已，两条人影，已有若轻烟般，擦著二人身傍掠出门外，却传来江青的清朗的语「你们随来，我与大哥先行一步了！」

祝颐闻言，望著夏蕙一笑，二人连忙纵身跟去。

第四十七章 肢残怨深

店门之外，便是一条唯一的街道，这时灯火明灭，行人稀落，几条人影，却似星飞电掣般向村外掠去。出村不远，突闻毛清低喝一声：「这边走！」白孤略一回顾，见查百川人纵往右前方向，乃微一冷哼，如飞追去。

这千家集，人烟稠密，十分繁华，却极似一个镇甸，在这村外之处，有一片打晒稻谷的旷场。

阴阳掌查百川与矮金刚毛清二人，来到这片旷场之前，停下步来，回身冷然注视著随后跟来的大旋风白孤。

白孤环目向四周瞥，只见四遭一片黑暗岑寂，仅有那瑟瑟的秋风，拂著树枝所带起的簌簌之声。

天空黯淡的星光，及青色的下弦月，照得大地的景物，在朦胧中泛著一丝阴森森的凉意。

阴阳掌查百川，缓缓向前行上两步，随著他的动作，那件质地高贵的纺绸长衫，在月光下起了一阵轻微的波动，这波动很柔和，但衬著查百川此时阴沉的面孔，却现得有些不大协调。

白孤原有些轻微的醉意，但在这种气氛之下，亦不由全部消失，澄神静气的调运体内真力。

阴阳掌查百川阴森森的道：「白孤，这里是千家集，咱们谁也不在自己的地盘之内。嘿嘿，现在彼此全凭真功夫较量一下，那一个裁了也得认命！」

大旋风白孤不屑的嗤声道：「姓查的，你当老夫动起手来，还会顾忌在什么地方？老实说，只要老夫兴头来了，说不定会到你们金衣帮总坛去舒散筋骨哩。」

「只怕阁下已没有那个机会了！」查百川尖刻的说。

矮金刚毛清，虎视眈眈的伺立一旁，他早已蓄备真力，随时有暴起发难的可能。

白孤并不理会二人所形成的挟击之势，他此刻所暗中考虑的，只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同时逼退面前这两个功力甚高的敌人。

阴阳掌查百川慢条斯理的捋起衣袖：「姓白的，阁下还等什么？等那两个胎毛未脱的帮手么？」

大旋风白孤狂笑一群，道：「老夫是计算你们两个老小子归位的时间。来吧，二位还是一起上，来得乾脆！」

矮金刚毛清闻言之下，狂笑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怪不得我等心狠手辣！」

白孤轻轻向前踏进一步，厉声道：「正是，老夫早已看出你们两个存心何在，金衣帮如果懂得武林中的道义，早已飞黄腾达了！」

阴阳掌查百川不理这些，同毛清抛了一个眼色，二人站立的身形，又在暗中向白孤移近了一尺。

而这时，在双方的距离上，已够到了一进步便可以击著敌人的位置。

阴阳掌查百川故意做出一股轻藐的神态，道：「姓白的，眼前已是时候了！」

他「了」字才出口，矮金刚毛清的攻势已骤然发动。但是，另一阵呼轰如浪的劲力，亦在同时倏然暴卷而至，抗拒毛清的攻击。

在眨眼之间，场中两条人影急合又分，二人已在这电光石火的接触中，

相互攻拒了七招之多！

显然的，矮金刚毛清已吃了一丝小亏，只见他身形猝然退出三步之外站定。

阴阳掌查百川适时而动，双掌一阴一阳，两股刚柔互济的绵绵功力，宛似怒浪般罩向白孤身侧！

大旋风白孤，身躯在一阵急幌猛旋中，迅疾有若飘风似的，向阴阳掌查百川攻出九腿十一拳。

他掌腿始出，忽听矮金刚毛清狂吼一声，双掌挟著一片凌厉劲风，轰然劈向白孤前胸而来！

白孤双掌伸缩如电，分向查百川及毛清攻出，身形亦在这狂厉的劲风交击中，飘然闪幌。

阴阳掌查百川，身为金衣帮总执法，功力精绝无匹，实不较大旋风白孤稍逊，二人在这有如狂风暴雨的轮番急攻猛打下后，白孤的攻势似已受到阻遏！

但大旋风白孤，尽量镇定自己，在这金衣帮两个高手的夹击下，身形旋动如飞，招式伸缩中，稍沾即走。

在顷刻之间，双方已激斗了三十馀招。

阴阳掌查百川心中已逐渐焦虑，他十分清楚，今夜既已动手，便非要对方折在当地不可。否则，若万一容白孤逸去，那么，金衣帮日后可就后患无穷了。

因为，大旋风白孤在黔滇一带，同样亦具有不小的潜伏势力。

为了以后金衣帮在边陲四省的扩张发展，查百川二人亦不得不倾出全力，给白孤一个致命的打击！

二人是同一心意，出手之间，也就越形凌厉。

矮金刚毛清，武功已可列入武林一流高手，再加上阴阳掌查百川那奇幻诡异的掌势，刚柔相汇于一击的功力，已予大旋风白孤一个极大的威胁。

三人如走马灯般迴环交手，劲风四溢，砂石飞舞，三条人影，宛如三缕轻烟般，不绝不息的穿走掠动大旋风白孤，这时已感到有些招架不灵，行动迟滞起来。

他知道查百川的功力甚高，自己目前所遭受的最大威胁，便是那片虚虚实实，忽刚忽柔的阴阳掌力。

但是，白孤亦绝不愿就此罢手，他咬紧牙关，尽量平心静气，找寻任何一丝可以发挥威力的空隙，绝招连绵而出。

又是三十招过去……

阴阳掌查百川宛如迅雷奔电般，连连向白孤劈出十六掌，口中讽损道：「姓白的，阁下只这么点儿玩意么？连区区查百川也料理不了，还大言不惭的想与本帮作对。哼哼，真是痴人说梦！」

矮金别毛清双臂交织圈出，连踢五腿，亦嗤道：「老匹夫，你下次投胎以后，若再要胡吹乱语，可寻个较为风凉的地方，这样自吹自擂，包管得不了热伤风。」

大旋风白孤仍然不言不怒，出掌，换腿，旋身，进步，全然行动如电，快打快攻。

但是，他内心之中，早已为忿怒所填满了！

阴阳掌查百川又是一招「殊途同归」，脚下一记「拐子腿」，冷然道：「白

孤，若你现在自绝于此，查某答应留你一具全尸！」

白孤，须眉俱张，双掌倏而上下互拒，又闪身避过矮金刚毛清攻向背后的一掌，仍自前护后挡，勇猛奋战，看去威武，实际上已被对方劲力的压迫，困窘到无暇开口了。

忽然——

一个清朗的语声，响自黑影中：「查总执法，尊驾好大兴致，现在，尊驾戏也演够了，目前尊驾是愿意赔一只手，还是赔一只腿？或者，保留一具全尸？」

阴阳掌查百川，一听这清朗的语声，不觉心头一震，他感到这语声有些熟悉，但，又有些陌生。

他目光向暗影中一扫，喝道：「是那一路的朋友至此窥采？老夫金衣帮总执法，阴阳掌查百川，如朋友若未与老夫结有梁子，尚请洁身自爱，莫淌这赵混水！」

大旋风白孤这时却陡然精神一震，他已听出，这突然响起的语声，正是自己拜弟，武林中鼎鼎大名的火云邪者！

他身形电转中，「百步走蛇」「弧光聚顶」「风狂漠晦」，一连三招，连续施出，口中大笑道：「查老鬼，别那么没有骨气，向你索命的人已经到了。呵呵，装孙子是不行的！」

查百川狂吼连声，掌势有如云舞风飘，纵横来往，刚劲如削，柔劲如丝，形成一片奇异的劲网。

矮金刚毛清身手亦倏转厉烈，他心中十分纳罕，不知道横里插手之人是谁。

这时，查百川忽然吃吃而笑，阴恻恻的道：「姓白的老狗，本执法险些中了你的诡计，这暗中出言的小狗，定是你适才那个同伴后生！」

矮金刚毛清急攻九掌，哈哈笑道：「总执法，本堂竟然忘了，那乳臭未乾的野种，倘缩在乌龟洞里不敢出来呢，哈哈，手把式不行，却会用口把式噓人！」

他说罢又转首大叫道：「小杂种，出来领死吧，莫非你要眼看著白老狗溅血三步么？」

大旋风白孤纵声长笑，左挥右劈，洪声道：「妈巴子的，你们两个瞎眼的奴才，竟然连适才说话之人也认不出来。呵呵，活该二位要有乐子了！」

接著白孤的语声，暗影中缓缓行出四个人来，当先一人，赫然正是火云邪者江青！

他身形现出，揶揄的一笑道：「查总执法、毛大堂主，尚认得在下江青么？」

「江青」两个字，宛如两声平地响起的焦雷，震得查百川、毛清二人脑际「轰」然一响！不由自主的仓惶跃出圈外。

二人急急回首瞧去，在星月光辉之下，那一袭青衫，配合著爽朗洒脱的青年，不是江青是谁？

查百川顿感心头一颤，脑中有些晕眩，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实在令他感到有些手足无措起来。

矮金刚毛清亦不由双目圆睁，怔在当地。

江青昔日于会泽城外，所显示的超绝武功，他们皆有目共睹，而二人更深切明白，凭他们帮主及「南荒一煞」的那身惊人艺业，犹无法奈何对方，

那么，他们就更不用说了。

江青缓缓移前几步，沉声道：「逼人不能逼得太绝，金衣帮先行围袭在下于前，复又向在下拜兄挑衅于后，这种做法，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吧？」

阴阳掌查百川略一定神，舌头有些转动不灵的道：「江……江兄，老夫等与江兄以前之事，早已一笔勾消，嘿嘿，凡是奔走江湖，在刀刃上舔血的人，总是难免含有些误会。现在么，这误会已经化解了，老夫等尚希望与江兄交个朋友！」

江青。笑道：「承蒙抬爱，愧不敢当。贵帮是否尚未忘怀在下那株万钻朱兰呢？」

阴阳掌查百川十分尴尬的道：「啊，江兄切莫误解，那株万钻朱兰，吾等实不……实不重视，嘿嘿，江兄乃明达之人，想必定然知道老夫所言，决无虚假。」

大旋风白孤这时已休息过来，他大步行近，向查百川道：「查老儿，用不著挂羊头，卖狗肉了。他娘的，若老夫拜弟没有来此，你们两个会如此罢手么？」

查百川怒气倏升，但是转念一想，他知道此刻万万发作不得，只有强自按捺下去，狠狠的瞪了白孤一眼。

大旋风嘿嘿笑道：「查百川，少给白某来这一套剥皮瞪眼，只怕你稍停不瞪也不行了！」

阴阳掌查百川尽管气得面色血红，却尽力压制著，他心中急快的忖道：「看情形十分不妙，江青这小子，好似与大旋风有著极深交情，而且在江青等人身后，尚站著一个红面秃顶老人，只看这老者神态之沉稳，已可料定必是个武功甚高的人物！唉！这种场面可真要慎重应付……」

他正在暗自打著算盘，江青已向白孤道：「二哥，这二位好朋友兴致很高，你可有什么意见么？」

大旋风白孤呵呵笑道：「他们适才要为兄的这条贱命，不过索命的手段却有点不甚高明。现在么，为兄便想以公平方式，凭真实本领硬拼一次，只是，这一次却不知道是谁要谁的命哩！」

江青朗声一笑，道：「查执法，阁下同意么？由江某奉陪阁下走上两招，若是江某败阵，非但江某一命任由尊驾处置，便是那株万钻朱兰，也双手奉上。不过，如阁下失手，江某只须要阁下一条左腿足矣！」

阴阳掌查百川不由又惊又怒，有些无所适从。

他知道凭自己一身所学，决然不会是江青之敌，但是，在江湖上称英雄，充字号，最重要的是名望重于生命，「宁可人亡，也要名存」？虽然明知不是对手，却也不能过于窝囊啊！

他再三思考之下，只得硬起头皮道：「罢了，若江兄甘愿为人架梁，与本帮结怨，老夫亦无可奈何！」

查百川临到此等关头，说话之间，却仍然十分乖巧，他这轻淡的一言，已等于告诉江青，你与我结仇，即是与金衣帮结仇！

江青面色一沉，厉颜道：「查百川，阁下用不著抬出金衣帮来吓唬江某，江某既然不放过今夜之事，便不会胆怯阁下日后寻仇之举，而且，是否能容阁下复还边陲，亦要看江某的高兴！」

阴阳掌查百川面孔倏青倏红，他蓦然狂吼一声，已在眨眼之间，向江青攻出七腿十三掌。

江青星目骤睁，寒芒暴射，右掌圈起万轮弧光，左掌泄出朵朵星芒，在一片呼啸锐风中，直袭查百川！

阴阳掌查百川沉喝一声，身形已退出五步！

一旁的矮金刚毛清，闷声不响的抢上两步，抖掌便向江青脊梁劈下！

就在他身形始动之际，五股急劲的锐风，已自斜刺里袭向他脑侧「五营」「承灵」「脑空」「颌厌」「悬颅」五穴！来势有如电掣星泄，疾厉无比！

毛清掌力未及吐出，已逼得回身撤步，急跃而退。

一个苍劲的语声，随即大笑道：「毛堂主，若尊驾手痒，便由老夫战千羽奉陪一番，又何苦如此迫不及待呢？」

矮金刚一听到红面韦陀报出「万儿」，全身一震，暗叫一声：「苦也！」

一个修伟魁梧的身影，已有如行云流水般，掠到他的面前。

毛清大叫一声，骈指如戟，飒然点向对方的「喉头穴」，双脚已连环而起，踢向敌人丹田腹下！

红面韦陀战千羽哈哈大笑，「风雨欲来」「山雾弥弥」两招倏出，上架下劈中「点金脚」宛如毒蛇吐信，自掌力隙缝中猝点而出。

「劈啦」连响中，矮金刚已闷哼一声，退出三步！

须知红面韦陀功力之高，在大旋风白孤之上，而大旋风则较矮金刚毛清又高一筹，武功一道，最是不能有丝毫等差，在如此情形之下，毛清那里会有便宜占呢？

红面韦陀宏声一笑，绝不迟疑，身形翻飞中，又已呼呼轰轰的疾攻而上！

矮金刚毛清倾力抵挡，身形却已在战千羽那浩荡如浪般的劲风中，步步向后倒退。

而阴阳掌查百川此刻的情形，却较毛清更为恶劣。

江青在出手之下，施展的全为长离绝学「七旋斩」，那漫天的掌影，腿山，几乎是永无间息回环不绝的滔滔涌出。

每一招式问的威力势如恢宏，其连续挥舞的速度是如此快捷而凌厉，使阴阳掌查百川在骤然之间，全然处于被动的地位。

大旋风白孤闲散的立于一傍，说著风凉话：「嘿！查总执法，你这一掌出得太慢了。好！四弟，那两腿扫得够狠。对了，查老儿，这一招『单矢射日』还有那么几分火候，咦！则跳嘛，这又不是在耍猴戏……」

站立一隅的云山孤雁夏蕙，不由掩嘴窃笑，她对这位大旋风，实在感到有趣。

阴阳掌查百川在江青一轮狠打猛攻之下，已逐渐有些招架不住，面红气喘。

但是，他仍然一声不响，倾出他所能发挥的任何一分功力，与这武林新起的俊彦，拚力死斗。

掌影交织著，劲风四溢，身形闪掠中，叱喝如雷，这两位金衣帮有数的高手，已豁出性命，尽力与他们出山以来，所遭遇到的空前敌人狠拼。

于是时间在人们不觉中一分一秒逝去，而阴阳掌查百川，与矮金刚毛清二人，却随著时间的消逝，喘息更急，身手更形迟滞。

大旋风白孤背负双手，踱著方步，一摇三摆的道：「总执法、大堂主，唉，真正不上算啊！二位在边陲绳威赫赫，如今却为了老夫，而将老命送在此地，确实令人惋惜！」

嗯，令人惋惜……」

阴阳掌查百川左掌一颤，挥出一股柔韧劲力，如长蛇般绕向江青颈项，右掌却宛如迅雷巨锤，疾劈对方胸前！

他双掌施出后，大声狂吼道：「狗娘养的白孤，你有种便上来一决生死，自己缩头不出，只知狂吠，也算是江湖上充字号的人物么？」

查百川吼叫之间，心神一浮，江青一招「浪花成烟」之后，跟著又是一记「巨涛千里」。

呼轰回荡的劲力，宛如瀚海倒流，无尽无绝的涌向敌人。

阴阳掌查百川，此刻已不及提劲拒敌，大叫一声，双掌仓猝间急推而出，身形已似流矢般倒射三丈！

江青长笑一声，如影随形，抖手便是二十三掌！

查百川喘息未定，已觉一片凌厉劲风，彷彿天降地涌般，将自己前、后、左、右，全然封闭，严密得就似那无际的云层！

他魂惊魄散之下，在瞬息的空间中，已将体内能及时发挥的力量，在刹那间并力施出，全身则猛然跃退。

大旋风白孤所以会出言激怒查百川，一则是报复对方适才的讥讽，再则，亦是有意令查百川心神急燥，动作虚浮。

大凡是高手较技，首须澄气宁神，不可有丝毫浮躁，否则，神志不能专注，便无法掌握克敌制胜的时机，那么，便会离败不远了。

这时，大旋风又呵呵笑道：「老伙计，怎么老是向后跑啊？你不是要老夫自绝么，哈哈！看情形你自己倒要一尝滋味了！」

查百川那里还有心思去听白孤的讽言刺语，只见他掌一出之下，身形已藉势弹出。

但是，就在他身形后掠的刹那间，肩头已是如中铁锤，痛澈心肺，人也踉跄退出五步！

江青适才一口气将「七旋斩」法，施出四招三十三掌，掌掌连衡相接，一气呵成，他在无意中，已将长离一泉新近苦研而成的「七旋斩」，融汇于心了！

江青掌势使出后，不由微感一怔，他心中大喜之下，又断喝一声，掌影随著叱喝之声，又漫天而起，来势较之先前更为凌厉慑人，呼啸之声彷彿怒涛飞舞，大有风云变色之势！

这一次，他已将七旋斩中新的六个招式，共二十一腿三十二掌，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展出！

阴阳掌查百川这时正好跃到一堵土墙之前，而那片足可拔山扛鼎的澎湃劲气，已有如怒海中的暴风般，呼轰跟上！

他不由心神大震，面色在刹那间变得惨白！

这凌厉的形态，正是在一个人面临死亡之前，所具有惊、恐、悔、恨的神色啊！

在瞬息间——

轰然巨响中，又起了一阵「哗啦啦！」的惊天动地之声，那片土墙，已像是被一位巨神一杵捣碎般，飞扬倒塌！

散碎的砖块泥屑，飞溅起数丈之高，烟砂晦迷，笼罩四周，旷地之上，已全然被一股蒙蒙的尘土布满这超绝的威势，已将场中的任何一人震慑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不论站在那一方的人，不论是在交手或在旁观的人。

四周是一片沉静，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终于，烟砂逐渐消逝了……

一声低哑的呻吟，如一根游丝般，飘入各人的其内。

愕立一傍，不知所以的矮金刚毛清，蓦然悲呼一声，急忙抢向那呻吟传来之处。

在一片颓圮粉碎的砂砾堆中，毛清已蹲身抱起一个满身覆满灰砂的躯体来。

这乾瘦的躯体，无论衣衫、面孔、肌肤，全沾满了尘土，在毛清的怀中簌簌颤抖。

最令人惊惧怵目的，却是他软软垂下的一条左腿。

场中各人俱为武林中成名人物，他们一眼便可以看出来，那条无力摇摆的左腿，内中骨骼，定然已经折断。

矮金刚毛清痴迷的望著躺在自己怀内，神智朦胧昏迷的阴阳掌查百川，两滴英雄泪，已轻轻洒落。

江青适才出手之下，本可将查百川一举击毙，但是。他终于在心念转动中，突又将劲力移向那堵土墙虽然如此，他那浑厚无俦的劲力，仍然有著极少的一部份扫到阴阳掌的左股上。

查百川左腿折断，江青可以说是无心如此，但是，在他思忖犹豫的刹那，所发出的掌力，已在他不知不觉中偏向敌人左腿，因为江青在交手之前曾说过，只须要他一条左腿，所以，也可以说江青是有意的。

这就像我们不愿意做一样事，但是，在刹那间又好像为另一种不可抑制的力且而改变做法，在局外人当然是不明所以，其实都是有原因啊！

这种原因，是势非得已，或者受其他的顾虑，牵连，或诺言所影响。

江青有些后悔，但是，却也有些迷惘，他不知道自己一天来这连串的拼斗结果，是否出自本心所愿意这时，矮金刚毛清哑声叫道：「姓江的，你伤了本帮总执法，本帮无论天涯海角，必然会寻你一报此仇！」

大旋风白孤双目怒睁，说道：「毛清，你这是吓唬谁？老实说，你能否活著回去哭诉你主子吕宁，还得看老夫等是否网开一面。告诉你，铁牌开山吕老儿便是再横，也横不到老夫头上，这笔账，迟早会与你金衣帮结清的！」

矮金刚毛清怨毒的瞪视著白孤，恨声道：「白孤，毛某等二人便算认栽。不过，你也不用如此趾高气扬，金衣帮不会容你活著回到黔黔的！」

大旋风白孤大吼连声道：「好极，老夫倒要看看，你们金衣帮如何将老夫生根之地刨了。哈哈，毛清你回去告诉吕宁，说我白孤永远不会向你金衣帮低头！」

红面韦陀战千羽这时寿眉微皱，沉声道：「毛清，你大概也懂得道上规矩，适才老夫四弟已与贵帮总执法约定胜负之赌，无论孰输孰赢，也不好失了风范气度，若贵帮总执法心有未甘，大可约期再战，实可不必唬吓恫吓，此种村夫骂街行为，实在令人不齿……」

矮金刚毛清闻言之下，不哼一声，悻悻闭口不言。

战千羽微一沉吟，又向江青及白孤面孔一瞥，缓缓说道：「毛堂主，老夫等亦不难为二位，请自去。但是，倘请切记一言：武林之中，无论有著多大仇怨，最好都能看开一步，冤冤相报，赶尽杀绝，是最为愚蠢不过！」

矮金刚毛清阴沉的注视了战千羽一眼，恨恨说道：「姓战的，阁下不用如此冠冕堂皇，虚仁假义，在杀场上念佛；还是请阁下自己记住这句话吧！」

语声一停，矮金刚抱著手中的阴阳掌查百川，头也不回的向暗影中跃去。

白孤怒叱了一声：「混账东西！」

便待追去，战千羽微微摇头，叹息道：「罢了，我等日后行动自行谨慎，无庸与彼等一般见识。」

说著，已招呼江青四人，徐步向村内行去。

此刻，已是鸡声初啼了……

第四十八章 魔马冰心

翌日—

朝阳明朗的挂在东方天际，光度是明爽的，热力是柔和的。

官道上，蹄声滚珠般的响著，正又是江青等所乘的五骑。

大旋风白孤此刻一搓手臂，打了一个呵欠，笑道：「昨日一整天，可真是够得上紧张刺激啊！四弟那一身功夫，亦确实令人咋舌，这样一来，可叫他们知道，邪神的传人，雄威是无与伦比的……」

祝颐亦接口道：「不错，昨夜四弟一气震倒那片土墙，可真把我骇住了，我起初以为是山崩地裂了哩！」

红面韦陀战千羽习惯的一摸秃顶，有些忧戚的道：「你们不要过于兴奋，须知四弟江湖经历尚浅，而他结下的仇家，又尽是武林中一些难惹难缠的人物，这并不是一件乐观之事，四弟今后，应该收敛锋芒，非到万不得已，切忌出手伤人，江湖上处处陷阱，邪魔外道又多，千万大意不得……」

江青颌首，深表感激的道：「大哥，愚弟十分清楚，当年义父他老人家功力何等精深，机智更是超人一等，犹在潇水之滨，被仇家暗算，我父常以此事谆谆告诫愚弟，一再训示平日待人接物之道，切戒骄纵狂傲。唉！那知言犹在耳，愚弟离开他老人家不过才数月，便惹下这多祸苗……」

战千羽沉声道：「虽然如此，四弟亦不必过于自责，在江湖上，有时为了恩怨，或顾及名望声誉及保全自己的财物生命，是免不了有流血拼斗发生的。而且，据为兄所知，与你架梁结仇之人，大都皆是先行启衅，因此，其咎则不在你，不过，日后应尽量避免流血争执，能让人一步，便让他一步……」

诸人边行边谈，时光亦在各人的谈话声中，随著缓缓移近，是那么自然，而不容易察觉！

季节虽然已是深秋，但日正当中的阳光，仍旧是十分炎热的。

四周是一片旷野，远山隐在云雾之中，恍若迷蒙的美人脸蛋。

不远处，有著一丛丛的树林，有一条半涸的溪流，沿著林傍，蜿蜒流去。

大旋风白孤被日光晒得头皮有些发炸，他极目远眺，口中嘀咕道：「人家说，行万里路，胜似读万卷书。假如行路的时候，有著佳肴美酒随身携带，躺在铺有锦垫的篷车中，这才有点意思，像这样行路法，简直是要老命，那里还有坐在书房里读书舒服呢！」

红面韦陀战千羽听得清楚，他呵呵一笑道：「难怪二弟已至知天命之

年，仍然胸无城府，口没遮拦，敢情早已将心绪放在吃喝享受上去了……」

大旋风白孤面孔一红，有些尴尬的道：「非也，人生在世，所为何求，整日东奔西跑的为的还不是吃吃，喝喝？否则，长了个肚皮干什么？难道说，只装墨水不成？」

战千羽呵呵大笑，连呼妙论。

祝颐这时一抹额擦汗水，回头一看，只见江青正与夏蕙落在各人后面，窃窃低语，谈得好不亲热。

他叹了口气，心中忖道：「二哥到底年纪较大，除了美酒佳肴之外，不知尚有红粉柔情。其实，有著心爱之人随伴身侧，便是不吃不喝，道路再远一点，也不会感到烦燥的，像四弟与夏姑娘，不是最好的证明么？可惜，敏妹妹不在自己身边，否则，似四弟那样，双骑连袂，笑指烟云，这情调该有多美啊……」

他正痴痴的想著，大旋风白孤已回过头来，他一见祝颐正仰首向天，面孔上漾荡著一片憧憬而迷蒙的神彩，好似已深深坠入一个遐想中。

白孤大声抖道：「三弟，你在想什么？在目前，无论啥玩意，也比不上找个地方休憩一阵，再……」

战千羽接口道：「再喝上两杯老酒来得安谧，对么？」

祝颐急忙收回思绪，掩饰的一笑道：「不错，啊……对的，该找个所在，休憩一阵。」

白孤一见祝颐那魂不守舍的模样，不由微感一怔，随即了悟的哈哈笑道：「三弟，什么事将你魂儿勾走了？呵呵，听钱姑奶奶说，灵蛇教教主斐老儿的千金与你有过一段情，是么？莫不是想到意中人了？」

祝颐面红过耳，忸怩的一笑，默默垂下头去。

大旋风一生闯荡江湖，过的是刀山剑林，铁血腥风的流浪生活，如何会识得那柔情万种的儿女心怀。

他煞风景的一叫，不由使得祝颐大感尴尬。

白孤又向后面江青喊道：「四弟啊！你不要再与夏姑娘唧唧我我了，三弟看了可就引起那……那如丝愁绪哩！」

红面韦陀战千羽此刻不由微微摇头，说道：「二弟，说话稳重些，别那么没遮拦的信口……」

江青此刻亦抬起头来，向白孤一笑道：「二哥，你积点口德不行么？难怪你到了这把年纪，犹是孤家寡人一个。」

白孤尚未答话，红面韦陀战千羽已打断他们的话，道：「好了，前面有一片树林，林边有一家小酒肆，吾等可以在那儿暂时打尖，休憩一阵。」

各人急忙移目望去，果然在不远处的一丛树林边，挑出一面青布酒招，尚可隐约看见那酒店的竹篱一角。

大旋风白孤一舔嘴唇，笑道：「好极了，这真是救命神仙的所在，呵呵……老夫直要为那家小小酒肆，高呼三声万岁！」

各人失笑不已，大旋风白孤已一马当先，泼刺刺放辔向那酒店驰去。

片刻之间，五骑健马，已来至那间酒肆之前。

这酒店虽然设于路边，专做来往客商的生意，建筑却十分清雅。

这小酒店正沿著一片树林，酒店围以竹篱伸展到官道之傍，屋舍却是以青砖砌成，幽雅中，现得十分恬静。

大旋风白孤呵呵笑道：「好家伙，这真是处好地方！稍停说不得要多乾

他两杯……」

白孤语声未完，忽然停住，眼睛却疑惑的打量著竹篱之外，正在低头嚼草的一匹暗色瘦马。

这匹马好似自生下来便没有吃过粮草似的，混身瘦骨嶙峋，毛皮斑剥，四蹄却又细又长。

但是，这马的鞍辔，却非皮制，全以红色织锦缝就，上面尚嵌有两排滚圆闪亮的物件。

祝颐这时仔细向那排闪亮的物体一瞧，不由惊呼道：「啊！是谁人如此阔绰？竟以珍珠镶嵌于这乘瘦马鞍辔之上？」

各人闻言之下，便不由注目瞧去，口中啧啧称奇。

江青这时微微一笑道：「看到这匹瘦马，倒令我想起乌揉秀士那匹龙驹来了，现在乌揉秀士已死，那匹神驹不知流落何处？」

大旋风白孤此刻不由面现惊赞之色，沉声道：「我等切莫轻视眼前这匹老弱残驹，据老夫识马经验断测，这极可能是一匹如今已经绝种了的『幻眸驹』，我们注意这畜牲的那对眼球……」

各人应声望去，果然看到这匹瘦马，那对核桃般的眼球中，竟时而闪幻流转著一股红白变幻，忽红忽白的异彩！

由这股流转不停的异彩，令人对面前这匹瘦马，兴起了一丝奇异而珍惜的感觉。

而这感觉中，又有一丝迷惑，是谁有著如此一匹宝驹，却又漫不经心的栓置门外？

江青这时微微摇头，说道：「二哥，愚弟却觉得这匹『幻眸驹』，有著一股阴森邪异的味道，好像具有著奇异的魔力……」

白孤缓缓下马，颌首道：「不错，据说这幻眸驹眼有异彩，能在黑暗中闪耀灿烂光芒，可以吸迷其他兽类。且此马对主极忠，矢死不二，不但能日行千里，性格更是暴烈无比，等闲狼虎，那经此马一击，的是十分珍贵罕见……」

红面韦陀战千羽一笑道：「好了，咱们进去吧，有话慢慢谈，胜似在此处日晒腿酸。二弟，你酒瘾憋回去了么？」

大旋风白孤一滋牙道：「怎会憋回去？愚弟适才只不过是略展才华，稍述所见，也免得被你这做兄长的讥为一肚子草包哩。」

各人不由莞尔。栓妥坐骑后，鱼贯进入竹篱之内。

这所酒肆建筑得并不宽大，迎面一间敞厅，摆著几张斑竹桌椅，壁下，尚挂有几轴意境悠远的淡墨山水画。

五人才进入，便深刻的感受到一股脱然出尘的清幽洁雅。

江青微微一笑道：「雅人，雅士，这酒店主人定然大有来头，不会是个凡夫俗子……」

战千羽笑道：「大有可能，草莽之中，尽多神奇异人，果如你所说，却也不足为怪哩。」

众人正说笑间，步履声已惊动了室内之人，一个年华二八的妙龄少女，已自内姗姗行出。

这少女身著一件粗布衣裘，却剪裁得十分切体，衬著那一身欺霜赛雪般的莹腻肌肤，再加那清丽妩媚的脸蛋，直如一朵娉婷生姿的晚香玉。

大旋风白孤一见之下，不由暗赞一声：「好标致的姑娘！」

这少女见了面前五人，不觉有些意外的一怔，随即如百合初放般嫣然一笑，道：「各位是来饮酒的么？请里面坐。」

她一笑之间，唇边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各人这才又看到，这少女唇角，尚有一粒圆大的「美人痣」大旋风白孤哈哈一笑，心忖道：「古人说，美人如醇酒，这句话我到现在才深深觉得，这妮子如此一笑，呵呵……可令人未饮先醉了。」

这时，红面韦陀战千羽目光向四处一瞥，庄容道：「这位姑娘，贵店可是仅由姑娘照拂么？」

少女妩媚的一笑道：「不，小店是由我爹爹照顾，我么，只是帮帮忙。」

她说著话，清澈的目光随意一飘，竟像是凝结住似的停留在江青那俊俏的面孔上。

江青不觉被这少女瞧得面孔一热，急急转首他顾。

这微妙的动作，俱已被敏感的云山孤雁瞧在眼中，她嘴唇微抿，螭首低垂，觉得十分不是滋味。

大旋风白孤暗笑一声，忖道：「唉！人说姐儿爱俏，这句话可真是不错。看情形，自己这个老光棍，只怕要一辈子打到底了……」

红面韦陀战千羽乾咳一声，说道：「姑娘，便请先行引路。」

那少女微微一惊，面庞嫣红欲滴，像是雪白的荷瓣上，染上一抹丹朱！

她又向江青嫖了一眼，已啊娜的带引各人进入室内。

五人才一入室，已发觉室内靠左隅屋角中，坐著两个老者。

向外坐的一个，穿得破烂不堪，满头乱发，颌下短髯如虬，根根见肉，这时正回首过来，睁著一双炯然巨目，向各人上下打量。

里坐的一人，却是个慈眉善目的清瞿老人，他穿著一件浆洗得十分乾淨的葛色长衫，这时已笑意盈然的起立行出。

这老人向江青等抱拳一礼，清朗的说道：「老夫唐志卿，难得各位壮士莅临小店，可谓蓬舍生辉，且请各位勿嫌简陋，随意落坐。」

战千羽、江青等连忙还礼，道：「老先生客气了，贵店房舍清雅，环境幽美静说，正是休心养性之处，确实令人羡慕。」

说著，各人已纷纷落坐。

老人回头道：「萱儿，且去将后园酿存的『女儿红』拿一坛出来，以饗佳宾。」

少女答应一声，轻扭的向室后行去。

这容态清雅的老者，并不探寻各人的姓名，向战千羽等告罪一声，又回到角隅，又与那虬髯老者低酌轻谈了起来。

红面韦陀向各人一使眼色，悄声道：「这位唐姓老者，极可能是洗手归隐的道上朋友，吾等言谈之间，务须仔细，切莫露出破绽。」

各人心意神会，默默颌首。

这时，那清丽出尘的少女，已将一缸「女儿红」搬来，又送上四碟精致可口的下酒小菜。

她亲手拍开泥封，给每人筛了一碗酒，再一一送至各人面前。

当这少女双手奉酒，置于江青面前时，又有意无意的向江青一瞥，唇角含著一丝令人神醉的微笑，睡轻退下。

大旋风白孤一闻到这佳酿醇酒的香味，不由咂嘴巴大赞道：「好酒，好酒！怕不是十年以上的佳酿……」

坐于一隅的老人唐志卿，这时一举手中瓷碗，清声笑道：「这位兄台的是此道中可人！呵呵，老夫这陈年『女儿红』，确已酿存了十有二年了！」

大旋风白孤豪迈的一笑道：「难怪如此香醇哩！来，兄弟先敬唐兄一杯。」

老人微微一笑，连道不敢，已举碗一饮而尽。

那与老人同坐的虬髯老者，这时仍然独酌独饮，眼皮子也不向这边撩一下。

唐姓老者又一笑道：「老夫自开设这酒肆之后，日常无以排遣，便以莛花酿酒以自娱，倒是难得遇上如兄台这等豪士哩。」

红面韦陀这时看了那虬髯老者一眼，在脑中默默思索著。大旋风白孤哈哈大笑道：「唐兄客气了，兄弟等浪迹江湖，终日劳碌奔波，注定不得安稳！呵呵，那及兄台如此清雅安谧，优游自在！」

二人又寒暄数句，各自添酒重饮。

云山孤雁略一沾杯，面庞已红如胭脂，她取出丝绢微印唇角，这个细小的动作，却透出十分的俏丽与娴静。

江青情不自禁，轻轻握住夏蕙玉手，低声道：「蕙，你真美……」

夏蕙面颊更红，垂下头去，酸溜溜的道：「人家最丑，那及得刚才那位姑娘……」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一怔，急道：「蕙，你又想到那儿去了啊？那位姑娘关我们什么事呢，她美它的，莫不成我就会有别的心意……」

夏蕙无来由的眼圈微红，幽然道：「哼，你不用骗我，她用眼睛看你的时候，那神情，和双飞仙子全玲玲一般无二。我……我怎会看不出来！」

江青不由心中一悚，一股隐藏在心扉深处的创痛，又已缓缓伸入意念之中，他冷笑著问自己：「这女孩子为什么会以那微妙的目光看我？哼！假如我依旧是以前那丑陋的模样，只怕这少女目光中所蕴的神韵，将会大大不同了；她会惊异的瞪著我，然后，又厌恶不屑的转过身去，心中在骂，那里来的这个丑鬼，看了就使人呕心。嘿嘿，这就是女人，千篇一律，自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江青想著，英挺俊俏的面孔上，已透出一丝令人惊惧的寒意，更确实一点说，这寒意中，尚有著一股自嘲的意味。

夏蕙没有得到江青回答，有些惊惶的抬头望去，于是，在她的目光触及江青面孔的神色时，她已更为惊惶了。

她关切而惶恐的悄声道：「青哥！你……你生我的气了？我真该死，又惹你生气，啊，你别这样，我怕……」

江青心头一震，已发觉自己失态，他微微苦笑道：「蕙，别胡思乱想，我永远不会生你的气，我适才想到一件十分不愉快的事。」

夏蕙忧戚的道：「不，不，你是在恨我，哥，我由你眼中的神色看得出来，那目光多可怕，蕴藏著深刻的恨和怨……」

江青诚挚的道：「蕙，便算我适才所想的事，含蕴著太多的愤怒和怨恨，但请相信我，那不是对你而发，真的，不是对你而发。」

夏蕙似放下心中一块大石，长长的吁出一口气，她轻轻的道：「青哥你这么恨，是对谁呢？可以告诉我吗？我也恨他……」

江青苦涩的一笑道：「我早晚也会告诉你的，一定。唉！其实你可以不为我担上这么多的烦恼。」

夏蕙温柔的说道：「哥，你别这么说，凡是恨我的我都恨，凡是爱的我也爱，自然，除了别的女孩子以外……」

江青开怀的一笑，轻道：「蕙，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醋坛子。」

江青这句话，声音因未注意而稍稍提高了一点，已为坐在一旁的祝颐听到。

他悄悄附过嘴来，在江青耳傍道：「不错，而且是一缸道地的镇江老醋。」

江青玉面一红，狠狠的在祝颐大腿上槌了一拳。

大旋风白孤又乾了一碗酒，见状呵呵笑道：「四弟，昨天全本铁公鸡才演完，倘没有尽兴么？」

祝颐磁牙咧嘴的揉著被江青槌痛的地方，好一副难看的德性。

红面韦陀战千羽两碗「女儿红」下肚，面孔更加红亮，有如伏魔的关圣大帝。

他向江青笑道：「四弟，别光顾著说话，美酒佳肴错过了未免可惜。」

江青尴尬的一笑，举碗深深饮了一口。

这时，那叫萱儿的少女，又移步进屋，出来时手上端著一黑漆油亮的木盘。

木盘上有两个雪白的瓷碟，碟中盛著切成一瓣瓣的「冰梨」，每一瓣冰梨上，倘插著一枝牙签。

老人这时呵呵一笑，道：「宝贝，你今日怎么如此勤快招待？把为父的家当却搬出来了，可是为了你轩辕伯伯么？」

老人言谈之间，宠爱慈祥之情，溢于言表，可以看出，他对这婷婷玉立的女儿，是十分溺爱的。

那满颌虬髯的大漠宏声一笑道：「乖侄女，做伯伯的那儿都不愿意去，就是喜欢到你家来。呵呵，不为别的，为的便是你这乖侄女，还有你这个酒鬼老子。」

少女羞涩的一笑，一伸皓腕，拿起一碟「冰梨」置于二老桌上，道：「轩辕伯伯，你尝尝著，这是爹播的种，侄女亲手培植的。」

虬髯大漠用两指拈起一冰梨，置入嘴中，边嚼边谊：「好！好……」

少女妈然一笑，于是，那层角的美人病，便越发现得妩媚了。

她托起盘子，如彩燕般掠到江青等人的桌前，将另一碟冰梨置于桌上，轻声道：「这一碟冰梨，是寒舍后园所产，区区贱物，不成敬客之道，尚请各位一尝。」

莺声燕语，听来甜脆之极，说话中，这少女的目光，却一直睇视著江青，好似完全对他而言一般。

大旋风白孤等人连忙称谢不迭，江青却有些窘迫的，微微领首示意。

这时，那唐姓老者朗声笑道：「此物名曰『冰梨』，乃老夫昔年行脚天山之时，自天山『灵雪寺』后崖携回，以特殊方法培植而成，虽非珍果，但在此地却极难一尝哩！」

红面韦陀战千羽忙道：「唐兄客气了，如此珍物奇果，却嘱令媛探下，赐予老夫等人，萍水之交，承蒙唐兄如此厚待，倒使老夫等好生不安。」

唐姓老者连道不敢，站立一旁的少女忽然踏前一步，有些怯生生的说道：「好吃吗？」

他说话时，目光一直望著江青，示意此言是对他而发。

江青不由大为尴尬，呐呐说道：「嗯……啊，好极了，在下尚是初次尝到此种佳果，多谢姑娘厚赐。」

那少女仿佛高兴极了，笑得更加甜美。

她有些羞涩的道：「我真高兴你和我说话，我还以为你不理睬我呢！」

江青不由俊面通红，他做梦也料不到，面前这明媚俏丽的少女，说话竟是如此天真娇憨。

那少女，一语甫停，已像只燕儿般，翩然掠向室外。

唐性老人慈爱的目注著爱女背影，笑道：「这孩子，自从她娘逝去后，让老夫宠坏了，呵呵……」

战千羽随著陪笑了一阵，回过头时，面上已转为惊异凝重之色。

江青等正自觉得有些奇怪，战千羽已用手向后一比，又向他心中微指。

江青等也知道，战千羽是说明背后那虬髯老者的来历。

由他面色的沉凝与惊讶之色看来，可见这虬髯老者，必不是一位寻常人物。

第四十九章 指剑环几

江青目光向角隅一瞥，将精湛的内力逼成一线，以「咫尺传音」的功夫，向战千羽问道：「大哥，这位复姓轩辕的虬髯汉子，你可认识他么？篱外那匹「幻眸马」的主人，想必是此人。」

战千羽面色庄重，亦用「千里传音」的内家秘技，嘴皮微动道：「为兄乍见此人之时，便料定必为武林中成名之辈，若非那唐姓老人喊出此人姓氏，只怕为兄尚记他不起。三十年前，西凉道上出现过一位不知来历的年青豪士，号称沧浪子，名曰轩辕石，甫出江湖，便因技高胆大，名震一方，但不知为何，这沧浪子却在出道三年，旭日辉煌之际，忽然销声匿迹，舍其大好前程隐去，有如昙花一现。」

江青眼角斜睨战千羽背后，知道自己二人以内力传音，并未被虬髯汉子发觉，他又问道：「传闻中的沧浪子轩辕石，可似此人模样？」

战千羽道：「传闻昔日的轩辕石，功力卓绝，豪气飞扬，相貌俊逸超群，却并无这匹『幻眸宝马』。但是，沧海桑田，世事多变，三十年的悠长岁月，是可以发生很多变化的，早年的英伟俊彦，又安知不成为今日的颓唐老叟？为兄所以敢说这眼前的虬髯汉子，是那昔年的沧浪子，有两点根据：其一，江湖中六十年来成名之辈，为兄大多知晓，而其中复姓轩辕者，少之又少，可说只沧浪子一人，其二，传言这沧浪子右掌心生一钱大红斑，适才这虬髯汉子取食冰梨之际，为兄曾加意察视，在此人掌心正中，也有一块钱大的红斑。」

江青下意识的向那坐于角隅，正举杯狂饮的虬髯大漠右掌望去，但是只看到他的手背，没有著到掌心那块红斑。

战千羽又道：「此人忽然于威名鼎盛之间，退出江湖，必有其难言隐衷，吾等与其素无渊源，且此人好似不愿与吾等结识，吾等知其来历便可，不必追根究底，以免发生误会。」

说罢，战千羽已敛去功力，佯笑道：「这冰梨味道之甜脆鲜美，的为老夫所初尝，异果难得，吾等可一饱口福。」

大旋风白孤知道适才战千羽，已施用「千里传音」功夫，与江青交谈，所谈内容，不问可知，必为这酒肆主人及那虬髯大漠之事。

他是老江湖了，当下不再追问，大口喝酒，频频伸手取食盘中冰梨。

江青也为夏蕙一连拈了两瓣，亲自置入夏蕙面前瓷碟之内。

夏蕙望著心上人，微微一笑，但是，这娇艳的一笑中，却多少含著些酸溜的成份。

江青知道夏蕙此刻心中的滋味，他不愿做太多而重复的表示，因为，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行动，原是今后最大的「爱」之保证啊！

他正深沉的陷入一个思维中，却忽然觉得有两股尖锐的目光，来自角隅，向他炯然凝注。

江青下意识的抬头望去，双眸已与那两道射来的目光相触。

于是，他不由微感一震，那两道目光是如此的明亮与森严，冷峭中好似带著一股令人震慑的力量。

而这向他凝望的人，正是那位衣衫褴褛，虬髯绕颊的中年大漠。

江青微觉有一丝不自然，他望著那虬髯汉子颌首一笑，对方已一反适才那冷漠深沉的神态，双手抱拳一礼，启声道：「这位兄弟神仪内蕴，光彩逼人，若不嫌冒昧，可否将大名见示？」

江青估不到这位一直沉默寡言，素昧生平的虬髯汉子，会忽然开口向自己说话。

他急忙还礼，朗声道：「承蒙谬奖，实不敢当，在下江青，尚祈兄台指教。」

「江青」两字甫出口，虬髯大漠与那唐姓老者，俱似微微一怔，他们虽然随即掩饰这有些失常的形态，但已被战千羽等人看入眼中。

虬髯大漠蓦然长笑一声，起身离座，大步向江青座前行至。

江青等人正自愕然，虬髯大漠已顺手拉了一张竹椅，面对江青坐下，宏声道：「火云邪者，盛名扬天下，老朽不知自量，欲向尊驾拜领几式不传之秘，老朽文弃武废，浪荡江湖，至今一无所成，目下之意，只是以昔年所学陋技，请江兄教正一番而已！」

江青微一沉吟，目视拜兄，眼中含著微询的意思。

红面韦陀战千羽呵呵一笑道：「四弟，既然当年的沧浪子轩辕大侠，欲指教老弟几乎绝学，此乃千载难逢之机，常人欲求教尚不可得哩。」

虬髯大汉环目骤睁，诧异而惊愕的注视了战千羽一眼，又回头向身后的唐姓老者投去无奈的一瞥，大笑道：「红面韦陀，果然不愧为久闯江湖之武林前辈，只凭这份眼力，已是寻常人物无以比拟，沧浪子早已幻云消逝，随风而去，却料不到仍有武林朋友记怀，且更是 赫一时的红面韦陀战老师。」

战千羽笑道：「轩辕兄见闻之丰，亦足令老夫钦服，老夫与兄台仅是互相闻名，缘悭一面，兄台亦能识出老夫，设非沧浪子，他人岂有此超人眼力！」

虬髯大漠豪迈的笑道：「彼此尽属天涯客，相逢何必曾相识？」

他又转向江青道：「既然战兄已识破老朽行藏，老朽亦无庸再加隐瞒，三十年前，西凉道上，有如昙花一现之轩辕石，便是坐于江兄面前，这个边框不修，潦倒癫痴的老汉！」

江青庄容道：「轩辕兄之名，在下仰慕久矣。人生若梦，功名富贵，悲欢离合，总是苦涩多于醇甜。不过兄台退隐江湖，优游林泉，放弃了一生的好作为，确是令人惋惜。」

沧浪子轩辕有有些黯然的一笑，忽又沉声道：「江兄，老朽旧话重提，欲藉此机缘，拜识兄台所负绝学。老朽纯是印证之意，尚请江兄莫予误会...」

江青仅知这昔日纵横西凉一带的沧浪子，武学甚为渊博，只是渊博到什么程度，他却不十分清楚。

沧浪子一再表明，欲与自己在武学上加以印证，看其形态，甚为真挚，并没有含有一般武林人物的存心挑衅或折辱之意。

按说若两方较技，须以所习艺业相互施展才是，但这位沧浪子轩辕石却静坐不动，并没有起立动手表示。

这不由使江青好生纳闷，而也不知对方是在卖弄什么玄虚，尤其内心有些疑惑的说道：「兄台如坚欲赐教，在下只得奉陪，只是，不知兄台欲以何种方式指沾在下？」

轩辕石微微一笑，伸手将胸前一块约起的补钉抚平，缓缓说道：「武林中人，不论何种性质的比斗，皆是施展兵器拳脚，此虽为表扬所习武功根本之道，却未免有欠文雅，老朽目前欲向江兄拜识的绝学，却想出一个十分别致的印证方法。」

四周之人，俱皆屏息敛气，凝神聆听，要看看这位有如神龙一现的沧浪子，到底想出什么别开生面的较技方法。

江青悄然一瞥那位神色泰然自若，正学杯浅啜的唐姓老者，口中却道：「愿闻其详？」

沧浪子轩辕右续道：「吾等便以此斑竹桌面，为较试扬地，以双手十指，代表兵器或拳脚，全身任何一处可以发挥攻击力量的所在，都可贯劲于十指加以施展，如此，非但不用奔跃闪掠，更可无失手误伤之虑，老朽此意，未知江兄以为可行否？」

江青朗声笑道：「轩辕兄提出此等较技之法，确是别出心裁，不仅可以免去劳累之苦，更可是不伤彼此和气，只不过，在运用脑力方面，却是十分吃力，只怕在下生性鲁钝，无法胜任哩！」

江青所说的，果然不差，轩辕石所提出的较斗之法，虽然不用真刀实枪。掌劈腿蹴，却须要在两人相对的尺许空间，以一张桌面的狭小阔幅，凭藉著最敏锐的接触与绝对快速的反应，自脑中思忖对敌之法，这虽没有凶险，却较之平时交手时更为难于应付。因为，平素与敌交手，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利用闪避，但是，以这种方法决斗时，便没有闪躲的余地。换句话说，便是二人一旦开始比斗，只有一招连接一招的继续下去，不得停止，要直到双方一人失招落败为止。

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人，亦是成名立万的老江湖了，如何看不出这沧浪子所提出的较技之法，十分厉害。

他望著江青，浓眉微皱，但却没有说话。

大旋风白孤虽然知道自己这位四弟，武功之高，已达惊世骇俗的地步，但这种奇特的较斗，却是江青首次所遇。

无论那个人，所习的艺业有多高，若遭遇到一件自来未遇的场合时，也都不免有些惶恐或迷惑的。

白孤暗向江青一使眼色，故意呵呵笑道：「轩辕兄，这样的印证方式，

果然温文尔雅，只是恐怕我四弟，非兄台对手哩！」

沧娘子微笑道：「白兄言重了，老朽腐木萤光，岂能与皓月争辉？得江兄赐教几招不传之私，已是感怀良深，何敢言胜负二字？」

江青这时面容十分凝重，移坐沧浪子对面，宏声道：「轩辕石，武学一道，只有相互切磋，始能有长足进展，江某甚愿在兄台绝技之下，能获机缘，得窥门径！」

此际，香风动处，那叫做萱儿的少女，亦已飘然而入，她抿著嘴唇，似笑非笑的站在沧浪子身后，模样十分娇憨。

这叫萱儿的少女，好似对这场别开生面的斗技，甚为感到有趣，那只水汪汪的大眼睛，不时向四周围各人溜转，自然，停留在江青脸上的次数，比较来得多些。

那唐姓老者，仍然坐在角隅挂著一丝微笑口默默向这边凝注，优闲中显出无比的儒雅淡泊。

江青将双手十指伸屈玳次，一笑道：「轩辕石，便请赐教。」

沧浪子举起酒杯，深深啜了一口，吁了一口长气，宏声道：「江兄，老朽放肆了。」

江青没有说话，微微颌首示意。

沧浪子轩辕石，一双手十分宽大，手指又粗且长，十指尖端，尚蓄留著盈寸长短的指甲，十只手指，正随著他双臂肌肉的轻微颤动，极为灵活的上下移转伸缩。

江青胸部离著桌沿，就在半尺远近，他那一双晶莹如玉的手掌，正交叉叠放，目光却注视在对方双手之上。

缓慢的……

沧浪子左掌轻挥，飘浮得有如一片空中的云彩，拍向江青腕脉，右手却撮如鸡心幻化莫测的点向江青肩头「极泉、青灵」二穴。

他掌势展动间，虽然轻描淡写，但一片微微回荡的劲气，已将各人移至桌旁的杯中醇酒，拂起层层波纹。

红面韦陀战千羽亦是此中高手，他在一傍目睹之下，不由心头一凛，暗忖道：「这沧浪子三十年前能臣服西凉武林，果然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现下施出的招式，好似武林中久已失传的『竹影十八式。』」

战千羽尚未想完，江青十指已迅速各自伸缩七次，一片尖锐指风中，已将对方来势挡过。

沧浪子微笑著，双手食拇指疾圈成弧，一弹挺出，怪异无伦的急速戮点，刹那间已将江青双掌「手少阴心经」主脉穴道，全然罩于其招式之下。

红面韦陀战千羽心中大叫：「老天，这是极北『天心海』的『指笼乾坤』啊！」

江青哼了一声，十指箕张，急速旋动，一片精耀莹白的的光芒，已自他修长的手指上反映，布成一道严密优美的扇形光幕，将半个桌面全然弥盖。

沧浪子低喝一声：「好！」右掌五指伸展如剑，闪出五股剑形锐风，指向江青手臂「通里」「阴郁」「神门」三穴。

江青心头微感一震，他已觉出，敌人功力之高，武学之博，实是令人惊惧。

就在他略一分神之际，五股锐风，已自袭向手臂，江青急忙甩腕平掌，向对方「少府」穴，双掌无名指却戮向沧浪子手心，一招两式，用得极为

为险。

沧浪子面色凝重，若闪电般的变招换式，须臾之间，已又虚实莫测的攻击十九招。

他所使出的招式，忽做剑，忽化锤，忽幻掌，忽变指，不但所用招法怪异深博，见所未见，其威力之宏，妙用之绝，更是令人咋舌。

江青竭力镇定心神，沉著应战，亦在顷刻中立还颜色，如波涛绵绵涌滚，即时反攻出一十九招。

江青本身所具武学，早已达到登峰造极之境，他若循一般交手方式与沧浪子过招，则沧浪子虽然名极一时，亦将不是江青之敌。

但是，沧浪子却以此种方式，与江青互证所学，无论在习惯或应变上，都不是江青所熟悉的，而一个习武之人，任他艺业如何渊博，擅长与短绌之处在所难免，这是关系成败的极大关键。

江青一口气还攻十九招后，沧浪子已不由微臆一声，臂膀肌肉急速抖动，随著他肌肉的抖动，十指宛若十柄锋利的短剑，在那间幅度窄狭的斑竹桌面，往来掠动腾刺，几乎已没有任何一丝可容敌人活动的空间，或喘息的机会。

江青见状之下，面孔神色有些惊愕，从他在武功上浩瀚的见识中，他已识出，这乃是武当派「白云剑法」的精华绝技：「十剑指天」！

而这沧浪子竟能将这招凌厉精绝的剑法，融化于掌指中使出，其功力之深，悟性之强，确实可称一绝站立于沧浪子身后的萱儿，那抚媚的双瞳中，透露出一股忧戚惋惜之色，在她的心目中，轩辕伯伯的此项绝技，是无与伦比的，而这招「十剑指天」，更是轩辕伯伯的绝中之绝，只怕那英挺秀逸的青年，要在此招之下败北了。

江青双目骤睁，轻呼道：「对，这才够劲！」

他在睁开双目的同一时间，两掌十指倏而圈勾，迎著那逼人的锐风，有若狂澜中的砥柱，猝然戮出。

这正是邪神嫡传的「并天指」。

劲气呼啸而进，瞬息间已与沧浪子攻来的招式相触，好似两条云龙，迎敌著密密卷涌的风暴，于是，隐约有一阵动人心魄的风雷声微微响起，四座诸人的衣衫，在空气的流荡中拂动，而同时这张斑竹桌子，也随著簌簌抖动。

沧浪子哼了一声，迅速收招，双手斜拥胸前，目光沉静而机警的注视着江青手掌之上，他已在江青所发的「并天指」下，吃了一丝不易看出的小亏。

他慎重的凝注著对方那双晶莹修长的手掌，脑中在极快的忖思克敌之法，他已确切的觉出，面前这位新近崛起江湖的「火云邪者」，正是他生平以来所罕遇的一等劲敌！

一阵细碎的步履声响，那貌像清瞿的唐姓老者，已默默行至众人身傍，由他消失的微笑中可以看出，有些讳莫如深的老人，已对面前这场比斗，起了严重关切心理。

更进一步说，他又何尝不为自己这位老友担心，不为江青的绝学所震慑呢，虽然，他表面仍是尽情装饰出一抹失去原意的淡泊笑容。

红面韦陀战千羽暗中吁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拜弟已在短暂的比斗中，渐渐了悟其中诀窍与技巧，能流畅淋漓的发出他本身所含蕴的绝技。

这亦是说，江青已能将他日常应敌的手法，融会到这场他所不甚习惯的比斗之中。

于是微笑在战千羽面孔上浮起，在白孤脸上浮起，在祝颐的眼角浮起，也在夏蕙那如花似玉的面目上浮起，自然啊，更在那少女萱儿的双颊酒涡中浮起。

而这美丽的少女，那醉人的酒涡，那令人神注的「美人痣」，衬著这一发自内心的真情微笑，更透出一股不可形容的魅力。

忽然——

沧浪子沉喝一声，双掌幻化成一串串如日月星光般的小小圆弧，像是一圈圈有著灵性的精灵，向江青圈泻而至，在每一圈圆弧中，皆穿出一股锐利的无形劲气，随著那无数圆弧的去势，涌向江青身前。

这奇异而凌厉的招式，其力量与妙用，俱是相关相连的，能在敌人受惑于那无尽无绝的弧光时，被那无影的无形劲气所伤。

江青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将体内一口先天真气调息，而他莹白的十指，已蓦而向外挥出。

于是，十道晶莹的，雪白的劲气，亦相同的凝结成剑形，彷彿自空中带著雷霆万钧之势降临的神剑，挟著无匹的威力的反迎而上。

一旁的唐姓老人，此刻不由脱口叫道：「啊，天佛掌！」

不错，江青此时所使的奇技，正是天佛掌法的第二招：「金顶佛灯」。

此招的深奥及威势，与沧浪子适才所施出的武当「白云剑法」中之「十剑指天」一招，有著异曲同功之妙，但是，在气魄与功力上，却要更加来得浑厚！

沧浪子一听到「天佛掌」三字，满额虬髯已微微抖动了一下，但他仍旧倾出全力，疾攻敌人。

一连串的密响，有如正月的花炮般进入四座每个人的其中，江青与沧浪子二人，稳座的身形，不由同时向后仰去。

江青仅向后仰出半尺，又缓缓恢复原状，他那如玉似的面孔，已现出一丝红晕，呼吸亦较急促。

沧浪子连人带椅，被江青发出的劲力，倒震出两尺之外，椅背几乎与地平行，他在那仅有一隙的空间，倏而闷雷般沉喝一声，蓬乱的头发与满额的虬髯，根根倒立，那庞大的身躯，仍能坐在竹椅之上，奇异的飞回面前。

江青微微一笑，左掌运「并天指」，右掌挥出五道的无形动气，又一次向沧浪子疾攻而到！

沧浪子始才坐稳，攻势已至，他蓦而吐气闻声，转腕，两掌掌背重叠，十指弹出，藉著转腕时的劲力，双手十指，各自逼出两股锐风，如蛛网般，向敌人交织射出！

他招式一出，红面韦陀战千羽已自环目大睁，尚未及开口，大旋风白孤已低呼道：「啊！久已失传的西凉『驼龙指』！」

在白孤说话的同时，江青圆睁的双眸，已忽而闭成一线，宛如老僧入定，同时双掌合什，疾翻而出他掌势才推出，十只手指已奇妙的幻化成两片扇形的白色气，于是，在他发出的一股浩瀚罡风之后，即时涌起了一层强韧而严密的无形劲力，将他所能遭受到任何伤害的间隙，全然掩遮无遗！

这是江青将「天佛掌法」中的第三式：「佛问伽罗」与邪神秘传奇技，五大散手之一的「掌不刃血」融汇施出，而他更将那「掌不刃血」的攻势敛

去，以其坚勒的守势，发挥至高极峰。

于是，沧浪子，所使出的西凉绝学「驼龙指」，已在瞬息之间，与江青连续展出的绝技相触。

空气中，响起了一片「波」「波」的密响，房间内平静的气流，亦似在这一刹那之间，被一股突来的旋风所催动，在室内急速的流转起来。

观战的各人，俱不由以袖遮面，同时深深的呼吸，以抗拒那一阵令人窒息的压力。

唐姓老者低微的嗟叹一声，缓步向座位行去。

江青仍然稳坐椅上，嘴角合著一丝安适的微笑，双手正在轻轻的互相搓揉，形态洒脱之至。

沧浪子轩辕石，那倒竖的虬髯，已恢复原状，面色亦十分宁静安祥，望著江青颌首微笑，这微笑中，流露出一片真挚的赞美与钦佩。

云山孤雁夏蕙，迷惑的望著这两位较技结束的武林高手，这两人神色之间，俱是如此安祥平静，使她著实想不透，这场比试，到底是谁输谁赢？

这时，江青已朗声一笑道：「轩辕兄艺业惊人，虽然三十年来未出江湖，兄台之精深绝学，仍然在武林中算是顶尖高手。」

沧浪子淡然笑道：「江兄无庸为老朽遮丑了，老朽自昔年退出江湖之后，虽已不做名利之想，但对本身这几手把式，却不曾搁置，那知年岁随著时光增进，所习武功却倒退了，江兄，老朽佩服你，尤其阁下能在老朽独擅的『指剑环几』的比斗方式下，以毫无经验的尝试，击败老朽三十年锻链的功力！」

江青面色一整，忙道：「轩辕兄谬奖了，在下会过不少武林高人，似兄台这等胸襟磊落，在下实属鲜见……」

沧浪子长笑而起，随著他身躯的立起，他那宽大的手掌十指，所蓄留的寸许长短的尖锐指甲，已纷纷断落地上。

云山孤雁这时才恍然大悟，胜负之分，早已明确的摆在眼前！

红面韦陀战千羽亦呵呵笑道：「本是无所谓胜负，轩辕兄与老夫拜弟这一场奇技比试，倒便宜了老夫等人多增一番见识哩。」

坐于角隅处的老人唐志卿，这时举杯深呻一口，清雅的笑道：「萱儿，快去换一张竹桌，这张桌子已不能再用了。呵呵……老夫为了这场眼福，却损失惨重呢！」

诸人闻声望去，适才江青与轩辕石用以较技的那张斑竹小桌，此时已在一阵阵微风的吹拂下，化作粉末飞扬。

大旋风白孤心中暗暗吃惊，忖道：「四弟与那沧浪子，二人比斗之时，并未将真力逼注桌面上，仅只二人的劲气拂过，便能将这制造十分牢固的竹桌震成碎屑，而又不会即时塌倒，这份功力，的确是非同小可。」

那叫萱儿的少女，此刻姗姗行来，将散碎竹屑及移置一旁的杯盘收拾妥当，一双水汪汪的明眸，向江青深深的一瞥，又含笑而出。

江青方自椅中站起，被这萱儿一瞥，不由心中一颤，他说不出为什么，这少女那双深邃的瞳孔中，竟似含有一股夺人魂魄的力量，她只要随意向人一望，便足以令人心旌摇动。

江青局促的别过头去，故意向夏蕙一笑，双肩微耸，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示。

沧浪子又坐回原处，宏声道：「江水随波去，后浪推前浪，古人殆不我

欺。来，来，来，诸位兄台，吾等且浮一大白！」

唐姓老人亦清声道：「一醉能消万古愁，吾等虽然无缠绵之愁，却有岁月不再之忧，呵呵！美酒甘醇，也有暂且忘我，飘然物外之奇妙哩。」

大旋风白孤双手捧起酒坛，大笑道：「虽愿浮一大白，无器，白某无状，权且以坛作杯，敬二位兄台……」

二人连道不敢，笑声中，与白孤推杯畅饮。

江青忽然剑眉微皱，向战千羽低说数句，又回头向夏蕙打了个手式，悄然而出。

第五十章 情孽缠绵

原来，江青所以急著出来，是要寻地「方便」，他掠出竹篱之后，已匆匆进入后面的树林之内。

片刻后。

他轻悄的移步向一条清浅的小溪傍，净身洗手。

这条蜿蜒的小溪，顺著那幽雅的酒肆流出，水面上尚有几株横里伸展的枝桠，几丝叶梗，轻拂流水，有一股淡淡的诗意。

江青双手浸在清凉的溪水中，他舒适的让那流水洗涤著肌肤，手指时而拨弄起晶莹的水珠。

静静的流水，被他荡起层层波纹，水底清晰的景物，亦在波纹荡漾中零乱了。

江青长长的呼出一口气，正待起身——那横过小溪的枝桠上，忽而坠下一只纤细而美丽的足踝，粉嫩的足趾，在水面上轻巧而美妙的划起一道弧纹。

江青不由为这突如其来的事物惊得一怔，他迷惑的望著眼前这洁白细腻的纤足，有些手足无措，因为，这只美丽的足踝，一定是属于一位少女所有……

他有些惶然的抬头望去，在一枝横柯上，他看到了一个窈窕的身影。

江青在目光瞥及那身影时，已看出这正是那叫萱儿的少女！

她鲜红的嘴唇中，正咬著一张叶梗，双手在舞弄著那一头如缎带的秀发，满脸俏皮娇憨的注视著江青江青怔了一刻，玉面微红呐呐的说道：「在下不知姑娘在此，若有唐突之处，尚请怒之……」

江青之意，是指他自己适才曾愕然注视过这少女的纤足，这在对一个云英未嫁的少女来说，是多少有些失礼的。

那少女噗嗤一笑，唇角那颗妩媚的小痣，好似微微跳动了一下，她轻声道：「江公子，干吗这么紧张呀？人家又不是大老虎……」

江青讪讪一笑，心想：「若你真是只大老虎，我倒犯不著如此紧张了。」

这美丽的姑娘又银铃般笑道：「喂！你说话呀，你的武功好厉害，连轩辕伯伯都不是你的对手，鸡怪江湖上的名声这么响亮……」

江青一听这少女的说话。不由有些窘迫，因为，她言谈中直呼江青为「你」，这在一个初见面的男女来说，未免显得有些亲昵……

他尴尬的一笑，轩眉说道：「姑娘过奖了，在下所学，十分粗浅，那及得上轩辕兄的万一。」

萱儿小嘴一鼓，道：「你与我轩辕伯伯称兄道弟，那么，我岂非也成了你的晚辈了？我不要做你的晚辈，你唇上胡子都没有，凭什么有我这么大的侄女？哼！」

江青见明艳的少女，那一派天真未浪的娇憨之态，不由十分有趣，他这时已恢复常态，淡然一笑道：「姑娘，在下并没有说要做姑娘长辈，江湖上的辈份关系，有时确是难以分辨的……」

萱儿嫣然一笑，颊上的两个小酒窝，漾出一丝迷人气息*她柔声道：「这才像话，啊！对了，你别姑娘姑娘的，叫得人家浑身不舒服，我叫小萱，唐小萱。」

江青急忙点头，道：「小萱，这名字真好，和你一般动人，而且与你的年龄正好合适。」

唐小萱一睁那双清澈的大眼，填道：「什么？小？我已经十七岁了，明年四月便正式过生日，这还算小？」

江青又是一怔，忙道：「不……不小……不小……。啊！姑娘，不，小萱，请你穿上鞋子，咱们一起进去好吗？恐怕他们已等急了。」

唐小萱一撇那小巧的樱唇，道：「不见得吧？只怕与你坐在一起的那位姑娘等急了倒是真的，分开这么一霎的功夫也等不及么？」

江青心中忖道：「这位姑娘为什么对自己这样呢？而且，凭目前的关系，不过只是萍水之缘，她如此说话，不是显得有些过份么？唉！蕙妹妹难道真说对了？否则，她无须，也不可能说这些话……」

想著，江青不由正色道：「小萱，别这样说，在下与蕙妹妹十分纯洁，我们互相敬重，互相……互相爱恋，已非一日，在下并……」

唐小萱粉面倏黯，摇手道：「请不要说下去，我知道，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

她有些苦涩的笑了一下，即使如此，那笑中仍含有另一种令人怜惜的魅力，她迅捷的穿上鞋子，黯淡而伤感的向江青道：「江公子，现在太阳尚未落山，我自午间见到你，到目前不过是一段极为短促的时间，但是，有时在某一种情感上，这一个短暂的时间，已是人多，人多了！我……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见著你的日子太迟了……太迟了……」

江青嘴角微微抽搐，他想：「蕙妹妹果然一点都没有说错，小萱见我时，目光中所包含的神色，竟与全玲玲是一样的。」

他又自嘲的苦笑一臂，道：「小萱，你的年龄，只适于做在下的妹妹，一个像你这般绮年玉貌的女孩子，将来不知有多少俊逸豪雄，梦寐以求，现在，又何苦作茧自缚呢？在下只是个徒具虚名的江湖草莽，实不值有劳姑牵挂萦怀……」

唐小萱惨淡的一笑，这一笑，使她那天真纯挚的憨态，好似在骤然间消失，变得世故起来。

她缓缓自那枝桠上站起，用手一拂鬓边的秀发，幽幽说道：「江公子，在这短促的初见里，尤其我是个女子，同你说出这些话，你或者会误解我是一个大胆而轻挑的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我一生中，只有在遇见你的刹那间，使我自心底起了一阵巨大的波动，我几乎无法克制自己，但是，我也不愿强行隐瞒我心中最深切的感触……这是十七年来的生命中，我首次向一

个人，尤其是一个陌生的男人，说出这许多我原不该说的话。我很满足，因为，不论你对我的影响如何，我已将我心中所感受的告诉你，以后……唉！谁知以后如何呢？我恐怕永远不会忘记，永远悔恨一件事，我遇见你的日子太迟了！」

江青努力使自己心湖平静，他警惕自己，克制自己，终于，他沉静的说：「小萱，等你再长大一些，你会知道今天的想法是十分幼稚的，现在，让我们回去吧，恐怕他们真的等急了。」

唐小萱那双美丽的大眼中，流转著两颗晶莹的泪珠*她哀怨的向江青看了一眼，这一眼是如此深刻，如此伤感，就似一把利剑，直穿入江青心房深处。

她默默无言，双臂一展，似一只掠波彩燕般，翩然飞出五丈之外，略一闪幌，已自消失于竹筏之内。

江青怅然卓立，微微摇动。

是的，当一个男子拒绝一个少女真挚的爱意时，这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何况，更是一个如此明艳可人的少女呢？

江青稍为踌躇了一会，正待举步离去——一双绕著紫色小花的绣鞋，已映入他的眼中！

这双绣鞋的式样与颜色，在江青说来，是十分熟悉的，熟悉得可以不必抬头，便可测知这双绣鞋的主人是谁。

他轻轻的道：「蕙，你也来了？」

于是，穿在那双小巧精致绣鞋内的双脚，缓缓移动了，一个忧戚的声音响起：「青哥，你……你难过吗？」

江青抬头，沉静的望著正向他行来的夏蕙，微微苦笑道：「不！只是这女孩子太令人怜惜了。」

「你同情她吗？」

「是的，这是一个少女惯有的忧郁与梦想，直待她另外遇到一个知心青年的时候，她才会忘记，才会觉得以前傻得可笑……」

「青哥，我看这位姑娘，可能不似你说的这么单纯，她虽然初次见你，却对你一往情深……」

江青轻轻挽著夏蕙香肩，低声道：「蕙，你也相信那一见锺情的傻话么？你不了解一个人，不清楚他的性格、品德，便会贸然爱上他？」

夏蕙偎在江青怀里，柔声道：「不。但是，我知道有的少女是会如此痴心的。」

江青笑道：「痴得连心悦之人出去洗手也舍不下么？」

夏蕙「嚶」了一声，不依道：「别自作多情，我是因为你离开太久，你仇家又多，我怕你给人吃了……哼！好心没有好报，人家对你这么关心，却……」

江青蓦然将夏蕙扳了过来，二人面孔相距不及咫尺，夏蕙那如兰似馨的呼吸，江青却可以敏感的觉出。

他血液，在刹那间急促循流起来，身躯亦在微微颤抖。

夏蕙羞涩的闭上眼睛，红润的双唇微微噙动，二人都可以贴切觉出，对方那急促的心房跳动。

于是，江青缓缓俯下脸去，他第一次尝到了夏蕙柔唇的芬芳。

良久……

江青贪婪的吸允著夏蕙那滑腻的舌尖，在二人到了已几乎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才依依不舍的分开。

云山孤雁粉面酡红，如饮醇酒，窈窕的身躯已完全瘫痪在江青怀内，胸前急剧起伏，心神荡漾。

江青竭力镇定心神，始道：「好美啊！蕙，你不恨我太孟浪么？」

夏蕙睁开双眸，怯生生的摇头，道：「哥……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别抛弃我，那怕你即刻要我死去……」

江青急忙用嘴唇堵住了夏蕙的话尾，二人又急急的黏合在一起，紧抱著似欲并成一体。

时间，在这奇异而美妙的情景下，无声无息的逝去……

忽然，远处响起一阵衣袂飘风之声，向二人站立的林内急速掠到。

江青急忙与夏蕙分开，面孔有些发热的注视著林外。

来人未到，一个豪放的嗓音已响起道：「四弟，你怎的方便了这么久？今天咱们还得赶路哩！」

声落人现，大旋风白孤已自落下。

他一眼望著云山孤雁夏蕙，呵呵笑道：「四弟啊！为兄还以为你掉进毛厕里了，夏姑娘出来寻你，也一去不回，原来二位却在这里轻怜蜜爱，呵呵，真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

夏蕙粉面嫣红如霞，不让他说完，轻啐一口，急急掠身而去。

江青有些尴尬的笑道：「二哥，就凭你这张说书相命的铁嘴，已可终生受用不尽了，不过，却也注定了一辈子孤家寡人哩！」

说罢，江青亦长笑掠起。

大旋风白孤望著江青背影吼道：「好哇，你竟敢损起为兄来了，何谓白孤？乾净清白，孤家寡人是也，老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人上路，即等于全家动程，这有何不好。讨个老婆还不是个累赘！」

他一边吼叫，一边急忙跃奔赶去。

江青正掠身至竹篱之外，红面韦陀战千羽、祝颐与才赶到的云山孤雁，已在那唐姓老者及沧浪子轩辕石陪同之下，谈笑风生的自内行出。

战千羽一见江青，忙道：「四弟，你怎的出去了这么久？为兄一看时辰，咱们尚可再赶一程，多走一步，也可早一天到达馀杭。」

唐姓老者笑道：「战兄，老夫亦不做虚套，列位如肯屈留，老夫小店尚可勉强住下，若各位确实心急赶路，老夫亦不强留了。」

沧浪子亦接口道：「在下浪迹江湖数十年，如战兄、江兄等投缘之人，老朽尚属少遇，实愿与列位多多盘桓，以请教益。」

红面韦陀战千羽转身握住二人手掌，真挚的道：「二位兄台，战某亦甚愿长时与二位相处，只是战某等人俗事系身，离家又久，不得不早日归去，以免老妻幼孙等念，家园故土之情，乡里挚友之谊，想二位兄台定能了然谅解，他日有绿，必当专程造访二位，那时，我等大可久做相聚了……」

江青这时踏前一步，道：「在下等此多蒙二位厚待，复受轩辕兄赐教；衷心感怀不已，异日有暇，必当重谒聆教，后会有期，所幸匪遥……」

唐姓老人连道欢迎不止，沧浪子笑道：「各位只要找著唐兄的酒店，即便等于寻著老朽一般，老朽居无定所，飘泊四方，但每隔十天半月，必至唐兄处小住数日，老朽静候各位光临。」

各人长揖做别，纷纷上马，一声尊重，扬鞭而去。

江青心头微有一丝惆怅，他没有看见唐小萱那令人怜惜的女孩子出来送行，她，必在深深的伤心吧？

江青在马背上悄然回首，林傍的酒肆外，已空无一人，只有那匹瘦骨伶仃的「幻眸马」，仍在低头嚼啮著地下青草。

秋风萧瑟，枝摇影斜，在静寂中，带著一丝儿凄清与孤单，江青的感觉中，好似是一件至真至美的事物，有著一点瑕疵，而因此不能使他完全释。最少，他对那美丽而多情的少女，是有著一丝歉疚。

两傍的树丛，随著空中的白云，向后悠悠逝去，而那幽雅的竹篱酒肆，也在急骤的马蹄声中，逐渐消失……

云山孤雁驰马靠近江青，悄声道：「哥，你不舒服么？可要下来歇会？」

江青悚然一凛，收回心神，笑道：「我很好，刚才我在想，那女孩子回去后，一定会恨死我的……」

夏蕙对心上人这坦诚的言谈，十分感动，她嫣然笑道：「哥，假如是一块饼，一枚水果，甚至是一件我喜爱的东西，她若想要，我一定毫无考虑的送给她，但是，若她想要你的爱，那么，我将是世界上最刻薄的女子，我不能容任何别的女子分去一丝，那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丝。」

江青深刻的一笑，道：「蕙，我十分了解，同样的，我也不能容别的男子……」

夏忘急道：「哥，快别这样说，我整个的爱，只怕尚填不满你的心，我怎会再去想到别的！」

江青满足的笑了，他望著心上人那娇艳的红唇，说道：「蕙，我……我真想再吻你一次，那滋味美极了，只怕九天之上的琼浆玉液，亦不过如此。」

夏蕙粉面生晕，填道：「亏你还好意思说出口，人家……人家羞死了。」

江青抬头一望，见大旋风白孤，正在与祝颐高声谈笑，红面韦陀战千羽则放马疾奔，一路领先。

他向夏蕙轻声道：「蕙，义父说，要我回去探省他老人家时，最好带个标致媳妇回去，他老人家真有远见，好似看定了我能找个大闺女似的……」

夏蕙心头一跳，故意问道：「那么，阁下可找好了心上之人了么？」

江青略略一笑，道：「好个小妮子，你倒捉狭起本邪者来了，将来本邪者带回去的媳妇，不是那只云山的孤雁，还能有谁呢？」

夏蕙闻言之下，心中利时充满了甜蜜，她心悦已极，却又娇羞无已的低垂粉颈，模样儿又娇又俏，足以令任何一个青年为之凝目。

这时，人旋风白孤忽然高声叫道：「四弟，你看见大哥那迫不及待的急像么？呵呵，他是眼见人家同林双飞，顿感老怀空虚哩！」

江青不由啼笑皆非，说道：「二哥，你真是应了一句话，什么嘴裹吐不出象牙来，家围故土，殷念之切，本是人之情，那会关系著什么同林双飞呢？」

白孤大笑道：「四弟，年青人，小伙子，你没有成家立业，更未享过闺房之乐，怎知道其中奥妙？待你……嘻嘻，你便会了悟大哥何以如此心急赶程了。」

江青微微摇头，道：「二哥，你也没有成家立业，也不曾享过闺房之乐，怎的你便会知道大哥心中所想呢？」

白孤闻言一征*随即吼道：「嘿嘿，你没有听过『人老成滑，姜老变辣』这句俗语么？为兄我走三江，闯五湖，什么样的事儿没有见过？没有听过？」

俗语道：『没有吃过死羊肉，也会见过活羊溜 走』，这件事情，为兄我见多识广，焉有不知之理？」

江青听得哈哈大笑，道：「二哥，你这叫老王卖瓜，自卖自……」

他尚没有说完话，已被后面一阵急骤得好似密雨般的蹄声惊得停住。

这蹄声起得十分奇怪，好像连串迅雷突自天边而起，而每一次蹄音落地的间隙，又几乎微小得没有，宛若无数鼓手，运用著他们强而有力的双臂，连续不断的敲击著鼓面一般。

自江青等人，蹄声入耳起，到他们愕然转首回顾时止，就在这短暂得仅是眨眼的时刻中，那蹄音已自遥远的后路，迅速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移近到众人身后不远之处。

众人目光瞥处，只见一条黑线，自大路上如风驰电掣般奔来，扬起的尘土，宛如一条灰龙，弥漫长空，滚滚而进，但是，待那灰尘扬起时，那条黑线又将它远远抛在后面，端的神速无比。

江青目力最是尖锐，他拢目一望之下，已看出那条如海中浮龙之上，如疾星飞矢般的黑线，正是沧浪子轩辕石所有的「幻眸马」。

这匹幻眸马四蹄每一次起落，几乎已分不出先后，马身仿佛驾在云中，随著它与地面成水平的马尾，急遽前驰。

这幻眸马的马背之上，竟然坐著那个美秀姣俏的少女——唐小萱。

大旋风白孤愕然低呼：「啊，这是匹马？简直是条翱翔空中的神龙了，老夫见闻果然不差，龙驹乎？神驹乎？」

这时，马已渐驰渐近。

祝颐亦惊异的叫道：「咦，那不是唐老丈的千金么？她赶来做什么呢？」

几人中，只有江青与夏蕙在疑惑中，尚带有一丝忐忑和不安。

江青望著迅速接近的那匹奇马，马背上的唐小萱，面容凄怨落寞，隐有泪痕，她这时以一张白色丝帕里住秀发，在丝帕的角边随风飘拂间，更显出这情窦初开的少女，那无比的美艳与俏丽，在此时此景，尚带著一丝儿凄迷的意味。

云山孤雁急忙看了江青一眼，眼光中，含蕴的情感极为难以解释，可以说是疑、惊、妒、怨，更揉绞著无可奈何之意。

江青可以深切的体会出心上人此时迷惘的情绪，但是，他却无法于此刻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因为那匹幻眸马已在这刹那间，到达了诸人面前。

江青勉强装出一丝笑容，高声道：「小萱，何劳远送，在下等感惭之至……」

唐小萱粉面苍白，身躯亦在不可察觉的微微颤抖，她带马擦过江青坐骑之傍，在两马交错的刹那间，她毫不畏惧的向江青深刻的凝注一眼，玉掌微扬，同时短促而怨焦的说了三个字：「我恨你。」

随著语声，一团白色物件，飞落在江青怀内，江青怔愕之下，尚未及答话，唐小萱已茫然一勒缰绳，那幻眸马竟在如此急速的冲力下，长鸣一声，瞳孔中宛如海底的珊瑚般，幻闪出五颜六色的异彩，那瘦乾的马身豁然凌空而起，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空中硬生生折了一个圆弧，又在一声长嘶中，似一条纵横长空的乌虹，直向来路奔逝。

这一切的经过，是快速而突兀的，就似在吸气之初发生，呼气之后结束，令人有些迷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江青却异常清楚，清楚得宛如他早就预知此事，那娇俏的少女，说出的三个字，虽然十分急促，江青却可自这简单的三个字中，深切的感觉出其中含蕴的，尽是幽恨与哀怨。

有时，刻骨铭心的创伤，并不须要以激厉的言词或行动表达，只要寥寥几个字，已足可流露无遗，是的，只要寥寥几个字啊！

江青在与唐小萱无邪而短暂得几乎是人生中一瞬的时间都比不上的相视中，已恍如面对著凝视了一整天似的，他可以清晰的看见那少女哀怨的柔唇，抽搐的黑痣，那如海般遂深而凄迷的眸子，而这种种，又组成了一幅令他，或令世上任何一个有情感的青年所无法忘怀的景像。

他低头凝视著怀中那以白绫缝制的锦囊，还有，在唐小萱转马之时，洒落在他手背上的一滴泪珠。

这滴泪珠，晶莹的以一粒透明的珍珠，盈结在他手背之上，泪中合著幽怨，蕴有一个少女的丝丝柔情，泪珠中展现著唐小萱俏丽的面庞，娇媚的黑痣，醉人的令人遐思神往的酒涡。

于是，那粒泪流转了，幻出一丝淡淡的光彩，光彩在泪水中闪烁，唐小萱的俏脸变得更加凄艳。

于是，泪珠滚落在地上，一切模糊了，迷漾了。

西方，残霞烧天，有一抹情人沥出的心血似的嫣红……

四周，一片沉默，沉默中有著嗟叹。

第五十一章 天伦之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曾作南宋的帝都，王孙公子走马扬鞭，金粉荣华，夜夜笙歌的名城佳地——馀杭。

庆春门的后街，沿著铺设大麻石的街面走下去，倒数第二家，是一座气派十分恢宏的府第。

朱红的大门，门傍黑底金字，雕镂著「战宅」两个大字，不知道的人，或以为这是那一位将军重臣的府衙，其实，这就是名扬武林的红面韦陀战千羽座落于杭州的家宅。

战千羽为中原侠义道中，炙手可热的人物，祖上世代经商，本为杭州当地大名鼎鼎的殷富之家，但传至红面韦陀手中，却弃商习武了。

红面韦陀战千羽虽然为人慷慨豪迈，金钱大把大把往外散发，但他祖上遗留的财富，仍然为有数钜富，足够他这一生世享用不尽。

因此，以一个武林豪客来说，拥有如此豪华恢宏的巨宅，亦不算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现在，正是午后。

这一条十分整洁的街道上，全然是官宦巨贾的府第，因而十分清静，毫无城镇之中，那喧哗器杂的烦人气味。

阳光懒洋洋的洒在地面，将这条街道两连筑成排的高大院墙，在地下拖上一排微斜的暗影。

两个挑担子的小贩，正坐在一座府第的墙下阴影中，十分闲暇的低声交谈著。

这条街上，居住的都是杭州城内的有名人物，或官，或商，甚至是武林中的一代高手，他们都是知书达理的书香世代，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因此连这两个小贩的谈话神态，也在无形中显得文雅起来。

于是，当阳光再将墙角的阴影拉长了一段的时候——一阵清脆而徐缓的蹄声响起，五匹高大的骏马，已在街头转了过来。

马上人乃是五个男女迥异，老少俱有的豪士，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相同之处，便是每人都现出一派风尘朴朴的模样，连他们胯下生骑也不例外。

两个小贩有些惊讶的抬头望去。又不由同声低呼：「啊，战老爷子回来了！」

不错，这五人正是离开千家集后，马不停蹄赶回杭州的红面韦陀战千羽、大旋风白孤及江青、夏蕙、祝颐等五人。

红面韦陀一抹面孔上的汗渍，呵呵笑道：「三弟、四弟、夏姑娘，前面便是为兄的蜗居了，这一路来，受了不少奔波之苦，到家以后，首先得让你们的嫂下厨做一桌好菜，咱们痛痛快快，舒舒适适的吃他一顿！」

战千羽言谈之中，透著无比的慈祥与亲切，好似这也是江青等人的家一样，这股亲切的感触，又在无形中传染入江青等人心中。

江青笑道：「大哥，愚弟料不到大哥的家宅竟然如此富丽堂皇，在这上比天堂的馀杭城内，真是享用不尽了！」

祝颐亦在一傍打趣道：「大哥，古人说：『此间受用，正复不尽，何必深山吾庐焉？』大哥想是生性不喜亩静居享福了。」

战千羽又是呵呵一笑，正待答话，伫立一角的两名小贩，已急步行至马前，躬身施礼，道：「战老爷子，你老人家回来了，这一趟出去可有不少日子啊。」

战千羽一见二人咧嘴笑道：「小顺儿、阿富，又到你们叫卖菱角的时间了？老夫倒有甚久没有尝到西湖菱角的美味了，稍待你们两人送两担到家里去，向管事老黄取钱……」

二人连忙答应，战千羽含笑点头，五匹健马，已来至那刻有「战宅」二字的门前停下。

五人翻身下马，顺著一条宽阔的石阶行去，江青抬头瞧著两傍高大的院，心中赞叹不已。

战千羽大步行至门前，伸手急叩门上那对金色兽环，一连串清脆的「铮」「铮」交击之声，已远远传入里面。

片刻之后，大门已「呀」然启开，一个白发番番，下人打扮的青衣老人，自门内行出。

战千羽一看这青衣老人。哈哈笑道：「战贵，你又灌足了黄汤啦？看看是谁回来了？」

那青衣老人仔细向战千羽一望，急忙恭身为礼，喜极道：「老爷，你可回来了，夫人天天叨念，少爷更是时时巴望，孙小姐又一天到晚磨小的要找爷爷，这可不大好哩，老黄那小子一得空便到外面灌马尿，有时竟对小的狐假虎威，官腔十足，战寿那小兔崽子，前天又同夫人身边丫头春荷，挤眉弄眼的，真是不得了……」

这叫战贵的老人家，一见到战千羽便唠唠叨叨，如漏水筛子般诉了一

大段苦经，战千羽回头向江青等人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笑道：「好了，好了，我会问他们的，快进去禀告夫人……」

战贵又同大旋风白孤施了一礼，脚步蹒跚的向内行去，口中大叫道：「战全、战禄，你们两个小子又疯到哪里去了？老爷回来了啊，还有白老爷子及老爷的几位好友，快禀告夫人啊，莫忘了顺便通报少爷一声，还有，孙小姐处也得告诉她们知晓，快点啊，莫非都要劳累我这老骨头么？」

他如连珠炮般一叠声向内传叫著，那副醉意惺松的老眼瞪得如一对铜铃也似。

战千羽偕各人向内行去，他回头笑道：「这战贵乃先父遗下的老仆，自十岁时进入府中，经先父、老夫，现已传到了孙子一辈，他任门房之职，已有六十馀年，可谓四朝元老了，是而除了对老夫他还略有几分敬畏外，对府中其他人等，莫不倚老卖老，吹毛求疵，此人除了口头唠叨外，还不失是个忠仆。」

大旋风白孤大笑道：「得了，大哥这一夸赞，让这老杀千刀的听到，又不知要逢人传说多少遍了。」

众人不由失笑，随著战千羽步下一片周围以长廊围绕的庭园中。

他们沿著一条白石小径行未数步，枝叶疏掩处，已行出男女老幼一大群人来。

首先两人，皆是青衣小帽，下人装束，二人见了战千羽，急忙打千请安，让至一旁站立。

江青向前面一望，已看见一位金丝如云，年约六旬的锦装老妇，在左右两名绮龄丫环的扶持下，向诸人行来。

这位老妇人虽然年纪不小，步履却十分稳健，满面慈祥和蔼之色，红面韦陀大步行上，呵呵笑道：「夫人，怎的劳你亲自出迎，这数月来夫人身体可好？」

原来这位亲切慈祥的老夫人，正是红面韦陀的元配吴氏。

由战千羽这几句体切的言谈中，已可看出这对老夫妻平日恩爱逾恒，相敬如宾的情形。

吴氏向战千羽深深一福，满面欣喜，关注的道：「妾身粗安，倒是老爷在外长期奔波劳碌，实令妾身念念不已。」

战千羽急忙将老妻扶住，一个头扎双辮，面孔红嫩如苹果也似的小女孩，已跳跃著到战千羽身傍，伸开两条小臂，紧紧抱住战千羽双腿，口中叫道：「爷爷，爷爷，你的小娟儿来了，别老与奶奶说话嘛，我不睬你了，说好带娟儿出去，又骗娟儿到西湖吃冰糖葫芦……」

红面韦陀战千羽回身将那小女孩抱起，高举过头，呵呵笑道：「爷爷的心肝宝贝，可想坏爷爷了，好，好，下次出去，一定带小娟儿同去……」

这时，一个儒生打扮的中年书生，已在一个三旬美妇的伴同下，急步向前，双双恭身行礼道：「爹爹回来了，望龙偕媳叩见爹爹。」

战千羽怜爱的望著自己的子媳，慈祥的道：「起来吧，这些日子你们可好？哦，为父险些忘了，快过去拜见各位叔叔……」

江青闻言之下，心中暗叫糟，俊俏的面孔，亦不禁随之转红。

原来，他一见自己拜兄的子媳，论年龄都比自己大上一截，却反要比自己矮一辈，这件事情，总是有些尴尬的。

他正在急得双手乱摇，那中年儒生及他身傍美妇，已趋前叩行大礼，

边道：「愚侄望龙及侄媳拜见各位叔叔……」

江青早已面红过耳，手足无措，云山孤雁夏蕙却早已见机躲到一旁。

大旋风白孤到底世故得多。他急忙抢前一步，将二人双双扶起，大笑道：「罢了，没看见将那两位年轻叔叔早已窘得面赛关公啦！」

这时，战夫人吴氏已含笑向各人衿衽道：「诸位兄弟，尚恕老身不周之处，且请赴厅内暂息。」

江青等人急忙向前谒见吴氏，略事寒暄，已在战千羽引导之下，缓步向内行去。

祝颐一抹额际冷汗，低声向一旁的大旋风白孤道：「二哥，这种场合，愚弟尚是首次经历，真是有些吃他不消。」

白孤呵呵笑道：「近只怪你年岁不够，早生三十年，就没有这许多麻烦了！」

江青听见二人谈话，不由回头向紧倚身侧的云山孤雁微微苦笑，轻声说道：「蕙，你倒躲得快，我这叔叔可实在不好做哩！」

夏蕙噗嗤一笑道：「这正像白大侠说的，谁叫你生得这么年轻？哼！我呀，凭什么也要硬做人家的长辈？」

江青四顾无人注意，不由低声道：「小生若已七老八十，那来如姑娘这般标致的媳妇儿？」

夏蕙俏脸透红，啐了一声，没有说话。

忽然，一个稚嫩的嗓音，自江青身侧道：「江爷爷，你的媳妇儿是谁呵？」

江青闲言一怔，急忙转头望去，不由顿时双目发直，原来，那小娟儿正跟在江青身傍！两只大眼睛尚在骨碌碌的转动。

由于她身材矮小，故而江青适才没有看见这个自她爷爷手上溜下来的鬼灵精。

江青怔了一会，始窘迫的道：「小娟儿，你今年多大了呀？嗯，生得真漂亮。」

小娟儿扭股糖似的缠到江青身傍，咬著指头道：「江爷爷，小娟儿十岁，奇怪，你这么年轻，我为什么要叫你爷爷呢？」

江青朗声一笑，随手将这美丽而天真的女孩子抱入怀中，说道：「小娟儿，你真聪明，唉，大哥可真是有福之人，这一派融洽的天伦之乐，可羨煞多少异乡游子啊！」

他后面几句话，却是对身傍的夏蕙而发。

云山孤雁尚未说话，小娟儿已搂住江青颈项，嘟著那粉红柔嫩的小嘴道：「江爷爷，你等会带我去玩儿好吗？这里有好多好多玩的地方哟，爹爹都不准我去，他怕有坏人拐去小娟儿，其实啊，坏人都怕爷爷，只有看门的贵老叔叔敢喝醉了酒还和爷爷挤眉弄眼……」

江青不由暗自失笑。那小娟又道：「江爷爷，小娟儿不会让你一个人陪小娟儿去玩，还有这位美丽的姑姑也和我们一同去，小娟儿玩的时候，姑姑可以陪著江爷爷玩，你们一定常在一起玩的，要不，江爷爷不会说要讨姑姑做媳妇，就像爹爹以前娶娘一样……」

江青闻言之下，两眼早已发直，他做梦也想不到，这百窍鸟似的小女孩子，竟然懂得如是之多，活像个小精灵似的。

夏蕙早已羞得低垂下头，心中忖道：「这倒好，平白将自己降下一辈去，

这小女孩将来可真不得了，不知那个年轻人要活受罪了……」

这时，红面韦陀的独子，那位中年书生，已回头笑骂道：「娟，休得如此无礼，刚才缠爷爷还缠得不够 a 吗？江爷爷已奔波了不少时日，怎的尚赖在江爷爷身上？」

江青急忙笑道：「战兄……啊，望龙贤……贤侄，不妨，不妨，在下……不，我十分喜爱这位小佳孙，真是聪慧极了。」

战望龙笑道：「江叔叔过誉了，娟儿太顽皮，望乞江叔叔莫怪才好。」

江青正待回答，红面韦陀战千羽已长笑道：「这所庭园十分深长，倒累及诸位贤弟了……」

江青抬头望去，才知道自己等人已行完了这片深远的庭园，面前，正是一座布置十分幽雅的敞厅，底后，尚可看见隐约重叠的楼宇。

各人进入厅内，分宾主落坐后，已有两名下人献上香茗。

战夫人吴氏与其子媳略事陪坐，已告罪行入内宅而去。

大旋风白孤，望著两位女眷行人后，舒适的将四肢做了一个懒倦的舒展，半躺半坐的靠在那张宽大的酸枝太师椅上，笑道：「老嫂子及侄媳在这里，大家都有些拘束，哈哈，现在才能舒散一下这把老骨头……」

红面韦陀战千羽呷了一口香茶，笑道：「看你这付德性，也不怕你孙侄女见笑。」

白孤斜目睨向小娟儿，小娟儿正黏在云山孤雁夏蕙怀中，絮絮不休的低声呢喃著，一付娇憨之态。

白孤微一呲牙，心中忖道：「大哥这位孙女，自己可真是不敢承教，上次来此，便磨著自己带她出去游逛，乖乖，足足化去有十两银子，回来还向她爷爷告了一状，说自己只顾与别人谈笑，没有指点她那满脑子稀奇古怪的问题……」

江青举起茶杯，向杯上画的一丛翠竹仔细望了一阵，赞道：「大哥，杭州到底是名闻天下的名城，不说别的，只论这小小一只盅儿，其瓷质之细，丹青之工，已非一般俗品所能比拟。」

战千羽哈哈大笑，尚未答话，其子望龙已恭谨的道：「江叔叔鉴赏眼光确实不凡，此杯共有一套十二只，乃是昔年家曾祖寿诞时，由杭州巡抚周奕所赠，杯底并隐刻有周巡抚当年亲笔所书『翠滴遗香』四字。」

江青向杯底一看，果然不虚，大旋风白孤已接著道：「杯是好杯，茶为上品，只是老夫这个肚皮却消受不了，自午前吃了一顿粝食粗菜，到如今便粒米未曾落肚，又在马背上折腾了两个时辰，已有些挺不住了……」

战千羽笑道：「罢了，午膳已过了时候，晚饭为时尚早，现在嚷著肚饿，未免不对时辰。」

江青亦笑道：「二哥最讲究「食」之一道，但吃了五六十年，仍然瘦得似个人乾……」

战千羽道：「好了，你老嫂子适才离座，便是亲自下厨整治酒筵，她知道你这位天下第一馋虫到来，没有佳肴美酒是搪塞不过的。」

白孤大笑著举起茶杯，高声道：「善哉，善哉，为老嫂嫂乾一杯，算是知弟莫若嫂了。」

说罢，仰首将一杯香茗饮乾。

厅中各人，在十分欢洽的气氛中，天南地北的闲聊起来。

XXX 华灯初上。

夜色，是美丽而澄朗的，夜空中没有一片云，星辰闪烁，月光皎洁，尚带著一丝令人心旷神怡的清寒。

战府的大厅中，人语喧哗，杯幌交错，时而传来，一阵豪迈而朗润的笑声。

这桌酒筵，自太阳落山时摆上，到现在为止，已整整吃了一个时辰了。

大旋风白孤那清瞿的面孔上，浮起一丝油亮的红光，他摸著微胀的肚皮，宏声大笑道：「大嫂烹调之技，果然不同凡响，呵呵，便是皇帝老儿的御厨，亦不过如此，大哥天天享受，莫怪心广体胖，红光满面了……」

坐在战千羽身旁的吴氏，雍容的一笑道：「叔叔过誉了，嫂嫂不过略识几式烹调之法，劣味恐难下咽，倒是要由叔叔包涵才是。」

下首坐的，乃是战望龙夫妇，二人正殷殷分别为江青及夏蕙布菜，一面轻声谈笑著。

江青与夏蕙二人早已饭饱酒足，连声不绝的夸赞著今夜席间佳肴之美味可口。

这时，门外人影一晃，小娟儿已蹑手蹑足的溜了进来，她跑到江青身旁，伸出一只肥嫩的小手，轻轻扯江青衣角。

江青讶然回顾，小娟儿一皱鼻尖。低声道：「江爷爷，你可不能说话不算啊，现在咱们便溜出去如何？」

江青不由暗叫一声苦也，双眸一瞥身旁的夏蕙，悄声道：「小娟儿，等江爷爷先陪你爷爷好么，席尚未撤，现在怎么可以出去呢？」

小娟儿伸出红红的小舌尖，一舔嘴唇，微微摇头道：「不成，爷爷一喝完酒，又是奕棋，谈天，尽做那些没有意思的事，奶奶又会催著我去睡觉，哼，晚上出去玩儿，比白天更有意思呢。」

江青有些著急的道：「听我说，小娟儿，明天江爷爷带你出去玩好吧？咱们游西湖，逛灵隐寺，吃鲜菱角，还有……」

小娟儿一鼓小嘴，气咻咻的道：「这是你早已答应的事嘛，现在是现在，明天是明天，你要不陪小娟儿出去呀，哼，以后你一和夏姑姑在一起，小娟儿便非跟著不可，看你受得了……」

江青一听这问题十分严重，不由哭笑不得，暗暗忖道：「唉！想不到这小鬼头竟然如此刁钻慧黠，像是个八十岁的人精了，好在现在酒席已近尾声了，吃完后大哥他们大概又得奕几局棋，蕙妹妹可能也得陪著大嫂及侄媳聊一阵……嗯，反正无事，便答应这小妮子也不妨，也免得日后受这鬼灵精的威胁，无法与蕙妹亲近……」

想著，他已无可奈何的点头道：「好吧，小姐大人，且请先移玉驾门外相候，容江爷爷使个『金蝉脱壳』之计……」

小娟儿娇憨的一笑，两只大眼一望桌上正在与祝颐、夏蕙等人说笑的双亲，用右手小指勾了江青小指一下，表示默契后，又悄悄溜到门外。

江青微微摇头叹气，附嘴夏蕙耳边，轻轻将此事说了一遍。

夏蕙不由噗嗤一笑，悄声道：「哥，你便陪著小娟儿去玩一趟吧，反正这里没有什么事，我也挺喜爱这孩子。」

江青在桌下一握心上人儿纤手，向席上各人告罪一声，便离座向外行去。

大旋风白孤向江青叫道：「四弟，快些回来呀，还有一道大嫂做的甜汤没有上席哩。」

江青含糊的答应一声，心中却在想：「甜汤？只怕我今夜陪著那小丫头片子出去，有得酸辣汤好喝了……」

他脚步才出门，走廊阴影处已传来一声稚嫩的「嘘」声*一条瘦小身影，已经轻溜到江青身前。

江青一眼望去，果然正是那位小人精，敢请她早已穿好一身水绿色的绸夹袄，准备外出了。

小娟娇憨可人的牵住江青右手，说道：「江爷爷，你真守信，你看，我娘前天才给我做好的这件夹袄，漂不漂亮呀？」

江青忙道：「江爷爷对你岂敢不守信？这衣裳美极了，嗯，真好看，像是天上的玉女下凡。」

小娟儿睁著那双大眼睛，咬著指头想了一下，又道：「什么玉女？江爷爷，小娟儿长大了会不会像夏姑姑那样漂亮？」

江青伸手将小娟儿抱起，笑道：「当然，你一定会和夏姑姑一样美……」

他悄然行入庭园之内，忽道：「小娟儿，江爷爷背你在空中玩玩，你怕不怕？」

小娟儿小手一拍，高兴的道：「好极了，爷爷常常在空中飞来飞去，就是不肯带我上去玩，成天尽教我坐在房裏学习呼吸喘气。」

江青微微一笑，他知道，小娟儿口中的「呼吸喘气」，定是内家武学入门时的初步吐纳之功，只是小娟儿年纪尚幼，不克领悟罢了。

他不再多说，深深吸气，于是，随著他呼吸的助作，身躯已冉冉凌空两丈！

小娟儿正喜得张开小嘴，江青单臂振处，已在空中做了一次妙曼而流畅的迴旋，如一道空中的流虹般，疾速掠出七丈之外。

小娟儿紧抱著江青颈项，耳傍风声呼呼，她低声叫道：「江爷爷好好玩啊！你在空中飞的本事比爷爷都强。」

江青没有回答，澎湃的真气在体内急速流转，每一次在他的手臂挥展时，身形便如脱弦流矢般连连射出。

于是，瞬息间便已到了业已关闭的大门之前，他略一提气，瘦削的身躯已翩然更加升高，在空中划过一道悦目的弧度，飞出那高大院 之外。

落地后，小娟儿已高兴得手舞足蹈，上呼道：「江爷爷你这一身本事真了不起，唔……收小娟儿做徒弟好吗？」

江青牵起她的小手，向前行去，边笑道：「学武功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必须要痛下苦功才行，你爷爷的本领比江爷爷大得多，何不先请你爷爷教你呢？等你学得有了根基，江爷爷自会传你两套十分有用的掌法……」

小娟儿摇头央告道：「不要呀，小娟儿不要跟爷爷学，他老人家一天到晚，尽教人家坐著不动，深吸徐呼，像是发疯似的，那样练武功，只怕一辈子都要挨揍……」

江青微微一笑，随意与小娟儿闲聊著，片刻间，二人已行出这条十分岑寂的后街，在小娟儿引领之下，转了三次弯路，已可看见一片辉煌的灯火，行人往来如织，摩肩擦踵，热闹非凡。

街道两旁，全是门面堂皇富丽的卖买店铺，建筑精致恢宏的酒楼客栈，显出一个大城镇中，特有的繁华与喧嚣。

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有著各色各样衣著迥异，形色不同的人，他们在这所名城闹市中，忽忽而来，又忽忽而去。

江青浏览著四周的夜景，低头道：「小娟儿，你喜欢到那儿去玩呢？」

小娟儿一伸那白白的小手，指向街头那边，道：「江爷爷，这条街还可算热闹哩，咱们到前面城隍庙去好吗？那儿好好玩啊，有耍猴戏的，走软索的，说书，唱小调的，卖菱角、雪茄、冰糖葫芦的，还有卖狗皮膏药……」

江青笑道：「够了，够了，看样子你倒挺熟，咱们这就去……」

他话声尚未停止，背后已传来一个沉冷的语声道：「兄台不用去了，多日不见，故友谈心把晤一番不好么？」

江青闻声之下，霍然回头，丈许外的阴影处，赫然站著一个身材适中的汉子，正向他炯然凝注著，脸上带有一丝险诈的阴笑。

第五十二章 贪念未已

那人缓缓自阴影处踱出，于是，在隐约的灯光下，将他那含有一股诡异神色的面孔，十分清晰的展露在江青眼前。

其实，这人便是不自行走出，江青亦早已看出此人，这不是别个，正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寒戟商固！

江青警觉的将小娟儿牵到身后，冷淡的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会泽一别，不料又在此地与阁下见面。」

商固双睛微转，满脸堆起一层令人厌恶的佯笑，拱手道：「嘿嘿，在下老远便看出是江兄，还道是在下目光错觉，及至行近一看，果然不差，故而贸然出言……」

江青冷笑道：「江某不会在意，阁下行迹一向便是如此 乘虚而入，稍沾即走，不是么？」

商固知道江青言中有刺，他故做不察，哈哈笑道：「江兄言重了，嘿嘿，言重了。」

在下适才出言，乃是玩笑之意，江兄大量，想不至为此区区小事，心生不愉吧？」

江青心中忖道：「这『武林寒戟』缤云戟商固。虽然名貌极为响亮，是武林中顶尖人物；但此人心性却甚是卑鄙，从他乔装扒窃，假意与自己亲近，会潭郊外林中，箴探自己行动等事看来，便可证明。而且……哼，自己当日临溪嗽洗之时，向自己突施辣手的怪容。亦必为此人无疑，他的衣衫不是被自己撕裂了么？当时露出来的，正是这小子原先穿著的那件银衫……」

寒戟商固，为人阴沈险诈，工于心计，他一见江青面色不对，眉头微皱之下，已装出一付诚恳的神态，将语声尽量渗入情感的成份，低声道：「江兄，你莫非对兄弟有著什么误会么？兄弟甚为钦仰兄台平素所行；若兄台对兄弟我有什么看不过的地方，尚请直言指出，以便兄弟亲向兄台解释，茫茫人海，难得知己，兄弟虽痴长几岁，却对兄台仰慕甚切，彼此之间，何妨开诚相见？」

江青自下山以来，经历的险恶场合可说太多了，而江湖中的狠、诈、诡、毒。他也得到深刻的体会，凡是人，只要你属于那一个环境，你便终究会熟悉你这个环境的情况与惯性，那怕你初时只是一个天真得令人摇头的雏

续，而这只是一个时间与接触多少的问题罢了。

商固此时的形态，在江青眼中看来，觉得十分可笑，江湖中充满险诈，而商固不过仅是此遇中手法较高的一个而已。

但是，江青并没有点破，他这时故意放松面部紧板的肌肉，笑道：「阁下多心了，江某并无误解阁下之意，阁下忽出此言，倒令江某好生汗颜，呵，江某几乎忘了，阁下与金衣帮所结之仇怨，未知是否化解？」

寒戟商固一见江青态度忽然转为和睦，不由心中直在打鼓，他模不透对方；这些日子来是变得世故了？抑或仍似以前那么纯挚？

也就是说，他不知道江青态度的转变，是伪装的，抑是诚恳的。

但不管如何，这时已没有时间容他再去揣测了，他豁然笑道：「好，好，江兄果然不愧为武林中新起雄才，性格之豪爽磊落，更令兄弟佩服无已，此地不是谈话之所，前面有家酒楼，今夜便由兄弟作东。咱们痛饮一番，顺便一诉别情。」

说罢，不容江青推辞，已大步近前，亲切的搀著江青手臂，直往前面那条热闹喧哗的大街行去。

江青心中略一忖度，已并肩与他偕行，他左手牵著小娟儿，右掌却暗地蓄备功力，以防万一。

三人十分热络的走在一起，江青与商固二人，并不时沈声谈笑，状至亲昵，外人看来，准会以为他们是一对相交有年的老朋友，谁又会知道二人各怀警惕，正互相防备著对方呢？

小娟儿拉著江青的手掌，稚气的道：「江爷爷，你的饭量可真不小啊！在家里才吃完，又要到酒楼去吃。江爷爷。待会为小娟儿叫一盘『油炸鸡块』好吗？小娟儿最爱吃鸡腿……」

江青正待答话，寒戟商固已笑道：「好伶俐的乖娃儿，稍停不但为你叫来一盘炸鸡，再给你叫一大碗莲子粥，莲子粥是甜的呢！好吃极了。」

小娟儿一阵欢呼，小嘴一咧，嘻嘻笑道：「这位大叔，你真好，小娟儿第一次认识你，便由你请客，真不好意思……」

小娟儿一声「大叔」，叫得商固一怔，他这时才想起。江青仅得二十几岁，这女孩子为何竟低他两辈？。他所带的这女孩子，却又是何人的姑娘？

商固一滋牙，有些尴尬的一笑，想道：「这丫头叫江青爷爷，叫自己大叔，如此自己岂不成了江青的晚辈了，这是怎么个论法？」

江青暗里窃笑，忖道：「商固这小子自来油腔滑调。阴刁无比，让小娟儿触触他的霉头也不坏，他现在对自己如此热络，却不知又怀著什么鬼胎？」

想看，三人已行近眼前一家十分堂皇的酒楼廊下，在店小二殷勤的招呼中，学步上楼。

落坐后，寒戟商固著意要了好些十分珍罕的菜肴，更令店家送上两壶好酒。

小娟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骨碌碌的向四周望著，好似对这家酒楼的一切，极有兴趣。

商固微微一笑，道：「此乃兄弟首次与江兄小酌，粗菜淡酒，实在不成敬意，日后必再重……」

江青双目平视，神色沈静，说道：「商兄客气了，在下已经用过晚膳，商兄又点了如此多的佳肴，在下肚子实在容它不下，徒令商兄破费。」

商固连道不妨，在他充满佯笑的细迷双眸中，却隐约射出了一丝贪婪

的目光，有意无意望向江青肩头。

江青虽然表面十分随和。暗里却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早已集中精神，不露一丝痕迹的戒备看身侧这位武林中盛名炬赫的一代高手。

商固向他肩头闪烁的一瞥，江青已自警觉，一股本能的感应告诉他对方可能正在窥伺他那柄互古神兵——金龙夺！

江青在心中暗暗冷笑，忖道：「自己自出道以来，至今尚未用过兵器，甚至连拜兄及蕙妹等人也没有见过。但是，武林中却有部份人物，知晓自己曾在那紫龙秘穴内得过一柄梦寐以求的神物金龙夺，商固这厮想亦听过传说，哼！凡是天下珍罕之物，这位仁兄好似都想插上一手，据为己有，不过，他想动自己的脑筋，却未免有些不自量力……」

其实，江青昔年于阴阳崖底，紫龙秘穴内所得的那柄金龙夺，自他下山以还，便从来没有离身一步，嫌那原先盛夺的「晶雪玉盒」太过惹人眼目，故而初时仅以「火云衣」披风相遮，挂在身后，后来他觉得如此神兵，锋芒太甚，容易引起一般江湖人物窥伺，便剪了一段黑绸，将金龙夺密密包好，仍旧背在身后，食宿不离。

这时，江青浅啜了一口店小二送上的香茗，寓意深长的一笑道：「商兄，还记得在下那件奇宝万钻朱兰么？」

寒戟商固暗中一震，佯笑道：「啊！舍非兄台提起，兄弟几乎忘了，兄台真是有福之人，这万钻朱兰价值连城，得此宝，可谓终生食用不尽，不过，兄台却须加意提防，目前江湖道上，垂涎此宝之人，却不在少数……」

江青暗自冷笑，心想：「这小子真是说得出口，只怕自己第一个要严密防备的，便是你这位武林寒戟商固大英雄。」

他口中却道：「商兄，记得数月之前，商兄曾于会泽城外，荒林之内，告诉在下，说这万蛮朱兰，除了其本身弥足珍贵，万金难求外，尚另有一宗奇异之处，未知经过这些日子的探寻，商兄可查明这另外一宗异处为何么？商固面色一转，双目微翻，正在暗中沈吟，江青已微微一笑道：「若是商足未曾探出，在下却得悉了一些眉目……」

这位武林寒戟两眼骤睁，有些急迫的道：「是么！这万钻朱兰确有其他异处？啊，想不到已被兄台探悉。」

商固一言出口，发觉有些不对，急忙强笑道：「兄弟是说……嘿嘿，是说江兄果然聪慧无比，兄弟在江湖上白闯了二十年，却比不上江兄消息来得快捷……」

江兄脸上浮起一丝笑意，但是，若仔细去分析他这笑意的因素本质，我们便可以发觉，其中实含有讽刺及不屑的成份在内。

江青知道，早在江湖上盛传那株万钻朱兰出现之时，商固便已知晓这件奇宝的各种好处，但是，在江青得手后，商固却不愿向江青说出，更在事后蒙面向江青突袭，以求达成目的，其用心之阴险狠辣，是十分明显的。

商固如此一说，江青已以一种淡漠的口气道：「商兄谬奖，愧不敢当，在下承拜兄红面韦陀战千羽相告，得知此珠钻之上，尚嵌有『避水』『蹈火』『轻尘』三粒奇珠，功效神异，旷世难求……」

寒戟商固故作恍然之状，啊了一声，但是，他双目中所透出的颓然神态，却掩不住他此刻的失望与悔恨。

这时，一傍的小娟儿忽然拍著小手道：「好极了，小娟儿的油炸鸡与莲子粥已经送来了！」

果然，一名肩上搭著抹布的店小二，双手端著菜盘，正穿过坐满食客的过道，向三人桌前行来。

店小二将菜肴摆在桌上，又忙著张罗去了，商固尽量掩饰自己心头的失悔，为小娟儿挟了一只酥脆的鸡腿，笑道：「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呀？来，大……大叔请客，你先尝尝这油炸鸡腿做得如何。」

小娟儿谢了一声，说道：「商大叔，我叫战娟，我爷爷便是红面韦陀，大叔，你一定也认识我爷爷吧？」

商固连忙点头，忖道：「好家伙，中原武林道上盛名值赫的大侠，杭州地面屈首一指的人物，红面韦陀战千羽，竟也与江青义结金兰。妈的，看情形，这小子现在人面极广，举止讳莫如深，又有这个老不死为他筹幄一切，想动脑筋打他的主意，可就不简单了……」

原来，寒戟商固因事来到杭州，而他对江青身上怀有的两件异宝金龙夺与万钻朱兰，一直耿耿于心，未曾忘怀，因此当他无意中遇见江青之时，便急速打好主意，伪装出一付和善热情之状，上前招呼搭讪，用出一切拢络手法，想获得江青好感，以便伺机夺取这两样宝物。

但是，目前他却等于在无形中失败了，这固然是江青的机警与历练所造成，而他近来在武林中如旭日东升的威望，也是促使寒戟商固心存顾忌，不敢明目张胆正面相强的主要因素。

小娟儿那知她的江爷爷正和这位商大叔明争暗斗，眼前肥美可口的鸡腿，甜腻芬芳的莲子粥，已占去了这小妮子的嘴巴和思想。

寒戟商固这时暗中想著心事，一面又殷勤的向江青劝酒布菜，现得十分热络，江青却知道，商固心中，这时必然不是滋味。

他故做亲热的一拍商固肩头，笑道：「商兄，在下那株万钻朱兰，已经藏到一处极为隐密之所，决无失闪之虑，到是在下那柄金龙夺，却随身携带，只怕有意谋取在下这柄兵器之人，更比垂涎那万钻朱兰之人来得多！」

商固心中一喜，又萌贪念，他哈哈笑道：「不错，倒是须要小心，只是兄台功力盖世，登峰造极，等闲武林人物，却决不敢做非份之想哩！」

江青奇异的一笑道：「是的，不过，若非等闲人物，恐怕便会有此非份之想了。」

商固问言之下，乾笑一声，暗骂道：「狗小子，任你艺能再高，却也唬不住老子武林寒戟，恁般说话，不是等于讥诮于我么？」

其实，商固算是猜对了，江青果然便是此意，在说话中暗暗讽刺对方。但是，这也不啻是一种变相的警告。

武林寒戟 缤云戟商固，不但武功卓绝，为人更是老奸巨猾，若非他利欲薰心，便会早已察觉江青先前言中之意，已将他心事看穿，他此刻始才觉出，却已被江青调侃多时了。

这时，江青举箸挟了一块炸鸡，津津有味的在口中咀嚼著，连声唔唔称赞，看得商固啼笑皆非，只得寻著壶中老酒出气。

江青咽下鸡肉，说道：「商兄，在下尚是首次来到馀杭，记得商兄昔日曾有愿为在下引导之言，不知商兄稍停能否偕在下等一游此江南名城之夜景？」

寒戟商固用力颌首，道：「光荣之至，便由兄弟做为识途老马，嘿嘿，这座江南名城，兄弟却是经常往来哩！」

江青连忙谢了，斜目一瞥身旁的小娟儿，只见她吃得满嘴油腻，正眉

开眼笑的用汤勺去吃面前的莲子粥。

寒戟商固这时忽然一笑，向江青道：「江兄，前面桌上，有位兄弟的一位旧识，且请稍候，容兄弟前往招呼一番。」

江青笑道：「请便，在下于此等候便了。」

商固含笑起身，大步行往一面用屏风隔绝的座位之后。

于是，一丝冷漠的笑意，已浮在江青嘴角，他忖道：「那屏风虽是一层轻纱，却看不清内中所坐之人，而这商固与自己等人坐于此处甚久，为何到如今才发觉有其旧识在此？哼，定是这厮早有帮手相随，暗中监视自己与他晤谈情形，以作策应……」

但是，江青却猜不透，商固此刻离座前往，到底欲和他同道人，传递什么消息。

他适才所以要商固同伴二人游览街市夜景，其意不过是暗相示，自己并不畏惧对方心存不轨，并有一种轻视的意味。

江青这时早已暗中戒备，表面上却仍然悠闲自如，随意饮用著面前丰富的酒菜。

片刻后

寒戟商固已带著满脸虚伪的笑意，自屏风后转出，行至桌前，双肩微耸道：「唉！在外面闯荡，一些无谓的应酬必得敷衍，真是令人厌烦，江兄不知有此同感否？」言下大有无可奈何之意。

江青一笑道：「商兄乃为武林中鼎鼎大名的寒戟，日常交往，必然繁忙。在下么……却差得远了……」

商固听出江青言中有刺，却不动声色，强笑一声，连乾三杯。

不多时，各人已自酒醉饭饱，商固招来店家，结过账后，偕江青与小娟儿步下楼梯而去。就在二人身形，始才隐没梯口之处，那以屏风隔绝的座位后面，已神色自若的行出两个中年汉子来。

这两个人俱是身著一式宾蓝色长衫，头戴文士巾，但是，自那两张精练悍的面孔上，却流露出一股无法掩饰的江湖习气。

二人望著梯口，相互一瞥，已大摇大摆的跟了下去。

这时，江青与商固等人，已步出酒楼大门，行至灯火辉煌的街道之上。

江青牵着小娟儿，爱怜的向她道：「小娟儿，你困不困，想回去睡觉么？」

小娟儿一鼓小咀，黏在江青腿上，道：「我才不累呢，那能想困。哼！江爷爷，你不知道小娟儿是出了名的夜猫子呀？」

江青哈哈一笑，道：「不论你累也好，不累也好，回家后，江爷爷这顿埋怨，只怕是免不过了。」

商固这时正好将向后张望的眼神转了过来，装做十分关注的道：「小妹妹，若你困倦，便先送你回府上休息好吗？嘿嘿，累坏了身子，可不是好玩的哩。」

小娟儿不依道：「我才不哩，好不容易跟江爷爷溜出来一趟，只是吃了一顿就回去。哼！小娟儿才不这么傻……」

各人一面谈笑，一面缓步向前游逛。而其实，只有小娟儿，一个人是在真正的游逛。江青在浏览中，极为谨慎的向四周察视，自然，他尽量不让身旁的商固发觉他的举动。商固亦好似有著什么心事，一面与江青说话，双手却有些不安的互相搓揉著。

他这个微小的动作，已被江青看在眼里。江青知道，只有当一个人在面临著一件重大而紧张的抉择前，往往才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微小动作。

江青心中急速的忖道：「看情形，商固这厮好似有意与自己来一次正面拚斗，而其目的，想是在自己那柄金龙夺上，唉！这小子真是有些不知自量……」

想著，三人已行至一条横巷之傍，这条横巷十分深沈宽大，虽在闹市之中，却现得甚为黝黯寂静。

寒戟商固又有意无意的回头一瞧，忽然惊呼道：「咦，那不是红面韦陀战兄么？」

江青闻言之下，心中虽然有些奇疑，却仍然直觉的回头望去。

于是

在他回头的同一时间，寒戟商固已闪电般向他背后脊椎十二环结戮出九指，左掌却倏然折向江青身傍。江青怒叱一声，身形宛如水中游鱼，奇异的微一转折，已贴地面不足一寸的空隙飒然射过。

江青万万估不到商固用心，竟然如此歹毒，他骤觉背后锐风袭来，一股本能的反应，已促使他向前急跃三步，右掌迅速自肋下反扣而去。

江青应变之快，还攻之急，已足以骇人听闻，奈何他事起仓促，又是反手出击，在威力与时间上，已是差了一线！

而高手较斗，便是这一线的细微差异，已足可分出胜负！

寒戟商固武功之高，可列为武林中之顶尖高手，他淬然歪难，又是占到敌人背后的有利地势，出手之下，威力凌厉无匹！

江青适才跃身还攻，一声尖亮的惊呼已蓦而响起，而他左手随即一轻，小娟儿已被商固劈夺去！

江青不由大 一声，双目怒睁，身形似旋螺般急转，随著他身形的旋转，一连串的掌影，已如惊雷骇电般泻向商固而至。

但是，商固却狂失一声，左手紧挟著小娟儿，在瞬息间掠出五丈，窜入横巷中的暗影之内。

江青睹状之下，惊怒交集，目毗皆裂，他大叫道：「商固，你逃不掉的，任你走到天崖海角……」

语声摇曳空中，江青已似一阵平地忽起的狂风般，尾随商固追去。

但是，当他身形才掠出不及三丈，黑影中已忽然飞出一蓬银芒闪闪的暗器，搂头盖脸的急罩而来。

这蓬暗器来势之决，所分布面积之广，足以题不出 放暗器之人，为此道中之大行家！随著这蓬暗器的袭出，横巷之外亦响起一声暴喝，六支燕尾铜梭，亦宛似流星陨空般，呼啸著袭向江青背后。

任江青功力如何深博，对这两股来势凌厉的暗器，亦不能毫无顾忌，他怒哼一声，双臂急振，瘦削的身躯已台然拔升三丈高！

伏身暗处之人，亦好似为江青这深奥精绝的身法所震，微「啊」了一声，另一蓬仿若银针般的暗器，又随著疾射而出！

他在空中略一盘折，顾不得再去寻找那在暗中向他偷袭之人，单臂挥处，已如一头巨鸟般向前扑去。

经过这一阵极为短暂的耽搁，寒戟商固的背影，已模糊到有如水中淡月，荡漾飘忽不清！

第五十三章 青黄双绝

江青将一口先天真气，急速在体内循流催动，身形宛如脱弦流失，以匪夷所思的快速，连续闪射而出。

这条沈寂的横巷，十分深邃黑暗，江青被适才伏身暗处之人，几番截击，虽然倾力追赶，但却失去了寒戟商固的踪影。

他急怒交加之下，冷汗急冒，任他此刻怒火沸腾，目毗皆裂，却又有什么用呢？

江青急速展开身法，沿著横巷往前淌下，口中边大叫道：「商固，想不到你空具盛名，行为竟然如此卑鄙无耻，姓商的，你有骨气便出来与江某正面一拼，狭著一个稚龄孩童相胁，也算是英雄人物么？」

愤怒而宏亮的语声，在横巷中回荡反应，复又消散，商固的身影却仍然没有发现。

这时，江青已来至这横巷末端，黑暗中，可以看出左右分出一道岔路，向两傍伸展而出。

因为左右难决，使江青一时怔在当地，有些措手无策，他估不透寒戟商固，到底将小娟儿掳去后，是从那条岔道离开的。

他满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英挺的面孔，因为焦急与愤怒刻划出一条，令人惊慑的线条。

正在这时——

一声清冷的笑声，忽然起自左面的岔道暗影中，这笑声有如一只尖锐的利锥，蓦而刺了江青的耳膜，虽然仅是如此淡漠的一笑，已足可令人心旌震荡。

笑声没有再起，宛似一根绷得太紧的钢弦，拉了一个尖音，便冥然消失于太空。

江青心头微惊，面孔上镇定逾恒，他目光向四周极快的一扫，注定适才发出笑声的地方，脚步乃缓靠向墙角。

片刻后——

一个手摇金骨扇，身穿青色儒衫的中年书生，已自黑暗中缓步行出，形态现得潇洒之极。

江青目光锐利无比，能在暗中视物，他双目微拢之下，已不由全身一震！

只见这中年书生，面如冠玉，剑眉斜飞入鬓，眉心正中，却有著一块菱形的疤痕，举止在沈练之中，尚带有一股雍容慑人的气度！

在江湖上，似这青衫书生形态打扮，乃是表示昆专派中人。

但是，江青卸做梦也想不到，竟会在此时此地，忽然遇上这昆扬派中有名难缠的人物。

这可是应了那句「屋漏偏逢连夜雨」的俗语了。

江青在心中极决的忖度了一遍，星目中射出湛湛神光，他长长吸一口气，然后，紧抿著嘴唇，大步向外行出。

青衫书生这时立足不动，脸上浮现著一层揶揄的笑意，炯然注视著江

青，手中描金骨扇，「涮」的一声收拢。

江青被对方这轻视的形态，激得怒火突炽，但是，他终于又忍耐下去，毫不移动稳立原地，冷然瞧著对方。

于是，那青衫书生又「涮」的一声将手中骨扇张开，轻淡的道：「昆仑寒士，荒山穷儒，青衫客展平便是在下。」

江青剑眉微挑，冷然道：「邪神传人，武林草莽，火云邪者江青乃是区区。」

二人语虽平淡，却俱是话中带刺，可谓针锋相对。

青衫客展平晒脱的一笑，嘴角微撇道：「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江大侠名扬武林，果然不是虚得，今日一见，确有超人之处。」

江青知道对方的表面恭维，实则暗贬，他毫然惧色的道：「抬爱过甚，受之有愧，江某无才无能，仅对克己客人一道，略有心得。」

他此言之意，讥诮极大，乃是暗指昆仑一派，如白马红绫等人，仗著派中威势及己身所学，处处咄咄逼人，傲慢跋扈。

青衫客展平是多么世故？江青此言，他岂有听不出来的道理？

随著江青的话声，展平那两道斜斜飞起的双眉，已往上一竖，眼中煞气隐射，他哼了一声，冷峭的道「江青，吾等无庸绕著圈子说话，阁下以前所为之事，都是克己容人，正大光明的吗？」江青知道展平所指，乃是以前自己在丹阳城中折辱白马红绫之事。

他踏进一步，傲然道：「江某以一敌二，未用暗器，没有帮手，更是堂堂叫阵，请问尊驾，这又何失光明之处？」

青衫客展平料不到江青言词之间，如此锋利，不由微微一窒。

江青又冷笑道：「白马冰心司徒宫先行挑衅，出言辱及江某塾友，金发红绫赵莹复暗中出手，淬袭江某背后，更抬出贵派盛名，威胁江某，对付此等张狂之辈，江某尚自认手段太过仁慈。」

青衫客展平眉心之中，那块菱形疤痕，突然泛起一层红光，他气极笑道：「好极，依阁下之言，我昆仑一派弟子，非但全无是处，在断臂受辱之下，尚该肉袒负荆，向阁下跪求恕了？」

江青知道在目前形势之下，欲想善于罢休，已是不可能之事，他将心一横，狂笑一声道：「尊驾果然是快人快语，虽不中，亦不远矣。」

青衫客展平不由气得混身微战，厉声道：「好，好，二十年来，我展平尚未来见过如阁下这种狂妄自大之人，真是令我展平又多见了一次世面！」

江青早已暗蓄功力，分布于全身四肢百骸，他不屑的道：「不错，也叫妄自尊大的昆仑派见识一下，武林中尚有不受威武所屈之人！」

他话声始停，一个清雅的语声已自右侧响起道：「好骨气，江大侠如此雄风，确可称尊武林，横行一时了！」

江青闻声之下，已为发话人语声之中，那充沛的中气震得心头一跳，但是，他面上依然平静如常，冷冷一晒道：「又是那一位道上朋友？躲在暗处张牙舞爪，不嫌有些小家气么？」

江青虽在向那右侧之人说话，身形却未转动，甚至连眼皮子也不撩一下。

那清朗的语声又复响起，里面却已含有一丝无法掩遮的怒意：「人道火云邪著手上功夫厉害，据老夫看来，哼！嘴上的功夫也不稍弱，老夫昆专贫袍书生，想阁下有耳闻吧？」

江青心腔一阵急跳，忖道：「这黄袍书生，必是金发红绫生身之父赵三忌了，想不到声威炬赫的『青黄双绝』皆于此时来到这里……」

想著，他已缓缓转身，傲然笑道：「今日真是盛会，昆仑派素享盛名的『青黄双绝』竟同时现身于此，只是，不知是否为了区区一人？」

江青说话间，已看见右侧岔巷中，这时正站著一个身穿黄袍，形态文雅的长髯老者，这老者一副文士打扮，面目在清 中，流露出一股飘然出尘的气息。

但是，此刻的另外一件事，却使江青心中喜出望外，原来在黄袍书生赵三忌的身傍，正立著那神色尴尬的寒戟商固！

商固手中，尚抱著静卧不动的小娟儿，看情形，必是他适才遁身之际，乘机点了小娟儿的睡穴。

江青正觉得有些奇怪，不知道这寒戟商固，为何会与昆仑派的「青黄双绝」同路，黄袍书生赵三忌冷硬的一笑道：「老夫等自酒楼之中，跟随阁下至此，又亲眼看到阁下与寒戟商固兄互展绝学，商兄好似有些心急，勿勿遂去，老夫却是冒昧，又专程将商兄请回，以作见证，想商兄不会心生不愉吧？」

他说到这里，已转过头去，向商固露齿一笑。

寒戟商固将小娟儿夺在手中，他之所以急著逸去，只是想藉著小娟儿为人质，好向江青索求宝物。

那知他堪堪跃出这条岔巷之前，早已被伏于暗处的黄袍书生与青衫客截下，请他回头为二人与江青之比斗，作一见证。

青黄双绝虽是「请」，其实就等于要胁，寒戟商固如何会看不出来？

若依他一身所学，却也不至于畏惧青黄双绝之中的任何一人，但是，商固却滑得出油，他知道若自己贸然与青黄双绝翻脸动手，则不啻得罪了昆仑全派，而声威赫赫的昆仑派，却不是寒戟商固一己之力所能抗拒得住的。

商固更摸不透青黄双绝为何会突然至此？。他深恐二人会与江青联成一气，但又不能一走了之，只得硬著头皮，回来作这十分不是滋味的「见证」。

其实，青黄双绝所以会出头截住商固，乃有其原因，一则二人已看出江青与商固之间的明争暗斗，逼回商固，可以在必要时利用他与江青再起拼斗，二人可坐收渔人之利；再者，青衫客展平与红面韦陀战千羽乃是素识，以他名门大派的身份来说：却也不能袖手友人孙女被人掳走而不顾，有这许多因素，才造成眼前这尴尬的场面。

而这又景是江青与商固二人所能知晓的？

此刻，青衫客展平冷峭的一笑道：「江大侠，阁下诚然功力卓越，有展某与我师兄二人；只怕亦够得上侍候阁下了。何况更有寒戟商固在期待与阁下了断一番呢？」

展平这几句话，确是十分厉害，他这轻描淡写的一说，已等于将江青与商固间的旧恨，重新挑起。

寒戟商固心中暗骂一声，表面却只是苦笑一下，他十分清楚，凭自己的功力，可以敌住青黄双绝其中之一，但是，若二人联手合力，他却无法制胜了，何况；更有对他咬牙切齿的江青正在眼前呢？

商固再三考虑之下，只有强捺心头愤怒，发作不得，他暗付道：「好，狗娘爸的青黄双绝，错过今天，咱们以后那里遇上那里算……」

江青这时冷眼望看面前形势，心中自有数；他故作忿然之态，狠狠瞪

了商固一眼，沈声道：「那么二位果然是专诚冲著在下而来了？」

黄袍书生赵三忌冷鬓：「阁下最好不要装聋作痴，阁下击伤老夫师侄，折辱小女，这些仇怨，昆仑派罔然不顾；只怕天下虽大，今后再然我等立足之地，老夫与展师弟，千里迢迢赶至中原，正是为了寻找阁下，讨还公道。」

青衫客展平亦洒然接口道：「料不到阁下名气如此之大，更与展某旧识红面韦陀为金兰之交，哼！这却省去吾等不少麻烦，所以略作探寻之下，便知悉阁下大驾何在了。」

江青双手互搓，说道：「二位既有意混淆黑白，寻找江某报复，那么，展大侠与江某拜兄之情，大可不必再提，以免二位难于下手，是么？」

青衫客展平神色一变，怒道：「江青，你道展某是凭藉红面韦陀之声誉，至馀杭地面寻你么？」

江青哼了一声，夷然不惧的道：「岂敢，岂敢，红面韦陀那及得上昆仑青黄双绝的威望于万一呢？」

这时，站立一旁的黄袍书生赵三忌，已向前踏进一步，面如寒铁般道：「江青，不论阁下武功如何高强，交游如何广泛，但在丹阳城折辱吾派弟子之罪，今夜必须交待清楚。」

江青将首微昂，傲然道：「昆仑派唬住别人，却唬不倒江某，二位自认有此能力，那么不妨一试，如有兴致，二位一同出手更佳。」

他不理已经气得面色全变的青黄双绝，又向竄立一旁的寒戟商固道：「如果商大英雄有兴，亦可参加游戏，游戏，尊驾等盛名之下，到底有什么出类拔萃的绝活？江青领教之心，渴望已久，今日倒是机缘巧合，适得其会哩。」

青衫客展平强忍怒气，摇著手中描金骨扇，表面一派斯文的缓步向前，口中道：「罢了，区区恭敬不如从命，便首先一试阁下身手，看看阁下技艺，是否也如口齿一样的犀利惊人！」

须知昆仑派的青黄双绝，乃为昆仑掌门人明禅大师的师弟，武功造诣、已在江满上久负盛名，寻常武林人物，莫不敬畏有加，闻风退避，而江青竟然出言向二人同时挑战，而且，更连炬赫一时的武林寒戟商固也一起算上，他这份狂傲，实足令人咋舌。

展平的神色，随著他逐渐行近的脚步，已转为冷峭无比，夜影中，闪耀著他手中骨扇微微幌动的光彩，有著一股无形的慑人力量。

江青双目骤睁，冷哼一声，不待展平近身，已闪留般向前错出五步，几乎在他进步移身的同一时间，向青衫客展平攻出九腿十八掌！

攻势之快捷凌厉，已使右侧的赵、商二人、同声惊呼出口。

青衫客展平但觉对方微一闪幌间，一片掌山脚影，已有如潮水骤涌，忽自四面八方笼袭而到！

这片掌腿连衡的攻势，几乎已将这横巷左近的空间全然递满，而没有任何一丝可资反击的空隙。

展平心头微震，单手一插摺扇入怀，并同时疾出二十一掌，双腿旋处，向后猝退三步！

江青一击之下，稍占上风，他狂笑一声，大翻身，右如鬼魅般向后飘掠，须臾之间，又向正惊立一旁的黄袍书生赵三忌、寒戟商固二人各自拍出八掌。

赵三忌大喝一饜，双肘奇异的抬起，画了一个半弧，脚步已微妙的移

至江青左侧三尺。

寒戟商固料不到江青说打便打，真敢同时招惹三人，他仓促之下，慌忙向后退七步，顺手将昏睡不醒的小娟儿置于地下。

而在这微小的空间里，青黄双绝二人，已与江青星飞电转般战在一起。

商固眉头一皱，忖道：「江青乃为自己今后最大劲敌之一，此事之后，这厮必然不会与自己善罢干休。也罢，目前如能藉著昆仑派青黄双绝之力，将他除去，日后亦可给自己减少一患！」

他双目中杀机顿显，双掌微扬，身形抢进，向江青戳出十三指。

休要看轻寒戟商固这迅速戳出的手指，他不但已将双臂真力，全然贯注指下，而更将他名震武林的「缤云戟法」融汇在指中使出，威力之大，实足惊魂动魄。

江青骤觉背后劲风袭来，怒叱一声，身躯忽然暴缩一尺，在商固十三指全然落空之下，一溜闪耀的星形精芒，已如一连串的火花般飞到商固胸前。

而在此时，另外一圈圈仿佛满月也似的银弧，亦含著罡烈的劲风向正揉身逼进的青黄双绝袭去。

青衫客展平沉喝一声，吸腹凹胸，硬生生的退出两步。

黄袍书生却在一阵清啸中，有如一只黄鹤般冲天飞起六丈之高，在空中作了一个优美的盘回。

江青微微一晒，眼见寒戟商固已倏而挥出九掌，迎击自己施出的「银月寒星双环式」，来势之疾劲，亦非同小可。

忽然嘿声吐气，瘦削的身躯已蓦而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宛如失去引力般，虚浮的飘起三尺。

而在此刻——

空中的黄袍书生赵三忌，已暴叱一声，展出昆仑派秘传心法「古鹰三擒式」，似一颗太空的陨星般，挟著无匹的劲力，自空中猛扑而下！

江青冷冷一笑，浮在空中的身躯，已微妙的向侧傍移出六尺，赵三忌这猛烈的招式适巧迎上了正向江青攻来的商固！

于是，赵三忌发觉了目标转移后，在紧急中闷叱一声，乃迅速将掌力引劈一边。寒戟商固却大笑连声，张力将挥出掌风折转方向，迫袭江青飘出的身形。

青衫客展平这时正好离著江青最近，他大喝一声，双掌倏自胸前推去，昆仑派的「暮云手」已自施出！

江青此刻已成了腹背受敌之势，他在不及人们眨眼的瞬息间，已疾速的将右足伸出，支在地面之上。

于是，就在他脚尖始才沾到地面之时，身形已有如陀螺般霍然旋转起来，掌风、指力、腿影，随他身形的旋动，自各个不同的角度，有若平地风云般暴卷而出。

青衫客展平大喝一声：「七旋斩！」

他所发出的「暮云手」劲力，已在叫声中与江青的招式接触，于是，一连串的密响随之而起，展平的身形已微挫一步。

寒戟商固却见机得快，「七旋斩」三字始才入耳，他已飘然闪出圈外！

其实，若凭商固一身浑厚的功力，他虽然胜不了江青所展出的七旋斩劲道，亦可硬接一记，奈何商固心怀鬼胎，不愿在此种形势之下，做最为损耗内力的硬拼硬接，只想先作游斗，再相度情势，觅取时机。

商固身形始退，江青已把握住这一线良机，将长离岛绝学七旋斩，淋漓尽致的施展开来。

江青人本聪慧绝伦，悟性又高，在他亲眼观摩了长离一泉施展过这套掌法之后，已更能体会出其中精妙之处，此刻使出，威力浩荡雄浑，竟然不在长离一泉本人之下！

而且，最令青黄双绝及寒戟商固有些措手不及，却是江青渗夹在七旋斩法之中，间或使出的邪神当年秘技：「银月寒星双环式」「并天指」等绝学！

他将这数种妙绝人寰的奇学，揉合使出，不但配合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而其威力之大，更有动天地，泣鬼神，石破天惊之势。

这条深沉黝黯的横巷中，继续进展著这场足以轰动武林的高手拚斗，四条人影，有如四缕飘浮不定的轻烟，是那么轻飘，又那么扎实，在令人目眩神迷的纵横飞掠。呼啸的罡风，随著那疾如闪电的招式，充斥著四周每一寸空间，但是，除了间或的叱喝掌击之外，却听不见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脚步声息。

四人的激战，已逐渐接近了一百招。

青黄双绝这时不禁又惊又怒，他们这时并深深的体会到对方那浩瀚如长江大河般的绵绵内力。而且，他们更觉得自己派中弟子竟然去招惹此人，实为一件愚蠢之事。

青黄双绝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其理由是十分简易的，那就是江青所负的一身绝学在实际上，给了二人一个深刻的警惕！

但世上之事，有很多却往往是在知道真相以后，已无法挽回了。

寒戟商固一面倾力施展著平生所学，一面在心中暗呼侥幸，他庆幸自己没有过于低估江青的实力，更有昆仑派的青黄双绝为他先做档箭之牌。

尽管这四位武林中一等一的好手，在做著性命交关的殊死搏斗，丈许外的地面上，却仍安详而平静的躺著那娇刁的稚龄女孩——小娟儿，她沉沉的酣睡著，小嘴上好似在孕育著一个疑问，苹果也似的面颊上，时而起了一阵轻的痉挛，宛如在做一个梦，一个并不美丽的恶梦。

但是，至少这场凶危的打斗，并没有感染到这纯真的女孩子身上啊！

时间在紧张中溜逝，四人的比斗，已过了两百招了。

江青越战越勇，几乎将他体内澎湃的精力；籍著他所袭出的神妙招式，充分的发挥出来，又十分有力的施展在三个对手身上。

他那双俊目中，闪射著亢奋而激励的神光，双臂伸缩飞舞如留，腿影纵横中，绝招奇式有如狂流怒瀑，连衡不断的交织而出，将面前严密的布成一道无形气墙，并以无俦的劲力，猛然的攻击著三名功力卓绝，威霸一方的对手。

青衫客展平仍然沉气宁神，谨慎的使著他仗以成名的「暮云手」，他此刻已在惊震中，抱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了。

但是黄袍书生赵三忌却怒发冲冠，双目圆睁，口中叱喝不断，身形有如一只发怒的巨鹰，倏扑倏落，凌厉的攻势有如排天巨浪，连绵不断的向对手施以最毒辣无情的打击。

赵三忌在惊怒之下，已将他轻易不露的绝技「轮回掌」夹在「古鹰三擒式」之中，加力施为！

「轮回掌」本是昆仑派镇山绝学之一，威力宏大，足以开山裂石，赵三忌又为昆仑派有数高手，盛怒之下，更是风云变色！与白马冰心司徒官相

较，实在强出多多。

江青依然毫无惧色，他这时已逐渐减少了七旋斩的招术，代之而出的，却是邪神嫡传的五大散手！

邪神的五大散手，俱是狠伦天下的绝招，可以单独发挥，亦可以连贯使用。其狠、辣、毒、绝之处，实是令人寒心，在邪神一身绝学中，算得上是其艺业之精华。

这时黄袍书生已在青衫客展平连出七掌的掩护上，轮回掌绝学，「善恶分明」「天应其报」「阿鼻狱火」三绝式，迅雷闪电般罩向江青面颊、右臂、胸前三处，掌风所及，更将江青全身一十七处重穴要脉圈入其中！

江青略一闪动，先行避过自背后猝袭的寒戟商固三指，左掌倏然幻出一片扇形的精莹光影，右掌竖立如刀，猛然劈向黄袍书生颈项！

这正是那五大散手之一：「掌不及血」。

锐利如削的掌风，强烈得几乎可以撕裂地面，凌厉的冲破黄袍书生身前深厚的护身罡气，一无所阻的疾然而入！

而黄袍书生与青衫客展平攻出的招势，则在江青左掌闪幻如巨的精芒中，被化解了大半。

这即是说，如二人发出的劲力，便有部份袭到江青身上，亦仅能使他略受创伤而已，但是，这个代价，却须要黄袍书生赵三忌的一条性命！

高手相较，能识时审势，及辨别利害轻重，为第一要件。虽是轻微得不足计较，亦不肯轻易放过。

于是，在极快的付度中，二人已判明了得失厉害，双双暴喝一声，撒身而退。

肋有些朦胧……

终于，烟尘消散，震动停止，一切归于寂静。

黄袍书生赵三忌前襟之上，鲜血淋漓，头发披散两肩，沾着血渍的长髯，衬著他惨白的面孔，倍增凄凉，正颓唐的坐在地下。

青衫客展平右掌乌黑粗肿，满面冷汗，左手紧紧捂在胸腹之间，为状十分痛苦。

原来，在江青适才全力施为的那招「迎佛西天」，任昆仑派「合流洞山」奇技精博深奥，亦在亘古相传，浩大无边的佛国秘技之下败北，黄袍书生赵三忌首当其冲，被一股万钧之力反震脏腑，遭受不轻内伤青衫客展平因以右掌抵住黄袍书生后心，劲力冲击，腕骨震裂，内腑也受到震荡，但是，伤势却不如黄袍书生严重。

而江青，这位崛起武林的慧星，长衫已自碎裂成条，面容亦苍白吓人，他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心 仍然被震。

天佛掌自古无敌，而昆仑派的奇艺绝技，却也不同凡响，江青若非有天佛掌法浩荡威力的翼护，此刻只怕亦不会安然无恙了。

沉默，暂时代替了适才风行雷厉的激斗。

江青强自吸了一口真气，迫住微微翻涌的血气，环目四周， 角的寒戟商固，早已身影俱杳，鸿飞冥冥了。

而小娟儿，仍旧沉沉的睡在地下，安详而平静。

「假如这小丫头片子醒来之后，必定会后悔没有亲眼目睹这场有趣的拚斗。啊！现在只怕已三鼓了…」江青默默的想著，而一丝微笑，缓缓浮上唇角。

他凝眸望著萎顿于前的两名当世昆仑高手，心中有些惻然，亦有些快意，总括来说，这仍是值得兴奋的事啊。

因为，以江青的年龄来说，他空手击败了三名武林中声威赫赫的高手，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江青缓缓踏前两步，沉声道：「这场比试，在下认为，应该到此为止了，二位如有化解之心，在下仍是求之不得，但今夜的比斗，不可否认的是二位先行相迫……」

黄袍书生瞪著一对黯淡而失神的眼睛，毫无表情的注视江青，但是，其中却含著如火焰般炽烈的仇恨与愤怒。

青衫客展平沙哑的冷笑，道：「阁下手段，果然高强无伦，展某算见识了，不过青山线水，自有相会之日，那时，恩恩怨怨，再一起清结吧！」

江青剑眉微轩道：「这样说来，二位是欲冤冤相报，永远不肯化解了！」

青衫客展平艰辛的踏前一步，仰首道：「江青，阁下如今为得胜的一方，自可扬眉吐气，心平气和。不过阁下可曾为展某等今后著想吗？呵呵！老黄说，今日之耻，若不能湔雪，则青黄双绝将不再复出江湖，而昆仑派的威望传统，更如何能断送在展某师兄弟手上呢？」

江青仰视夜空，是那么澄朗宁静，但是在人间，在目前，却有不少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啊……

青衫客展平因为情绪过于激动，以致引起呛咳，片刻后，他又冷然道：「现在，阁下是否有意欲趁此下手？」

江青勃然色变，怒道：「展平，你将江某看成何等样人？欲取尔等性命，在目前来说，实是易如反掌，但江某却不屑如此，也只有贵派之中，才有如尊驾这等心性之人！」

青衫客双眸怒睁，又在黄袍书生摇首示意中，强行按捺下去，却又忍不住剧烈呛咳起来……

江青心中暗忖道：「昆仑派乃为当今武林中，数得上的名门大派，平素人面极广，派中好手辈出，在江湖上极具威望，大哥以前一再嘱咐，要自己谨慎行迹，必要时不妨受些委屈，以求化解这纠缠不清的仇怨。唉！自己还是年青气盛，不能忍一时之气，又将昆仑派的青黄双绝折在手下。如此一来，只怕昆仑派定然不会与自己善于罗休了，若因此而引起无谓杀劫，又如何是好呢？」

想到这里，江青不觉深有悔意，他缓缓启口道：「今日之斗，谁是谁非，亦无用在下再多言词，但是，在下却衷心希望贵派能明察是非，莫将仇恨结深，以免牵连他人，引起日后无谓的杀劫。」

青衫客冷然一笑，没有说话，形态中，流露出一股极深的鄙夷。

江青心中一阵忿然，又强行忍下，续道：「在下所言，二位必须清楚，并非在下有所畏惧，只是江湖之中，为了一些无谓之争，血已流得太多，在下不愿为了一己之事，牵累他人进入漩涡，二位想亦必会具有此同愍……」

黄袍书生举袖抹去嘴角血渍，音声低沉的道：「够了，阁下数度出手，皆是如此狠辣，这尚是对吾辈，其他丧在阁下手中之人，却又不知若干，试问，这也是阁下再三强调所谓的了结恩怨之心么？老夫行年六旬，世上善恶，所见多矣，阁下还是早缄其口，以免令人闻来齿冷。」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又羞又怒，重重的哼了一声道：「那么，如二位功力胜过在下，使今日结局互相易使，二位是否会如此委曲求全对待在下？情

愿化解呢？哼！恐怕二位必要断去在下一臂，始肯罢休！」

青衫客展平嘶亚的狂笑道：「江青，你想得太对了，不过，若今日你败在吾等手中，断你一臂尚太便宜，只怕日后更要加倍讨还！」

展平大声狂笑，汗珠与血丝渗合，自额际流至咀角，又自咀角流滴地下。

江青沉默了，负手踱了几步，又回头一望面前这两位一坐一立，神色萎顿的昆仑高手，眼神中透著出一股奇异的神色，是无可奈何，是愤怒，还有一丝儿嘲弄。

终于江青又沉声道：「罢了，若二位坚持如此，在下亦不愿徒费唇舌，只是二位不妨仔细考虑一番，在下虽然才智俱无，却也不容任人宰割哩！」

说罢，江青不再出言，向二人微微抱拳，转身大步行去。

「这孩子今晚也受了虚惊，幸而自己一直注意，以掌力掩护，否则，便不被掌风波及，那四飞的砂石。他抱起睡在地下的小娟儿，为她拍去衣衫上的尘土，端详著她那红润而粉嫩的小脸，心中道：瓦砾，亦非同小可呢……」

江青将小娟儿抱得更紧一点，抬头望了望天色，深秋的夜晚，寒意更浓，纵然天空中有著星儿，彷彿显得更冷。

「明天，或者是个好天气吧？」江青望看夜空，心中在想。

于是，他抱著小娟儿，掠向黝黑的夜影中。

第五十五章 情迷敌伺

庆春门后街，战府的大厅之内。红面韦陀战千羽坐在太师椅上，默默地聆听著江青叙述昨夜与青黄绝、寒戟商固等人交手的经过。大旋风白孤舆祝颐围坐于傍，神色随著江青的语气，在不时的转幻变化著。云山孤雁则俏立于江青背后，关切的以美眸投予心上人以深挚的安慰，其外，在大厅之内，便没有第六个人了。

这时，江青已将语尾做了一个总结：「依昨夜情形看来，寒戟商固不过是利欲薰心，志在万钻朱兰，但是，青黄只绝劫对愚弟仇怨更深，愚弟虽然立意化解，一再委曲求全，他们仍不肯稍事退让，只怕今后兴昆仑派的梁子是结定了……」

红面韦陀战千羽略一沉吟，道：「四弟，昆仑派为当今武林中有数大派之一，派中高手如云，门人众多，若能化解前怨，当然最好，但是，依目前倩势推断，只怕已势成水火，互难相容了！」

大旋风白孤愤然道：「大哥，昆仑派凭什么要如此跋扈骄狂？咱们又为什么必须如此低声下气？愚弟之见，不如豁他娘出去，与这些混账东西拼个死活！」

祝颐亦道：「不错，二哥见地甚是，愚弟亦认为吾等不应再作任何退让，吾退一尺，他逼一丈，再让下去岂不要骑到我们头上来了？」

战千羽双手微摆，沉声道：「吾等此时务须沉心静气，以商对策，切忌冲动毛燥……」

他低咳一声，又道：「诸位贤弟，你们曾否估量过四弟如今究竟有多少

仇家？」

大旋风微微一怔，半晌，始徐缓的道：「嗯，四弟仇家，好像除了昆仑派的一些猴崽子之外，还有双飞三绝掌的后人……寒戟、双鹰……」

祝颐插口道：「对了，倘有黔滇境内之之金衣帮、龙虎追魂束九山、十字门唯一传人瘤龙银玉屏……」

江青洒然一笑道：「灵蛇教门下若遇见愚弟，只怕也不会干休，他们定然尚忘不了阴阳谷绝涧下那夺宝的一幕。」

「而且。」江青回头看了夏蕙一眼，又道：「天缘洞主田净也对我深恨入骨哩……」

红面韦陀颌首道：「够了，吾等任谁也在江湖闯荡过几年，试问四弟这些仇家，那一个不是在武林中独霸一方的人物，而且金衣帮、灵蛇教等，更有众多的人手及广大的地盘作为后盾，对付一两个人或者难，但要整个击溃江湖中几个甚有租找的帮派，则非易事了。」

他环目四扫，又道：「吾等决非畏惧于人，但是，欲成功一件事情，却须要妥善的计划与精密的筹幄，凭血气之勇，一时的孟浪冲动，印使成事，也必然得不偿失。」

战千羽用他丰富的经验，以大哥兄长的身份和口吻，说出这一般话后，听得白孤、祝颐等人，不由得个个哑哑无言。

江青神色亦自十分凝重，半晌，他开口道：「大哥，为了避免引起杀劫，兄弟定然会在可能范围之内，尽量忍让，委曲求全，但是，若到了忍无可忍，退不能退的紧要关头之时，那么，愚弟也只有放手去干了；大哥，愚弟尚负有义父他老人家昔日的声名威望，这些苦衷，大哥想必能体会得出……」

战千羽蓦然纵声长笑，豪迈的道：「四弟啊，你不用担心，无论到了任何关头，你这几个拜兄也会拚掉老命全心相助的，咱们早已说过：「患难相扶，生死与共」了……」

各人正说到这里，门外已传入一个稚嫩的嗓音叫道：「江爷爷，江爷爷，你在那儿？」

江青一听声音，暗叫一声：「苦也」，硬著头皮道：「呃，是小娟儿么？江爷爷在这里……」

大旋风白孤知道又是那鬼灵精来了，他以前吃过苦头，不敢再去招惹，急忙转过头去，大声与祝颐交谈著，面孔板得一本正经。果然，这时门外蹦蹦跳跳的跑进那娇憨而狡黠的小娟儿来，她今天已换上一件水绿的薄袄，衬托得那苹果似的小脸蛋，更加红嫩可爱。

这小丫头一跑进屋，便如一头乳燕似的投入江青怀中，不依地道：「江爷爷，你那朋友好坏，他抓得小娟儿肩膀好疼啊，哼，我看他八成不是个好人，噢，对了，江爷爷，到后来我好像听见你在大叫，我就忽然睡著了，奇怪，我怎么会这么好睡？……」

江青听完这鬼灵精连珠炮似的进出了一大堆话，急忙道：「对了，那商大叔不是个好人，满肚子坏水，现在外面的人有很多都是如此，以后可要多在家里读书写字，不要一个丫头家尽在外面乱跑……」

小娟儿扭股糖似的缠在江青怀里，仰起小脸道：「江爷爷，今儿个白天，小娟儿带你到西湖去玩好吗？那里好好玩啊，你一个人去会迷路的……」

江青听得头都大了，忙道：「宝贝，江爷爷今天有事和你爷爷谈，去，和白爷爷玩儿去，他有好多地方须要你带他去玩哩。」

白孤骇得一哆嗦，急道：「呃，嗯，不……，我今天也有事，是的，也有事……」

红面韦陀战千羽大笑道：「好了，心肝宝贝，你可真行，你白爷爷素来天不怕，地不怕，他可就服了你啦，来，来，还是找你这正牌爷爷带你出去逛逛吧。」

小娟儿咿唔一声，十分不情愿地走到战千羽身边，战千羽生像捧著水晶珠子似的，连连亲吻著她的小脸。

江青微微一笑，如释重负，回身兴夏蕙轻声谈笑起来。

XXX

西湖。

清新幽雅，景色秀丽，诗云：「若将西湖比西子，浓抹淡妆总相宜」，便是这名湖最恰当的写照。此刻虽值秋残，但周遭仍是一片绿意盈然，苏堤的杨柳，湖波的柔纹，还有湖心亭上青翠的松柏。一片稀疏的竹林，迎风摇曳，两块光洁的黑巨石，并列于地，坐在这两块黑色的石上，既可尽兴的瞻望眼前一波千倾的碧澄湖水。

现在，却正有一对青年男女，并肩相偎而坐，低语如丝，喁喁而谈。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江青与夏蕙。

「蕙，要摆脱那小精灵可真不容易，但是，若非这样，怎会有如此诗情画意的所在，只容你我二人尽情抒怀呢？」

夏蕙嫣然一笑道：「青哥，这地方真美啊，想不到馀杭名城，人烟稠密，却有这么一处，清静幽雅，令人涤消尘念之处。」

江青同意的略一颌首，目光微转，道：「蕙，这湖心亭上布置的花木草树，皆是独具匠心，十分幽雅回折，此岛阔幅虽小，却因树木种植技巧之故，看来亦十分深邃清远……」

夏蕙忽道：「青哥，我几乎忘了，咱们托船家买来的雪藕，这是西湖名产……」

江青左右回顾，双臂展处，蓦而将夏蕙搂入怀中，低声道：「蕙，我不要吃雪藕，我要尝尝你棋樱唇的芬芳……」

只觉怀中的夏蕙呼吸急促，双眸如丝，粉面酡红，身躯亦在轻微的颤抖著，她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在与自己击心所爱之人，做一种亲密的接触时，总会情不自禁的悚颤与奋……

于是，二人的嘴唇吻合了，没有一丝隙缝，没有一丁点声息。彼此的心房剧烈地跳动著，催进著血液加速循环，双方的喘息，皆纳入双方的呼吸中，良久……

夏蕙紧搂在江青颈项上的双手忽然松懈，美眸中亦渗出两滴晶莹的泪珠。

江青栋然一惊，急问：「蕙，你……你怎么哭了？是我……我做错了什么事么？」

夏蕙轻轻摇头，埋首在江青怀中，抽搐著道：「不……青哥，你没有错。」

江青又惶然道：「那么，是忽然有了什么感触？」

夏蕙仰起那张俏丽的面庞，幽幽地说道：「青哥，我……我一直怕触怒你，不敢说……」

江青爱怜的抚摸著夏蕙的秀发，轻轻说道：「蕙，你了解我，我们早成一体，你有什么话，不妨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别隐讳什么，更别怕我不快，

对你，我只有深切的爱，没有任何猜忌……」

夏蕙缓缓地闭上双眼，长长的睫毛掩住了眼帘，但江青仍可看出，眼帘内仍有两颗凝结的泪水。于是，夏蕙语如游丝般道：「青哥……我我……我不放心。」

江青叹息著笑了：「蕙，你太傻了，我想，有一天你能剖出我的心，那时，你会看见上面有著我爱夏蕙四个字的。」

夏蕙惊惧而惶恐的睁开眼睛，用手捂住江青的嘴唇，泣道：「青哥，不要如此说，青哥……」

忽然，江青似乎记起了什么，伸手入怀，拿出一个小小的白丝包裹，又将怀中人扶起，道：「蕙，记得那唐小萱？这包裹是她后来飞骑赶上，投给我的，本来我当时便想交给你，但是，我竟把它遗忘了。」

夏蕙直觉的伸手欲接，又忽然缩回，羞涩的道：「我……我不能看。」

江青托起夏蕙泪痕未乾的面庞，柔声道：「蕙，你心中想看，是么？那又为何不看呢？这是你的权利，就像有别的男子赠物于你，我也要一样，因为我俩互相深爱，所以，我们便不让任何一丝猜忌与怀疑存在于此情感之中，假如你爱我，你会看的，因为，不爱一个人，才不关心那个人。」

夏蕙激动的搂住心上人，啜泣得更厉害了。然而，情人间深刻的了解，便往往会藏在那苦涩而带有甜蜜的泪水中。半晌----夏蕙接过江青递过来的那个小巧的白丝包裹，目光微扫，心中又是一阵激动，原来，那包裹的是缝得十分紧密，并没有拆开。

这件小小的事情，多有力的证明了江青对夏蕙那击诚与深邃的爱意。

于是，在夏蕙的纤指下，包裹被轻轻拆开……

衬在白的丝绸上，是一东乌黑光润的秀发，另外，尚有两片象牙色的，修长的，然而却带著血污的指甲。这两片指甲，一看既知属于一位年背少女，而且，是活生生的连根硬拔下来！

江青全身栋然一震，一股凉气直透脚心，那女孩子----唐小萱，多痴，多狠啊----对她自己。

夏蕙轻轻的颤抖着，嘴唇抽搐，伸指拈起挟在那束秀发之中，一张不易察觉的窄小纸片来。江青与夏蕙的目光，同时注视到纸片之上，那是用血写成，一些紧密的小字：「以找身体所生，父母所赐之物。表明我对你的心意，情感是直觉而息息相连的，不须要以时间做为装饰，我要痴心的爱，我会疯狂的狠。」

江青呢喃地道：「疯狂的恨……这妮子真可能做得出来。」

夏忘低声道：「青哥，那唐姑娘真狠心，如此摧残自己……，唉，我很同情她，但是，我……却不能对她有丝毫帮助。」

「蕙你别担心，唐姑娘可能是孩童心性未脱……」他故意抬头望天，以悠闲的口吻道：「一个孩子，当他希求一件目的物之时，总是不惜一切哭闹的手段去争取，但是，当他长大之后，便会为自己幼时的举止感到可笑，而一个少女对爱的憧憬，又何尝不是如此的……」

江青以左臂环著夏蕙的香肩，笑道：「蕙，时间会冲淡那傻孩子的幼稚想法，让我们等待----等待一个英俊的少年闯入它的梦境中……」

江青虽然如此安慰著夏蕙，但是，夏蕙却直觉的感到，事情不会那么单纯，因为它是女人，所以，她懂得女人对「情」字的看法，尤其，当这少女深爱著一个人的时候。

空气在沉默中过去，阳光已西斜了一大段。

风，吹拂著湖水，有著丝丝波纹，波纹伏动中，渗和着瑟人的寒气。

江青低声道：「冷么？」

夏忘摇摇头、但身躯却轻微的一颤。江青望著心上人穿的，有些显得似乎单薄了些儿的紫色夹袄，将自己套在外面的青衫脱下，为夏蕙披在身上。一股熟悉的，温暖的男性气息，使夏蕙感到一阵热流在体内循环，她满足地闭上双眼，偎在江青怀中。

无力的阳光，给西湖抹上了一笔苍凉的色彩，景色是美丽的，但却有些儿伤感，这是未到黄昏前的白晝。

秋水蒙蒙，间有几艘寥落的游艇，在水面上轻轻荡漾……

四周岑寂，只有这对情侣彼此的呼吸声然而，江青却突然双目电睁，沉声响在夏蕙耳边道：「蕙，有麻烦来了，你不要动，让我看看又是那一路的好朋友。」

夏蕙神色一凛，聆耳静听，却没有发觉什么，她正待出声发问，江青已蓦然倒飞而出，闪电般扑向左方一丛灌木之后。

一条人影，在江青身形扑到之时，已宛如大鸟般狂笑掠起，猝然拔起六丈之高！

江青身形一沉，尚未跟踪而上，耳后忽然传来夏蕙的惊叫之声！

他仓促中急忙望夫，登时发现一个容貌阴沉，肤色白晰的黑衣文士，正缓缓向夏蕙逼近！

江青只觉得那中年文士的面孔似乎曾在那里见过，但却一时想不起来，而此刻，也没时间容他去想了。

空中如流星般闪掠著一条金红色的光影，几乎在夏蕙惊呼声甫住之际，那条光影已落在她的面前。

这正是以超绝的轻身之术，「百里流光」飞掠而到的江青！

夏忘茂魂未定的颤声说道：「青哥，那人是田净。」

江青恍然大悟，冷冷笑道：「天缘洞主，睽违久矣，阁下兴致倒真不小，然而西湖风光虽佳，只怕尚洗涤不尽阁下心忸中污垢！」

这黑衣文士，果然正是那天缘洞主田净！

他一见江青掠到，不由惊得猛退两步，色厉内荏的吼道：「江青，你别逞口舌之利，今天咱们势必一清旧账……」

此刻，原先掠空的那条人影，亦狂笑著落在江青右侧。

目光微瞟之下，江青不由一凛，原来，这人竟是昔日伤在自己手下的瘤龙银玉屏！

瘤龙颈项上所生的那颗拳大肉瘤，此刻正在微微颤动，丑陋的面孔下一片狰狞之色，目露凶光的怒瞪著江青。

天缘洞主田净又悄然退后两步，阴声笑道：「大邪者，今日便叫你知道，诱骗本洞女弟子的报应如何。」

说罢，他又向一旁的瘤龙银玉屏阿谀的一笑，皮肉不动的道：「银掌门及本洞主寻你久矣，嘿嘿，料不到皇天有眼，天网疏而不漏，竟在此处与你相遇，大邪者，诚如尊驾所言，西湖风光旖旎，如果一对同命鸳鸯能得殉情同埋于此，该是一件多么幸运之事哩！」

江青镇定的卓立不动，望看田净那矫揉做作的小丑姿态，嗤之以鼻的道：「你说完了吗？嗯，难怪阁下勇气忽增，敢情有人为阁下撑腰来了。」

忽然，一个沙哑如破钹刺耳的声音响道：「江青，你不用废话连篇，老夫今日若不活活地劈了你，西湖之水便是老夫洗尸埋骨之处！」

江青闻声之下，不由大感惊异，因为，据他所知，瘤龙银玉屏禀赋奇异：虽然容貌丑恶，语声却是清雅细润，极为悦耳，但此刻说话之声，为何竟是如此粗厉沙哑？

瘤龙银玉屏看出了江青惊异的神色，他悲愤的狂笑道：「江青，你在奇怪老夫的语声为何忽然改变了么？这亦是你的赐予，那日对掌之后，承你以内家重手震伤了老夫的一条音带，更以诡计骗去老夫灵药数粒，啊啊，老夫整整找你复仇已有数月之久，走遍了江南数省，却不想竟于此地能偿此心愿……老夫发誓，以杀你为我十字门重整声誉之开始。」

江青气定神闲的一整衣袖，道：「就只凭你们二位么？」

瘤龙银玉屏额擦青筋暴起，怒叫道：「你休要在此卖狂，姓江的，今日除非你能胁生双翼，否则，你只有尸横就地之途了！」

他不待江青答话，双手一拍，黝暗的树丛后立即闪出三条人影，手中清一色的各握耆一柄金公钢锤。

「喇啦」一声轻响起处，又一个满面横肉，体魄修伟的披发头陀，亦自树梢之上飘身而下。

江青目光瞥及那披发头陀之后，不由豁然长笑起来，一撇嘴角道：「哈……哈，我道银大掌门都收集了些什么武林高手前来助阵，原来却是银孤头陀法明此等窝囊废物！」

这披发头陀，果然正是不久以前，于柳村弃友败逃的银孤头陀法明！

他于是役之后，亡命而去，封正巧碰见了素来臭味相投的天缘洞主田净，二人互道近况，都是流年不利，同病相怜，而二人的强敌大仇——火云邪者江青，两人彼此获悉之后，由于敌忾同仇，于是沆瀣一气，联起手来。但是，他们亦深切明白，自己对头的武功是如何高强，于是，在天缘洞主竭力怂恿之下，银孤头陀又勉强力壮起胆量，与田净二人四出求请帮手。

事又凑巧，正在二人急急找人助拳之捺，又遇到了正在四处寻找江青复仇的瘤龙银玉屏，三人意志相同，自是一拍即合。而天缘洞主又卑颜屈膝，诚心结纳，更说动了因事偶至中土，称雄关西的「雷霆三锤」谢毅、吴大愚、钟光三人，在他们严密的探访之中，终于来到馀杭，寻着了正偕爱侣畅游名湖的江青。

这时，银孤头陀并不因为江青的讽刺而感到羞怒，他面色木讷的道：「姓江的，废话少说，敝友的三条性命，今日必须要你还个公道，如不将你碎尸万段，实不能消除洒家心头之恨。」

江青冷笑道：「罢了，大头陀，若你当日不弃友而逃，你那三位朋友大概尚不至于如此，现在，若大头陀你心存畏惧，此刻溜走，为时尚不嫌晚，否则，只待江青杀戒一开，便恐怕再也没有你的生路了！」

他正说到此处，一直并肩立于树下，身材粗壮，面孔微黑的雷霆三锤，这时齐齐往前夸进一步。

站立当中的三锤之首谢毅，冷冷一笑道：「朋友你说话最好自重一些，留给大爷一点好印象，在你归阴之时。大爷特准留你一个全尸！」

江青星目倏睁，又随即淡然一笑，道：「阁下是谁！请恕江某眼拙，江某自问与阁下等素无过节，尚请三位念在同为武林一派，莫尚此无聊混水，江某实是抱息事宁人之心，特此奉劝三位。」

三锤之首谢毅以为江青已存怯意，他狂傲的大笑道：「哈……哈，闻说火云邪者为昔日武林第一高手邪神厉老儿唯一传人，那知今日一见，想不到，竟然如此脓包，哈哈，竟连我雷霆三锤的徒孙也不如！」

谢毅此言一出，不仅江青怒火陡升，就连痕龙银玉屏与银弧头陀二人面孔上也几乎挂不大住。他说江青尚比不上雷霆三锤的徒孙，而瘤龙银玉屏及银弧头陀法明既然在江青手下吃过败仗，那么，不是等于说瘤龙银玉屏与银弧头陀二人，连雷霆三锤的徒曾孙也不如了？

天缘洞主田净到底是个狡诈油滑之人，他一见瘤龙银玉屏及银弧头陀神色不对，便暗叫不妙，他唯恐复仇不成，自己方面先来个窝里反，这还了得？

于是，田净蓦然大叫道：「江青，你若是条汉子便准备动手，如此闲扯，可是想等候援兵么？」

一言出口，立时惊醒了银玉屏等人，瘤龙为了复仇事大，只得将一口怨气隐藏心中，暂时不动声色。

雷霆三锤则动作如一，迅速站成三角形，将江青及夏蕙二人困在当中。

瘤龙、银弧头陀、天缘洞主亦纷纷取得有利位置，待机出手，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一个以众凌寡的场面。

空气在瞬息之间加重了-----

江青，却依然镇静逾恒，目光沉冷的凝注著四周。

第五十六章 名湖溅血

天缘洞主田净阴森的瞪看江青背后的云山孤雁夏蕙，向瘤龙银玉屏使了一个眼色。

忽然-----雷霆三锤之首谢毅，沉喝一声，手中的热铜金瓜锤随即悠悠扬起，笔直地砸向敌人胸前。

正当他的兵器甫一堆出之际，金红色的光影条而闪出了一片劲风，茫然向围立于四周的各人暴卷而出，另一条纤瘦的身形，亦冲天飞起。

这几个动作，可以说快速得仅仅在一刹那间已告完成，使瘤龙银玉屏等六个武功高强的黑道怪杰，在惊震下根本来不及施展他们围攻合袭的战术。

江青身形闪动、出掌、攻敌，以及发力将云山孤雁送出包围圈之外的几个动作，可说早已成竹在胸，是故行动起来，疾若电掣，一气呵成。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狂傲自大的雷霆三锤，这时禁不住哗然惊呼出声，尤其是雷霆三锤的老大谢毅，更是神色大变，急退三步。

他手中兵器尚未势尽，而一片罡烈得足以使内腑碎裂的劲气已当头压到。

疤龙银玉屏则大喝一声，只掌循环劈出，银弧头陀法明亦斜掠一傍，趁势攻出一十七掌。

江青快速绝伦的以雄浑无比的掌力展开游动性的闪击后，已在瞬息间将面前敌人组成的包围阵势冲散，而且雷霆三锤与天缘洞主的跃身闪避，更

造成了一片凌乱。

但是，瘤龙银玉屏与法明头陀的适时出手，却在这片凌乱中，稍微牵制了江青几分行动。

雷霆三锤早年扬威关西迄今已达二十载，兄弟三人，虽然仅届中年，武功却十分高强，他们在江青猝然出手之下，因心存轻蔑而几乎吃了大亏，幸经瘤龙等及时策应，才算没有当场现眼。

雷霆三锤之首谢毅，此际心头涌起一阵极度的羞愤，于是狂吼一声，手中金瓜锤舞起团团光影，雷轰电掣般攻向敌人。

吴大愚、锤光二人，亦随盟兄同一动作，脚步急旋，自两傍包抄而上，三人配合之间，快捷紧凑无比。

瘤龙银玉屏展开独门「十字拳」法，狂风暴雨般袭向江青，一片纵横交叉的劲气掌影，彷彿永无休止的凶涌而至。

银弧头陀却十分乖巧，耳门在空隙中伸缩出击，稍进即退，其实，他是深探领教过江青的神技的，这一切在他心版上烙灸下的痕印太深了，因而他早已打好主意，在钢外游斗，胜则可进，败则可逃。

江背则充分发挥出那神嫡传的「如意三幻」之神髓，在一片片，一团团呼啸厉烈的劲力中穿走翻腾，掌飞腿舞，起落无声，快捷流畅，任意纵横。

瘤龙银玉屏深切的感觉到，对方的武功，在这不算太长的日子里，竟又有许多进步，而且，对敌之间，更显出无比的沉稳精精练。

他心中不由暗自发毛起来，但却仍旧倾力攻上，口中厉叱连声。

忽然，瘤龙疾出五掌九腿之后，竟发觉场中少了天缘洞主田净的踪影！

他连忙寻隙，向场外略一扫视，却发现这位黑道中出名的荒淫洞主，正在一旁追逐著云山孤雁夏葱！

瘤龙身形电闪，又出七招，心中却十分不悦，忖道：「田净这老鬼真是色迷心窍，大敌当前，放着正经事不办，却去追捕那武功平凡的妞儿，妈的，假如今天我们尽都栽于此地，你还想吃点什么天鹅肉？那时只怕连老命都保不住了！」

他正在心神微分之际，江青已奇诡绝伦的滑出五步，抖手便是二十一掌，将雷霆三锤中之吴大愚、锤光二人，逼得手忙脚乱，仓惶跃退六尺。

三锤之首谢毅却狂叫一声。不要命的探出十锤，左掌亦猛力劈向敌人腋下。

瘤龙心中冷笑，跟踪而上，十字拳中的精华绝招绵绵而出，暗想：「哼，雷霆三锤名扬关西，张狂跋扈，我还道有什么不得了的功夫呢，妈的，看来亦必未见得高明多少。」

这时，银弧头陀身形倏进倏退，掌式如风，魁梧的身躯轻灵得好似一片柳絮。

「这头陀功力倒是上乘之选，只是拚斗手段却显得十分贼滑小气。」

江青暗中忖度著情势，微微一笑，避过砸向背后、肩头的两柄铜锤，一口气劈出二十三掌，又将瘤龙银玉屏及谢毅二人，逼得左拦右架，捉襟见肘。

正当此际，一旁已忽然传来云山孤雁的惊呼及天缘洞主田净那淫那的奸笑！

江青微感一震，猛可一个大旋身，手下紧紧将攻上的雷霆三锤迫退，目光急转，已看见正被田净攻得手忙脚乱的云山孤雁！

各人拚斗的这片场地，并不宽大，只有不及三丈方圆的空间，而四周便是密密栽植的松柏、翠竹之类了；云山孤雁料不到会在此处遇著仇家，故而没有携带兵刃，加以她的功力又不十分高强，在这狭窄之地，怎能避开武功几乎比她超出两倍以上田净？

她此时正急得喘息急促，花容失色之际，那道熟悉的，令人兴奋的金红色光影又蓦而冲出重围，然掠到！

江青勇猛无伦的跃至夏蕙身傍，甫经照面，不由分说，便疾如骤风急雨般向天缘洞主攻到，招式凌厉，毫无一丝馀地！

他出手中，哈哈大笑道：「老淫虫，欺负一个少女算得上是那门子英雄，还是与江某硬拚几招罢！」

天缘洞主在猝不及防之下，被那一抡狂猛得足令天云变色的攻击，逼得首尾难顾，狼狈不堪！

此际，三声厉叱又起，雷霆三锤适时赶至，江青不得不回身拒敌，田净始得到一丝喘息之机。

瘤龙银玉屏稍微停滞瞬息，始飞身加入战圈，心中冷笑道：「田净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在这种场面之下，他竟尚未忘却那个「色」字，哼！哼！若不教他吃些苦头，他不知要胡闹到什么时候才完……」

道时，战况已在瘤龙银玉屏加入之后，更形激烈，天缘洞主身形闪掠中，切齿大叫道：「夏蕙，你这贱人，难道尚要本洞主亲自动手制裁你么？天缘洞的声誉，完全让你破坏殆尽，还不跪地领罪，更待何时？」

江青身形呼然旋转，风起云涌中，一招「立波为柱」，将天缘洞主攻得狼狈而退，招架不迭。

瘤龙银玉屏沉喝道：「注意，这是长离七旋斩！」

江青豁然长笑道：「田大洞主，目前应跪地求饶的，恐怕还是阁下自己哩！」

田净面如寒霜，怒叱连连，施出混身解数，竭力抢攻。

蓦地----

雷霆三锤身形急幌，再度站成三角乏形，老大谢毅双目怒瞪如铃，平地焦雷般仰天大吼道：「雷起啊----」老二吴大愚、老三锤光亦面色血红，额际青筋暴现，声音悲壮雄伟的大喊：「风号，电闪，劈五岳！」

随著这短暂，有力慑人的吼声，三柄金锤，碰然交击，金星四溅中，又是三声惊心动魄的大喝，三团金色光华宛如三枚巨雷，带着可怖的啸声，齐向江青当头压到！

江青面神一凛，知道这必是对方的绝技：「雷霆锤」了！

他身形不动，急将体内循流的真气迅速提聚双臂，「天佛掌」首招：「佛光初现」倏而使出！

一片罡烈浩大的劲气，与袭来的三团光影相触，「轰」然巨响中，沙飞石走，江青身形略一摇动，雷霆三锤已踉跄退出两步！

瘤龙又大惊叫道：「天佛掌！」

但是，江青尚未立定身形，雷霆三锤又齐齐大喝一声，三团金色光影，再度闪电一般地呼轰攻到！

功力充斥，窒人口鼻，隐隐带有风雷之声！

江青仍然不进不退，「天佛掌」第二招「金顶佛灯」，有如山崩地裂般疾推而出！

又是一声巨响过后，江青身形摇动的幅度更小，雷霆三锤却个个面色苍白，退出三步！

而正当此际--一股尖锐的劲风，蓦而袭向江青背后的「命门穴」！

江青在瞬息之间，将体内的真气做了一次迅速而美满的调合，以邪神嫡传的五大散手之一：「掌不刃血」，猛然向后倒劈！

只听「劈啪」一声巨响，背后敌人袭来的劲力，已大部融化于这「掌不及血」的一招扇形劲气中，而江青的右掌，却如利刃般劈在偷袭者的胸前！于是，鲜血喷起三尺多高，骨骼的碎裂声刺耳已极。

一条黑色的瘦长人影，满口血渍的飞跌在云山孤雁夏蕙身前两步！

他，正是天缘洞主田净！

田净这时仰卧地上，面孔因痛苦而扭曲著，手指痉挛的紧抓著地面，两眼突出眶外，眼球上布满了惨厉的红丝，然而，却失去了光辉，在夕阳的馀晖下，有如一对毫无光彩的琉璃珠。

这就是偷袭者的下场啊！田净亦定然料想不到，在那不光明的举动下，换回来的代价竟是失掉自己的生命！

江青也不由微微地征住了，在他的本意，是不想杀死对方的，自然，这是指他不被迫到无路可走的地步的话。

瘤龙银玉屏万万估不到敌人的武功竟然如此狠辣超绝，他知道天缘洞主田净一身所学，虽未能称为绝世高手，但亦可谓上上之选了，谁知却躲不过江青这凌厉的一击！

其实，瘤龙又何尝知道，这招「掌不刃血」，乃是邪神早年称雄江湖的看家绝技之一，天下虽大，能人虽多，但能抵硬此招者，实无几人！

雷霆三锤此刻亦觉情形十分不妙，因为目前己方不但未占到丝毫便宜，并已损折了一人，而且他们认为所向无敌，威震关西的「雷霆锤」法竟在全力出击之下遭到前所未遇的阻力和反震！

当一个人，失去了他认为最有力量或最后的依赖时，那么，他的气焰和狂傲也会随之而消失了。

这时，场中一片静默，有些紧张而凄怖的静默。

云山孤雁不敢再凝视眼前那具怒瞪双目的尸体，她花容惨然的微微退向一旁。

瘤龙银玉屏在惊惧中，忽然瞥及正在向后微退的夏蕙，他迅速的向雷霆三锤及银弧头陀一使眼色，随即 然扑向夏蕙而去！

江青正自感到有些不安和歉然，瘤龙银玉屏已倏而发动！

同一时间，雷霆三锤又在一连串震人耳膜的大吼中，舞起团团凌厉呼啸的锤影，侧攻而上！

江青微微平息的怒气，又被再次引发，他长啸一声，双掌宛如老偕合什，急合猛推而出！

一片刚猛得无可比喻的罡风，彷彿江河倒流一般，挟看拔山移鼎之势，浩浩荡荡冲激而出，其势锐不可当！

这是天佛掌法第三招：「佛问伽罗」！

雷霆三锤齐齐如暴雷般连续大喝六声，三柄金锤已各在利那之间应声冲砸六次！

风雷声夹在十八团金色光影中，与七柄闪耀的弧形短剑涯成一片令人战战的威势，在瞬息间接触了江青的掌风！

于是，仿若天云变色，海啸山崩的巨响连声而起，周遭的空气好似骤然被排除一空，而散裂飞芒的银色碎屑，赤如满天花雨般迸溅四周！

十八团金色光影倏而消，变成三溜金光，飞起五丈，雷霆三锤则个个如淡金，被震出寻丈之外！

江青并不稍事迟疑，身形急起，目光疾扫，已看到夏蕙正在一招「蝶兰手」落空后，被瘤龙一脚踢倒他不由双目尽赤，厉吼一声，加速扑去！

正当江青身形尚距瘤龙五尺之际，背后又是一声冷叱，随著六道闪耀著银芒的弧形短剑，又奇诡莫测的旋飞而至！

江青心中顿时急怒交加，他知道，任自己功力再高，亦不能毫无顾忌的蔑视银弧头陀这六柄内含真力的弧形短剑，他若当时专心对付这六柄偷袭的短剑，虽然可以在瞬息间将它击落，然而这微小的时间空隙，已足够瘤龙银玉屏取去夏蕙的生命了！

这个意念快如电光石火般的在江青脑中一闪而过，他钢牙紧挫，身形在空中霍然一个倒旋，随著倒旋之势，一篷黑色绸布忽然随风飘洒而落，一道金芒耀目，有如旭日东升般的辉煌光彩，宛似一条九天之上遨游的金龙，带着一股慑人魂魄的厉啸，疾如闪电般直飞而出！

同一时间，江青已抖掌劈出两团强劲的掌风，身形反弹，升空三丈！

于是，一声惊心动魄的惨号起处----江青已在六柄弧形短剑散射失准之下，身形一翻，如一头巨鹰般飞落在早已面无人色的云山孤雁夏蕙身前！

瘤龙银玉屏则双手紧握耆一柄长约四尺，金光灿然，通体为一条龙身盘纹而成的奇形兵器，而这奇异的兵器，正深深地插在他胸膛之内！

原来。江青始才以真力贯注右臂，在利那之间，以指甲划裂包里于自己兵器「金龙夺」之外的黑绸，运出劲力，将兵器抖手射出！

「金龙夺」乃为上古留传之神兵，威力浩大无匹，且能发出令人魂迷魄散的厉啸，又在江青盛怒之中倾力投出，而瘤龙在满目金芒充斥，异声贯耳之际，任他功力再高，才不由张惶失措，无从闪避！

他双目大睁著，毫无意识的凝瞪著这柄插入胸内，几乎透体而出的「金龙夺」.....

金龙夺是辉煌而灿烂的，然而却也代表著残酷与杀戮，盘纹著的龙身，在凄艳的残霞中泛出森冷而耀目的光彩，这光彩或者是美丽，但是，也要看这柄神兵是在何种情形之下而出现。

「我.....我.....便这么死去不成？如此默默无闻的死去？.....十.....十字门的绝艺.....有谁去继承？光大？旧时的声誉...便让它永远没落了么？」

他全身起著一阵阵的痉挛，鲜血自伤口泉涌般冒出，双目的光彩逐渐黯淡，丑陋狰狞的面孔上，浮起一层令任何人见了也要掉首他视的，凄厉而绝望的死光！

乾？的嘴唇抽搐地张合著，然而却没有一点声息.....

终于，这位甘陕十字门的唯一传人，黑道上的有名煞星，缓缓地倒于尘埃之中，而且，死不瞑目！

江青默默扶起躺在地上的夏蕙，心中有著极度的矛盾和怅然，他大声问著自己：我做对了，抑是做错了？瘤龙银玉屏捧著胸前这柄夺取他生命的金龙夺，艰辛的行了两步，嘴唇翕合著：这是他出道以来，首次施用兵器，而这第一次发挥出浩大威力的上古神兵，却在江青心头上留下一个深刻而不

可磨灭的烙印。

江青能够很明白的体会出，瘤龙银玉屏是死得多么不甘心，是死得多么怨毒，他在那残酷的猝袭下，竟然不及运用出他认为功绝一时的「虎麟气」……

但是，江青虽在内心中为自己的举止而叹息，然而，在行动上他却问心无愧，因为，他是以堂堂正正的手法，在众敌围攻之下，为了救援自己挚爱之人而出手的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若对敌人慈悲，也就等于对自己残酷。

江青适才若不当机立断，摧敌于即，那么，如今剩下的，则是他永生也填补不尽的悔恨！

于是，在一度短暂的岑寂后，江青缓缓地回过身来，眼下的情形却使他感到惊异不已。

在他目光环扫之下，赫然发现银弧头陀法明，这位曾经临危弃友的角色，竟然没有乘机逃走，依然呆若木鸡般的怔立原地。

地下，尚且横七竖八的躺著雷霆三锤数人，只见他们个个面如金纸，气息奄奄，显然已在江青那招威力浩荡的「佛问迦罗」之下，受了极为严重的内伤！

江青心中有看一丝异样的感叹，他移动脚步，行至银弧头陀身前站定，这位凶极一时的大头陀，此刻显然已陷入极大的，生与死的恐惧中。

他双目大睁，满脸的横肉在轻微的颤悚著，但是，他却不曾后退。

江青微微一笑，又向前跨进一步。

银弧头陀瞳孔中射出惊惧的光芒，抖着嗓音道：「姓…江的，来…吧，给……佛爷一个痛快！」

在银弧头陀的心目中，已认定对方势必不会饶过自己的性命，就像他以前在得胜后也从不怜惜他的敌人一样；然而，江青却笑了，和声道：「大头陀，对于生与死，你有什么看法？」

银弧头陀神色一怔，迷惑的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死，不过是解脱这付臭皮囊，让灵魂飞升到一个极西的乐土……但是，唉，好死却不如赖活啊……」

江青又笑了，这笑容在银弧头陀眼中，宛如一柄钢刀，冷森而肃煞。

江青回首向身后面色苍白，神态萎顿的云山孤雁夏蕙一瞥，断然道：「大头陀，带看你的三位朋友去吧，但是，请记住你自己的话。好死不如赖活，以后尊驾如果还想在江湖上闯，务要记著今日之事，对你的敌人也必须慈悲一些，要知道在鬼门关上徘徊的滋味，总是不好消受的啊！」

银弧头陀闻言之下，面孔上起了一阵急骤的变化，他做梦地想不到自己竟会受到敌人如此优渥的宽待，于是，双目中透出感戴的泪光，身躯因激动而无法克制地颤抖着……

半晌，他肃身合十，向江青顶礼一拜，哑声道：「江大侠，小僧带发修行，已有二十馀年，却自来不曾悟透这「怨」字的真谛，今日蒙江大侠如此宽待，顿令小僧感到昔日双手所沾染的血腥，是如何深重愚蠢……日后小僧当谨记教言，以余生之年忏悔往日罪孽。」

江青清澈的瞳孔中射出满足的光辉，唇角含著微笑，这微笑是一股欣慰与欢愉的组合，他深刻的觉得，当得到一个仇人的赞誉与感戴的时候，那种快乐，是比向他切齿的报复来得强多了，并且，这种「度恶为善」的收获，

较之那些赶尽杀绝的手段，更不可同日而语呢。

于是，银弧头陀回转身躯，以他孔武有力的双臂扶起躺在地下的雷霆三锤，又向江青微微恭身，掉头如飞而去。

江青目注著银弧头陀那魁梧的身形消失于树影之后，始迅速行向夏蕙身傍。

他轻轻她揽著夏蕙的纤腰，低声道：「蕙，你伤得重么？原谅我慢了一步……」

夏蕙柳眉微皱，摇头道：「青哥；若不是你及时出手：只怕我早已丧在瘤龙银玉屏的掌下了。」

江青望了望地下两具死状凄怖的尸体，轻轻说道：「蕙，在你的心扉深处，定然为以前失足天缘洞而时常引以为耻，而且，田净的魔影，亦常在你脑海中萦回作祟，是么？」

显然，江青是说中了夏蕙的心事，她惊异的望著江青，微微点了点螭首。

江青又徐缓的道：「现在，你已可完全消除了这些隐痛和远忧。但是，我从你的眸子中，却可发觉一丝轻微的惆怅，因为，你固然切齿痛恨天缘洞主田净，但是，却也不能对他的惨死毫无所动，他到底曾在你走头无路之际帮助过你……自然，这帮助你的出发点是善是恶，我们现在已用不著再去追究……」

夏蕙蓦然扑倒在江青怀中，啜泣道：「青哥……是的，我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但也仅仅是对田净昔日的相助感到一丝抱憾而已……你一定生气了，恨我太懦弱是么？……」

江青抚著情人的秀发，怜惜的道：「蕙，我不恨你，这是你善良的本性所在，一个人，即便是一个切齿痛恨的仇人，也总有其令人可以追忆的地方，纵使这些片断的追忆微小得太不足道……你有这样的感触，正证明你是个好心肠的女孩子……」

夏蕙深深为自己得到一个如

此能深刻了解自己的情侣而激奋，她在江青怀内尽兴的发泄著情感，而欢愉却超过了一切，她这时又更深一步的了解了挚心所爱之人，是如此的敦厚，与善体人意，因为一个人蕴藏于内心的优劣，是要在长久的相处后，才能体会得出的。良久……良久……

江青为夏蕙检视了一下小腿上的伤势，虽无大碍，却也青瘀了一片，幸好仅是表皮之伤，不消整日，当可复原。他细心的为夏蕙按摩搓揉了片刻，扶著心上人坐在地上休憩，自己又过去收回瘤龙银玉屏尸体上的金龙夺，在一株苍松之傍掘了一个洞穴，将田净、银玉屏二人埋入。一切弄妥之后，湖心亭上已是一片黝黯，飘浮的暮霭如雾似的弥漫于四周，衬著湖心亭陈旧而单调的建筑，显得有些阴森与凄凉。江青谨慎的将「金龙夺」插到背后，过去将夏蕙抱起，柔声道：「还痛么？」

夏蕙摇头，道：「只有一点。」

江青笑道：「我早说过，谁要伤害到我的蕙，我即使仅存一息，也要与他一拚生死的……」

夏蕙附嘴江青耳边，温柔的道：「青哥，你已做到了……」江青豁然长笑道：「不错，瘤龙银玉屏已用他的生命来偿还了这一脚的代价，他太不聪明了……真的太不聪明了。」

夏蕙娇柔的依在心上人坚实的怀抱中，她望了望四周黝黯的景色，轻轻说道：「青哥，我们走吧，这里气氛太沉闷阴森了，我有点怕……而且，那船家想必亦等得急了……」

江青微颌首，将夏蕙柔若无骨的娇躯抱得更紧，迈开步伐，向暮色浮沉的湖边缓缓行去。

XXX

归途上……

一只带篷的小船，船尾有个五旬左右的老人，正闲散的摇著橹，依呀依呀的摇橹声，衬著碧沉的湖水，和那水面上轻淡的烟雾，别有一番悠远落寞的情调。

江青与夏蕙促膝舱内，望看湖岸明灭不定的灯火，心中没有杀戈之气，所有的仅是安详与宁静。

夏蕙忽然若有所思地轻轻问道：「青哥，你那柄金龙夺我还是首次看你施出威力真浩大得吓人，青哥，我以前听你说过这金龙夺的来处，但是，是否也有一套完整的夺法？」

江青微笑道：「不错，义父他老人家，为了教我使用这柄上古留传的奇兵，整整有三个月未与我交谈一言，独自面壁而坐，费尽心智，深思苦研创一套夺法，义父功力深如瀚海，见闻又博，经他三月钻研，终于集各种兵器之大成，再加上他老人家的别出心裁，创造出的一套『大尊夺』法……」

夏蕙咋舌道：「这夺法的名称好狂傲啊……」

江青一笑道：「义父他老人家自来豪气凌云，目高于顶，他命名这套夺法时，尚笑著告诉我：「以邪神的一切，是不容许天下任何人陋视的，而且，倘要永垂不朽！」

但是，我自下山以来，倘没有用过这套夺法，只是我知道它的威力是无匹的，我在云岭绝缘洞之际，便以『大尊夺』法的第三招，凌空用尾夺芒将洞外的一株合抱巨杉斩倒……」

夏蕙惊异的说道：「青哥，义父的武功，只怕已完全被你学尽了。」

江青摇头道：「谈何容易啊！他老人家的一身绝学博大精深，早已达到天人合一，登峰造极之境，只要与人对招，敌人甫一出手，他就能看出对手所使招术的精妙所在，更能推断到而后百招之内所用的招数。他老人家，不但抬手抒腕，饱含变化，即一呼一吸，俱含功力，放眼天下武林之中，只怕除了六十年前的双飞三绝掌复生，再也没有人能接下义父百招以上……」

夏蕙凝眸望看舱外黑沉沉的湖波，忽道：「双飞之一的无定飞环李淡玉尚在人间，青哥，你免得她的武功是否可与义父一分轩轻？」

江青这时才发觉夏蕙已与自己用了同样的称呼，叫邪神为义父，这是多么明显的代表著一种亲密的含意啊。

他心头有看一阵温暖，想道：「义父啊，你老人家希望我带一个标致的媳妇回去侍候你，看情形，这愿望已可实现了……」

想著，他独自微笑了起来。

「青哥，你……你笑什么？」

江青愉快的注视著心上人美丽的面庞，俏皮的道：「我在想，义父他老人家必定会笑得闭不拢嘴了，因为，他看到自己所爱的义子，果然不负所望的带回去一个温柔，秀丽、娴淑、端庄的媳妇……」

夏蕙羞得粉脸嫣红，不依道：「啐嘴……哼，只怕你会给义父来个喜出

望外，多带几个回去呢……」

江青一笑片：「这却不会，义父老人家或者喜欢我能多享一些人间艳福，但是，只怕有人要打翻五味醋坛了……」

夏蕙越发羞得几乎抬不起头来，一只纤手，尽管往江青身上捶擂，却没有丝毫劲道，轻软得宛似温柔的抚换。

二人嬉闹了片刻，夏蕙已坐好易身躯，理了理微现蓬乱的云发，轻轻道：「青哥，别闹了，说正经的，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江青微吁了一口气，沉声道…

「你适才说无定飞环能否抵过义父么？蕙，我在你面前无庸客套，她必然不会是义父的对手！老实说，在我与无定飞环交手一招之后，已发觉它的武功虽高，哼，却也未必能胜得过我！」

「那么，长离一泉卫老前辈是否能与无定飞环一决雌雄呢？」

江青略微沉吟片刻，缓缓说道：「卫老前辈功力之佳，的是继武林一邪、飞、三绝掌之后的第一人，但是，他若倾力与无定飞环相斗，则难判鹿死谁手……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卫老前辈乃为东海长离一岛之主，手下能人多如桓河沙数，这一股力量却也是傲视武林的莫大因素。」

二人正闲谈间，船尾已传来摇橹人沙哑的语声道：「公子，二位是准备停靠涌金门，抑是要在小绿洲登岸？」

江青一望夏蕙，高声道：「泊涌金门吧，吾等欲上岸晚膳了。」

船只又依呀依呀的摇了起来，在笼罩于四周的夜色中，终于到达了灯火辉煌，船舶密集的码头。

江青赏给船家一锭十足五两的纹银，在这老人的千恩万谢中，扶著夏蕙登岸。

夜色给余杭带来更多的繁嚣与喧哗，行人车马往来如织，江青牵著夏蕙，往闹市中缓缓行去。

二人对杭州这个有名的城镇并不十分熟悉，经过数次探寻，才找到一间气派恢宏，建筑豪华的酒楼。

踏进铺着红色地毯的门内，在两名彬彬有礼的店小二引导下，拾梯而上，江青抹著夏蕙，坐于一个临窗的雅座之傍。

第五十七章 赤阳判官

几色精致而素雅的菜肴，一壶芬芳而醇厚的红酒，摆在挑花心木制成的桌上，江青与夏蕙安闲而舒适的低酌浅饮看，偶而相互投给对方一个微笑，一句甜蜜的心声。

楼上的食客并不大多，而且看来都是些高尚之士，空气中没有一般酒楼那种喧嚣、嘈杂，与混乱。

大家都是在低声谈笑看，整个酒楼中显得一片祥和，但是——突然一阵急骤的脚步声自楼下响起。一个如破锣般的语声叫道：「喂，开店的，你快点引路不行么？像个母鸭似的一摇三摆干啥？姑奶奶吃了饭还要办事……」

敢情这位语气粗豪的来客，倘是一个女人哩！

座上食客个个眉头微难，有些厌烦的注视看这破坏了周遭「高贵」气氛的来人。

江青转头望去，觉得这个粗哑的语声十分熟悉，他正自微愕，楼梯口已现出一个矮胖如缸，奇丑异常的黑衣女子！

江青目光一会之下，不由脱口叫道：「啊！钱姑娘，你这么快使到了？来来，请到这边。」

原来，那登楼的女子，竟是日前护送蛟索飞锤岳扬等人回去的天星麻姑钱素！

钱素闻声之下，略感一怔。循声往视，立印发现了江青与夏蕙二人！

她有些喜出望外的叫道：「公子，姑娘，你们也在这里？啊！啊，好极了，我正愁 稍停恐怕要费一番心机，去寻找你们哩！」

这时，一个面皮白净的店小二，方始气喘吁吁的跟了上楼，语不成声的道：「姑……娘，请小声一点……唉唉，小号是馀杭最为高雅的酒楼之一，请姑娘千万包涵……」

天星麻姑回头一瞪眼，哼了一声，道：「好了，好了，那来这么多规矩，真正岂有此理！」

说罢，大步往前行去。

江青吩咐店小二端来一把坐椅，含笑向四周投来的无数目光做了一个微意的颌首，然后，又令店伙再增一付杯筷。

天星麻姑一屁股坐下，嘴巴正自张开，江青正忙道：「钱姑娘，先歇一会，不用如此匆忙呀！」

夏蕙抿唇一笑，悄声道：「钱姑娘，这一路还好吧？」

钱素喘了两口气，失笑道：「啊，我真赶路赶晕了头啦，公子，姑娘，那位岳瓢把子可真难伺候，不过嘛，总算将他们送到地头，没有出什么差错。」

江青一笑道：「亏你道说他难得伺候，岳老哥对你更是畏惧如虎，提到你就呲牙咧嘴，不知所措，尴尬不已……钱素不由咯咯直笑，道：「公子，婢子回程之上，却遇到一件不妙之事……」

江青啜了一口绍酒，悠闲的问道：「什么事？」

钱素向侧傍略一环扫，压 嗓音道：「婢子回程之际，路过」接竹渡「憩息在一位昔日师门挚友玉狮童化之处，据童师叔相告，谓公子威震双飞鸟之事，早已传扬江湖，四海震惊，而座落于江西云山的灵蛇教总坛，亦已得到消息……」

江青挟了一筷鸡丝粉皮，笑道：「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钱素说得渴了，亦举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绍酒，道：「问题就在这里了，不但公子名满天下，甚至于连婢子等几个末流角色，也跟着公子沾光，名扬于外了，但是，灵蛇教教主，君山独叟裴炎的独生掌珠裴敏，却不知怎的得悉了祝嘏祝相公亦跟随于公子身侧的消息，而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独自潜离灵蛇教总坛……」

江青神色微凛，说道：「对了，我几乎忘记三哥的这件莫大心事，看情形，那位裴敏姑娘十分痴情，定是来寻找三哥了……钱姑娘，你那位师门长辈，可曾说出裴姑娘的行踪么？」

钱素颌首道：「玉狮童师叔与灵蛇教两大护坛的阴阳双判略有交往，阴阳双判这两个老小子已差人向童师叔打过招呼，让他注意裴姑娘的踪迹，据

说，裴姑娘是向杭州方面而来……」

江青面色渐自沉凝，道：「灵蛇教方面想是十分震怒了？」

钱素点头道：「不错，君山独叟裴老鬼气得几乎吐血，已谕令教中好手即时追捕，江浙道上，现下已布满灵蛇教中的侦骑，可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骤说灵蛇教两大护坛之阴阳双判，亦已兼程赶来余杭地面。」

钱素略微一顿，又道：「依婢子之见，公子是否应设法即时接应裴姑娘一番？否则，她一个弱资女子，便有几分武功，亦势必抵不过那一群如狼似虎的灵蛇教徒……」

江青沉思片刻，坚决的颌首：「是的，裴姑娘为三哥挚爱之人，吾等必须助她脱离虎口，何况即是没有道一层因素，我们亦不能眼睁睁的看一个少女落入魔掌之中啊！」

夏蕙忽然轻声道：「青哥，事不宜迟，照时间推算，裴姑娘若确是往余杭而来，只怕就在这几天便会到达……」

江青低声道：「钱姑娘还请快些进膳，我们需要将此消息尽快地告予大哥他们知晓，以便共同筹划一番。」

钱素连声答应，手中牙箸顿时起落如飞，菜汁淋漓的住口中直送，吃像端的快猛惊人！

江青有趣的看看，轻笑道：「钱姑娘，大概的确是饿了……」

钱素神色自若，大口吃了一块炸虾，笑道：「公子，婢子向来便不善矫揉做作，要吃便吃，得喝即喝，故意去做出—付忸怩装饰沾唇即止的娘娘态，那才划不来哩，嘿，天地下最傻的事情，莫过于与自己的肚皮过不去了。」

夏蕙在傍听了，不由脸色微红，掩嘴葫芦，眼神上透一股无奈之色。

江青趁看钱素吃喝的当儿，又扼要的将自己在西湖湖心亭之战，约略述一遍。

未了，他叹道：「唉上虽然我尽力抑制自己，却仍不免使双手沾到血腥——」钱素早已大睁双目，惊道：「公子，瘤龙与田净已被你除去了？啊！啊，这真是件头条喜讯，公子，那两个江湖上闻名的恶魔淫棍，早该落得如此下场了，对付这种恶人，如不加以断然处置，怕将有更多正义之士及良家妇女遭到他们的毒手……」

江青微喟道：「话虽不错，但我他认为在最后关头上，应该再给他们一次忏悔的机会。」

钱素囫囵吞下一只银丝春卷，含混不清的道：「哼，怕他们永远不会觉悟自己的过失，而且，公子若再度纵放这等恶徒，亦必将引致无穷后患……」

谈话中，钱素已以最快的速度将肚皮填满，而桌上的菜肴也早就一片狼借，所馀无多了。

江青招过店家，会清账钱，三人立即快步行向楼下。

出得店门，江青正待向一个老年人问明庆春门的方向，眼角掠处，却忽而发现三个横眉怒目的大漠，正傍若无人的向酒楼之前行来。

其中一人，身材魁梧高大，面色赤红，神态之间显得十分倨傲，正在与两个同伴沉声说话。

这个红面大漠，江青仅只一眼就已认出，竟是灵蛇教下那两大护坛之首，赤阳判官郭芮。

郭芮如此迅速便在杭州地面出现，倒是江青预料不及，他心中忖道：「真

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小子来得倒蛮快。」

他微微一笑，继续向那老人问明了路程，道谢而去，这时伫立一旁相候的夏蕙和钱素二人，亦向看江青这边行来。

二人正待与相隔几步路的江青说话，赤阳判官郭芮等人且行至二人身傍。

郭芮侧脸狠狠地瞪了天星麻姑钱素一眼，不屑地吐了口唾沫，嘴里嘀咕道：「妈的，人说江南佳丽，余杭金粉，俱是人间尤物，怎的老子到临以来，见到的却难是些庸脂俗粉，令人作呕的角色？」

他虽是在牢骚的自言自语，声音却是不小，天星麻姑当然一字不漏的听进耳中。

钱素生平最是忌讳别人批评她的容貌，何况是迹近侮辱的讽骂！

她枉然回身站定，双目怒睁，瞪看正欲擦身而过的赤阳判官吼道：「喂，相好的，给你家姑奶奶站住！」

赤阳判官停步回头，却不由微微一怔，他想不到一个妇道人家竟敢当街吼喝，而且，言词中更充满江湖气息。

赤阳判官两个同伴，亦不由齐齐回身，神色中透着惊讶，因为，他们奇怪一个丑女人竟敢向灵蛇教堂的首席护坛挑衅，而仅不过为了几句讥讽之言，这不是活得腻味了么？赤阳判官郭芮浓眉一竖，大声道：「丑婆娘，你叫老子干吗？」

天星麻姑双手一叉，厉声道：「我丑？嘿嘿，闲下你长得标致？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付姥姥不亲，舅子不爱的德性，却红口黑牙，满口放屁的去批评别人。」

赤阳判官闻言之下，不由气得七窍冒烟，连骂都骂不出来。

他那两个同伴，乃是灵蛇教派驻在杭州地面的舵主，二人此时不由勃然大怒，齐声叫道：「妈的，你这婆娘想必是嫌命长了，竟敢顶撞本教护坛？」

云山孤雁这时已察觉到身后的天星麻姑正在与人发生争纷，她急忙向江青使个眼色，回身赶到。

赤阳判官正待发威，蓦然眼前一亮，只觉香风幌处，一个俏丽明媚的婷婷少女已行至身前。

他怔呵呵的一窒，早已忘了身处何地，心中忖道：「是了，余杭佳丽，果然不同凡卉，啊啊，真乃是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

天星麻姑愤然向夏蕙道：「姑娘，这三个杀胚胆上生毛，闯栏子闯到我头土来了，今天不给点颜色他瞧瞧，这些小子就不知道他姑奶奶的厉害。」

那两个灵蛇教舵主，一名翻江鼠周才，一名游身掌蓝安，俱是灵蛇教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地面上亦十分叫得响，如今在二人的教中护坛之前却被钱素大肆叫骂，怎不气得五内生烟，肝火倏升？

只见翻江鼠周才踏前一步，怒声道：「丑婆娘，你嘴巴放乾净点，少在你家大爷面前耍泼骂街，须知灵蛇教下从来就不吃道一套！」

天星麻姑钱素道时才知道对方三人，竟是灵蛇教下党徒！

她冷冷一哼道：「灵蛇教是什么东西？拿去唬别人尚可，嘿嘿，我天星麻姑却不理道个碴儿！」

赤阳判官郭芮道时可真怒了，他一望四周，已有不少行人驻足围观，遂强自压住火气道：「好的，咱们既然都是在外闯，便光棍一点，不用在这人烟稠密之处惹事生非，走，到别的地方去！」

说罢，尚狠狠一瞪天星麻姑，却又自然的看了一傍，沉默无语的夏蕙一眼，在目光瞥及夏蕙之时，却蓦而转得温和多了。

天星麻姑亦怒道：「好极，姑奶奶早就想拈拈灵蛇教的份量！」

她回头向夏蕙一看，在夏蕙的颌首示意中，大步跟着行去。

江青一直静立人丛，默察情势演变，这时，他缓步行上，与夏蕙并肩随于四人之后缓步走去。

夏蕙低声坚道：「青哥，那红脸大漠，听说是灵蛇教中护坛，看他模样，像是你以前说过的什么赤阳判官哩。」

江青微一点头，沉声道：「不错，他就是赤阳判官郭芮！」

夏蕙望看渐行渐黯的街道，轻声说：「青哥，吾等现在尚未摸清裴姑娘行踪若何，便与灵蛇数了发生冲突，不知是否适宜？」江青一笑道：「给他们一点教训也是好的，这些小子过于欺人了。」

天星麻姑这时独行于前，心中忖道：「哼，小子们哪，今天可叫你们撞正大板了，嘿，嘿，他们尚不知道身后跟有鼎鼎大名的火云邪者哩...那红脸汉子想便是赤阳判官了，这小子与接竹渡童师叔略有交往，唔，自己稍停以不显露师门派别为妥，以免牵累童师叔.....」

脚步声，清脆而单调的敲响在石板路上，四周越来越静，两傍的建筑勿也渐趋稀疏而破落，显示各人已来到一个偏僻荒凉的所在。

赤阳判官郭芮三人一言不发，依旧大摇大摆，傍若无人的行看，根本不将身后的天星麻姑置于眼中。

灯光晦暗，人迹寥冥.....

天星麻姑忽然止步，大叫道：「喂，灵蛇教约三个狗腿子，你们归位的时辰已经到了，闷头穷走个什么功？」

赤阳判官等三人猝然停步，缓缓回过身来，三人面孔上，俱是一片令人心神不安的阴鸷之色。

天星麻姑并不畏惧，大步踏上，尖声道：「如此模样能吓得了谁，姑奶奶可看得多了，来，来，你们那一位先送终？唔，这地方倒蛮清静。正好用来埋你们三人那把骨头，是再理想也没有了。」

赤阳判官郭芮性烈如火，但他此刻却视天星麻姑如瓮中之鳖，毫不微怒的阴声道：「是么？不过你这丑婆娘若先吾等一步去了，可千万别忘了禀躬地府阎君，来世切记给你生个像样的盘儿（脸），免得嫁不出去。」

天星麻姑闻言之下，勃然大怒，尚未及说话——一傍的翻江鼠周才已暴叱一声，搂头盖脸地便向天星麻姑攻出五掌三腿！

天星麻姑钱素冷笑一辈，撒身、移步，反手还攻九掌九腿！

翻江鼠周才估不到对方一个妇道人家，武功却恁般不弱，他大喝一声，立被逼退两步！

又是一声怒叱起自一傍，游身掌蓝安也揉身而上，双掌翩飞如电，须臾间就向钱素全身要害袭到！

游身掌蓝安在灵蛇教中，地位与翻江鼠周才平行，武功却较之周才高出两筹，他此际出手之下。顿然扳回局面，将天星麻姑钱素的凌厉攻势抑止！

于是，钱素愤怒之下，尖叫连声，身形在漫天掌山腿影中翩掠穿走，倾力拒抵看眼前这两名灵蛇数下的舵主！

赤阳判官闲立一傍，好整以暇的讽笑道：「嘿嘿，丑婆娘，你倒还真有两手，怪不得竟敢如此放肆，不过，怕这是你卖狂的最后一次了！」

一个清朗的语声，接在赤阳判官郭芮的话尾之后，缓缓响起道：「这封很难说呢，阁下等虽然人数较多，钱姑娘亦未必见得只有一人。」

郭芮霍然循声望去，在一间残破的房檐阴影下，发现两个俏立的人影。

他目光聚拢，仔细一瞧，看出其中之一，竟是适才那位美丽得令人心旌摇荡的少女，而卓立于旁的，却是一个身材修长，容态英俊潇洒的青年俊彦！

原来江青与夏蕙二人，早已跟踪而到，却一直静立暗处不功，要看看这些灵蛇教下的「好汉」们，到底有多少花枪耍耍？

这时，赤阳判官郭芮不由又惊又怒，吼道：「妈的，你是什么人？吃了熊心豹胆不成？竟敢管起本护坛的闲事来？好极，本护坛便一道成全你们吧。」

江青微微踏前一步，屋檐的阴影，巧妙的在他脸上掩了一片暗影，他冷笑道：「好朋友，阁下的记忆力想必是衰退了，才不过一段有限的日子，便不记得区区在下了么？」

赤阳判官这时才觉得对方语声有些稔熟，但是，他却实在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面目俊逸的青年？

江青带着嘲弄的语气，又道：「好朋友，别再苦思了，待区区与阁下略微游戏游戏，再来自我介绍亦不嫌迟！」

说话中，江青已缓步而出，微弱的灯光，映他正穿上了外罩青衫的削瘦身形，在一抹讽刺的微笑下，有着一丝令人震慑的气氛。

此际，天星麻姑钱素已施出混身功力，正拚死与两名敌人激斗，但是，显然已处在极端不利的境界中。

她已有些微喘息，但她仍然咬牙硬撑，因为她十分清楚，她的「主人」是不会令她吃亏的。

翻江鼠周才借游身掌蓝安的相助，已经扯回颓青，高倨上风，但二人亦同时察觉到又有另外的对头到来，是而，他们在焦虑中，更加猛烈地攻击，意欲迅速结束，这场拚斗……

赤阳判官早已提聚真力，凝神戒备，他厉声道：「小辈，少给本护坛来这一套，报上你的万儿，本护坛……」

但是，一阵陋夷的狂笑，随着一片疾功的罡风，封住了他的语尾，而这片宛若铁板似的功力，却又是如此雄浑而难以抵挡。

第五十八章 虎口佳人

赤阳判官久经战阵，见多识广，江青甫一出手，他就大吃一惊，当下脚步急偏，斜斜移出五尺。

江青长笑一声，右掌食中二指微屈，猝然点出，一股尖锐得仿佛是一柄有形利锥似的劲风，在瞬息间便来到赤阳判官左肋！

于是，性烈如火，武功高强的赤阳判官，不得不再拚命地向后跃退，一张红脸却因羞怒之故，更涨得有如血！

在江青连续出手之下，赤阳判官虽未当场落败，却被对方逼得左窜右

闪，狼狈不堪，这在一个平素目空一切，自认不凡的赤阳判官来说，亦是足够丢人的了。

江青嘲弄的笑道：「大护法，如阁下的斤两仅是如此，倒令区区十分失望……」

赤阳判官趁江青说话间招式略松之际，乃抓住机会，突然间惊天动地的狂吼一声，身形急冲而上，双掌挟著一片威猛的劲道，暴劈江青胸前！

江青优雅而不可思议的将身形微偏，宛如一张削薄的纸片般，自那两掌所挟的劲力中轻掠而出，口中讽道：「大护法，你省点力气吧，这样粗手笨脚的，岂能成事？」

赤阳判官郭芮心头一悚，连出七掌三腿，心中急忖道：「是了，自己今夜怎的这般毛燥？如此心虚气浮，岂不是予敌可乘之机么？」

他不由冷汗微渗，强自镇定心神，谨慎应敌，双目更紧注对方身形，尽量使自己出手变招，能够获得有利的转机。

赤阳判官功力十分深沉，足可列为武林中一流高手，适才只因神智分散，又在措手不及之下，险些当堂出丑，其实，他若澄心静气，将一身所学尽情施展，虽然仍非江青之敌，却也不至于在甫一交手之下，便闹个灰头土脸，手忙脚乱。

江青一见赤阳判官募而神态凝敛，精力蕴而不散，便已测知对方必已察觉出失算处了。

二人在刹那间，以迅捷绝伦的招式，相互攻拒了二十馀招。

而这二十馀招下来之后，江青仍自身形如电，戮劈自如，赤阳判官却已深觉情势不妙，暗暗惊惧起来。

他只觉得对方每一次掌劈足蹴，不但精妙异常，并且攻的俱是自己必救之处，而自己所施出的招式，却宛如碰在一堵没有丝毫间隙的气墙之上，根本发挥不了多少制敌作用，消长之间，逐渐相形见绌！

于是，赤阳判官更倾力将自己擅长的「烈焰掌」拚命展出，凌厉而雄浑的劲气充斥四周，他要藉著这一层层威猛的劲力，阻止江青那一片片无尽无绝的掌山拳影，至少，在劲力横溢之中，他尚可有著几分掩护。

二人交手的情形，有些一面倒的局面，赤阳判官虽然身高体大，叱喝如雷，但在他那厉烈雄厚的劲力下，却仍然阻不住江青乘隙而入的身躯，及那精妙诡异得令人穷于应付的奇招。

赤阳判官节节后退，黄豆大汗珠已自额际淌落，但他咬紧牙关，绝不说话，依旧形若一头疯虎般左冲右击，竭力在寻找著敌人任何一丝的破绽，企图扭转战机。

他这时已无暇顾到一旁另外三人的打斗情形如何？一种下意识的直觉令他感到好似正陷足于一个深不可测的泥沼，而且越是挣扎，而越往下沉陷。

江青洒脱的向敌人施展流畅而凌厉的攻击，目光却不时飘向已逐渐不支的天星麻姑，心中忖道：「唔，看来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自己正可于此时将钱姑娘替下，赤阳判官这厮功力虽高，却不足与自己匹敌，嗯，与阴阳崖底夺宝之时相较，不知是他退步了，抑是自己大有进展？」

心念转动间，江青朗声一笑，身形暴旋中，一招「七旋斩」中绝学「再起忽落」倏而使出！

赤阳判官郭芮心头一震，连出九招，险险躲过，江青却在刹那之间掠出八尺，抖手便是二十三掌，分袭正已稳占上风的翻江鼠周才、游身掌蓝安

二人！

劲风如削，掌影漫天，翻江鼠周才只觉一片罡气宛如自天而降，力道之沉浑雄厚，竟是生平而仅见！

游身掌蓝安武功较高，见识亦广，甫觉劲力逼到，已知非自身功力所能抗拒，乃大喝一声，猝然掠出寻丈之外！

翻江鼠周才一见同伴掠身而起，始惊悟情势不妙，但是，他却在这瞬息间的犹豫下，失去了最有利的躲避时机。

江青攻出的二十三掌中，倒有十一掌是拍向周才的，这十一掌连贯而出，不但内蕴无穷真力，来势更是迅捷无匹，宛如将十一掌合为一掌击出！

在江青掠身、出手，分袭的同一时间，天星麻姑尖笑一声，身形适时倒纵而起，电光石火般向正窜往一旁的游身掌蓝安追去。

翻江鼠周才感到呼吸在顷刻间几乎窒息下来，一片澎湃的劲力，好似一座沉重的山岳，自身外四面八方猛然罩下！

他心中一慌，双掌竭力推迎而上，口中大叫道：「郭护坛，点子扎手……」

「手」字尚未说完，一声刺耳的骨骼碎裂声，已蓦然响起，翻江鼠周才那瘦长的身躯，宛如断线风筝般，摔出两丈之外。

这时，赤阳判官始才涌身而到，他睹状之下，双目早因愤怒而突出眼眶，满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疾攻七掌中，厉吼道：「好朋友，老子今天和你拚了！」

江青不退反进，大斜身，双掌凌厉诡异至极的自上下两个不同方位猝然推出，冷哼一声道：「大护法，区区如命而行！」

掌影幻成千百掌影，千百掌影却又凝聚成两股惊心动魄的劲气，带着厉啸之声，击向赤阳判官胸际小腹！

这正是邪神嫡传的五大散手之一：「阴冥阳关！」

赤阳判官郭芮大叫一声，双臂急振，身形已闪电般掠升三丈。

但是，他那庞大的身躯，却宛如一个忽然穿了孔的气球般，在空中略一摇动，又复颓然飘落地下。

赤阳判官那原本赤红的面孔，这时已变得一片煞白，双目失神而黯淡，他好似要费出极大的力气，才能勉强支持住那摇摇欲坠的身躯。

江青适才所使的「阴冥阳关」绝手，虽未结实的击在赤阳判官身上，但那自下而上疾然攻至的掌势，仿佛火焰一般的劲力，却有一丝拂在赤阳判官腹侧，而这仅仅一丝的无上掌力，已足够郭芮消受了的。

以郭芮的武功造诣来说，能在那神昔年威震江湖的「阴冥阳关」绝招之下逃出一命，诚然已算大幸，而这其中，尚包含了他自己见机得快及江青手下稍留后步的两种因素，否则，此刻他便是不死，亦只怕也早已重伤倒地了。

江青望著这位曾在阴阳崖底胁迫自己，江湖上威名甚著的灵蛇教首席护坛，心中有著一丝扬眉吐气的快感，早日的忿恚，到底获得发泄了啊！

他踏前一步，沉声道：「郭芮，你还认不出我是谁么？」

赤阳判官正在运气调治腹内炙热的创伤，闻言之下，艰辛的抬起头来，怨毒的瞪视著江青，而在那无力的愤恨中，却又带着极大的迷茫。

江青微微一笑，且不揭破自己来历，回头向身后望去。

这时，天星麻姑钱素又与游身掌蓝安打得难分难解，如火如荼起来，

二人此际已完全倾出一身所学，互不相容的狠攻猛斗，决不替对方稍留余地，掌风纵横中，两条人影翻飞如电，招势连绵，战况也较适才更为激烈。

天星麻姑武功本就不弱，较之游身掌蓝安来说，二人武力也在伯仲之间，先前加上一个翻江鼠周才，天星麻姑自然难望取胜，但此刻牵掣已去，等于单拚独斗，她可精神抖擞，毫不含糊了。

游身掌蓝安掠身躲闪江青的攻击，故而心神稍慌，在这刹那之间，天星麻姑却乘虚而入，仓促还手之下，不免微见散乱，而这分毫之差，已吃天星麻姑占去先机！

两个武功相若的高手较斗，最怕的便是被对方抢制先机，因为一但如此，便会处于被动地位，甚难扳回局势去了。

游身掌蓝安经验老到，岂会不知此中厉害？既已失去主动，更不能心浮气燥，欲速则不达！有竭力镇定心神，寻求机会，再作打算，如能找到敌人空隙，及时反扑，或可扳转局势，再求后图。

于是，二人的身形，纵掠得更加快速，招招连贯不断，彼此神情，均极凝重，而在双方身躯擦掠而过的瞬息之间，却又狠辣已极的向敌人身上要害连连招呼！

江青轻撇嘴唇，回头道：「大护法，你是否尚有兴趣让这幕闹剧再演下去？」

赤阳判官郭芮双目怒瞪，哑的吼道：「少他娘给老子来这一套，你小子有种便将老子们都宰了，否则，任你逃到天涯海角，灵蛇教也不会放过你这条狗命！」

江青剑眉倏竖，怒道：「郭芮，你当真以为少爷便做不出来么？」

赤阳判官用力一拍胸脯，嘶哑的叫道：「来，来，来，老子今天栽了这个跟头，早就不想活下去了，小子，你过来下手哇！来呀！妈的，死算什么，几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江青闻言之下，不由火气突升，他大步行上，厉声道：「姓郭的，你听清楚，今天杀你之人，乃是火云邪者江青，也就是昔日在阴惕崖底与你朝相过招之人，待你来生转世之后，勿忘寻江青复仇，郭芮，我等著你了就是！」

赤阳判官那副苍白的面孔，此刻因为过度的震惊而微微扭曲，他有些不敢相信的嚅嚅说道：「什么？你……你便是火云邪者？阴阳崖底那个雏儿……便是你？」

江青冷笑道：「有些难以置信吧？大护法，料不到多日未见，初次朝相，便要阁下一条老命作为见面之礼！」

赤阳判官早已听过火云邪者之名，他适才所以如此慷慨激昂，乃是自认灵蛇教威震武林，对方为恐遭受到惨烈报复，必不敢过于赶尽杀绝，但是，在他听到江青自报名号之后，却不啻兜浇下一盆冷水，心中凉了半截，江青的武功名声，早已响澈江湖，四海震惊，而且雄踞一方的双飞岛烟霞山庄亦难为其敌，更何况灵蛇教呢？

于是，在失去精神上的依靠后，赤阳判官神色已自大变，他惶恐的忖道：「假如这小子真是早日阴阳崖底那个夺得得宝物的丑青年，今天自己三人可就绝无生望了，他连烟霞山庄都能横冲直闯；唉……恐怕灵蛇教也不过只有乾瞪眼的份儿……但是，自己话已出口，又用什么理由再去转圜呢？」

赤阳判官额角冷汗涔涔，呼吸急促，死，到底不是一件儿戏的事啊！

江青故意仰首向著碧澄的夜空，闲散的道：「朋友，为了昔日那一段缘

份，江某不妨对你略加宽待，嗯，那便是容许阁下自己选择一种死法……以江某看来，还是以真力戮点『命门穴』最为省事，不过，要想免除痛苦，在刹那间毙命，倘是以内家劲道贯入「太阳心经」主脉中比较适宜，至于破脑穿肠之法，恐怕有些活罪要受……」

赤阳判官见江青若无其事的谈论著自己的求死之法，好似在轻松的与好友闲聊家常一般，不由顿时怒火焚心，五内生烟，当下将心一横，大叫道：「江青，你……你是什么东西？老子要死要活，用不著你他妈的出骚主意，你也算是武林中成名人物么？胚！」

老子纵然技不如你，人格可比你来得高尚些，啊……啊，气死我了！」

江青一笑道：「气死倒来得爽脆，只怕阁下厚颜已惯，不知羞耻为何物哩！」

赤阳判官全身疾抖，踉踉退后两步，一大口鲜血，已自口中狂喷而出！

江青神色一凛，正待上前——一阵尖锐而刺耳的笛哨声，忽然已自不远处传来。

江青霍然回首望去，只见清冷黝黯的街道上，现出了十数条人影，好似正在追逐著前面亡命般奔掠的一个窈窕身影！

赤阳判官骤闻这尖锐的笛哨声，一股欣喜之色立即浮至面上，他强自稳定摇曳的身躯，悄然伸手入怀。

江青眼角微瞟，早已看到他的企图，乃微微一笑道：「朋友，何妨大方一些？难道说，江某还会畏惧贵教那些下三流的角色么？来，假如阁下没有力气，便将那破笛子拿给在下，让我替你代吹，声音包管比你那烂喉咙来得嘹亮！」

赤阳判官神色窘迫已极，他手上木然拿著一个长约三寸，手指粗细的白色哨笛，这时，他吹也不是，不吹也不是，一时竟怔在当地。

江青十分清楚，自那尖锐哨笛之声响起，赤阳判官便面有喜色，探手入怀，那么，来人若非是灵蛇教徒，亦必为其同路之人！

他不屑的展目眺望，却不由微微一震！

原来，他目光瞥处，发觉那亡命奔掠于前之人，竟是一个轮廓姣好，身材削瘦的少女！

「灵蛇教之人，倾力追捕著一个美丽的少女……嗯，这一切连贯起来，不正代表著一件事么？」

江青忽然兴奋起来，他引吭大呼道：「前面可是裴敏裴姑娘么？」

那神色仓慌的少女，早已发觉眼前正有人在交手拚斗，她正在犹豫著是否应该前往求助，江青也正好高声招呼起来。

这少女经过十多天来的逃亡生活，已成惊弓之鸟，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她一听有人叫出她的名字，不由吓得全身一颤，面容惨变。

因为，在此时此地，能认出她的，除了灵蛇教中之人外，还会有什么人呢？

而灵蛇教之人，又是个个欲将她擒获领功的啊！

她这时在心中悲惨的叫道：「完了，想不到前路之上，尚有教中党徒拦路相截……天啊，自己怎么辨呢？祝哥哥，你在那里啊？你知道我此刻的处境吗？」

这少女微一踌躇间，后追的十多条大漠已如飞般扑近：「大小姐，再不

留步，小的们便要得罪了！」

「大小姐可以回去与教主平心商量啊，何苦要弟子等为难呢？」

「前面可是教中兄弟么？请相助截下教主千金！」

一片嘈杂的呼喝声，随即响起，在深夜中传出，更饱含著阴森恐怖的味道，这些灵蛇教党徒，虽然将语气尽量放缓和，但在这少女耳中听来，却不啻是一群魔鬼的嗥叫，是如此的令人惊悚、慌乱。

江青心中一喜，忖道：「不错，果然便是三哥那心上娇娃，皇天有眼，叫她于此时遇见自己三人，否则，只怕三哥便鸳梦难圆了，想不到裴姑娘却来得如此迅速，消息适才传来，她本人竟也到达……」

江青想著，身形已飘然向前移出五步，一直立身阴影处的云山孤雁夏蕙，亦招呼一声，掠至江青身傍。

江青向夏蕙微微一瞥，以指比唇，沉声道：「裴姑娘，且请过来，在下等是你的朋友，祝颐所在之处，在下即可指引于你！」

那位少女仍旧不敢贸然行近，她惶恐的回头一望，灵蛇教的追兵，距她已不足两丈了！

云山孤雁夏蕙忽然高声叫道：「你可是裴姊姊？快过来呀，我们不会害你的！」

少女双目惊恐的大睁著，同时，显然的也含有一丝兴奋。因为，她已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在这种情形之下，能听到同性问的呼唤，总会觉得较为亲切的，而且，她知道，在灵蛇教中，并没有女性的武林人物！

于是，她不再迟疑，娇躯一扭，迅速地往江青站立之处奔来。

照说江青与少女相隔距离，不过仅有七、八丈之遥，他本来可以直接前往接应，但他一来初时不敢十分确定这少女是否即为自己拜兄心上之人，再则，面前尚有赤阳判官等三人，他唯恐分身而去，赤阳判官会及时蠢动，伤及天星麻姑，江青十分明白，困兽之斗，亦是不可小视的。

那少女一阵疾奔，片刻间就来到二人身前，后追的灵蛇教徒，却因不明就里去，还以为前面有看自己教中弟子，故而反倒不如先前追揍之急，但仍然厉喝看向这边围上。

江青又踏进一步，沉声道：「姑娘可是灵蛇教教主的千金裴敏么？」

少女睁著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眼神中却透出太多的恐催与焦虑，她急促的喘息著，声音颤抖的道：「你……你们是谁？真的认识我祝哥哥么？你们不会害我吧？」

江青目注著已逐渐接近的十数条黄衣大漠，微微一笑道：「在下江青，姑娘或者曾听说过这个名字吧？」

这位少女，显然是被这骤然的「江青」两个字惊得怔住了，她小嘴微张，面孔肌肉在轻轻地抽搐著，双眸中泪光莹莹，艰辛的，也是激奋的叫道：「你是江青？火云邪者？祝哥哥的生平挚友？大破双飞岛烟霞山庄的江青？」

「不敢当，在下正是祝三哥的义弟江青，那么，姑娘也必定是三哥的……朋友，对么？」

江青有些不好措词的说到这里，这位美丽而纯真的少女——裴敏，已因自己的幸运而哭泣起来，她是太快乐了，因为，她知道自己遇著面前这位新近崛起武林的后起雄才，则不啻已使自己的安全得到坚强的保障，纵使身后追骑逼近，亦不足畏惧了。

而祝哥哥——她貌萦梦系的人儿，那长相厮守的日子只怕亦不会仅是一串泡影了，幻想中美丽的远景，或将成为活生生的事实……

她急切的点著头，混身却仍然不住的颤抖著，这时，云山孤雁夏蕙踏前一步，将裴敏轻轻搂在怀内，柔声的抚问著她。

江青正待说话，面色却倏而一寒，霍然转身，冷笑道：「大护法，阁下是否想学那三十六著中的最上一著？」

赤阳判官正艰难的挪出三步，闻言之下，满面羞愤的停止脚步，恨声道：「姓江的，逼人不能逼得太绝，嘿嘿，本教弟子已大批赶到，只怕阁下此番强为本教教主千金出头，要闹个灰头土脸，不可收拾，……」

江青目光向后微扫，冷冷说道：「郭芮，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其他的事，还轮不到你开口，灵蛇教的那些角色，江某已领教过了，老实说，并没有什么唬得住人的地方！」

赤阳判官郭芮偷偷一瞥，立时瞧见十多名教中弟子，想是发觉情况有异，正缓慢而小心的向这边徐徐逼近包围，个个手握兵器，神色紧张，站出一付如临大敌之状！

他心念一转，故意大声叫道：「江青，阁下武功虽高，却也不能罔顾江湖道义，火云邪者之名，只怕就要在你今夜的愚蠢行为之下败落无馀！」

赤阳判官所以会忽然高声大喊，其用意乃在提醒自己教中各人注意，因为他发觉那些正在逐渐围聚的灵蛇教十数人中，并没有什么武功特高的硬手，而赤阳判官郭芮乃为灵蛇教内的一流人物，连他本人也抵不过江青，更何况这些武功平庸的教徒呢？

同时，他心中尚另有企图，乃是希望教中弟子在听到自己呼喊出江青名号之后，即时前去搬取救兵……。

赤阳判官的心计果然没有白费，那围拢于丈许之外的十数名黄衣大漠，此刻辨明了那高声吼叫之人，竟是他们平素敬畏有加的首席护坛，而且，看情形似乎已受了不轻的内伤！

待到「江青」两个字进入他们耳中时，更似在这十多人的脑袋上同时响起了一个巨雷，惊得这十多名大汉已在另一个额上有著刀疤的灵蛇教舵主示意之下，匆匆离去，剩下各人，却仍然围侍于傍，个个面色紧张，目不稍瞬的瞪看这边。

江青唇含冷笑，洪声道：「大护法，你不用卖弄这一套小手法，哼，这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难道说，江某若欲离去，凭那几块料就能挡得住吗？不过，江某倒要看看，贵教之中，还有什么厉害人物，能在江某面前叫字卖号？」

赤阳判官手按腹部，目光偷偷一瞥侧傍早已拚斗得气喘吁吁，筋疲力竭的天星麻姑及游身掌二人，浓眉微皱，怒道：「姓江的，你和灵蛇教的梁子是结定了，咱们早晚要来一次澈底的了断，但是，这了结的时间尚未来临之前，阁下是否有意喝止那丑婆娘停止这场无谓的争斗？」

江青大方的微微颌首，沉声道：「也好，不过话是你说的，那就先由贵方停手再说！」

赤阳判官意欲尽速了结天星麻姑与游身掌蓝安之战，乃是要保全实力，以待应付即将到来的那一场更为凄厉的拚斗，这时，他狠狠的哼了一声，沙哑的叫道：「蓝舵主，且请住手……」

其实，游身掌蓝安早已斗志全失，恨不得快些罢手，因为，他知道对

手武功之佳，并不较自己稍弱，何况，更有一个令人心惊胆寒的火云邪者在傍虎视眈眈的等著？蓝安心中十分清楚，他晓得自己今夜必无胜理，纵然是他能胜过天星麻姑，而一旁的江青亦必不会容他得逞的。

于是，赤阳判官语声适才入耳，他立即如向斯应地倾力攻出四招，几乎有些踉跄的跃退五尺开外！

天星麻姑久战之下，亦不比敌人好受多少，她连封四招之后，仍然挺立原地未动，却喘息著尖叫道：「大英雄，你跑个什么劲？有骨气的便再拚五百招……看看姑奶奶是否含糊你！」

游身掌蓝安汗透衣衫，面色苍白，他一语不发，默默地运气调息，胸前起伏甚剧。

此刻，站在江青身后的云山孤雁夏蕙，已与那命运乖舛的裴敏喁喁低语了多时，她搂著这位娇弱的少女，行至江青身侧，悄声道：「青哥……咱们是否应该离去呢？灵蛇教的人显然已经回去搬救兵了，咱们还在这儿等他们么？」

江青点头道：「不错，假如能趁此机会，将裴姑娘与三哥之事作一澈底的清结，总比闪躲逃避，或拖下去好……」

夏蕙顺从的一笑，侧首道：「裴妹妹，你怕吗？」

裴敏勇敢的拭净颊边的泪痕，强笑道：「不，有江大侠及姊姊在我身边，任是谁来我也不会畏惧。」

江青一笑道：「裴姑娘，可别把在下捧得太高，须知爬得高，便跌得重啊！」

夏蕙望著羞怯的裴敏，白了江青一眼，道：「妹妹，别理他，青哥这人哪，就是这付德性，要是夸他两句，哼，大侠客的俏皮话可就多了，平常哪，姊姊受的这种活罪可真不少……」

江青心忖道：「赫，这倒好，刚一见面，二人便如此热络，姊姊长妹妹短的……倒将自己编排成外人了……」

三人傍若无人的低声谈笑著，好似处在自己家中一样，毫无紧张畏怯的形态，这与灵蛇教中各人那如临大敌，不敢稍懈的情形比较起来，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赤阳判官越看越气，暗暗忖道：「真他娘的，江青与那个女人把老子当成什么玩意看待？竟然如此蔑视于我，如此轻蔑本教弟子……好小子，你等看瞧，老子放不过你的……」

想看，他忽然恨声说道：「江青，本护法有话问你！」

江青微微一愣，随即轻笑道：「遵令，阁下有何谕示？」

赤阳判官并不理江青话中所含的讥讽之意，依然恨声道：「咱们目前算是暂时停战，是么？」

「不错！」江青答道。

「那么，本护法将调度教中弟子，并拯救伤者，阁下身为武林重鼎，将不至于小气得连这个措施都反对吧？」

江青略一沉吟，道：「一切悉听尊便。」

赤阳判官望了望站在他们中间的江青，而江青等人此刻所立的位置，恰巧将赤阳判官与另一拨灵蛇教徒分成两边，自中截断。

他考虑了一下，怒吼道：「尚标，你他妈的还不派人过来看护周舵主，难道还要本护法亲自动手么？其他的人也站开些呀，都痴了不成？妈的，全

是一群呆鸟！」

那额有刀痕的大汉，暗暗哆嗦了一下，急忙应诺了一声，一面指派手下前往救护早已躺在地下，寂然不动的翻江鼠周才，一面三脚两步地绕过江青，来至赤阳判官身前。

他恭身道：「适才护法未曾谕令，故而小的不敢随便开口，小的已著人回去……」

赤阳判官怒道：「行了，少放他娘的马后炮，什么事让你们去做都要砸锅，总坛遣你们出来办事，真是失策已极！」

那叫尚标的大汉，亦是灵蛇教的一名舵主，在教中地位，远不如赤阳判官之尊，挨骂之下，只有苦著脸站于原地，连屁他都不敢放一个。

江青洒然微笑，在一傍欣赏著这一幕闹剧，心中却为赤阳判官那不分时地的火毛脾气暗自摇头不止。

于是，时间在一分分的过去……

这微妙而沉闷的对持，仍在继续著，但是，每个人心中都知道，一场更大的争斗，也许是一次惨厉的流血，只怕就要在这沉静的对持中到来。

第五十九章 血洒灵蛇

赤阳判官瞪看双眼，紧咬牙根，周遭的灵蛇教徒，个个屏息如寂，手心淌着冷汗，在静夜中，仿佛彼此都可以听到对方的心声……

江青微笑看与身侧两位佳丽低谈浅语，不时向黝黯的夜色中洒然眺望，形态显得异常平静而安闲……

于是——

一声聒尖锐的竹笛声响起，刺耳的向各人站立之处极快的移到。

江青神色微肃，缓缓转身，面向笛音响起的方向。

灵蛇教各人霍然精神抖擞，勇气陡增，那叫尚标的大汉，亦迅速自怀内摸出一枚短笛，凑到嘴边，拚命的狂吹起来。

尖厉的笛音中，似乎包含看这些灵蛇教徒的得意与兴奋。

片刻间，双方的笛声蓦而停息，二十多条人影，疾如奔马般掠至各人身前，又俐落已极的分散于四周，形成了一个包围的形势。

赤阳判官环目一扫，立即神色一振，原来，他发现数中增援的人马之内，赫然竟有看副教主追云半臂史书及老搭档阴煞判官桑荣在内，其外，尚有硕果仅存的红旗两大护法之一，七环手武章与十多名教中素负盛誉的香主及舵主，声势可说十分浩大了。

赤阳判官哑看嗓音大叫道：「副教主，二弟，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此次吾等势必不能让江青这 生出掌下！」

追云半臂史书，是一个身材瘦小，神色精悍的五旬老人，他虽然缺少一截右臂，然而在顾盼之间，仍自棱棱有威，带有一股慑人的气度。

这位掌看灵蛇教第二把交椅的风云人物，面容沉凝的往前踏进数步，先向江青脸上一望，又向扶于一傍，昏迷不醒的翻江鼠周才微微一瞥，声如金石般道：「郭护法，周舵主伤势可重？」

赤阳判官尽管在别人面前扬武耀威，不可一世，在这追云半臂问话之下，却一派恭顺，肃容道：「稟副教主，周舵主双腕全折，内腑亦受震不轻，这全是本护坛无能……」

追云半臂哼了一声，截断赤阳判官语声：「是谁伤了他？」

赤阳判官心头嘀咕道：「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这还用问吗？」

他心中如此想，老天爷给他做胆他也不敢说出来，急忙答道：「此人便近在眼前，就是火云邪者江青。」

追云半臂将一双精光闪射的眼睛盯在江青身上，冷冷打量了一番，正待开口——江青淡淡一笑道：「老前辈，相好了么？江某人总还不算难看吧？而且，四肢俱全，没有其他暗疾。」

天星麻姑早已调息停当，她那嘴巴是一刻也不肯安静的，这时，她接着尖笑道：「老儿，我家公子可是风度翩翩，武林俊彦，你阁下如生有大闺女，何妨做个现成媒？嘻嘻，我家公子确是四肢俱全，没有宿疾哩。」

这一番讥诮之言，直气得灵蛇教各人面上变色，怒形于色，赤阳判官首先吼道：「江青，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调侃起本数副教主来了？那丑婆娘亦竟敢满口胡诌，信嘴放屁，妈的，真不要脸。」

追云半臂史书斐誉江湖数十年，在灵蛇教中，更是一跺脚全教乱颤的副教主，有谁敢当面向他如此讽刺？而且当看他手下教徒之前？

但是，史书心中虽已怒达极点，表面上却仍沉凝如故，他微一摆手肃煞的道：

「江青，邪神传给你的，便全是这些嘴皮子上的功夫么？也罢，老夫若不教训于你，倒令天下人笑我灵蛇教畏惧你的虚名，嘿嘿，盛传火云邪者武功惊人，老夫却倒想拚了这把老骨头试上一试！」

史书说罢，正眼也不瞧天星麻姑一下，狂傲之极的拚起独臂袖管，向手下各人微微颌首示意。

当他那白发皤皤的头颤点到第三下时，阴煞判官桑荣随即悄无声息的潜近五步，行至江青背后，其他各人，也在瞬息间，占取有利地努。

追云半臂史书冷冷一笑，转向正因惊惧而躲在江青背后的裴敏道：「敏儿，史叔叔来了你也不出来一见么？快跟史叔叔回去，莫让你爹爹再为你生气了……」

须知追云半臂史书武功强极一时，为人更是狂傲无比，但与灵蛇教主裴炎却是生死挚交，更是与裴炎当年同闯江湖的老搭档，故而他在裴敏面前，乃是以长辈的地位说话，与一般教徒又自不同。

裴敏——这位为情而受尽折青的弱女，对她这位面冷心辣的长辈，平素已是十分畏惧，又何况在眼前这种场合呢？

她怯生生的向外移了一下身躯，嚅嚅地说道：「史叔叔！……侄女……侄女不愿回去……」

史言面色一寒，厉声道：「什么？你竟敢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难道你父亲对你十九年的养青之恩，倘及不得一个无知小子的几句甜言蜜语么？真是反了，反了！」

裴敏吓停花容变色，全身簌簌直颤，抖一嗓子道：「史叔叔——你便看在侄女平昔孝敬你老人家的份上，抬抬手放过侄女这一遭吧，侄女一辈子都会感激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

追云半臂怒叱一声，愤怒的道：「胡说，你不要被那姓祝的小子骗昏了，叔叔久经世故，这些儿女私情看多了，年青人有几个是存看好心眼的？再说那姓祝的小子，无论是那一方面也配不上你，堂堂灵蛇教教主的千金，嫁给一个既无名望，又无才学品貌的蠢才，这叫你父亲与史叔叔今后有何脸见人？」

裴敏悲哀而失望的低垂看头，轻轻的啜泣看。脚步却缓缓向后退去。

史书面孔铁青，厉烈的道：「敏儿，为叔什么话都向你说尽了，若你再要执迷不悟，甘心为他人利用，那么，为叔只有执行你父亲交下的谕令，将你格毙当地！」，裴敏做梦也料不到，日常对她宠爱逾恒的父亲，竟会下达一条如此狠毒而无情的命令！

这不啻是说：灵蛇教教主，君山独叟裴炎，为了愤恨女儿的背叛，要以死亡来做为爱女叛行的代价！

这又是多么强烈而明显的表示出这位一教之主，为了这件事情，是如何的气怒与痛恨！

裴敏再也忍受不住这残酷而绝情的打击，终于嚶嚶的哭泣起来，若不是云山孤雁紧紧地扶持若她，怕这位弱女早已支撑不住了。

江青冷眼傍观，待史书语声始落，他笑吟吟的道：「道位前辈。你人也骂了，威也显了，总该知足了吧？至于阁下说什么要将裴姑娘格毙当地，却未免有些过份了，嗯，有我江某人在这，怕阁下等尚不能如愿，说句不客气话，阁下等是否能完好无损的离开此地。还要看江某人是否高兴呢！」

追云半臂史言狂笑一辈，道：「好，好，老夫便看看火云邪者是否有这大的道行！」

随若他语声的结束，一片凌厉无倍的功力，骤然淘洗袭向江青背后！江青冷叱一辈，身形暴转，抖手便向身后劈出二十三掌，踢出十七腿！

在同一时刻，七柄一式厚背砍山刀，宛如一堵光墙般卷向江青右侧！

情势是极为惊险的，江青出手之下，一面逼退身后的敌人，双掌交叉而出，迅速推出六团掌风，一面大叫道：「蕙妹护看裴姑娘；钱姑娘从傍掩护！」

天星麻姑钱素尖叫道：「公子，小婢早已找到主儿了，嘻嘻，仍是适才的老朋友，再加上另外三名专门以众凌寡的英雄！」

江青闪电般震飞了两柄砍山刀，目光一会，已发觉天星麻姑钱素，果然又与游身掌蓝安，以及另外三名灵蛇教的高手战在一处，看情形，天星麻姑的形势，比适才要来得凶险！

而这时，围看他群战的，却有十五人之多，其中更有阴煞判官桑荣与七环手武章等灵蛇教高手！

这些围攻江青的灵蛇教教徒，除了桑荣与武章等人为灵蛇教一流人物外，其他各人，亦俱是教中武功高强的翘楚之材。

他们个个奋不顾身，拚死力攻，招式所出，尽是向江青全身要害招呼，狠辣阴毒，无与伦比！

江青在刀光掌影中，轻柔得仿佛一片鹅毛般，洒然飘掠，自每一件兵器的隙缝中穿越，从如山的掌影下纵横翻飞，令人看来，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便好似他只是一个有形无实的幽灵，宛如随时皆能突破那层浩大强烈的包围，自由飞去一般。

追云半臂史书表情沉重，倘向身后微微摆手，又同裴敏所站的方向一

指，五名黄衣大汉，随郎如狼似虎的扑身掠去。

云山孤雁正立在裴敏身傍，目不稍瞬的注意看周遭战况，那五名黄衣大汉身形一动，她已察觉，急忙悄声道：「妹妹，灵蛇教的人来了，不要慌张，让姊姊打发他们！」

夏蕙口中虽然说得很乐观，内心却是忐忑不已，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武功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而且先前被瘤龙银玉屏骤伤的地方，尚在隐隐作痛，能否抵得住那五条大汉，难在毫无把握！

她语声甫住，五名黄衣大汉已掠身而到，当先一人身形微偏，闷不做声的抓向夏蕙香肩，双腿却飞向夏蕙膝头！一招两式，迅捷已极！

夏蕙娇叱一声，招使「蝶兰手」急迎而上，身形也快速的移出一大步，这时，另外四名黄衣大汉，一言不发的冲向正手足无措的裴敏而去。

和夏蕙力拚的这名黄衣大汉，乃是灵蛇教中一名香主，一身大擒拿法无人能及，他身若飘风般猛攻急缠之下，云山孤雁已自香汗涔涔而下，有些应付不来。

她虽然已看到裴敏的危境，但却无法冲出面前敌人的困缚，情急之下，她大叫道：「青哥，快来呀，裴妹妹危险……」

一语未了，那名黄衣大汉怒叱一声，只掌猛然扣向夏蕙两肩琵琶骨，脚下却悄无声息的使出一招「连弓腿」，暗含有「折桩」内力。

夏蕙因呼叫分神，待她发觉，已经晚了一步，她惊慌之下，奋力向外倾身猛错，后腰部却已闪躲不及，「砰」然声响中，立即被那黄衣大汉的「连弓腿」出六尺之外！

夏蕙娇弱的身躯适才滚倒地上，一声厉叱已随看那名黄衣大汉的惨叫同时响起，而仓慌闪掠躲道的裴敏，口中惊呼尚未及发出——一切动作都是在刹那间完成，几乎分不出先后，而那名黄衣大汉，早已满脸鲜血的飞跌而出。

这正是江青在看到心上人受创倒地之时，愤怒冲出重围后的暴袭，而那围攻他的十五名灵蛇教好手，亦在他闪电般的身形幌动之际，被劈翻了三人。

江青以一招邪神嫡传的五大散手：「掌不刃血」，在宛如迅雷般的施展下，于不足分厘之差的时间里，为挚爱之人取回了十倍以上的代价！

他身形正待再度跃起，一倏瘦削的人影，已挟着一片凌厉的劲风，搂头盖脸的扑到，来势之急，端的惊人无比！

江青且没有空暇再多看一眼云山孤雁受伤的情形如何，身形倏而划出一道妙曼的弧线，左掌一招「波涛千里」右掌一记「浪起如山」，彷若雷轰电闪般向后迎上！

于是，一声轰然巨响起处，砂石飞旋，罡风四溢，那条瘦削的人影，歪歪斜斜地退出五尺。

江青不用细看，已知道那暗袭之人是谁，因为，除了他预料中的追云半臂史书有此功力外，眼前的灵蛇教徒没有一人具有此等威势！

他稳住微微两步的身躯，就势一个大旋身，双掌分自上下两个不同的角度蓦而劈出，劲力横扫，破空如晴，刚刚迫近裴敏身前的四名黄衣大汉，又有二人闷吭一声，翻身倒地！

他一式「阴冥阳关」奏功后，绝不迟滞，身形急旋中，连出九腿十七掌，逼退了再度扑至身道的阴煞判官桑荣等人，冷笑一声，然后厉烈已极的

扑向正在运气调息的追云半臂史书而至！

追云半臂做梦也估不到江青身手竟然如是之强，他在情急中以内力硬拼之下，已然受到些微震伤，而正当他双目适睁之际，一片沉如山岳也似的功力，已当头压下。

史书狂吼一声，左边半截光秃秃的手臂，神速无比的戮向江青下腹丹田，右手已闪幌不定的连连劈出十九掌！

追云半臂史书武功高强，仅较灵蛇教主略逊半筹，此刻奋力出击之下，威力恢宏，自是足以令人惊骇但是，江青却不做任何躲闪的打算，他那修长的身躯，在空悄然一瞥地下横七竖八的尸体，心中有著一丝奇异而又激动的感觉。

四周显得空荡而寂静，除了面对著他的江青，及默立云山孤雁夏蕙身旁的裴敏及天星麻姑外，灵蛇教中，只有他与站在一旁发呆的赤阳判官两人是唯一没有躺在地下的侥幸者，而这幸运，又何尝不能说也是对方的赐予呢？

江青洒脱的一笑，朗声道：「二位，今晚的这出铁公鸡，可热闹得很吧？不过，有些惨厉的味道，是么？」

他双目神光四射，面部却逐渐变为冷峭，又道：「老实说，江某血液之中，有著义父邪神一半的习性，今夜能留二位活命，乃是江某另一半习性对你们这些满手血腥之人的宽恕，但却不会有再二次的侥幸，假如你们不知悔悟，卷土重来的话。」

赤阳判官平日的火气，这时不唯一丝也提不起来，更进一步说，他已深切的畏惧与惶恐了，生命，到底不是容易舍弃的啊，或者有时凭著一时的冲动，但终究会在平静的时候而惊悚的。

七环手武章更是双眼无光，面色灰败，有如一个沙场上伤遭俘虏的勇士，他什么也不愿想，一句话也说不出，深深透露著他在精神和体力上的萎顿与颓丧。

在江青返身回扑之际，早已神速无匹的以「并天指」隔空戮点了正与天星麻姑拼斗的游身掌蓝安之「精促穴」，故而，蓝安此刻已安静的躺在地下，只是，他并不心甘情愿的躺下，因为，他的两只眼睛，依旧大大的瞪著。

「精促穴」，乃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啊！

江青摇摇头，续道：「记著一件事，当你们活在世界上的一日，切莫再向明知为绝望之途的路上去闯……够了，二位可去看著那位史副教主，他并未死去，仅是暂时闭气昏绝而已。」

江青说到这里，心中有一股深深的感触，他更明确的进一步悟出武学之中，那沉气凝神的道理。江青知道，被自己折在当地的灵蛇教副教主史书，功力之佳，实为不凡，若史书能镇定心神，心平气和的与自己交手，难然仍会败在自己的手中，但却绝不致于如此迅速她便受伤落败，严格说来，这却是史书心浮气燥的过失所造成。赤阳判官郭芮仰首视空，长长地吸了口气，语声中包含著一股说不出的味道，道：「姓江的，灵蛇教算是栽在你手上了，不错，我们这几块料，打是打不过的，但是……」

江青冷冷一哼，道：「但是今夜这场过节，却决不能如此罢休，是么？」

赤阳判官觉得有些窒息，背脊上凉嗖嗖的，他硬著头皮道：「无论如何，你今夜算是将郭某及武执法放过一马，在郭某私人情谊上讲，总会记在心中，但是，郭某不妨老实说，本教教主决然不会从此一笔勾消的，在江湖上闯出声望，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想必朋友亦十分明白，若今夜这种场面易身而

处，朋友你也会放手不管么？到那时，郭某等虽知朋友艺绝天下，亦只有拼了这条贱命一斗了。」

赤阳判官这一番话，虽然可以说是「门面话」，但其中亦暗示出他的苦衷！郭芮话中，说明他本心实不愿与江青结仇，但事关灵蛇教整个声望，他自己身为数中护坛，当灵蛇教主裴炎日后招集手下，为此事报复之时，郭芮只有勉力赴难了。

江青并非白痴，赤阳判官言语之中，那一股莫可奈何的意味，他如何会体验不出？

江青微微一笑，他觉得赤阳判官虽然凶狠暴戾，却不失为一条直爽汉子，言行之中，并没有太多江湖中人一般的阴险狡诈习性。

于是，他沉声道：「罢了，江某到时自会应付一切，不过，江某奉劝二位一句：「一个朋友一条路，一个冤家一座山」；仇怨结深了，总不是一件好事，能交个朋友，比结一个冤家到底好得多！」

赤阳判官没有回答，嘴角在微微地抽搐著，此刻，除了他自己，只怕谁也猜不出这位名斐一时的灵蛇教护坛在想什么。

七环手武葦更是一言不发，目光失神而毫无意识的注视著遍地死伤，他的确已说不出一句话来，心中，早就被太多的羞耻与窘迫填满了……

江青援授同身，同天星麻姑等人行去，低声道：「钱姑娘！蕙妹，她？」

语声是低沉的，但任何一个人也可以听出，其中包含著无限的深挚与关切，这种情感发自内心，永远不能伪装，因为，它能在表达之下，直接震动领受人的心弘。

天星麻姑正要开口，半躺在裴敏怀内的云山孤雁，语声柔弱的道：「青哥…你别记挂，我很好，只是腰眼儿有些痛……。」

江青蹲下身軀，轻轻握住夏蕙一双柔夷，而那双白嫩纤长的手掌是冰冷的，更在轻微的颤抖著。

「蕙，苦了你……。」江青恨不能以身代受，喉中却只能进出这几个字。

夏蕙悄然闭上双眼，让一抹苦涩而牵强的微笑浮上嘴角：「别这样说，今夜能将敏妹妹救出虎口，正是一件值得雀跃的事……。」

裴敏知道夏蕙腰肋下的伤势，非常不轻，并且很有可能受了内伤，这些，可以说全是为了她啊。

想到这里，眼圈不由红了，裴敏硬咽著道：「姊姊，都是我不好，害你受了伤……姊姊，若不是为了救我，又怎会有这些不幸？江……江大侠，你责备我吧，你怎么骂我都行……。」

江青急忙安慰裴敏，劝她不必自责过甚，一面小心的抱起夏蕙，说道：「裴姑娘切莫如此，休说姑娘与在下拜兄早结心缘，便是没有这一层关系，在下亦不会任由那些灵蛇教徒欺凌一个少女！」

天星麻姑早就憋不住了，她尖声道：「是呀！我家公子可最看不得强横霸道，穷凶恶极之辈，裴姑娘这么一说，可就见外了哩，其实吗，这全是我家公子份内之事。」

江青微微一哂，沉声道：「裴姑娘，时辰不早了，吾等也该早些赶回去，只怕大哥他们正在担心呢。」

天星麻姑好心肠的过去扶著裴敏，她知道，裴敏虽未受创，但近日来精神上的折磨，也够使这位多情的少女疲累了。

江青没有回头，大步向道中行去，然而，他十分清楚，赤阳判官与七

环手二人，只怕仍然站在原处发呆。

四人逐渐离开了那令人感到阴森的地方，脚步轻轻踏著青石板的街道，清寂而细微的步履声中，江青低下头来，望著怀中玉人苍白的面庞，怜惜的问道：「蕙，痛得厉害么？」

夏蕙轻轻摇头，温柔的道：「不。」

江青又道：「这么抱著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夏蕙又闭上及眸，悄声道：「我正在想，假如能一辈子躺在你的怀中，这将是此生中最满足的事了。」

江青深沉的道：「这事会实现的，我会永远伴著你，也不会再做他求……。」

夏蕙忽道：「哥，你真的这么想？你真的不嫌我？你除了我不会再去爱上别的女孩子么？」

江青紧了紧拥抱著夏蕙的双臂，摇头道：「唉！记得三哥笑谑说，你是不折不扣的镇江酸醋，这句话果然有些道理，蕙啊，你确是时时刻刻都在发醋劲哩……。」

夏蕙啐了一声，低嗔道：「厚皮，谁在吃你的醋，我……我只是……。」

江青一笑，接道：「你只是要再度觅求我的保证或誓诺，对么？蕙，或者你恨不得剝出我的心来看看？」

夏蕙急得娇躯一扭，想用手封住江青的嘴唇，却不料又牵动了腰部的伤势，痛得她嗯了一声，总喘吁吁。

江青连忙用托在她腰下的右手为她轻轻按揉，边道：「蕙，唉，你有时真令人又恨又爱，难道说，你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怀疑我对你的挚爱么？」

夏蕙仍在轻喘，她白了江青一眼，道：「你们男人的心啊，谁知道是什么做的。」

江青深深的呼吸著，低笑道：「泥做的，因为，女人的心是水做的呢。」

夏蕙将颈项深埋在江青怀内，羞涩的道：「听说……青哥，你刚才为什么深深呼吸？」

江青笑道：「是为了吸取我心爱之人呼出的芬芳气息……。」

夏蕙嚶吟一声，玉臂轻悄的自江青两腋穿过，紧接著江青，在羞怯中，沉默的表达了它的欣悦与满足天星麻姑向来是「招子雪亮」的，她吃吃低笑，又嗽了嗽嘴，与身旁缓缓并行的裴敏道：「裴姑娘，你瞧我家公子与夏姑娘这一对如何？」

裴敏羞涩而羡慕的道：「他们好恩爱啊，真是一对……一对神仙眷侣……」

说著，裴敏的面庞已微微涌起一层红晕。

天星麻姑脱口道：「比你与祝公子呢？」

裴敏粉脸更热，深深垂著头，声如游丝般道：「你自己可以比较看嘛，叫我……叫我怎么说呢？」

天星麻姑又笑了，她望了望前面几乎并成一体的人影，轻松的道：「姑娘家却是畏羞的，不过这也算是长处呢，那似一些臭男人，死皮赖脸，放肆无忌的……」

裴敏心中暗笑，想道：「这位钱姑娘的豁达爽直之处，却也不较一般须眉男儿稍弱……。」

天星麻姑又问了问裴敏私自逃出灵蛇教总坛的经过，末了，她道：「裴

姑娘，你的胆量可真不小，你当初可会想到，若万一祝公子并不在杭州，或者你到了杭州寻不著他的住处时，你将怎么办呢？而且，又在你父亲手下大批追骑的授索之下。」

裴敏的神色已变得十分忧戚，她低声道：「我在偶然的机中，听到数中两名香主闲谈，知道祝哥哥跟随江大侠大败了烟霞山庄，又与红面韦陀战老前听同返杭州，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头都昏了，根本没有顾虑到其他，回到后园匆匆忙忙收拾之后，便偷偷连夜潜出总坛；至于那两名香主所言是否确切，或万一寻不到祝哥哥持怎么办，可以说根本就没想到。当时我心中又喜又怕，脑中只想著如何会见祝哥哥的情景，及父亲知道我逃出后将会多么生气……别的，就完全没有考虑到……」

天星麻姑笑道：「我做事已自认孟浪到家了，不料姑娘你更较我伟大哩。」

裴敏忧心重重的道：「这次我逃出来，又使教中伤亡了这许多人，爹爹一定小会饶恕我的，他恐怕要发誓非要除去他不孝的女儿不可……」

天星麻姑冷笑一声，道：「裴姑娘，不是我说句偏心话，这怎么能怪到你身上？在你尚未现身之前，我们已经和赤阳判官那老小子拼上了，而且，我家公子又苦口婆心的劝了那半条手臂的老家伙一番，他们自己不知道进退，反要觉狠逞凶，落得如此结果，这能怪得谁来？」

裴敏悄然一叹，道：「但是，他们全是爹爹的属下，此次不幸，起因多半又是为了我，唉！我今后怎有脸面再见爹爹？」

天星麻姑不以为然的摇头道：「裴姑娘，你不用自责过甚，我家公子与灵蛇教早就结了梁子，迟早都得了断，这次姑娘的事不过是适逢其会，两件并合为一次结算罢了。」

天星麻姑说到这里，前行的江青已回过身来，笑道：「裴姑娘，在下几乎忘了，杭州地面这么大，你却如何摸到那僻静之处的？而且又正巧逢到在下等人？」

裴敏微笑道：「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余杭，东南西北都弄不清楚，又怎会知道江大侠在何处呢？我到达余杭城内，连晚膳尚未及用，爹爹派出的追骑已跟踪而到，我情急之下，只有拼命冲出，尽往偏僻的地方跑，不料误打误撞，却恰巧遇著了江大侠，这真是皇天保佑呢，否则，只怕我早已被他们逮回去了。」

江青笑道：「确是凑巧，双方任是谁早谁晚错开一步，也难得遇上。在下正在想如何回去通知大哥他们，设法接应姑娘呢……。」

江青说到这里，目光随意一飘，忽然看到街旁一排不高的屋脊之上，星飞丸舄的奔跃著数条黑影，向自己这边急掠而来。

他神色一肃，同天星麻姑及裴敏一使眼色，渊岳峙的卓立路中，炯然注视著那几条已逐渐移近的黑影。

瞬息间，来人已呼啸一声，齐齐抖臂翻身，一字落在江青等人之前。

江青目光一扫，发现来人共有五名之多，个个目蕴精芒，神态沉稳，俱是三旬左右的年纪。

这五个来历不明的中年大汉，亦仔细的向江青面孔上打量，好似在寻找著什么蛛丝马迹一般。

江青重重的哼了一声，踏前一步，微怒道：「各位是那条线上的朋友，夤夜拦路，可有什么与江某过不去的地方不成？」

五人闻言之下，顿时面露喜色，领头一个颌留短髭的大汉豁然笑道：「哈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尊驾可是名扬江湖的火云邪者江青江大侠？」

江青面色倏而一沉，冷然道：「不错在下正是江青，朋友们有何见教？」他说话时的态度，甚为不善。

短髭大汉双手急摇，忙道：「江兄切莫误会，兄弟翁和，贱号无极剑，特奉红面韦陀战老前辈之命，至此寻找江兄踪迹。」

江青微微一怔，随即歉然道：「失礼之极，江某不知各位来意，以致言出冒犯，尚祈各位兄台海涵，莫予怪罪才是！」

无极剑翁和五人等彷彿有些受宠若惊，连道不敢，江青又道：「翁兄等请恕在下抱有伤者，不便见礼，未知大哥等人出了何事？如此急于寻找在下？」

翁和现得十分恭谨的道：「战老前辈自江兄与夏姑娘离府偕游后，直到深宵尚未见二位返回，他老人家十分焦虑，虽知江兄艺业超凡，却仍恐遭遇意外，战老前辈因府中人手不足，乃即时召聚兄弟等五人及其他余杭地面武林朋友三卡余人，在战老前辈率领下，分作六批往全城寻查江兄与夏姑娘踪迹。」

江青心中感到一阵温暖，同时又十分抱愧，他有些激动的道：「江某游兴陡起，四处徜徉，却累及各位兄台记挂，更又奔劳相寻，真是于心难安，歉疚之极。」

无极剑翁和等人又连声谦让，目光微扫，立时注意到江青怀内的云山孤惟夏蕙。

无极剑翁和等五人，乃是老江湖了，骤见之下，已知道躺在江青怀内的伤者是谁。

翁和关注的道：「江兄回出了什么事？夏姑娘是否受了伤？」

江青苦笑一声，简练扼要的将自已今夜先斗瘤龙银玉屏等人，后挫灵蛇教凶徒之事说了一遍。

无极一剑翁和望了望江青身后的裴敏及天星麻姑二人，沉声道：「兄弟等自出道以来，便承战老前辈一手照拂提携，是而江大侠亦不必客套，有须用兄弟之处，倘祈即时谕示，兄弟等定必竭方效劳！」

江青诚挚的道：「岂敢，如今事情已了，在下亦不欲多结仇怨，各位兄台美意，在下心领就是。」

他略一沉吟，又道：「在下想即刻回府，并烦各位兄台通知出外寻找在下的各位朋友，以免他们过份劳苦，那就更令在下放心难安了。」

无极剑翁和恭声应喏，正待回身调度同来四人之际，远处又有三条人影如飞掠至，其中一人高声呼道：「前面可是无极剑翁兄么？在下四弟与夏姑娘可曾寻及？」

江青闻声之下，先同头向裴敏含有深蕙的一笑，又朗声呼道：「是三哥么？愚弟不但平安无事，更为你带来一件天大礼物哩！」

说话中，前行三人已疾若奔马般来到各人身前三丈之处，当先一人，正是那精练强健的祝颐！

第六十章 连理枝接

虽然在夜色中，仍然可以看出祝颐面红气喘，一脸焦急之状，他迫不及待的冲到江青面前，急问道：「四弟，你可曾遭到意外么？大哥见你深夜未归，又恐被仇家所算，已招请一般武林朋友，四处寻你去了。」

江青微微一笑，尚未回答，祝颐一眼瞥及躺在江青怀内的夏蕙，他连忙踏进一步惊道：「啊，夏姑娘怎么受了伤？四弟，是谁干的？此人的功力竟然如此高不成？当著你的面犹能伤人？」

祝颐深恐江青与夏蕙一人出了意外，在红面韦陀战千羽率领之下，与白孤等人分成数拨。连夜四出追寻二人踪迹，在偌大的杭州城内东寻西找，马不停蹄，早已跑得不亦乐乎，此刻踪然见面，喜出望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其他，就如连珠炮般向江青发出了一连串的询问。

江青得拜兄喘息稍停，始笑道：「三哥，愚弟不该如此大意，贪恋湖光山色，留连忘返，以致与瘤龙银玉屏及灵蛇教诸人相遇发生冲突，更连累蕙妹先后两次受伤，这虽是愚弟无能所致，不过，那些伤及蕙妹之人，已经得到他们应得的代价，想必他们此生永远不能再去危害别人了。」

祝颐叫道：「好家伙，四弟，你又遇到瘤龙他们了？照你口气看来，似乎……」

江青一笑道：「不错，愚弟已经请他们永远安息了，还有一批以众凌寡的灵蛇教徒，也和他们走上了同一路途。」

祝颐惊叹道：「真不得了，其中任是那一拨，也都是江湖上硬响当当的角色，四弟你竟能连战皆捷，委实令人钦服，更令大哥与为兄等自白担了一阵子心。」

江青一看祝颐说完话后，便待回头将同来二人引见相识，他急忙开口道：「三哥，且慢！」

祝颐愕然回头，然而，他并没有看见江青，在黑暗中迎向他的，却是一张幽怨而清丽的面庞。

这张面庞是祝颐所深深熟悉而念念不能忘怀的，甚至于在梦中，她也占据著祝颐大份的思想，「魂萦梦系」四个字，几乎已不能完全刻划出祝颐对她的深刻思念了。

于是

清丽的面靥逐渐地移近身前，秀靥上的红唇在轻微地颤抖著，双眸中蕴蓄著晶莹的泪光，甚至那面上的一毫一发，也能在祝颐大睁的两眼中看得清清楚楚。

祝颐登时彷彿被巨雷击顶般，震得怔在当地，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与梦中虚幻的相晤，又有什么不同呢？

然而，事实与幻境到底是差异的祝颐鼻尖中嗅到一股淡淡的却又是那么令他断肠的芬芳，这股芬芳是多么熟稔，而又睽违了如此长久了啊！

随著一个颤抖，如游丝般却又含著无比深刻的声音响起：「祝哥……你想不到吧？」

祝颐宛如被人砍了一刀似的，蓦然急冲过去，疯狂般将眼前的人儿抱在怀内，语不成声的道：「是你！是你，果然是你，天啊！这不是梦境，但愿这是真实的……」

紧紧依在祝颐怀内的裴敏，此刻也早已泣不成声，有如梦呓一般断怀

的，不停的，向心上人低低倾诉著心曲，在深切痛苦中，含蕴著深深地甜蜜。

江青在呼叫拜兄之时，早已迅速闪至一旁，以俾这对受尽折磨的爱侣，能更早享受到久别重逢的欣悦，而情人间的离别，对这刻骨铭心的一刻，又是多么祈望与实贵啊。

他默默地望著这对紧紧拥抱的情人，心中充满了快乐，这总是他的辛劳所换回的代价啊！快乐中，也有著一丝儿感触，这感触连系著另一段情愫，然而，却难以表露。

这时，无极剑翁和悄然行上，低声道：「江兄，与祝兄同行的二位朋友，极愿拜识兄台，可否请江兄移步一晤？也便祝兄与友人略诉衷曲。」

江青微微领首，乃缓步与翁和行出。

又是一番引见后，跟著就是一套习惯上的恭维与寒暄，江青沈声道：「各位兄台为了区区一人，不辞辛劳，连夜奔波，这种隆情高谊，在下定然永铭五内，他日有缘，必当逐一报答。」

说罢，在各人的谦让声中，无极剑翁和又道：「江兄，待祝兄与裴姑娘略叙离情之后，吾等便立即打道回府，以免战老前辈等人焦虑不安。」

江青心中暗忖道：「这无极剑翁和，虽然久闯江湖，却不像常人那般油滑虚伪，言行中，非但诚挚爽脆，而且，更是个至情之人呢。」

于是。他不由对这无极剑起了十分好感，众人在远离那一对爱侣两丈之外，亲切的谈笑起来。

天星麻姑钱素亦站在一旁，却就是插不进嘴，地无聊的呆立著，目光向各人脸上一溜扫，半晌，她忽然发觉一件事，心中想道：「这无极剑翁和等七人，果然不愧是武林白道出身，看他们言谈之间，虽然毫无拘泥，然而目光却绝不斜视，一点也不向祝公子那边觑探观望……」

想到这里，钱素不由面孔微红，因为，在片刻之前，她已忍不住悄悄转头看了一眼，其实，这也不能怪天星麻姑，女人，又有那一个不是特别好奇的呢？

江青与翁和等人谈笑，一面悄然低首，细语怀中玉人：「蕙，还觉得痛么！」

夏蕙闭著眼睛，摇首道：「好多了，尤其能看到祝公子兴裴姑娘久别重逢，更是高兴得很……」

江青微笑，大声道：「翁兄，兄台是否世居馮杭？」

翁和颌首道：「正是，兄弟日常无事，若非往城中开设的几间店铺走走，便是约齐三五好友，至西湖随意徜徉一番。」

旁边一个白脸大汉笑道：「翁兄除了艺业不凡外，更是一个经营有术的殷实富商，他自家开设的几处商号，俱是生意兴隆呢！各人闻言之下，不禁莞尔一笑，天星麻姑却忽然接口道：「这倒是有些难得，武林中人，不论白黑两道，开店做买卖的，却是不太多见。」

无极剑翁和早已注意到江青身后的这位天星麻姑，只是江青未曾为各人引见，他却不好招呼，此刻，翁和急忙笑道：「岂敢，岂敢，这位姑娘是……」江青敏然道：「啊，在下真是荒唐，几乎忘了给各位引见，此人乃在下挚友，号称天星麻姑的钱素钱姑娘。」

翁和似曾听过钱素之名，他微一沈思，双手拱道：「失敬之至，翁某等人名号，想姑娘适才出经闻及，无庸翁某等再行夸报了。」

钱素微福遭礼，道：「翁大侠客气了，日后尚请多予指教才是。」

翁和连道不敢，江青却笑道：「假如在下听觉不错，三哥与裴姑娘该已经谈完了？」

各人闻言之下，急急抬头望去，果然看著到祝颐与裴敏二人，相偎相依的向各人这边行来。

在适才那一度短暂的空间里，二人已似乎遗忘了身外的一切，到达一个只有他们两人，却又充满了温馨与甜蜜的世界里。现在，他们又回到现实世界，虽然有著冷硬与痛苦，然而却明显的证实了一件事；两颗久别相悬的心，此刻已紧密不分的连系在一起。

江青待二人行近后，含有深意的一笑道：「自我生于此世，善恶皆沾染，不过，能促使三哥与裴姑娘重聚，却是我知事以来，感到最为振奋的几件事情之一。」

祝颐长损到地，激动的道：「四弟，我……我忘不了你的恩赐，这比你昔日救了我的生命更令我感怀，这茫茫世界，除了我的生身爹娘，没有人能比你赐给我的更多。」

江青不敢受礼，向侧傍闪出，笑道：「三哥，愚弟可担当不起如此大礼，愚弟虽对三哥尽心，却远不如裴姑娘的如海深情呢。」

祝颐面孔一红，裴敏语声哽咽的道：「江大侠……我不愿用世俗的字眼表达我对你的感激，我只谨记著：我与祝哥若有将来，那么，将来全是我们感念你的日子。」

江青真挚的道：「裴姑娘，切莫如此说，否则，岂不显得太见外了么？这全是在下份内之事，并不能算是恩惠，将来，姑娘与三哥的远景，必定是美丽而辽阔的。」

无极剑等人又纷纷越前庆慰，众人忙乱了一刻，远处的鸡啼之声，已是第三遍响起了。

江青向各人微一示意，由无极剑翁和在前引路，一行十二人，缓缓消失于黝沈的黑暗中。

次日，午时。

战府大厅之内，筵开五席，热闹非凡，欢笑之声，渗杂著猜拳行令，一片喜乐，直达门外。

红面韦陀战千羽高据首座，满脸红光，洋溢著欣悦与安慰，他下首坐的，则是大旋风白孤、江青，与祝颐等人，其他桌上，分坐著无极剑翁和等一千武林英豪。

战千羽与江青等四人分别起立，同各桌武林朋友一一敬酒完竣后，大旋风白孤滋牙一笑道：「三弟，昨天晚上可没有白跑冤枉腿吧？呵呵，真想不到你这一出去，却带了个标致弟妹回来。」

祝颐面孔微热，垂眉道：「二哥见笑了，这件事还多亏四弟帮忙，更累及夏姑娘受了伤。」

江青笑道：「这算什么？咱们自己兄弟，如此客套就不对了，至于蕙妹妹的伤势，亦无大碍，只是皮肉之伤而已，休养数日，便可痊愈如初了。」

战千羽呵呵笑道：「四弟昨天晚上干得痛快，却害得为兄等悬念不已，我这做大哥的住在馀杭数十年，如此仔细游览了一番西湖夜景还真是第一趟……呵呵，昨夜为兄兴你二哥，几乎已将西湖翻了过来……」

大旋风白孤接口道：「西湖夜景虽好，寒风玉露却不是滋味。来，四弟，为了罚你累及为兄等夜沐寒风，饱飧玉露，这要连乾三杯！」

江青笑著饮了三杯，战千羽却一摸秃顶，举杯道：「不过，四弟罪微功巨，致力促成三弟与裴姑娘之团圆，功不可没，为兄再敬你三杯！」

江青正待说话，祝颐双手举杯道：「四弟……我：我不再说什么了，这杯酒，表示我永远报答不尽的感激。」

大旋风白孤笑道：「你们两个倒会装好人，我罚了四弟三杯，你们却连敬他四杯，这不是等于刮我的胡子吗？来，来，四弟啊，我也只好倒向多数一面，除罚酒之外，再敬你三杯了。」

江青朗声大笑，连乾七杯。

战千羽挟了一块海参肘子，忽然问道：「钱姑娘辛劳多日，怎的不出来同饮？」

江青一笑道：「蕙妹妹伤势未愈，裴姑娘与小娟儿定要在侧相伴，钱姑娘虽然量大加海，也不好意思独自出来，只有硬著头皮陪伴各人了，愚弟已请小娟儿吩咐厨房，另送一某酒菜至内宅之中。」

战千羽颌首道：「也好，莫怪桌上不见一个女客。不过，小娟儿顽皮任性，希望不要搅扰到夏姑娘才好。」

江青道：「这却无庸挂怀，蕙妹妹一直对小娟儿十分喜爱呢。倒是裴姑娘未曾入席，这片刻分离，不知三哥可受得了？」

祝颐尴尬的笑道：「四弟可真会取笑，这又不是君臣大礼，律有规定，难道还须要为兄的晨昏定省不成？」

大旋风白孤喝了一大口酒，道：「虽不用晨昏定省，却亦不能七夕一见，三弟。你小心眼里的鬼板眼，还当老哥哥我看不出么？呵呵，为兄难然大半辈子过著孤家寡人的生活，这温柔滋味，却也稍能体会哩。」

战千羽呸了一声，道：「满口胡柴，你既未成有家室，更未曾引媒定亲，如何能领略这男女之间，情之一字的奥妙？」

白孤吼道：「嘿嘿，大哥，虽然俗语说：「事非经过不知难」但是短短的人生，那能经得完世间的万事万物？除去自身灵验的，就要留心观摩别人的，只看三弟四弟为他们心上之人失魂落魄之状，其中奥妙，还不恍然而悟么？」

江青笑道：「好了，好了，就算二哥晓得，成了吧？这叫做轿夫生意找杠抬。」

众人又谈笑了一阵，江青再度向厅内群雄表达了谢意，实主之间，极为欢洽的用过了这顿丰盛的酒筵。」

送客后……

红面韦陀端起了细致的瓷杯，啜了一口香茗。向坐于一旁的江青道：「四弟，今日凌晨你们回来后，已将昨夜情形大致告知为兄，裴姑娘为情私奔，不计艰险至此寻访三弟，这固然是一段佳话，但是，若裴姑娘为了此事，公然与乃父君山独叟裴炎作对，只怕江湖上亦会蜚短流长哩。」

江青微一沈吟，道：「话虽不错。但君山独叟裴老儿却十分固执迂腐，这种事还要求什么虚伪的门第观念，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独生女儿的终生幸福，若欲说服裴老儿，只怕不大可能；看情形，此事委实难以两全了。」

战千羽道：「何谓不能两全？」

江青断然道：「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吾等亲送裴姑娘回到君山独叟裴老儿处，并由愚弟向裴老儿自行请罪，任其处置，也等于说间接摧毁了裴姑娘与三哥间的终生幸福。再则，便由吾等为二哥一力承当到底，不

论后果如何的发展，誓死为其后盾，甚至不惜引起武林中人的同声责斥，因为这是关系三哥一生之事，做起来十分棘手。自是不在话下。」

红面韦陀一想果然有理，但他素来行事持重，又微微忖思起来。

大旋风白孤哼了一声，道：「若依那第一条行事的话，咱们兄弟最好在就打点打点，能卖的卖，可当的当，再将脸上抹了一层灰，拍拍屁股找个深山大泽修行一辈子，永远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江青洒然一笑，道：「二哥不要冲动，老实说，十个灵蛇教也唬不住愚弟，若依武力来裁断此事，吾等不但大可一手独览三哥与裴姑娘之间的事，更能藉此让灵蛇教自今以后一蹶不振。永远无法抬头，但是，吾等却不能忘记，这其中尚含有一段至亲之谊在内，吾辈行道江湖，天理人情皆须顾到，却不可全以武力独断独行，贸然从事哩。」

敏千羽用力点显，赞道：「对极了，四弟行道江湖不及半载，非但武功日益精进，机智见解亦大非昔日可比，这些问题，亦正是为兄所深深顾虑的。」

视顾耳中聆听著各人说话，眼睛却痴痴的注视在手中的瓷杯花纹上，他脑中思潮混乱，又彷彿空无一物，他十分清楚，自己与心上人，已遭遇到一个十分困惑的问题：亲情，恋情，到底孰重呢？

江青说得对，这并不是仅仅用武力便可解决的事啊。

这时，大旋风又吼道：「去他娘的灵蛇教，咱们为这些小子伤脑筋，未免太也不值，管他什么横连直去，乾脆快刀斩乱麻，捣翻他破窑，擒著君山独叟裴老儿，问问他究竟想嫁女儿还是想留一条老命！」

战千羽呵呵笑道：「若武林中人，个个都像你这样孟浪冲动，蛮不讲理，只怕就要哀鸿遍野，天下大乱了。」

白孤闻言之下，目瞪口呆，怪叫道：「那么，咱们便要想出一个确实可行的方法呀，如此纸上谈兵，于事何补？莫不成当真要四弟去负荆请罪，我们在他屁股后面抬藤鞭么？」

江青神色一整，正色道：「二哥之言，亦极有理，说句不客气的话，凭红面韦陀，大旋风之义弟，我火云邪者之拜兄，娶他灵蛇教教主之女，非但毫不奢求，哼，裴老儿只怕尚是高攀呢！依愚弟之见，不如稍待时日，设法约晤裴老儿见面，与其亲自了结，是福是祸，由他自行决定，那时，吾等可详陈利害，先行将话摆明，若裴老儿过于逼人走绝，吾等即可放手去干，武林中人，则亦不会指责吾等蛮横狂傲了。」

战千羽连连点头，道：「此计可行，此计可行。」

大旋风白孤忽然问道：「现在约晤裴老儿不好么？何必尚要稍待时日？」

江青一笑道：「为了裴姑娘逃走之事，害得灵蛇教损伤惨重，元气大耗，君山独叟裴炎闻讯之下，必然会气得三尸暴跳五内生烟，若此时在他气头上约其谈判，恐怕除了干戈相见外，别无他途，如此一来，则毫无转圜的余地了，这又岂是吾等所希冀的呢？」

大旋风暗道有理，他又问：「那么，若裴炎这老小子愤怒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率领手下先行找上门来，岂不是更难办了？」

江青喝了一口茶。傲然笑道：「这却无庸过虑，昨夜一战，灵蛇教好手可说伤亡殆尽，连他们的副教主、两大护坛，及首席执法俱皆受创不轻，灵蛇教便是再有能人，想必亦所剩无几了，在此等严重打击之下。君山独叟即便是生有三头六臂，亦只能先行整顿喘息一个时期，始有馀力向吾等报复还

击。一个帮会的组成不是容易的事。君山独叟裴炎无论怀恨到何种程度，也不会愚蠢得将整个灵蛇教的命脉，投掷在一场毫无胜算的争战中。」

红面韦陀接道：「江湖上有句俗话：「强龙不压地头蛇」，为兄世居馀杭，根生此地，君山独叟再是跋扈，也未见有此胆量敢挟其残馀之军，公然至为兄地头之上寻仇雪恨。四弟说得对，灵蛇教在江湖上也挂了不少年岁的招牌了，其所关连接触的范围，乃是多方面的，他们不会愚笨到，为了某一件可能化解的事，而导致全教的崩溃啊！」

大旋风白孤转目一瞥早已举棋难定，不知所措的祝颐呵呵笑道：「老三啊，别再像个小寡妇似的愁眉苦脸了，天大的事，有你三个好兄弟为你包揽一切，你大可安心地等待花烛之期了，妈的。你这二哥是生了名的「泰山石敢当」，什么事有我了。」

战千羽大笑道：「天下厚皮者，唯大旋风白孤为最也！」

白孤吹胡子瞪眼，大吼道：「哇啊，我大旋风岂是说话吹牛之辈？想当年三江四海，关内关外，大漠边陲，塞镗之声，凡是在外面稍为跑跑的人，谁不知道黔滇之处。」

有这么一号「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物，我……」

红面韦陀举盅啜了一口。慢条斯理的笑道：「二弟，听众剩为兄一人。未免显得有些乏味吧？来，来，擦净你嘴角的唾沫星子，好好喝上两口香茶，润润嗓子再说也不迟。」

白孤愕然回显，果然已不见江青与祝颐二人踪影，原来，江青在白孤大发宏论之时，暗自窃笑之下，拖著祝颐悄然行出。往后宅探视各人心上爱侣去了。

白孤有些尴尬的一笑，道：「三弟四弟二人，竟然胆敢不听兄长教导，擅自溜走，这还像话？该罚，嗯，确是该罚！」

战千羽抚腹长笑道：「罢了。你这叫老王卖瓜自赞自夸，为兄的年纪到了，涵养较深，而且日常司空见惯，不以为奇，若教别人听了，岂不笑掉门牙？来吧，还是咱们老哥俩弈一局棋再说，棋术之上，你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百败将军呢。」

白孤口中一阵嘀咕，有气无力的招呼下人送上棋具，准备再膺一次「百败将军」的荣衔了。

第六十一章 雁冥云山

时光最最冷漠无情的，它不会理会到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更不会对这些有丝毫地留戀兴回顾，那怕人们想以生命来交换昔日消逝的光阴，然而，劫仍旧捉不住它虚幻飘渺的一丁点，一丝丝。

天空是黯的，彤云堆集得仿若是一层层腐旧的棉絮，又像是沉重地铅块似的，压得人们心头几乎喘不过气来。

飘雪了。

雪花柔软而轻灵的自空中落向大地每一个角落，缤纷纷纷，绵绵密密，如飘洒的纯白花瓣，又似空中飞舞的小精灵。

于是，有色的大地，逐渐变成一片银白，皎洁极了，悦目极了，也清雅极了。

世界原本便是纯洁无瑕的，或许偶而有些微的罪恶，也会被这一片片，一朵朵的雪花儿所遮掩，雪花不停的飘下，连接著茫茫的天地，而天地，原来就是混沌不分的啊。

战宅的敞厅，这时已严密的将门窗关闭起来，厅内兽盆中，生有熊熊的炭火，室内，与室外，截然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一个修长而瘦削的背影，正独立于窗前，室内的温暖气息，好似并没有影响到他寥寂的心情，这背影孤单的痴立著，微微仰首望著绵绵飘落的雪花，那雪花好似每一片都落在他的心上，沁凉的，冰冷的。

这背影对我们够熟悉了，是的，朋友们猜得对，他是江青。

季节的变换，或者能使一个人的感触受到过敏的反应，然而，却亦能使这位大名鼎鼎的火云邪者感到郁闷兴伤感！

室中的炭火「劈啦」爆起一声轻响，江青缓缓地转过身来，行到炉火旁一张锦墩上坐下。

火光映得他那挺逸的面孔似染上一层嫣红，伸出只手烤了一下，他想：「今天早晨间始飞雪了。唉，我怎能忘怀那『第十个飞雪的日子』啊？但是，我又怎能背著蕙妹妹去紫花岩与全玲玲相聚呢？设身而想，自己难道也会饶恕蕙妹妹在此时此地，去约晤另一个男子么？」

江青痛苦而迷惑的抽搐了一下嘴角：「只是，我已答应了全玲玲这次约会，我能背信不去吗？她一定会去的，而且，啊，记得她曾经说过，这是次死约会 不见不散……」

江青想到这里，全身机伶伶的一颤，瞳孔因惊惧而大睁：「假如……假如她看不见我，等不到我，她会颓然而返么？不，这是不可能的，说不定她会……她曾往伤心之下，寻找一处永远没有痛苦的地方……全玲玲做得到的，她说过，是的，她说过，这是死约会……」

「天啊！」以手紧扯看头发：「当我得不到爱的时候，我渴望被爱，但是，当我果真被人所受时，这痛苦却又是如此深沈……难道上天有意在折磨我吗？抑或是我早已注定不能得到这贸然而来，却又超过负荷的感情呢？」

江青又站起身来。烦躁的在室内往来蹀躞蹀，他下意识的望了望窗外轻轻飘落的白雪，又想：「在昨天以前，自己犹能强作欢笑，不被任何人看出破绽，但是，在今晨落雪时开始。却无论如何也镇定不下心神，这是全玲玲情感的力量，还是我自己把持不住自己的情操呢？」

「莫非……」江青有些可怕的思想：「莫非我真爱全玲玲爱得如此深沈么？在我的自克制下尚不自觉？而我日常对蕙妹妹的一切保证，难道全是我昧著良心的谎言不成？不，我爱夏蕙，这是千真万确的。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却不该再去引发全玲玲那可怜而纯真的情感啊，不论是谁先主动。这都是罪恶的……」

忽然

一声细碎的轻响，打断了江青的思潮，房门口，正俏生生的立著云山孤雁夏蕙。

她穿著一件纯兔皮的丝绒里子皮袄，内衬深紫色的衣衫，面孔被冻得红通通的，像一只熟透的苹果，娇艳极了。

夏蕙满面喜色的神态，却在目光扫及江青那落寞而冷寂的形色时顿时

凝结，她微张若小嘴，有些惊愕的道：「青哥……你……你怎么了？」

江青尽力装出一付微笑，强颜道：「我没有什么呀，哦，你与小娟儿母女俩玩得还好吧？只是后园太冷了。你的伤势又痊愈不久，当心冻出病来。」

夏茁面孔上涌起一层幽怨，她缓缓将门推合，深刻的凝住著江青：「青哥，你有心事？别瞞我，你的神色已告诉我太多了。」

江青故意走上前去，将夏蕙紧紧地拥在怀中，轻柔的吻著她水凉而滑腻的面颊：「傻丫头，又在瞎疑心了，我那有什么心事？只是情绪有些烦躁罢了。」

夏蕙任由江青吻著。她微微仰看头，以便自己的面孔、颈项，能在江青灼热的嘴唇下，享受更多的抚娈。

良久

夏蕙嗯了一声，半闭著眼睛，樱唇微微噙合，柔弱的低语：「青哥……你没有骗我？」

费了极大的劲力，江青才痛楚的进出两个字：「没有。」

夏忘满足的吁了一口气，悄语道：「青哥，假如你心里有什么烦闷，请告诉我，让我为你分担，永远别瞞我，就像我永远不瞞你一样……」

江青血液中起了一阵急骤的震荡，他感到无比的羞惭。就像一个偷食的乞儿被人发觉，而那人又相信了他的美丽谎言一样，这种宽恕，比直接加诸于身上十倍的惩罚，更要来得令人难以消受。

「但是。我能破坏蕙妹妹对我完美无瑕的爱恋与信赖么？这比杀死地更要残忍。我不该有那种卑陋的想法，对蕙妹妹，对全玲玲，都是一种侮辱……是的，我要做到我以前说的话：纵使我会爱上别人，这爱，也永远不会超过我对蕙妹妹的爱……」

他正想著，夏茁已轻轻抬红头来，双颊酡红，语如游丝般道：「青哥……我的心声，由我的嘴唇传出，而你……也一样，哥……你……」

江青紧了紧拥著夏蕙的双臂，目光中含有催询。

夏茁羞涩的闭上眼，彷彿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青哥……用你的心声……无言的接纳我的心声……」

江青轻轻的低下头，凝视著怀中人那美得诱人的面庞，那如丝的双眸，以及，那传达心曲，柔软而鲜红的楼唇。

于是，在不觉中，在极自然的气氛下，四片嘴唇紧紧胶合了，周遭是沈静，安谧的，而且在沈静安谧里，尚包含有无限的甜蜜，自然，或者也有著一丝儿苦涩。

彼此的心声，在娓娓地倾诉，没有音律，没有平仄，但是，却深刻而隽永。

忽然

夏蕙喘息了一声，将头埋在江青怀中，像喝了太多的醇酒，面庞娇红得似五月的花榴，显得十分倦慵，又有些迷醇。

江青轻抚著她柔黑如波浪似的秀发，轻轻说道：「蕙，假如……假如我……」

夏蕙嗯了一声，低弱的道：「哥，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告诉我，把我当成你身体的另一半，难道说，你这一半身捏有什么事，还难于向另一半身躯表明吗？」

江青艰辛的咬著下唇深沈的道：「蕙，假如……假如我日内要单独出一

次远门，而出去的目的地，又是去做一件你最不喜欢的事情，……你会生气吗？」

夏蕙像是骤而被人推到一个冷酷的冰窖中一般，她觉得全身猛然一颤，一种天生的敏感，使她忽然抬起头来，有些痉挛的道：「青哥……你……你可是去……去会见另一个女孩子？」

江青急忙将夏蕙拥得更紧，他似乎要用双臂的热力，向情人表露自己对她的纯击而深厚的爱意。

「蕙，我不瞒你……是的，我是去会见全玲玲，但是，你千万不要误解我的心意……我只是去与她见见面，绝对没有另外的因素存在，请相信我，情人，请相信我，在这世界之上，没有任何一个少女能使我爱她甚至超过爱我的蕙。」

夏蕙美丽的眸子中，蕴著晶莹的泪光，像两粒珍珠，在眼眶中滚来滚去，她全身毫不停息的颤抖，脸色苍白得吓人。

江青低哑的喊著：「蕙，你说话呀，你千万不要这样，我……我没有其他意思，我爱你，我永不会背弃你的……」

江青望了夏蕙一眼，夏蕙默默垂首无语。

战千羽一瞧之下，心中已自有数，他故做不解，哈哈大笑道：「罢了，罢了，小两口聚在一起，总有些体己话聊聊，小争执么？难保不免，呵呵，待到了好日子那天，只怕亲热还来不及哩！」

白孤世故极深，战千羽一席话，明是在打圆场，暗里已等于告诉白孤人家小两口私人谈心，小小不然，岂能追根究底？装个糊涂算了。

于是，白孤呵呵一笑，拉著江青夏蕙二人，天南地北的闲扯起来，战千羽亦忙著在一傍说些好笑之事，二人极力要打破这不调合的沉闷气氛，来为这一对冤家解开心头之「结」，这两位之用心也实在太苦了。

然而，显然这是困难而不易的，江青剑眉深皱，若有所思，夏蕙亦低垂粉颈，时而拿起手中丝绢，轻印眼角……

空气中充满著一股说不出的尴尬，而且尴尬里，倘包含著一股说不出的凄苦。

大旋风白孤说完了一则自认十分可笑之事，然而，却没有人应和著笑，便是在一旁凑趣的红面韦陀战千羽，亦仅能咧开大口乾声哈哈两句。

于是，二人相视摇头，连苦笑也装不出来了。

XXX

夜深沈。

寒风吹得凄厉，满园子的梧桐叶在飞舞著，然后，又彷彿一片片飘零而落寞的心，悠然洒落于皎洁的雪地上。

忽然

一个娇嫩的嗓音在寒风中呼叫起来，叫声中有著惊惶与焦虑。

片刻间，战府各处的灯光纷纷燃亮起来，三条人影，自大厅侧面的一排精舍掠起，如飞似的奔向叫声来处的后园。

同一时间，几乎更快一些，一条硕长瘦削的身影，亦如一头大鸟般，快逾闪电的跃至屋顶，卓然凝眸四望。

鼎鼎大名，雄据馀杭的红面韦陀战千羽府中，难道发生了意外之事么！

不久之后

那先前的三条人影又疾奔而回，略一张望，其中之一已用苍劲的嗓音

叫道：「四弟，快下来，事情不好了……」

原来，屋顶之人，敢情正是江青！

他先时还以为府内发现了夜行人，此际一听到屋下大哥招呼之声，不觉心头一跳；因为他知道，若仅是发现了夜行人，红面韦陀战千羽绝不会慌乱至此，那么，难道是发生了更为严重之事？否则，这位素来镇定逾恒的红面韦陀，不会如此焦急的。

如一道天际的金蛇闪掣，在战千羽语声适停之际，江青已飞身落在战千羽面前，站立一傍的，则是大旋风白孤与祝颐二人。

三个人俱是满面焦急之色，神态中透出极度的不安。

江青竭力澄静心神，故意闲暇的问道：「大哥，有什么事发生么？」

大旋风白孤一望战千羽那欲言又止之态，不由急得一跺脚，大声道：「大哥，此刻不说，更待何时？难道我们还瞒得住四弟一辈子么？」

白孤不待战千羽示意，又回头向江青道：「四弟，夏姑娘竟于夜间不辞而行，甚至连一封信函亦未留下，直到与她同房而住的裴姑娘惊醒之际，始才发觉，她除了一把青锋佩剑外，馀下衣物一件未带……」

白孤话声尚未说完，江青立时如遭雷极，狂吼一声，满口鲜血，喷了面前三位拜兄一头一脸！

红面韦陀战千羽顾不得抹拭脸上温热的血渍，急步上前，紧紧地扶住江青，语声凄颤的道：「四弟，镇静一点，你如此激动残身，便不怕使为兄等心中悲痛么？」

他说到这里，又回头道：「二弟，三弟，事不宜迟，你们即时分往各处追寻夏姑娘踪迹，若裴姑娘发觉得早，想必她现在尚未出城……」

白孤与祝颐二人答应一声，同时回身掠走。

二人身形甫逝，十多名青衣下人已拿著风灯，纷纷来至厅前，天星席姑钱素与裴敏二人，也在战望龙夫妻的陪同下，冒看寒风赶到。

天星麻姑泪痕未乾，一见江青，便颤看嗓子道：「公子，小婢该死，居于外室，竟不如夏姑娘悄然而去，小婢已与裴姑娘寻遍后园，俱未见到夏姑娘踪迹……」

江青宛如全身已经麻痹似的，钱素的话，只不过使他苍白失神的面孔上，更增加了一丝苦涩，而这苦涩，却又渗含在多么失望凄凉的瞳孔中啊！

他似一个木塑的人一般，毫不移动的站立当地，口中喃喃低语：「走了？她真的走了？就这么孤孤单单的走了？」

江青此刻的形态极为骇人，如玉也似的面庞，变得如同白纸，彷彿已失去了一个活人应有的生气，嘴角殷红的血渍一片殷然，衬著那经过深刻痛苦组成，弯曲的线条，令人有著一种寒栗与惊悚的感觉，如果不是一个人的心已沥滴著鲜血，这种感觉又怎会触染到别人？又怎会使周遭的空气中充满了悲枪？

这只有一个在骤然间失去一切的人，也只有一个面临著无限凄苦的强者，才有如此强烈的痛楚啊。

红面韦陀战千羽老眼含泪，以手掌揉著江青胸腹，边回头叱道：「你们这些狗才，还不赶快出去寻找夏姑娘，却个个呆在这里作甚？」

十几个青衣下人齐齐恭声轰喏，迅速地向外蜂涌行去，片刻间已消失于树影之中。

战千羽又慈霭的道：「四弟，随为兄入内休憩一阵吧，夜寒风凄，弄坏

了身子可不是玩的，夏姑娘不会走得太远的，杭州地面她并不熟悉，稍停为兄将亲自出外相寻……这件事，却不好惊动了武林朋友，以免谣言外传，影响你兴夏姑娘名声……」

天星麻姑亦上前道：「公子，你便进内养息一下吧，你这模样可真叫人害怕，唉，夏姑娘也是想不开，凭她与公子之间，又有什么不好说的？何苦如此不告而别？」

一旁的裴敏，怯怯的说道：「江大侠，你千万要爱惜自己，我想，夏姐姐不过一时生气，决不会认真的，她怎能离开你而单独的他去？我们一定可以把她劝回来……」

忽然，江青转过头去，向战千羽沈缓而沙哑的道：「大哥……谢谢你们对我如此关心，这件事，还是让我自己去办吧……别人不一定有用，裴姑娘说得对，蕙妹在感情上，几乎是不能没有我的……她如果万一失去了活著的勇气，而又不愿回来，那么……她会去追寻一处永远没有痛苦的地方……」

战千羽何等老练。闻言之下，不由全身一震道：「四弟，你不要胡思乱想，这件事由为兄作主，无论如何，也要将夏姑娘接回来，她是聪明人，不会做那种傻事的……」

江青惨然一笑，仿若是自语，却又那么深刻而真挚……

「她做得到的……我知道……她做得到的……」

钱素与裴敏似乎也先得夏蕙那美丽的躯体，已浮沈在死亡的边缘上，自江青低沉的语盘中，二人直觉地感到全身发冷，不由自主的机伶伶一颤。

江青有些孱弱的推开战千羽的双手，苦涩的道：「大哥，我去了，请你放心，我绝不会倒下去的，寻著蕙妹，我即刻便会转回……」

战千羽颤声道：「若万一寻不著呢？」

江青呆了一下，垂首无语。

战千羽不由老泪纵横，哑著嗓子道：「四弟，为兄出道几逾五十年，自来便不曾掉过一次眼泪，四弟，你要看在为兄这偌大一把年纪上，更要倾念我们兄弟金兰结义之情，不要因为一时的悲痛而摧残自己，四弟，记著为兄的话，为兄年龄耄矣，只怕经不住你的意外或恶耗……」

江青咬紧牙关，泪珠顺颊而下，他一字一字的自齿中进出：「大哥，我记得的，不论事情如何演变，我一定会活著回来见你！」

天星麻姑在一傍急道：

「公子，小婢也要与你同去，留下小婢在此，怎能……」

江青不待天星麻姑说完话，苦笑一声道：「钱姑娘，你连日来也够劳累了，而且，我兴蕙妹之事，还是由我亲自解决，你如此待我，我必将永怀于心，只是，这并非任何人可以帮忙的事……」

裴敏忽然悄声问道：「江大侠、你与夏姐姐到底发生什么争执呀？」

江青苍白的脸上掠过一阵痉挛，低声道：「一件懋人之间，最寻常的误会，但是，她却将这误会看得太认真了。」

战千羽深深摇头太息：「唉，我今晨已看出你们二人神色不对，却料不到会演变到如此境地……」

江青缓缓的行出两步，望著各人微微拱手，道：「大哥，我去了，请转告二哥，三哥，不要为我担心……」

战千羽忙道：「四弟，你的兵器及盘缠可曾带著？」

江青身形如电，一掠而起，在空中沙哑的道：「大哥放心，愚弟皆已随

身携带……」

语声摇曳，而逝，留下的，却是一声苍老而怜惜的叹息。

第六十二章 雪地仇焰

银白色的原野，灰黯的天空，层云在驰聚，寒风在呼啸，偶而带著一片片飞舞的雪花，都是使人倍增感触，或觉著冷酷！

江青的心情是落寞的，孤独得仿若是一个浩劫后，仅存的伤心者。

他在雪地上轻飘飘的移挪著，但是，却看不见脚印，他好似在凌空虚渡一般。

自夏蕙出走后，这已经是第五个飞云的日子了，但是，天地茫茫，在这远阔的土地上，又到什么地方去寻得伊人芳踪呢？

「我一定要找到她，那怕见面时她已成了一具毫无情感的尸体，我也要与她见最后一面。」

江青丝毫不理会刺骨的寒风砭肌而过，散落的雪花飘在他的发端、颈项，又溶成冰冷的水流，他睁著一双黯淡的眸子，竭力向茫茫原野极目眺望。五天来，他几乎搜遍了任何一寸他曾到过的土地，连一丝丝最微小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放过，但是，失望却似生了根的老树，如此牢靠的盘据在他的心田，一切进展都是白费的。然而，江青却已有三天三夜，未曾稍稍阖目了。

「当夜离开大哥后，自己便以最快迅速的身法，在倍大的杭州城内往来搜寻了三遍。但是，除了远远看见二哥他们正在逐处探察外，连蕙妹妹的影子却未看到，难道说，她真的去寻找了一处永远没有痛苦的地方了么？难道说，她便对昔日的情意全无眷恋了么？不，不，这是不可能的，蕙妹虽是死心眼，也不会如此绝情绝意，弃我而去……」

江青揉了揉酸涩而红肿的双眼，掠到一株老树枯枝之上，他为了能看得远些，又向上爬了一段，直到顶端，始依在树枝上，取出怀内冷硬的乾粮，食不知味的往口中塞著。

在这时，于其说江青是在进餐，勿宁说他是为了勉强求体力及全身机能的继怀来得更深刻些，因为，在此种情形之下，他那里还会辨别出食物的滋味呢？

他靠在树干上，将吃剩一半的面饼抛去，正待闭目暂时养息片刻，目光瞥处，却忽然发现远处的雪地上，极快的奔掠著三个黑点！

这三个黑点，显然是三个轻功超绝的武林人物，因为，他们正以不可言喻的快速，同这边奔跃而来。

江青心头微动，忖道：「是那一路的武林朋友如此好兴致？在此冰天雪地期间，还外出练功？嗯，看情形，他们好似另有所图，否则，却不会这般焦急……」

想著，三条人影已逐渐移近，接近到凭江青的目力已可以看出他们的面容装束的距离。

当江青的目光接触到那三个人的面孔时，一丝惊异的表情，立时浮在他憔悴而失去血色的面庞上。

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三位不速之客，赫然竟是灵蛇教的首席护坛赤阳判官郭芮、大执法七环手武章，及另一个年约六旬，神色严峻肃穆的黑髯老者。

三人好像正在等待一件异常严重的事情来临，在掠行至江青藏身的大树前五丈之处，齐齐停下脚步，默默站立不动。

每张面孔都透露著紧张，紧张里，却又显出沉重的心情。

北风呼啸得更尖锐了，三人的衣衫被拂得猎猎作响，然而，他们好似俱未觉到，管自四周眺望不止，由他们轻微抽搐的嘴角看来，可知三人面临的这件事情，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面孔上有著一层病色的赤阳判官，回头向身后一扫，目光毫未迟疑的瞥过左侧前方的大树，他低声道「教主，依教主看，对头今日是否会依言赴约？」

原来，这面容冷峻严肃的黑髯的老人，竟是灵蛇教教主，大名鼎鼎的君山独叟裴炎！

傍的七环手武章，语气中透著一丝畏惧，嚅嚅说道：「教主，那龙虎追魂束老儿，身手确实不弱，上次本执法便险些要在这老儿手中……可恨他胆大包天，竟敢夤夜闯入总坛，留书向教主挑战，束老儿不选别处，却单单选到这皖浙交界处的荒野，不知其用心何在？」

寒风离然刺耳的吹刮，三人说话声尽管放得很低，但以江青精湛的内功修为来说，并不用如何费力便可聆听入耳，句句不漏。

他抿了抿乾裂的嘴唇，微微摇头，忖道：「原来龙虎追魂束九山，已向君山独叟正式下达战书了，唉，真是无巧不成书，又碰到自己已在场……不过，看来束老儿与君山独叟这一场齐含怨念的拼斗下来，其结果定然是十分悲惨的。」

江青踪身于积满白雪的枝架中，凝眸向那位冷面铁心的君山独叟默默打量，心中却在为这老人深深叹息，他到底是自己拜兄心上人的生身之父啊！

这时，君山独叟裴炎沈声道：「束九山武功虽然不弱，老夫亦非省油之灯，哼，闻说他寻找老夫报复已久，却又迟早不来，而专在本教在杭州新遭重创之时，才用鬼域伎俩，暗里投书挑战，哼哼，他这两手把戏，可要得不够光棍，难道本教受挫之后，便连这昔日的掌下游魂也拾夺不下么？」

裴炎说到这里，又同七环手武章道：「武执法，胜败乃兵家常事，何足计较？莫以为束九山尚能在老夫眼前，再度抖露那跋扈气焰！」

裴炎的语气虽然平和，但却隐隐点破七环手懦怯之心，更含有责备的意味在内。

七环手武章如何会听不出来？只是他连日来里遭重挫，逢到的又全是武林中强极一时的高手，昔日豪气，早已消逝一空，龙虎追魂束九山与火云邪者江青，那超绝的武功，及当时一幕凄厉无比的景象，已在他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谈虎色变，杯弓蛇影，这又岂是君山独叟的几句话可以奏效的？

他唯唯咕喏，不敢再说，但是，由他目光中透出的犹豫神色，可知这位灵蛇教中不可一世的执法，已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他以往的雄心壮志了。

君山独叟裴炎一拂长髯，正待转首向赤阳判官说话，一声凄厉的长啸，仿佛突破云天的锐风，自远处遥遥传来，雪白的地平线上，亦同时出现了一点人影，疾若奔马般向三人立身之处掠近。

于是，四周的空气几乎在刹那间冻结了，君山独叟面色凝重，注视前方，赤阳判官却横移五步，严阵以待，七环手武章暗里一悚，咬紧牙关，瞪视著那条极快接近的人影。

厉啸声宛如一柄有形的利锥，深深刺入七环手武章的心底，这啸声他永远也不会遗忘，是那么凄怖，愤怒，怨毒……

于是，那人走近了，黑色的布衫，灰白的头发，满脸的疤痕。凶光闪烁的独目，一切却没有变，一切都是和那夜的情景相似，他，正是黑道中有名的煞星，灵蛇教的生死对头龙虎追魂束九山！

君山独叟裴炎，心中虽然震悚，表面上仍旧十分沈静，他踏上两步，厉声一笑：「束九山，多年不见，阁下武功却愈发精进了！」

龙虎追魂束九山身形戛然而止，独目中射出无比的怨恨，似火焰般怒视著对方，良久，他才阴森森的道：「裴教主，江湖上最有威信雄才，尊驾料不到我姓束的尚能活到现在吧？尊驾更料不到姓束的还会来讨还昔日的恩赐吧？呵呵，姓束的忍耐得太久了，这一只招子的血债逼得姓束的毁去一切，今天，也要为这只招子索回一切！」

君山独叟裴炎冷冷一笑，厉声道：「束九山，来吧，试试裴炎往昔的威风是否尚在！」

龙虎追魂束九山声似夜枭般狂笑一阵，独目怒睁如铃，惨厉无比的叫道：「好极，姓束的早想将这只仅存的招子也送给尊。呵呵，它也渴望再尝一下「定坤神指」的滋味，不过，三芝山下的旧剧，只怕却难得重演了！」

正当束九山激动的说到这里，一个颤悚的口音已狂叫道：「束老鬼，还我教中弟子的命来！」

叫声未停，一阵「哗唧唧」的暴响起处，一件嵌有七枚钢环的怪异的兵器，猛然劈向束九山右肋！

同一时间，赤阳判官亦大喝一声，狂风暴雨般连连攻出九掌十二腿，招招不离束九山全身要害！

发难之时是快捷而凌厉，几乎不令人有任何喘息的空隙，但是，龙虎追魂束九山却在间不容发中，似鬼魅般向外移出三步，双臂略一伸缩，已分袭向七环手武章及赤阳判官郭芮二人咽喉、胸膈之处！

君山独叟断叱一声，适时而动，身形微微飘掠，已在须臾间移上位置，一片如密云般的掌影，点、劈、戮、截，指向束九山四面八方！

龙虎追魂独目骤睁，凶光暴射中，双掌连推而出，足下一个盘旋，立时奇妙无比的，掌掌连衡不断的事向对方背脊沿线要害。

君山独叟大吼道：「束九山，你逃不掉的！」

吼声中，如影随形般跟身而上，掌腿齐出，呼呼轰轰的向敏人攻至！

「哗啦啦」的暴响又起，七环手武章竟一反先时畏怯之态，有些失常的猛扑而上，「套日七环」疾展，砸向束九山双腿。

束九山冷厉的一笑，身形冲天而起，叫道：「裴炎，这便是你扬名江湖的一贯手法么？以众凌寡，也算是你解决个人恩怨的方式么？」

他身形在空中微一停顿，又忽然上升三尺，在他奇异的再度拔升中，两道精光耀目的寒芒一而闪出。

七环手武章面色太难，叫道：「龙虎双矛！」

赤阳判官闻声之下，身形不由一窒，龙虎追魂束九山宛如大鸟般自空中飞扑而至，口中边吼道：「上啊！看姓束的是否仍像昔日三芝山时那般窝

囊？」

此刻，君山独叟裴炎身形如电般闪步趋迎，长衫大袖一展，「呜」的一声怪啸骤起，一溜红光，笔直戮向东九山上腹！

束九山心中一凛，急忖道：「这溜红光，想是裴炎轻易不露的「红玉锁骨鞭了」。」

他那高大的身形，已在意念闪动间，猝然硬生生横掠二尺，目光瞥处，却发觉那柄长约七尺，雕成骨骼之状，中以金环相连的「红玉锁骨鞭」，又宛似一条灵蛇般反卷而至。

君山独叟这柄「红玉锁骨鞭」，乃是采自深海之底，千年以上之红色珊瑚雕制而成，每截约有尺许，连柄共七截，这种千年以上的红色珊瑚，极为珍异难求，不但质料坚硬沈实，碎石如粉，君山独叟更费了极大功夫，将这一截截的珊瑚边缘磨得锋利如刀，再加上每截珊瑚相连处，所凿之小孔。挥舞起来，更是怪啸如浪，夺人魂魄，威力浩大无比。

龙虎追魂束九山此刻面容起了一阵轻微的抽搐，忽而他不躲不闭，身形竟反向抖鞭击来的君山独叟怀中冲去，右手龙矛直插敌人前胸，左声虎矛所带起一溜精芒，快逾闪电般，疾刺正涌身前而到的赤阳判官郭芮！

君山独叟心头一震，为对方这悍不畏死，同归于尽的打法感到一丝寒悚，他藉著扬鞭回扫之力，身形顺势抢出三尺。

龙虎追魂束九山疯狂的大笑起来，魁梧高大的身躯猛然往右侧倒去，双腿齐飞，蹴向七环手武章，右手龙矛却似划过天际的一抹流光，寒森森的刺往正向一傍跃闪的赤阳判官郭芮。

那道流光的去势是惊人的，而赤阳判官郭芮却做梦也想不到，敌人攻向教主的龙矛又几乎会在同一时间转攻而至！

他只觉寒风如削，微拂之下，眼前已被一道冷电也似的光辉遮满，于是，凭赤阳判官的直觉，已知道不易逃过这一矛之危了！

他心胆俱裂之下，不由飞起双腿往后急踹，身形却拼命向前跃出。

于是，在电光石火的刹那间，一蓬血雨四散迸溅而出，一条人影摔出寻丈之外。

于是，在龙虎追魂的狞笑声中，在他急步回转之下，一溜红光亦扫过束九山的肩头，削下一大片皮肉。

没有一声呼叫，没有一点闷哼，场中人影疾分又合，精芒闪灿，赤虹如练，倘带有「哗啦啦」的钢环震动声，三条人影，又翻飞如电，叱喝不绝的战在一处。

但是，赤阳判官郭芮却颓然倒在地下，鲜红的血，自他右胯流出，泌入皎洁的白雪中，红得鲜艳，红得惨厉。

适才，在千钧一发中，他虽然倾力躲开背心要害，却不及躲过右胯这深深一戮，而龙虎追魂这一矛之力，竟然将赤阳判官的右胯洞穿，其伤势是十分严重的。

赤阳判官郭芮日前在江青手下重创后，内伤尚未痊愈，又遭重创之下，平昔一向红润的面孔，这时已成为淡紫之色。但他决不呻吟半声，咬著牙关，拖著粗重的身躯，挣扎著想站起来。

一切情形，全落在隐于树梢中的江青眼里，他嘴角浮起一丝带有怜悯意味的微笑，想道：「龙虎追魂也太歹毒了，他适才两矛齐出之下，一指郭芮背心命门，一戮对方右胯主筋，这两处所在任是那里被刺上一矛，便是不

死也要落个终身残废，看情形，郭芮右胯，好似已被切断，否则，以他那一身外家功夫，怎会站不起来呢？」

江青正想到这里，在雪地上挣扎的赤阳判官，蓦然恐怖的大叫起来：「啊……天啊。我的右腿主筋断了……我的腿……我的腿啊……」

他如疯狂般在雪地上翻滚著，双手十指痉挛的扭曲著，仅剩的左腿，艰辛的住后蹬蹴，那模样，是那么可怜与可怖！

惨厉的哀号，凄怖的飘荡在空气中，令人听来，有二种凄厉寒栗的感觉。

君山独叟裴炎面色大变，双眸中怒火如荼，他奋不顾身的拼力攻出二十一鞭十五腿，大骂道：「束九山，你也太阴毒了，老夫绝放不过你！」

龙虎追魂束九山狂笑一声，双矛如经天神能，出柙白虎，凌厉无匹的凝成两道寒光，迅速绞合而出，身形同时连移四步，避开背后七环手武章的一击。

束九山下微转，双矛连挥，冷电纵横中，厉声笑道：「裴炎，今天只有一个结果：姓束的死在当地，或者三位埋骨此处！」

他毫不理会肩头血肉斑斑的伤势，依然运矛如风，悍不畏死的猛攻狠打，一派听天由命之状。

寻丈外的赤阳判官，如一只困兽般嘶哑的叫著：「我不怕死……但我不能残废……天啊，我是个废人了……我的腿……狗娘养的束九山，老子变了鬼也要向你索债，老子生生世世不会忘记……」

断续的惨吼，寒人心弦的传来，彷彿是一声声悲厉的催魂曲，加利锥般刺入君山独叟及七环手武章心中。

君山独叟功力精湛，定力深沉，尚可勉强忍耐，澄气宁神与敌人交手，但是，七环手武章却已面色苍白，瞳孔惊悸的放大起来。

他原先那股失常的勇气，已如滚汤浇雪般的融化殆尽，代之而起的，又是往日那一幕恐怖厉烈的景象，彷彿，他已然隐隐嗅著了血腥气味，而且如真似幻的看到自己倒毙在雪地中的惨状！

手心冒著冷汗，武章已不自觉的微微颤抖起来，他的身手也在这心理的恐惧下，逐渐迟缓，呆滞……

树梢上的江青，凝眸望了一阵，仓促的问著自己：「我该不该出手分开他们呢？只怕这场悲剧即将演出了……但是，我又以何种理由干涉别人的恩怨决斗呢？唉，我自己原也是一身纠缠不清的债孽啊。」

正在他思忖犹豫的刹那间——

一股冷电倏然闪射而出，快速到不可言喻的做了一次伸缩，半声惨噪，宛如中途绷断的琴弦，刺耳的骤起忽息！

江青急忙循瞧去，只见那位。灵蛇教的执法——七环手武章，双目暴突出眶，满面肌肤扭曲地僵立在雪地之上，胸前，却正如泉涌也似，喷流著殷红的鲜血！

原来，龙虎追魂束九山早已看出对方二人那心神不宁的形态，而在一次极险的交击下，以「龙虎矛法」中的狠著——「极西神火」，断送了七环手武章的性命！

君山独叟裴炎泣血似的狂吼连声，「红玉锁骨鞭」舞起层层鞭影，有如长浪怒涛，挟著惊人的威势，疯狂般扫向敌人。

龙虎追魂束九山夜梟般大笑连声，手中蛇形双矛，忽作刺，忽为戮，

忽直出，忽斜挑，灵活犀利的交相挥使，口中边大叫道：「裴大教主，这便是阁下十年来在武学的成就么？哈哈，未免太使姓束的失望了，以众凌寡，尚落得如此结果，老夫实在为你浩汉！」

君山独叟裴炎面孔铁青，一言不发，他此刻已发挥出体内蕴厚的每一分功力，以他数十年来所习的精深艺业，做著这生死攸关的一搏！

两条人影，星飞丸鸿的在雪地上往来飞掠，每次交击都是如此快捷而凌厉，几乎已非人类的肉眼所能察觉，而雪花在四散地飞扬著，鲜血在飞溅，汗水自二人的眉心、鬓角，缓缓溢出。

看不清二人愤怒怨毒的面孔，看不出二人手脚挥动攻击的去势与角度，但是，一片浓厚而沉重的杀戮之气，却似有形之物，隐隐地弥漫在空气之中……

二百招迅速过去了……

一条怪蟒也似的红色鞭影，闪听著晶莹的光彩，一圈圈，一抡抡，千变万化的急扫，暴卷，猝击狂劈，与两条带著煞气的银光寒芒上下起落，绞揉翻飞，赤虹是那么刺目，寒光是如此冷森，这确是一场罕见的生死之争啊！

这一对含有深仇大恨的武林高手，此际俱是双目圆睁，咬牙切齿，他们，不得将对方挫骨扬灰，击成粉末末！

二人每一招，每一式之间，无不狠毒异常，奇妙绝伦，没有一丝馀地可供回环，著著皆攻同敌人致命之处，只要一击便可致命之处！

于是，在不觉中，战况又更加激烈，深沉而雄浑的劲力，在空中呼啸纵横，如一道道含有压力的闪电，是那么慑人，又是那度尖锐！

瞬息间，又过去二百招了。

树顶上的江青，憔悴的面孔上浮著一层异样的红晕，他心中急想：「二人最后决胜负的时间，只怕就要到临了，看情形，龙虎追魂束九出的功力，尚要较之君山独叟高上半筹，束九山于三芝山下惨败之后，这十馀年来的沥血苦练，果然没有白费，倒是君山独叟武功懈怠了……现在，若自己不由手分拒二人，则只怕要落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这时，君山独叟裴炎忽然暴叱一声，手中「红玉锁骨鞭」倏而起如西天的残霞，闪幻出条条灿烂的异彩，成弧，成线，成圈，成点，变化莫测的溜泻向束九山身际的四方八面。

此乃为君山独叟睥睨武林的「环光十八鞭」中之绝著：「流霞九绝」！

龙虎追魂束九山大吼一声，「龙虎双矛」左右齐挥，两臂急颤如浪，凝结成一股股功力的寒芒，彷彿永不停息的交织而出，其中，竟尚含有一丝丝淡淡的青色雾气！

赤虹银芒中，江青目光毫不稍瞬，意念在脑中急转：「自己是否须要出手？但是，若下面这两人同归于尽，对自己可说是有益无害，两人皆为自己之强敌，任是其中何人死亡，对自己也可减去日后一患……而那君山独叟若命丧于此，非但裴姑娘与二哥之事从此可高枕无忧，更便自己免去应付灵蛇教报复的麻烦！」

他正在急速的动著脑筋，树下已传来两声疯狂的吼叱君山独叟的「红玉锁骨鞭」，正在「流霞九绝」的奇式中，幻化出条条流光，飞戳向束九山颈沿，前胸相连处一十六处大穴，而龙虎追魂束九山的双矛，亦有如长空的殒星，拖著精亮的曳尾，颤成点点，刺至君山独叟下盘要害重脉！

二人的招式俱皆深奥精妙，狠辣绝伦，在他们含怒施为之下，威力更

是惊人，这彼此间拼命展出的奇招，已在瞬息间到达各人身前！

看情形，这一下是难以躲避了，眼看著惨剧即将到来。几乎在同一时刻，快速得不可言喻，一条瘦削的人影，闪电般自一棵大树的顶端飞下，当他身形带起的第一片雪花尚未往下坠落，一片强韧的劲风，已如两股有力的砥柱般，同激斗中的二人逼去，于是君山独叟与龙虎追魂双变惊呼一声，立即被那两道强韧的劲气，便生生地逼出五尺之外！

晶莹的红光，青白的寒芒，在刹那间消逝，冷汗，亦自裴、束二人的额际滴落，他们知道，清楚的知道，彼此已自鬼门关打了一转回来。

往往，在人们激动之际，会将生命看得不值一顾，但是，当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则又会为自己当时的愚蠢而觉得可笑。

这原因很简单，因为：凡是生灵，那有不爱惜自己生命的呢？纵然他会慷慨激昂地，视死如归，究竟也只是一时，而不是永久。

当二人惊魂甫定，愕然抬头向那分开自己的来人望夫时，龙虎追魂束九山登时不由失声大叫出来，「火云邪者！」

这四个字彷彿四个巨雷，震得君山独叟裴炎脑中嗡嗡作响，他张口结舌的注视著眼前这位形容憔悴，英挺俊逸的青年，几乎不能相信，这即是目前痛挫教中数十高手，威震四海五岳的火云邪者！

「他是怎么来的？何时到达此处的？怎的自己竟全然不知？」君山独叟有些惊栋的想著。

龙虎追魂束九山错愕了半刻，忽然大叫道：「江青，久违了……阁下此来，是要帮谁的？」

束九山此言一出，君山独叟不由心头一震，面色连变，他知道自己灵蛇教与江青素来不和，大小冲突已不知有过多少次，而江青又忽然现身于此，莫不是有乘人于危之意么？

裴炎紧张的退后两步，紧握著手中的「红玉锁骨鞭」，双目不敢稍瞬的注视著正向这边缓缓行近的江青。

（请看续集「如来八法」上、下两册）

